

黑珍珠（一條龍故事之六）　歐陽雲飛・著

波斯老王駕崩，新王即將登基，突然發現王冕之上的兩顆黑珍珠竟不翼而飛，郡主啣命東來，斷劍手寶劍無數，毀寺廟菩薩雙目，掀起一場空前大風暴。奸雄詭詐百出，郡主險入彀中，至於父女相識不相認，元兇大出意表，更是令人叫絕……

$4.00

第26年

17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是一條龍故事之六——﹃黑珍珠﹄。歐陽雲飛作品，內容清新脫穎，充滿陰謀詭秘氣氛。描述某年代波斯古國老王駕崩，新王即將登基之際，突然發現王冠之上的兩顆黑珍珠不翼而飛．事後，郡主啣命東來，斷劍手寶劍無數，毀寺廟菩薩雙目，掀起一場空前大風暴、刀光劍影，殺聲震天——過程相當曲折，刺激緊張。故事終結，更令人大出意表。

＊＊　　＊＊　　＊＊

西門丁在結束齊雲飛故事後，再接再厲，又嘗試撰寫新風格之作，今期開始刋出之﹃女媧古琴﹄不但是一部緊張恐怖武俠中篇，而且也是一個神奇詭秘的故事，內容情節圍繞一張女媧時代遺留下來的古琴，旣有正與邪的鬥法、人與鬼的鬥法，也有人與人的鬥法，光怪陸離，兼而有之，愛好西門君作品讀者幸勿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九十五頁。

＊＊　　＊＊　　＊＊

下期刋出一部巨型小說是﹃劍魂﹄，內容叙述一個劍客涉嫌殺死一名正派高手，引起公憤，幸得一位深明大俠主持正義，揭發眞相，除魔衞道。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黑　珍　珠（一條龍的故事之六）
相傳波斯老王駕崩，新王準備登基，突然發現王冕之上的兩顆黑珍珠不翼而飛，事後，郡主啣命東來，掀起一段軒然風波……歐陽雲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黑白雙雄（一期完俠情短篇小說）
黑白雙雄　生死與共
怒打不平　九死一生……海　涙 35

山西人與江西人（幽默諷刺趣聞）……姚世齊 49

飛天神鼠（兩期完俠義小說）◀上▶
恃財買殺手　仗勢施詭謀……南宮修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七　色　劍（俠義傳奇故事）
插花廟中計　服解葯昏迷……東方玉 61

飛花逐月（俠情中篇故事）
長劍飛刀起作用
橫眉俯首意盎然……臥龍生 69

雲飛揚外傳（俠情中篇故事）
野猪林救女　安樂侯抄家……黃　鷹 73

劍　中　劍（俠情中篇故事）
談條件拚鬥　挖雙目送行……陳　瑜 79

虬龍倚馬錄（俠情中篇故事）
不恭老怪物　商議闖花宮……龍乘風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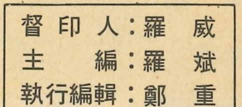
女媧古琴（恐怖神奇武俠中篇）◀一▶
設壇求甘露　澤國頓成災……西門丁 95

無　情　國（奇俠司馬洛故事）
崖頂激鬥　啞吧摔死……馮　嘉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叮囑贈慧劍　扶危覓仇踪……武陵客 111

十　君　子（新派武俠長篇）
駝鈴又被盜　羣俠追敵踪……白　羽 12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7期
（總號1305）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一條龍故事之六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黑珍珠

武林道劍手斷劍

在甘肅的中部，南有祁連山綿延千里，北有馬鬃、合黎、龍首諸山縱橫交錯，形成一條險峻的狹長地帶，這就是名聞中外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自古即爲通西域之孔道，商旅成羣結隊，絡繹於途，我國的絲綢，波斯的地毯等，皆由此出入，故亦有絲路之稱。

可惜，這一條「絲路」，目前幾乎已經變成「死路」，因爲從涼州至肅州這一段險要之地，極不平靜，時有宵小翦徑行搶，除非是富商巨賈，請得起大批護衞保鏢，一般行脚單帮客莫不視爲畏途，裹足不前。

强盗似乎有極周密的組織與計劃，多少年來，遭刦的人不知凡幾，却如泥牛入海，俱皆屍骨無存，沒有留下半個活口。

因而，歹徒都是些什麼人物？有多少人？首腦是誰？巢穴在那裏？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

正因爲如此，盜匪的氣焰更加猖獗，迫使不少賴商旅營生的客棧，飯莊紛紛關門搬遷，甚至一些原本就住戶不多的村落，爲了安全起見，亦時有舉村遷移者，萬商雲集的河西走廊已不復往日盛況。

偏偏，就在這個多事的時刻，從嘉峪關又闖進來一位波斯姑娘。

據說，這位波斯姑娘的來頭不小，是波斯國王的嫡親外孫女，貴爲郡主，但目擊者却僅聞其聲，未見其人，因爲這位波斯郡主一直坐在一頂豪華的暖轎內，迄未以眞面目示人。

不過，郡主、以及她身邊的兩名波斯武士，兩名女婢，甚至四名轎伕，皆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聞者無不嘖嘖稱奇。

武士及婢女俱屬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打從一踏進中原起，便鋒芒畢露，處處尋釁，單挑佩劍之人比鬥，揚言要斷盡所有中原武林的寶劍，要擊敗所有中原武林的劍手。

他們可不是吹牛皮，說大話，確有眞才實學，而且，說得出，做得到，從肅州至涼州，已連續毀掉十三支劍，擊敗十三個人，害得不少學藝不精的劍手，被迫摘下佩劍，作了縮頭烏龜。

波斯郡主不僅對中原的劍手另眼相看，對於沿途寺廟的菩薩更加垂青，芳踪所過之處，菩薩的眼睛全部被他們刺穿、戳毀。

抑有進者，珠寶、古玩店內所有的黑色寶石、珠子，皆經武士、婢女一一檢視察查，巨細靡遺。

所幸，他們僅止於斷人寶劍，毀菩薩雙目，檢查寶珠，既未傷人，亦無搶刦行爲。

問題是，他們爲何要斷人寶劍？檢查他人的寶珠？毀掉菩薩的眼睛？他們沒有說，被害人不敢問，至今仍然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這件事已不脛而走，轟傳武林，江湖上掀起一陣軒然大波，江南五俠之一的苗五俠苗人俊乃劍中佼佼者，爲了追查事實眞相，特意與大哥臥龍莊主開碑手雷震天循綫北上，在湖北棗陽的一條官道上，將波斯姑娘主僕堵住。

轎子的確氣派華麗，三面流蘇，一色碧綠，係以碧綠色的寶珠連綴而成，四角各懸明珠一顆，光華四射，耀眼生輝。

正面的流蘇長而密，狀如轎帘，珠子略大，五彩奪目，編織成一對孔雀，轎內的姑娘可以淸楚的看到外面的一切，外面的人却僅能看到一個美麗的輪廓而已。

兩名武士俱極魁梧粗壯，藍眼睛，高鼻樑，滿臉于思，長相十分相似，可能是一對同胞兄弟，年約二十五六。

兩名婢女婀娜多姿，貌美如花，一著紅裳，一穿綠衣，年約二十上下。

四個人除年歲略長，身材略高的武士使刀外，其餘三個人全部佩劍。

彼此相向而行，已近在咫尺，開碑手雷震天方待招手攔路，個子略矮的武士一眼瞧見苗人俊用的是劍，已主動停下來，手按劍柄，蠢蠢欲動。

雷震天在相距丈許處停住，抱拳說道：「諸位遠涉中土，可懂得我朝漢語？」

身材略高的武士拱拱手，以流利的漢語說道：「好說好說，我們要是不懂得漢語，就不敢遠來中原了。」

雷震天朝轎子裏瞄了一眼，朗聲說道：「老夫雷震天，這位是我的五弟苗人俊，請教各位如何稱呼？」

身材略高的武士略一遲疑，道：「本人哈力克，這是舍弟哈力巴，紅裳姑娘叫穆里娜，綠衣女郎是穆里娃。」

雷震天默唸一遍穆里娜、穆里娃的芳名，笑道：「想必這兩位姑娘也是同胞姐妹？」

哈力克笑呵呵的道：「只是巧合，其實並無血緣關係。」

雷震天指着轎子，進一步查問道：「不知轎裏坐着的是那一位貴人？」

哈力克、哈力巴欲言又止，穆里娜、穆里娃悶不吭聲，空氣登時一窒，苗人俊劍眉雙挑，正要發作，轎子裏突然傳出一個嬌滴滴的聲音來，道：「久聞一莊二堡，領袖武林，雷莊主與苗五俠更是望重江湖，波斯女子失敬了。」

做夢也想不到，一個波斯郡主，居然對中原武林大勢瞭若指掌，二人不由皆心頭一震，苗人俊正容說道：「苗某想知道，近月來有無數劍手受辱，寶劍被毀，可是你們主僕的傑作？」

轎內寂然，波斯郡主不再言語，哈力巴代爲答道：「不錯！」

苗人俊又道：「毀掉菩薩雙目的人又是誰？」

哈力巴昂首言道：「是我們。」

「這麼說來，搜查古玩店的人也是你們囉？」

「我們並不想否認曾經做過的每一件事。」

「斷人寶劍，辱人名聲，毀神像眼睛，查他人珠寶，不會沒有原由吧？」

「當然有極充足的理由。」

「苗某願聞其詳。」

「抱歉，現在還不是該說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

「該說的時候，我們郡主自會給中原武林一個明白交代。」

「這恐怕不行，中原武林不能容忍你們再繼續橫行霸道。」

哈力克臉色一沉，道：「那苗五俠的意思是——」

苗人俊目注華轎，語冷如冰：「很抱歉，除非你們肯說明一切，否則，必須立刻起程回國。」

哈力克雙目一亮，道：「假如我們郡主不答應呢？」

苗人俊義正詞嚴的道：「爲了中原武林的尊嚴，苗某兄弟只好不惜一戰！」

哈力巴撫掌大笑道：「好極了，本武士正在等你說這句話。」

雷震天一怔，苗人俊同樣滿頭霧水，道：「閣下這話是什麼意思？」

哈力巴拔出一支三指寬，三尺長，通體雪亮，金光閃閃的寶劍，左手輕按劍尖，右手作拉弓式，蓄勢待發，威風凜凜的說道：「想向苗五俠討教劍招。」

苗人俊道：「我們遠日無仇，近日無怨，苗某實在不希望刀劍相加。」

「苗五俠，請別忘記，向中原武林的劍手挑戰，是我們此行的目的之一。」

「朋友，希望能說明原因，即便是天大的事，也不一定非要訴諸武力不可。」

「少廢話，拔劍！看招！」

此人好俐落的身手，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招字尚未落地，劍尖巳近在苗人俊咽喉三寸之處，劍光閃閃，寒芒透骨，身法奇快，劍術精湛，波斯宮廷勇士，的確不同凡響。

事到如今，一場惡戰巳是無可避免，苗人俊腳踩七星，橫跨半步，一招「撥草尋蛇」，破了來招，再一招「劍底遊龍」，便反客爲主，變守爲攻。

詎料，波斯武士確非省油的燈，不退反進，硬往上撞，接連三招快攻，便將苗人俊的重重劍幕衝散，接着，步步緊迫，着着搶攻，劍劍皆不離苗人俊致命要害之處，霎時氣氛大緊，險象環生，迫得苗人俊施出了混身解數，却僅能勉强保持不敗，獲勝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關鍵在於，哈力巴的劍長，苗人俊的劍短，彼此相差幾達三寸。

高手過招，兵器的長短，乃勝敗因素之一，兩個功力相當的人，往往一寸的差距，便可制人死命，唯一的機會就是拉長距離，避免近身肉搏。

苗人俊深明此理，一再騰挪退避，期能保持安全空間，哈力巴却比猴子還精，根本不給他任何機會，人隨劍進，劍隨人走，壓迫得苗人俊連一口氣都喘不過來。

所幸，哈力巴的攻勢雖然凌厲猛銳，却無傷人之心，分寸拿捏的恰到好處，眞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雷震天眼見五弟不是人家的對手，自己碍於身份，又不便出手助拳，當下眉頭一皺，提足兩掌眞力，對哈力克說道：「朋友，你也別閑着，容老夫討教高明。」

言罷，雙掌一錯，兩股强猛的掌風巳自洶湧而出。

哈力克彈身避開，並未還手，沉聲說道：「請雷莊主暫息雷霆，我們不與劍手以外的人動手。」

雷震天愕然一楞，說道：「這是爲何呢？」

哈力克冷然一笑，道：「當然是有原因的。」

「老夫要你把話說清楚。」

「對不起，現在時辰未到。」

波斯武士一再故示神秘，不肯吐露實情，恨得雷震天牙癢癢的，正想大興問罪之師，轎內適時傳出波斯郡主命令似的聲音：「哈力巴，可以住手了，他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是，郡主！」哈力巴如聞聖旨綸音，當即撤劍退後，恭立一旁。

郡主又叫道：「哈力克！」

哈力克恭身應命，來至轎前。

陡覺眼前一亮，金光四射，從轎子裏面，遞出一把半月形的，通體銀白，寒氣森森，有如彎月一樣的彎刀來，郡主嬌冷的聲音說道：「去試試他的劍！」

「是！是！」哈力克連聲應是，雙手接刀，驀覺身後寒氣襲人，金風透骨，苗人俊平白受辱，怒火中燒，早巳挺劍攻至轎前來，哈力克揚眉一哂，口說：「得罪了！」招出「回頭望月」，彎刀由背後上挑，硬生生的撞上苗人俊的劍。

嗆！金鐵交鳴，火星四濺，好厲害的彎刀，就這麼一撞之下，彎刀分毫未損，苗人俊的劍却巳一斷爲二。

「承讓，承讓！」

哈力克收刀轉身，連連抱拳致歉。

波斯郡主在轎內看得眞切，冷笑一聲說道：「這也不是本郡主要找的劍，咱們走！」

說走就走，轎伕巳將暖轎抬起，兩名女婢扶轎而行。

這箇直欺人太甚，江南五俠算得上是響叮噹的人物，幾時受過這種窩囊氣，單憑哈力克的幾句場面話，說什麼也平息不了苗人俊、雷震天的滿腹怒火，互換一個眼色，雙雙電縱而出，雷震天功行雙臂，當道而立，直着嗓門怒吼道：「姑娘，除非妳說個淸楚明白，不然，我雷震天即使拚了這條命不要，也不允許你們在此張牙舞爪。」

波斯姑娘在轎內不疾不徐的說道：「雷莊主，請恕敝屬冒犯，本郡主願再致歉意，至於我們此行的目的，說了恐怕也是白說。」

雷震天疑雲滿面的道：「妳沒有說，怎麼知道是白說？」

「坦白的說，本郡主是在尋找一個人，一把劍。」

「是那一位？」

「徐一劍，人稱西湖劍俠。」

「徐一劍？」

「是的，雷莊主認得？」

「不認識，老夫自信識遍中原的武林人物，却從來不曉得江南有一個徐一劍，但不知郡主與西湖劍俠是什麼關係？」

「受人之託，如此而巳。」

「那麼，郡主是在尋找一把什麼樣的劍？」

「天龍劍。」

「天龍劍？莫邪、干將、巨闕、魚腸，皆亘古名劍，沒聽說過天龍之名。」

「嗯，天龍乃波斯名劍，並非中原故物。」

「既是波斯神刃，怎會流入中土？」

「此事說來話長，本郡主無暇贅言，再見。」

話一出口，哈力克、哈力巴兄弟在前開路，穆里娜、穆里娃護衞左右，繞過雷震天、苗人俊，立如一陣風似的向東疾馳而去。

雖說苗人俊平白受辱，寶劍被毀，心頭氣憤難平，但人家一再表示歉意，且始終待之以禮，復將來意表明，却實在找不出一個强行攔阻的充足理由。

就在二人面面相覷，委決不下的當口，轎子巳爬上一道長坡，消失不見。

郡主主僕曉行夜宿，一路東進，他們沒有忘記，凡是和他們相遇的劍手，莫不出手挑戰，也莫不一個個以斷劍收場。

可是，始終沒有找到他們要找的人。

也不會發現他們所要找的那一把天龍劍。

當然，沿途寺廟的泥菩薩，數不淸有多少尊又雙目失明，通衢大邑的古玩，珠寶店內的珠寶，更不知道有多少顆曾經被他們的察查、檢視。

只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找到要找的東西，也無人知曉他們要找的是什麼東西，以及原因何在？

這日，波斯郡主主僕一行九人，終於來到浙東杭州，將轎子直接抬進西湖靈隱寺。

西湖周遭，寺廟林立，夙爲騷人墨客，高僧異士寄跡之所，論規模，講氣派，靈隱寺並非箇中翹楚，只因爲曾經出了一位高僧濟公活佛而名聞中外，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皆瞪大了眼，展目四顧，爲靈隱寺的雄偉氣勢暗暗讚不絕口。

早有一位知客僧迎了上來，雙掌合十，謙恭有禮的說道：「敢問施主是要上香？參禪？還是遊寺？」

哈力克這才將目光收回來，正色說道：「都不是，我們是來找人的。」

知客僧沒料到這位番人的漢語如此流利，一怔之後，繼續追問道：「找誰？」

哈力巴直接了當的說：「西湖劍俠徐一劍。」

知客僧不假思索，馬上搖頭說道：「佳在靈隱寺的，都是修道和尚，沒有俗家之人。」

哈力克道：「徐一劍據說是貴寺的俗家弟子。」

知客僧仍自搖頭，否認道：「不可能，不可能，敝寺巳經有很久不收俗家弟子了。」

郡主在轎內見這知客僧不過三十上下，笑盈盈的說道：「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其時這位師父說不定尚未剃度，可否請你們的方丈出來一見？」

隨着這一陣語聲，珠簾輕啓，麗影乍現，走出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來。

用如花似玉來形容她，實在太籠統，也不恰當，實際上這位波斯郡主比花更嬌，比玉更潤，玉琢似的鼻樑，櫻桃小口，一張粉團般地臉蛋上，配着一雙明亮、烏黑而又充滿魅力的大眼睛，高聳的酥胸，修長的玉腿，滿頭黑髮，迎風舞動，散發着幽幽淸香，別有一番撩人的韻味，連最美的杭州姑娘恐怕都要遜色三分。

實在太美了，簡直是造物者的恩賜，靜如止水的出家人亦爲之怦然心動，知客僧巳走出去五六丈，仍自不時回頭張望，意猶未盡。

知客僧消失在大雄寶殿的門內不久，一位身披大紅袈裟，手執禪杖的老和尚便匆匆而出，在郡主面前數尺之處停住，打了一個問訊，笑容滿面的說道：「貧僧佛海，靈隱寺住持，聽說這位女施主要打聽徐一劍？」

郡主神色一緊，道：「正是，他想當年似曾學藝靈隱。」

佛海老和尚沉思一下，道：「沒錯，徐一劍確曾是本寺的俗家弟子，論輩份他還是老衲的師弟呢。」

郡主聞言大喜，迫不及待的追問道：「他現在何處？」

佛海禪師有條不紊的說道：「徐師弟藝成離寺後，在杭州一帶頗負俠名，不久，便傳聞他隨着一位絲商到波斯去了。」

波斯郡主道：「徐一劍是到過波斯，可是，早在二十年前便巳重返中原，老禪師應該有個耳聞吧？」

「貧僧一無所知。」

「難道他不曾再踏進師門？」

「從他離寺之後，老衲就沒有再見過師弟。」

「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郡主的眉尖微微向上一挑，道：「小女子有個不情之請，尚祈老禪師成全。」

佛海和尚誦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有話但請吩咐，只要貧僧能力所及，自當略盡棉薄。」

波斯郡主正經八百的道：「本郡主想瞻仰一下貴寺的菩薩。」

佛海原以爲定然是一件十分爲難之事，沒想到原來是芝蔴小事，連忙作勢說道：「請！請！本寺所有的佛像，任憑施主觀賞。」

波斯郡主微一頷首，別過佛海住持，立與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踏進大雄寶殿內。

他們既不是「觀賞」，更談不上「瞻仰」，一踏進門，便彈身上了供桌，打開了神龕，五人十目，直盯着佛像的眼珠子瞧。

瞧瞧倒也無妨，穆里娜、穆里娃各執一支銀簪，還不停的往佛眼裏戳。

佛像本是泥塑的，原就脆弱，怎禁得起兩位武林高手的一戳，立時土塊塌陷，

落塵紛紛，變成一尊有眼無珠的瞎菩薩。

不過才一會兒的工夫，殿內所有的菩薩巳變成睜眼的瞎子，僅僅還剩下一尊高高在上的觀音菩薩，仍完整無損。

穆里娜柳腰一擰，巳上了蓮花寶座，仔細端詳一下，道：「郡主，這兩隻眼珠子好亮，我們可能巳經找到了。」

郡主突然臉色大變，也擰身上了蓮座，首先伸手彈一彈佛像的手臂，發出一陣嗡嗡之聲，顯非泥土所塑，再看看佛眼，果然烏黑亮麗，閃閃發光，姑娘心頭一陣狂跳，玉指微屈，連彈二指。

砰！砰！郡主好俊的功夫，佛眼應聲而破，原來是兩只大如眼珠的玻璃球。

波斯郡主大失所望，但仍作萬一之想，猛地拔出彎刀，金光暴閃，聲如雷電，觀音菩薩一隻高擧的右臂被齊肘削斷。

斷處齊整，色呈紫褐，原來是一尊銅鑄的菩薩。

波斯姑娘顯然又失望了，沉重的喟嘆一聲，甫落回地面，佛海和尙巳聞訊趕至，怒容滿面的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神明何辜，怎可如此褻瀆？」

哈力克歉然一笑，道：「眞對不起，我們是在找東西。」

佛海禪師怒冲冲的喝道：「找什麼東西？」

穆里娜上前一步，說道：「兩顆黑珍珠。」

佛海困惑不解的道：「珍珠與佛眼有什麼關係？」

穆里娃振振有詞道：「當然有關係，珍珠大如眼球，佛像乃最佳隱匿處所。」

佛海强忍住滿腹的怒火，道：「找到了嗎？」

哈力巴望了郡主一眼道：「沒有。」

佛海白眉一揚，踏上兩步，暗中提足了一掌眞力，聲洪氣壯的道：「寶珠既非藏匿本寺，佛像又是千百年的開山古蹟，老衲忝爲靈隱住持，今天無論如何要討一個公道回來。」

誰說老和尙寶相莊嚴，修爲有素，但事關本門榮辱，却說什麼也無法容忍，一張肅穆的面孔巳盡爲怒火所淹沒，青銅禪杖重重的在地上一頓，拉開門戶，作出一副欲放手一搏的架式。

與此同時，殿外人頭鑽動，靈隱寺的僧衆數十人，巳齊集在大雄寶殿外面，將出路圍了個水洩不通。

郡主看在眼中，微皺一下眉頭，命哈力克取出一錠百两重的金元寶，放置神案之上，笑容可掬的道：「些微薄禮，聊表寸心，請代爲重修佛像，再塑金身。告辭了。」

也不管佛海和尙是否接受，話一出口，便率衆揚長而去。

佛海禪師大喝一聲：「慢走！」銅杖「橫掃千軍」，洒下一片杖影，阻住去路，波斯郡主好妙的身法，就在佛海的重重杖影中，輕移蓮步，欵擺柳腰，曼妙無比的突圍而出。

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也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或架或格，或閃或避，佛海連攻三杖，居然連一個也沒能攔得住。

佛海攔不住，門外的僧衆更無能爲力，哈力克、哈力巴兄弟在前開路，穆里娜、穆里娃揮劍斷後，主僕五人彷彿一個快速滾動的雪球，佛海和尙剛至殿外，口中不停的嚷嚷着：「攔住他們，攔住他們！」却沒有一個人眞能攔得住，也不過一眨眼的工夫，便殺出重圍，登上轎子，如風而去。

轎伕的脚程更是驚人，快如奔馬，靈隱寺的和尙咬着尾巴追不到百丈，便被遠遠的抛在後頭，眼睜睜的看着人家離開山門。

氣得佛海住持直跺脚，大聲吼叫道：「追！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務必要將這幾個番人追回來，靈隱寺的弟子，絕不能坐視祖宗的顏面蒙羞。」

羣僧齊聲應是，紛紛追出寺外去。

寺外，波斯姑娘的轎子早巳走得無影無踪。

靈隱寺菩薩瞎眼

三潭映月，斷橋烟雲，岳王古墓，雷峯寶塔，西湖的景色實在美不勝收。

日正當中，正當午膳時分，清波門外，雷峯塔下，「覽勝樓」却僅僅上了五六成的座，因爲遊客悉被湖光山色所醉，流連忘返。

「覽勝樓」的樓上，臨湖一邊的一個雅座裏，哈力克、哈力巴，正在與四名轎伕大快朶頤，猛啖着西湖名菜——鯉魚三吃。

另一桌，只有三個人，郡主面湖而坐，一邊觀賞旖旎風光，一邊小酌淺嚐，顯得漫不經心的樣子，似有無窮惱人的心事，穆里娜、穆里娃在一旁小心陪伴着，連大氣也不敢吭一聲。

哈力克目注窗外，手舞足蹈的說道：「老早就聽說中原景物秀麗，尤以蘇、杭爲最，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哈力巴接口說道：「當然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公主不是常常掛在嘴邊嗎？從此地去的絲商莫不以此爲榮。」

一名轎夫聽得入神，爲之心响往之，說道：「兩位爺，待此間事了之後，可否求求郡主，咱們再去遊一趟蘇州，也不枉此行。」

哈力巴兄弟欲語未語，郡主輕咳一聲，冷冰冰的道：「找不到天龍劍、黑珍珠，新王就無法登基，新王登不了基，公主鐵定會被送上斷頭台，我們也休想活命，虧你們還有遊山玩水的興緻，哼！」

這一哼，哈力克等人齊皆臉色大變，閉上嘴，無人敢再出言答話。

忽見濱湖大道上奔來一羣和尙，左顧右盼，行色匆匆，穆里娜小聲說道：「郡主，這些入八成是靈隱寺的和尙，正在找我們呢。」

一語甫畢，湖面上一葉扁舟，穆里娃看得清楚，坐在船上的兩位武林人物正是開碑手雷震天，與苗五俠苗人俊，道：「郡主，依奴婢看，這兩個傢伙一定是釘咱們梢來的。」

郡主朝窗外瞅了一眼，嬌妍的臉龐上，突然掠過一抹煞氣，聲沉語重的說道：「你們都給我聽清楚，不論是靈隱寺的和尙，或者是雷震天、苗人俊，甚至其他任

何中原武林人物，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實在躲無可躲，避無可避時，就給他們點顏色看看，必要時不惜殺人！別忘記，我們此行的目的，是尋回天龍劍與黑珍珠，凡與此事無關的事一概避免，凡阻碍此事的人必須排除。」

「是，郡主！」

大家齊聲應諾，無人敢持異議。

郡主回過頭來，見有一名夥計正巧從樓下經過，揚聲說道：「夥計，你上來一下。」

「來了，來了。」

夥計輕快的應着，快步登上樓來，躬身問道：「諸位還要些什麼？」

郡主面無表情的道：「什麼也不要了，是想向你打聽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碧蘿山莊。」

「我——我沒有聽說過。」

「有一位絲商叫駱大富，你不會陌生吧？」

「聽說過，但生疏得很。」

「這就奇了，駱大富乃來往西域的商場大亨，杭州城的首富，你會生疏？」

夥計顯然因爲不識駱大富，覺得很沒有面子，悻悻然道：「杭州城的首富應該是『武威山莊』的主人，小的不知『碧蘿山莊』其地，也不識駱大富其人，好在『武威山莊』的老管家趙二爺正在我們『覽勝樓』宴客，小的去問問看，或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穆里娜很懂得這些跑腿的人的弱點，塞給他十兩銀子，道：「那就痲煩小二哥了，請速去速回。」

財能通神，夥計滿臉堆笑，飛快的下樓而去。

不一時，又領着一個六十不到，衣着十分體面的老頭子返回樓上，道：「這位就是趙二爺，『武威山莊』的總管大人，想和你們當面談一談。」

言畢，聽到樓下又有人召喚，便匆匆下樓去了。

趙二爺扶正眼眶，橫掃在場諸人一眼，道：「你們想必是從波斯來的吧？」

波斯郡主花容一緊，請趙二爺落坐，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本正經的說道：「趙總管認識駱大富駱老先生？」

趙二爺以肯定的語氣回答道：「認識，當然認識，他老人家就是我趙二的老主人。」

「你是說駱員外就是『武威山莊』的主人？」

「現在的『武威山莊』，就是以前的『碧蘿山莊』。」

「哦，原來如此，難怪那位小二不知道。」

「改名巳經很久了，年輕一輩的人只知武威，不識碧蘿。正因爲郡主提及碧蘿，故而特來一問。」

「可否煩勞趙二爺，代爲引見一下駱老先生，本郡主有急事欲當面請教。」

趙二爺長歎一聲，悲聲說道：「郡主來遲了，我家老主人早巳作古。」

這是波斯郡主最重要，也是最後的一條綫索，聞言如遭雷殛，渾身爲之一顫，以驚疑的口吻說道：「什麼？駱員外巳經死了？」

趙二爺沉重的點點頭，道：「巳經快二十年了。」

「難怪公主說他久巳未去波斯，一直惴惴不安，原來巳不在人世，但不知老員外是怎麼死的？」

「被人殺人越貨害死的。」

「噢，是遇上刦匪了，在那兒？」

「河西走廊一帶。」

「本郡主也聽說過了，河西走廊一帶近年來很不平靜，遇害的人差不多全部屍骨無存，駱員外的不幸，你們是如何得知的？」

「這主要是得力於一位勇士的冒死相救。」

「是誰？」

「王桐，人稱西湖鐵掌，又稱鐵掌震西湖。」

郡主驚「哦」一聲，面露喜色，道：「王桐之名本郡主聽說過，與徐一劍併稱西湖雙傑，都是出身靈隱寺的俗家弟子，也都曾跟隨駱員外去過波斯，當時，他們是怎麼遇上的？」

「其實他們本來就是結伴而行，老員外的生意做得很大，每次都有不少武林高手隨行護衞。」

「這本郡主知道，當年徐一劍是護衞隊長，王桐是副隊長。」

「郡主所言不差，據說徐一劍在波斯的名頭，比在中原要響亮得多。王桐是在徐一劍去職後，尤其是老太爺發生意外後，才竄紅起來。」

「老員外就死在河西走廊？」

「不，是死在碧蘿山莊，王桐義勇救主，殺出重圍，還將大部份財物帶回杭州，單就金錢而言，幾乎沒有什麼損失。」

「其他的人呢？」

「很不幸，巳全部遇難。」

「可知刦匪的身份來歷？」

「據王桐說，刦匪黑巾蒙面，弄不清是什麼路數。」

「王大俠的功夫這麼好，他自己沒有受傷？」

「不但受傷了，而且還不輕，足足調養了三個月才復元如初。」

「老員外的情形又怎樣？」

「很糟，返莊後第三天便告撒手西歸了。」

言罷一聲長歎，不勝唏嘘悵惘之至。

波斯郡主亦面露戚容，默然片刻後才又開口說道：「趙二爺，本郡主想見見王大俠，不知可清楚他的行踪？能否代爲安排？」

趙二爺興冲冲的道：「清楚，當然清楚，王大俠就是現在的武威莊主，只要郡主不嫌棄，小老兒隨時可以領妳去，相信我家主人一定會歡迎妳這位遠道而來的貴人的。」

郡主笑笑道：「聽趙二爺的口氣，駱老員外的家當，似乎全給了王桐了？」

「當然，老爺子爲了感謝王桐護主救命之恩，所有的絲坊、綢緞莊全部賞給他不算，臨終之前，還將唯一的女兒許配王桐爲妻。」

「好心有好報，這一下王大俠眞可謂是人財兩得了。」

「可不是嗎，全杭州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羨慕我家新主人的。」

「武威山莊現在的情形如何？」

「由於新主人文武雙全，經營得法，比以前更發達，就財富言，無疑是杭州的首富，就威望言，更是武林的重鎮。」

「近年來，王大俠好像不曾再去過波斯？」

「我家主人本人沒去，不過，我們的商隊却始終絡繹於途，從未間斷，而且規模比以前要大得多。」

「王莊主的運氣這麼好，沒有發生意外？」

「可能是我家主人在武林中的名頭太大，一般江湖宵小不敢輕捋虎鬚，故而退避三舍，未生事端。」

「原來是這樣的，想那徐一劍的功力遠在王桐之上，如若棄武從商，成就定亦非凡，趙二爺可知此人的行踪下落？」

「小老兒不清楚，我家主人也許略知一二。」

「如此，趙總管如果方便的話，我們這就前去武威山莊？」

「好，郡主請！請！」

趙二爺久歷湖海，經驗老到，深知郡主來頭不小，是以曲意奉承，當先站起身來，哈着腰立在門口，恭請郡主下樓。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闖進來兩個怪人。

說來人怪，一點不假，大熱的天，其中一人居然披着一張虎皮，滿臉絡腮鬍子，連嘴巴都找不到，獨眼，吊着一塊黑布，蒜頭鼻，又大又紅，一眼便看得出來絕非善類。

另一人更特別，身高不足三尺，雪白的鬍子倒有二尺三四，手裏提着一支劍，連鞘算起來，比人還高。

二人一入門，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哩啪啦就將附近一副座頭上的客人趕跑了，獨眼之人猛一拍桌子，扯直喉嚨吆喝道：「有什麼好酒好菜，直管端上來，對了爺爺我的胃口有重賞，不對味小心你們吃飯的傢伙。」

夥計知道是來找碴的，三步併作兩步走，陪着一臉笑容，彎腰哈背的道：「兩位爺想吃點什麼？」

矮個子的老頭發火了，牛眼一瞪，喝道：「他媽的，你聾了？我老哥哥早已撂下話來，有什麼好酒好菜，儘快端上來就是。」

夥計畏畏縮縮的道：「可是，小的不知道兩位爺想吃什麼？」

獨眼老者橫眉豎目的怒吼道：「再不將酒菜送來，老子就要吃人了！」

夥計這下可頭大了，來人脾氣忒大，却不指明要什麼菜，隨便配幾樣，免不了又是一頓排頭，正自進退兩難間，波斯郡主主僕正巧從一旁經過，二人馬上瞪直了眼，話題也變了，獨眼老者舔着嘴唇說：「好漂亮的妞兒，人謂杭州出美人，果然不假。」

矮老頭却大不以為然，道：「老怪，你看清楚，人家高頭大馬，高鼻樑，是個番妞，不是杭州姑娘。」

獨眼老者不服道：「黑眼睛，黑頭髮，怎麼會是番妞？」

矮老頭仔細端詳一下，道：「我看十九是個雜種。」

一句雜種，惹惱了哈力巴，乍然一閃身，手按劍柄就要動傢伙，却被郡主阻止了道：「哈力巴，咱們走，別去惹事。」

步出「覽勝樓」，哈力巴忍不住說道：「郡主好涵養，我哈力巴却嚥不下這口氣，他日再讓我堵上，非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不可。」

郡主邊走邊說道：「此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辦正事要緊。」

哈力巴辯道：「我們是在辦正事呀，那個矮腳狗就是一個劍手。」

「看他那副德性，絕對不可能是徐一劍。」

「誰也不敢保證，他那把劍不是天龍劍。」

「一切等見到王桐以後再說，就他們的交情而言，應該會知道徐一劍的下落，只要找到徐一劍，所有的難題便可全部迎刃而解。」

哈力巴聽郡主言之有理，低頭疾行，未再言語。

趙二爺一直走在前面領路，這時回過頭來說道：「郡主說得是，一切等見到我家主人後再作計較，這兩個老魔頭都不是省油的燈，少惹為妙。」

郡主愣然一楞，道：「趙二爺認得他們？」

「略有所聞。」

「是那條道上的？」

「那個高個子的，江湖中人都管他叫獨眼怪客，言行古怪，心狠手辣，偏又武功高絕，是南七省有名的煞星，人人敢怒而不敢言。」

「哦？難不成鐵掌震西湖王桐也治不住他？」

「那倒未見得，論功力，我家主人自然略勝一籌，但若與那矮子聯合起來，則恐將力有未逮，況且這二人行踪一向飄忽不定，想圍捕他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對了，那矮子又是誰？可是惡名滿天下的天殘叟，又稱天殘老怪？」

「郡主好廣博的見聞，遠在波斯，竟熟知江南武林大勢，實在令人佩服。不錯，他就是天殘老怪，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老怪物，他們這一次聯袂而來，必然有所為，杭州城恐怕將會掀起一場大風波。」

王桐鐵掌震西湖

郡主捨轎步行，大家邊說邊走，不一時已來到一座依山而建，面向西湖，極為宏偉壯麗的大宅院前。莊門之上「武威山莊」四個斗大的金字傲視蒼穹，銅獅石虎，蛟龍盤柱，幾名守衛，威武昂藏，一身錦繡，富豪之家的氣派的確與衆不同。

趙二爺將郡主主僕直接引至一間寬敞的大客廳裏，肅客入座，獻上香茗後說道：「請郡主在此少待，小老兒這就請我家主人來。」

言畢，弓着身子，倒退出去，執禮甚是恭謹。

郡主游目四顧，波斯地毯，鏤空椅子，一架檀木壁櫥裏，擺滿了各式古玩、瓷器，名人字畫，觸目皆是，再一次顯示出

杭州首富的派頭。

門外響起一陣有節奏的脚步聲，趙二爺領着一位年約四十餘歲，身穿織錦緞黑色長袍，劍眉星目，貌相堂堂，全身散發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氣質的人走進客廳來。

郡主起身相迎，趙總管居間引介，來人正是鐵掌鎮西湖王桐，仔細的打量一下這位波斯姑娘，臉色連接數變，笑哈哈的說道：「看姑娘相貌，與波斯安樂公主頗有幾分神似，不知道你們是什麼關係？」

波斯郡主毫不猶豫，馬上正容答道：「是家母。」

王桐不由的盯着她多看了幾眼，神情變得十分複雜，半晌才落坐在郡主一旁，笑道：「哦，原來是安樂公主的掌上明珠，怪不得老夫一見妳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郡主此來杭州，想必是與徐一劍同行的吧？」

郡主輕輕一歎，道：「恰恰相反，我是來找他的。」

王桐一楞，道：「放着一身的榮華富貴不享，他回中原來做什麼？」

郡主答非所問的道：「本郡主此來武威山莊，是想請教王前輩，可知徐一劍的去處？」

王桐略一尋思，道：「打從十幾年前起，老夫隨駱員外離開波斯，也就是老主人遇害的那一年起，就再也沒有見過徐一劍，他是何時回國的？」

郡主皺眉說道：「算算時間，差不多也就是那個時候，王大俠莫非連一點消息也沒聽到？」

「只要他人到杭州，就算不來找王某敍舊，也一定會去靈隱寺的。」

「靈隱寺本郡主去過了，却是音訊全無。」

「可曾到他的老家硤石鎮查問過？」

「徐一劍是個孤兒，又從小飄泊在外，硤石鎮的人根本不認識他。」

「這就難了，茫茫人海，找一個人何異海底撈針。」

門外神色匆忙的衝進一名守衛來，劈面就說：「啓稟老爺，臥龍莊主開碑手雷震天，與苗五俠苗人俊求見。」

鐵掌震西湖王桐聞言一怔，眉飛色舞的道：「快去傳話，說老夫親自出迎。」

交代趙總管，小心侍候這位嬌客，向郡主告個罪，與那守衛前後脚之差，匆匆離開大廳。

人尚在十丈以外，王桐老遠就已經堆下一臉的笑容，抱拳說道：「雷莊主，苗五俠，是什麼風把兩位大忙人吹到西湖來了。」

雷震天跨步而入，開門見山的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聽說波斯郡主作客貴莊，可有其事？」

王桐據實說道：「確有其事，目前正在舍下待茶。」

苗人俊驚疑不迭的道：「你們是新交？還是舊識？」

王桐笑道：「是新交，也是舊識。」

這下可把苗人俊弄糊塗了，道：「這是怎麼說？」

王桐笑嘻嘻的道：「她是王某一位波斯故人的女兒。」

雷震天「哦」了一聲道：「王兄這位故人的千金未免太跋扈了，一踏入中原，就掀起大風大浪，辱人聲名，斷人寶劍，各地寺廟的菩薩不知被她毀了多少，老夫兄弟此來，是想為江湖同道討一個公道回來，王莊主的胳臂肘該不會向外彎吧？」

這話說來很不客氣，王桐面孔一紅，訕訕然有點掛不住，鄭重其事的道：「雷莊主言重了，這位姑娘雖為故人之後，但是非黑白小弟還分得清，絕無吃裏扒外之理，不過——」

苗人俊緊釘一句：「不過怎麼樣？」

王桐道：「郡主此舉，必有原因，可否給王某一點時間，待查明眞相後再上覆賢昆仲？」

「王兄的意思是不肯將他們主僕交出來？」

「如果錯在郡主，小弟絕不袒護。」

「就算她有天大的理由，也不應該如此胡作非為，簡直沒將我中原武林同道放在眼內。」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隨着這一聲宏亮的佛號聲，靈隱寺的住持佛海大師也應聲而現，身後還跟着一大羣寺內高僧，戒刀俱已出鞘，一個個殺氣騰騰的樣子。

鐵掌震西湖王桐拱手為禮，恭恭敬敬的道：「掌門師兄好像在追趕什麼人？」

佛海大師氣虎虎的說道：「老衲是在追趕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就在師弟你的府內。」

王桐道：「莫非又是波斯安樂公主的女兒？」

佛海住持沒好氣的說道：「大概錯不了。」

王桐道：「不知郡主在靈隱寺又闖了什麼禍？」

「所有佛像的眼睛，都被他們弄瞎了，還砍斷觀音菩薩的一條臂，是可忍孰不可忍？」

「師兄，這樣吧，這件事小弟一定會查問清楚，三天之內必定給大家一個滿意的交代。」

苗人俊的性子最是火爆不過，見王桐一再設詞袒護，實在忍俊不住，怒容滿面的道：「小事一件，何須三天，最好大家三頭六面，現在就把話說清楚，也免得有人玩花巧。」

最後這一句話太不客氣，分明是懷疑王桐的公正性，鐵掌震西湖神色陡變，滿臉不悅的說道：「苗兄此言未免逼人太甚，郡主遠來是客，又是故人之後，總不能一照面就尋根究底，把人家當作罪犯來看待。」

開碑手雷震天上前一步，道：「她在砍斷五弟寶劍的時候，可曾想到人俊情何以堪？老夫今天非要會一會這位波斯郡主，要她將話說清楚不可，否則，絕不能離開武威山莊。」

英雄所見略同，佛海大師亦持相同看法，道：「靈隱寺的菩薩，多為開山古蹟，彌足珍貴，除非她有十足的理由，老衲決心追究到底。」

王桐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先將這件事壓下來再說，不料事實遠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得多，若再堅持己見，說不定就會反目成仇，一時間場面尷尬，氣氛大為

緊張起來了，王桐字斟句酌的說道：「大家既然執意如此，小弟亦不便再作堅持，明日此時，一定給大家一個交代就是。」

苗人俊冷哼一聲，已將斷劍亮出來，惡狠狠的說道：「不行，這個波斯番女欺人太甚，我們千里追踪，好不容易才查出她的下落來，絕不空手而回。」

王桐臉色一沉，語氣也變得强硬起來，道：「只不過一夜之隔，苗兄又何必如此認眞，王某昔日經商波斯，曾受故人眷顧良多，今日略盡地主之誼，亦乃人情之常，賢昆仲如若信不過老夫，就守在門口好了，郡主即使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插翅而飛。」

苗人俊一振手中斷劍，勃然大怒道：「苗某遠道而來，居然叫我們澈夜守候，這可是你王大俠待客之道？我告訴你，王桐，如果不馬上將那波斯番女交出來，恕苗某人要硬闖了。」

言畢，欺身而進，拉開架式，眞的要準備硬闖。

王桐也不甘示弱，暗中提足一掌眞力，欲强行攔阻。

登時，山雨欲來，戰雲密佈，一場惡鬥已迫在眉睫。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院內傳來一聲清叱，波斯郡主嬌冷的聲音說道：「王大叔，請不必爲姪女爲難，天大的麻煩，自有本郡主一人承担。」

循聲望去，波斯郡主在前，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隨侍左右，主僕五人像一陣旋風一樣，大家的眼皮子才一眨，便已來到面前。

王桐剛說了一句：「郡主快請回轉，這兒的一切王某自會代爲料理。」便被郡主打斷了，道：「王大叔的高誼雲情，家母必將感同身受，事情既是由我而起，還是應該由我來親自解決。」

苗人俊雙眉一揚，語冷如冰：「哼，這還像句人話。」

哈力巴聞言大怒道：「放肆，從來沒有人敢對我家郡主如此說話！」

刷！的一聲，拔劍在手，就要動傢伙，開碑手雷震天先發制入，拍來一掌，却被郡主奇巧無比的化解開去，取過哈力巴的佩劍，抖手擲給苗人俊，不亢不卑的說道：「斷了苗大俠的劍，錯在我們，願以此劍作賠，並再致歉意。」

苗人俊可不領這份情，又將寶劍擲回去，氣忿忿的道：「斷劍事小，受辱事大，苗某此來絕不是爲了我個人，而是想查清楚，這位波斯番女爲何要一而再的羞辱我武林同道？」

波斯郡主心平氣和的道：「本郡主早已說過，是爲了尋找一把波斯名劍——天龍劍。」

苗人俊道：「天龍劍這麼重要，值得妳千里跋涉，處處尋釁？」

郡主以無比鄭重的語氣說道：「當然，吹毛斷髮，削鐵如泥，尤其它是敝國權力的象徵，每逢新王登基，就必須手執此劍，其重要性猶如天朝玉璽，掌門人的權杖！」

開碑手雷震天問道：「天龍劍如此貴重，可以說是波斯國寶，爲何會流落中原呢？」

郡主幽幽然答道：「此事說來話長，簡而言之，是被徐一劍帶回中原的，而波斯老王駕崩，新主即將登基，却突然發現天龍劍失踪了，滿朝文武自然焦急萬分，本郡主就是在這樣急迫的情形下，十萬火急的趕來中原。」

佛海和尚正想追問一下，她與徐一劍是何關係？天龍劍怎會落入徐一劍之手？話到口邊，被苗人俊搶先說道：「天龍劍既是被徐一劍携回中原的，妳直接去找徐一劍不就結了，何必興風作浪，到處向中原劍手挑戰？」

「這當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本郡主壓根兒就不認識徐一劍。」

「徐一劍離開波斯多久了？」苗人俊問。

「早在我出生之前。」

「哦，差不多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變化很大，我們又素不相識，只好從劍術招式上辨認。」

「徐一劍的劍術有特別之處？」

「他乃劍術名家，自創了一套劍法，亦名『天龍』，招式詭異，與衆不同，本郡主一看就知道。」

「所以，」苗人俊已不若先前那樣氣惱，語氣平和的道：「郡主就命手下高手向人挑戰，藉此尋找徐一劍？」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請苗五俠海涵。」

苗人俊瞄着她手中的那一把彎刀，道：「如果我苗人俊沒有看走眼，這應該也是一把名刀？」

波斯郡主笑道：「波斯有三寶：『天龍、明月、黑珍珠』，論鋒芒，這把明月刀絕不在天龍之下。」

佛海和尚這時插嘴說道：「那黑珍珠又是甚麼東西？」

哈力克代郡主答道：「是兩顆通體烏黑，大如人眼，晶瑩剔透的珍珠，也是王冕上不可或缺的兩顆寶珠。」

佛海大師道：「是否也流落到中原來了？」

哈力克道：「事實確是如此。」

雷震天道：「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會失竊？」

哈力克望着郡主，未敢再隨便答話。

郡主沉默俄頃後說道：「不是被竊，是安樂公主偷送給徐一劍的。同時也是新王登基時必須之物。」

苗人俊冷哼一聲，說道：「又是徐一劍。」

佛海和尚道：「老衲想不通，波斯王室丟了冕上寶珠，與中原各地的佛像有甚麼相干？」

郡主不疾不徐的說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爲黑珍珠是鑲嵌在一尊與人身等高，用純金打造的金像的眼部，我們覺得金像太大太重了，搬運熔化，也非易事，很可能是被人塗以泥土，存放於寺廟之中。」

佛海大師道：「所以你們就到處損佛眼，毁佛身？」

郡主歉然一笑道：「情非得已，尚祈大師見諒。」

苗人俊道：「金像與人身等高，價値連城，因而懷璧招災，亦未可知，多年來河西走廊一帶禍事頻仍，說不定早已發生意外，根本未曾回到江南，建議郡主不妨在河西走廊附近好好查訪一下。」

雷震天忽然靈機一動，道：「王莊主當年就曾在河西走廊遭刦，捨生取義，勇救僱主的往事，一直爲江南父老津津樂道，也因而肯定了王大俠在江湖上的地位，更成就了商場上的霸業，何必捨近求遠，問一問王兄，或可略知梗概。」

一語提醒夢中人，波斯郡主轉過頭來，對王桐說道：「王大叔，刦掠駱員外的人可知是甚麼路數？」

鐵掌震西湖王桐肅容滿面的說道：「全部黑巾蒙面，根本弄不清他們的身份來歷。」

「人數多不多？」

「三四十個，似是一個有組織的强盜集團。」

「在這前後，可曾聽說過有人刦奪金像的消息？」

「沒有。」

「有沒有人出售過金像身上的任何部份？」

「好像沒聽說過。」

「天龍劍呢？」

「江南從未聞有『天龍』之名。」

「這樣說來，黑珍珠也同樣如石沉大海？」

王桐沉重的歎息一聲，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如無奇蹟出現，徐師兄可能凶多吉少，金像、天龍、黑珍珠早已被人藏匿甚至支解，尋獲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微。」

郡主更加失望，戚然言道：「新王登基在即，事情急如星火，找不到天龍、黑珍珠，我們固然必死無疑，公主恐怕也將性命難保，王大叔可有甚麼奇策妙計？」

王桐沉吟有頃，目光從佛海、雷震天、苗人俊的臉上一掃而過，道：「此事非同小可，一時間老夫也想不出一個盡善盡美的好法子來，好在佛海師兄、雷莊主、苗五俠都是有名的智多星，大家集思廣益，或可另有途徑可循，可否請即刻入莊小坐，共商良策？」

佛海、雷震天、苗人俊都是古道熱腸的大好人，先時不明眞相，故而大興問罪之師，聽完郡主的敍述後，反而大表同情，她人生地不熟的，實在無法可想，拔刀相助之心油然而生，當即在王桐的慇懃招呼下，一齊走進武威山莊的大客廳。

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何況還不止三個，終於想出一個絕妙的好辦法來。

決定由鐵掌震西湖王桐具名，廣撒招貼，半月之後，要在武威山莊舉行「品珠大會」，與賽的寶珠限制極嚴，務須通體烏黑，晶瑩光亮，而且不能太小，被王莊主選中的，願不惜巨資價購。

接着，第二天又要舉行「品劍大會」，經過嚴格評選後，獨占鰲頭的那一把劍，不僅可以獲得「天下第一名劍」的封號，而且可以得到一千両黃金的賞賜，如果願意讓售，王莊主願以高價收買，價格面議。

王桐乃是杭州首富，家財億萬，遠近皆知，招貼一貼出，消息便不脛而走，一傳十，十傳百，五天之後便轟動整個大江南北。

從第十天起，凡是自認持有名劍的武林人物，便從四面八方朝杭州湧來。

而家有黑色珍珠的商賈富豪，甚或平常百姓，更是車水馬龍，陸續不斷的來到杭州城。

一時，途馬之塞，到第十三天，杭州城內外所有的客棧便告爆滿，遲到者只好暫宿寺廟，或借住民家。

不論是鐵掌震西湖王桐，或者是開碑手雷震天，以及波斯郡主，大家都沒有想到，第十四天的晚上，一夜之間便鬧出數十條命案，死者所有的寶劍與寶珠均告不翼而飛，爲「品珠大會」及「品劍大會」蒙上一層血淋淋的陰影。

品珠大會現魔踪

「品珠大會」終於開始了，武威山莊寬闊的廣場上人山人海，王桐臨時決定，進行初選，將舉凡不可能是波斯黑珍珠的寶珠全部淘汰出局，最後僅僅剩下十顆，得以參予複選，以檀木盒子，襯以白綾，井然有序的放置在一座大樓內的長桌上。

王桐的眸光從佛海、雷震天等人臉上掠過，正容說道：「佛海師兄、雷莊主、苗五俠，咱們都是局外人，那兩顆是眞正的波斯黑珍珠，根本無從辨認，還是請郡主親自來鑑定吧？」

三人展目細看，十顆寶珠，幾乎是一樣的大小，一樣的色澤，實在無從分辨，齊聲應道：「那當然，那當然！」

王桐正欲命趙二爺去請郡主來，波斯郡主已在衆人的簇擁下，迫不及待的走進會場來。

郡主眼神如電，經過一陣精挑細選後，選出兩顆大小、色澤完全相同的珠子，置於面前。

苗人俊神色一緊，道：「找到了？」

郡主道：「根據家母的口述，無論色澤與大小，皆極爲相似，但是否確爲本郡主要找的東西，現在還言之過早。」

王桐問道：「要怎麼樣才能够確認無誤？」

郡主先不答話，拿起其中一顆，朗聲說道：「這一顆珠子，請問是那一位貴客的？」

人羣之中有一個粗獷的聲音應道：「是老子我的。」

隨聲走出一個披着半張虎皮的老頭來，原來是「覽勝樓」遇見的那獨眼怪客。

趙二爺臉色大變，郡主依舊面不改色，拿起另一顆寶珠說道：「這一顆珠子又是那一位的？」

人羣中又有人粗聲大氣的說道：「是我老子的。」

聞其聲，未見其人，找了半天，才曉得是天殘叟，因爲他的身材比桌子還矮，不注意根本看不見。

一個「老子我」，一個「我老子」，不禁惹惱了哈力克兄弟，雙雙互換一個眼色，正要挺身而出，獨眼怪客搶先說道：「喂，王莊主，這寶珠是你要買？還是這位漂亮的妞兒？」

王桐不假思索的道：「東西是郡主要的，銀子由王某支付。」

天殘叟跳起來說道：「拿得到銀子就好辦。」

獨眼怪客對郡主道：「怎麼樣？如果中意的話，咱們該談談價錢了。」

郡主道：「價錢不是問題，貨眞最爲緊要，假若二位眞有誠意，是否可以讓本郡主一試眞假？」

天殘老怪將下巴掛在桌面上，瞪着牛眼說：「如果是眞的，妳出多少銀子？」

郡主招招手，穆里娜從身上解下一個錦囊，波斯姑娘探手取出一粒大如核桃，潔白雪亮的明珠，笑道：「這是波斯特有的寒潭夜明珠，每粒價值白銀一萬兩以上，本郡主願以十粒交換。」

獨眼怪客扳着手指頭計算道：「換句話說，妳願意出十萬兩銀子價購？」

天殘老怪插嘴道：「我老人家寧願要白花花的銀子，不要明珠。」

王桐提高嗓門，沒好氣的道：「要銀子，要明珠，悉聽尊便，我武威山莊百萬兩白銀也付得出。」

臉色一整，語調突然轉冷，又道：「不過，首要條件黑珍珠必須是眞品，若是假貨，不但不給一文錢，如有損毀，也概不賠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二人互望一眼，獨眼怪客怪腔怪調的說道：「眞金不怕火煉，你們儘管試驗就是。」

王桐毫不放鬆，沉聲說道：「你還沒有說，倘爲贋品，損毀以後怎麼辦？」

天殘老怪嘿嘿一聲冷笑道：「旣爲贋品，自無價值可言，賠咱們二萬八千兩就行了。」

王桐當然不同意，道：「胡說，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損毀概不賠償，答不答應隨你的便！」

獨眼怪客彎下腰來，跟天殘叟咕嚕咕嚕說了幾句悄悄話，老大不高興的道：「好吧，反正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隨便你王大財主處斷就是。」

二人都是惡名昭彰的大惡棍，王桐不敢掉以輕心，道：「你是說已經接受老夫損毀概不賠償的條件？」

獨眼怪客冷聲說道：「就是這個意思，損毀後保證不要你的一文錢。」

王桐這才大放寬心的應了一聲：「如此甚善。」

郡主從頭上拔下一支銀簪，輕輕敲打一下寶珠，發出一連串清脆的聲響，然後抵住寶珠，暗運內力，猛地眞力暴吐，砰！一聲，寶珠立時應聲而碎。

場中立刻爆出一片驚呼。

有人歎服郡主內力精純。

有人爲寶珠碎裂而惋惜。

天殘老怪却大發雷霆，怒沖沖的道：「壞了老子的寶貝，要賠！要賠！」

矮小的身子猛一彈，已上了桌子，探手就抓夜明珠。

王桐大爲光火，道：「你們說話算不算數？」

天殘老怪道：「大丈夫一言九鼎，當然算數。」

苗人俊說道：「算數爲甚麼還要人家賠？」

天殘老怪道：「不要賠償的是獨眼，我老人家可沒有說。」

王桐怒道：「你這是訛詐。」反手劈出一掌。

天殘老怪口裏說話，手可沒閑着，單手接下王桐一掌，另一隻手已迅捷無倫的摸到夜明珠。

「大胆！」

暴喝聲中，哈力克聲到刀到，金光閃處，照準天殘叟的手腕砍下去。

與此同時，穆里娜動作飛快，以毫釐之差將夜明珠取回去。

天殘老怪偷鷄不成，差點失去一隻手，迅即縮手回縱，順勢將另一顆寶珠帶回去，身法奇快，令人歎爲觀止。

一聲巨響，震駭全場，哈力克的刀入木三寸，正全力拔刀間，驀覺寒芒透骨，天殘叟的劍已抵住他的咽喉，怒喝一聲：「不要動！」

哈力巴又豈是省油的燈，天殘叟一絲得色才自臉上升起，劍已被哈力巴震歪，噹！的一聲響，金鐵交鳴，火星四射，正巧撞上郡主從另一面攻來的明月刀，當場削斷五寸多長的一大截。

這一來，不禁激怒了一旁觀戰的獨眼怪客，殺氣騰騰的道：「看不透你們這一羣波斯蠻子還有點眞才實學，女娃兒如果不怕死，接老夫的三掌試試。」

此刻，哈力克已拔刀而出，道：「對付你這個老怪物，用不到我家郡主，哈力克願敬陪末座。」

獨眼怪客根本不理他，色瞇瞇的盯着波斯姑娘，說道：「呸！你算那棵葱，我老人家畢生就是喜歡與漂亮的女娃兒打打鬧鬧。」

說話中，已伸手朝郡主的酥胸抓了過來。

郡主睹狀大怒，火冒三千丈，明月刀斜舉而起，金光燦爛，方待出手進招，王桐早已按耐不住，倏忽間進攻三掌。

獨眼怪客功力深厚，王桐聞名已久，出手之初就未敢輕敵大意，眼見對手變抓爲拍，急切間又加了三分力道，決心給他一個下馬威，詎料，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來，天殘老怪扔掉斷劍，跳到獨眼怪客脖子上，雙掌齊出，劈頭蓋面攻過去。

天殘叟居高臨下，又是以二對一，王桐處境大險，雷震天斷喝一聲：「不得以多爲勝！」

盡全力劈出三掌，强風激盪，力猛如山，名家高招，自然不同凡俗。

二怪作惡多端，人人必欲誅之而後快，王桐、雷震天又都是以掌法見長，這一聯手出擊，苗人俊原以爲必然穩操勝券，殺不了獨眼客、天殘叟，至少也可以重創，爲武林除此禍患，萬不料，四人八掌相撞，桌椅橫飛，以鐵掌威震西湖的王桐，與掌力足可開碑的雷震天，居然蹬！蹬！蹬！連退七八步，撞上後面的牆，臉色蒼白，氣喘如牛。

反觀二怪，却輕鬆得多，雖也退了五六步，但舉步沉穩，面不改色，雙方勝負之局甚明，二怪功力奇高，苗人俊爲之瞠目結舌。

天殘老怪跳下地來，桀桀怪笑道：「久聞開碑手雷震天、鐵掌震西湖王桐，望重江湖，今日一見，也不過爾爾，看來江湖上的朋友是白抬舉你們了，怎麼樣？要

不要再較量幾招？」

這簡直是狗眼看底人嘛，雷震天幾時受過這種奚落，乍然電縱而出，怒不可當的道：「好啊，老夫正有此意，今天非要拔掉你們這兩株毒草不可。」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十隻手指頭「卡巴！卡巴！」響個不停，顯見已運足了畢生的功力，決心決一死戰。

「阿彌陀佛」，佛海和尚宣了一聲佛號，禪杖橫置胸前，朗聲說道：「老衲不自量力，亦願敬領高招。」

接着，王桐、苗人俊、哈力克等人，皆一齊跨步而上，將二怪團團圍起來，一場羣毆似乎已無可避免。

郡主的眼珠轉來轉去，一直在思索一個令她困惑的難題，這時緊皺的眉頭霍然舒展開來，越衆走上前去，阻止大家出手，道：「且慢，我還有幾句話想請教一下這兩位朋友。」面向二怪，指着手上的碎珠，繼道：「這只是一粒普通的水晶球，外面塗以釉彩，但是手法精細，幾可亂眞，未知另一粒珠子是否眞品，可否容本郡主再鑑定一下？」

天殘老怪冷然一笑，道：「不必了，都是相同的貨色。」將另一粒珠子投擲於地，立告四分五裂。

波斯郡主又皺起眉頭，道：「本郡主想知道，這兩顆珠子可是你們自己的？」

獨眼怪客瞅了天殘叟一眼，道：「一半是，一半不是。」

郡主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獨眼怪客道：「受人之託，來參加『品珠大會』，希望賣個好價錢，事成之後一人一半。」

「兩顆水晶球，能值幾何？」

「不明眞僞的人就價值連城，說不定可以賣個高價。」

「可否代爲引見你們的合夥人？」

「在商言商，老夫不能自斷財路。」

「聽你的口氣，你們的合夥人似乎確有眞品？」

「可能。」

「是否兩顆與水晶珠大小、色澤完全相同的黑珍珠？」

「大概是吧。」

「請別吞吞吐吐，假如確有眞品黑珍珠，本郡主不惜任何代價。」

「聽說有，沒見過。」

「請即刻取來，本郡主在此恭候。」

「這得先問問我們的合夥人願意不願意。」

「你們的合夥人究竟是那一位？」

「事關機密，無可奉告。」

「此人現在何處？遠不遠？」

天殘老怪神秘兮兮的道：「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

王桐越來越惱火，大聲吼叫道：「別賣關子，說，來回一趟要多少時間？」

獨眼怪客一想，道：「不久，慢則一天，快則半日。」

雷震天道：「那就快去吧，別躭誤時間。」

二怪互換一個眼色，聳聳雙肩，當即放步而去。

波斯郡主急聲說道：「請留步，本郡主還有幾句話要說。」

天殘老怪停在門口，轉身說道：「女娃兒還有什麼事？」

郡主一本正經的道：「回來的時候別忘記帶着眞正的黑珍珠。」

獨眼怪客道：「如果我們的合夥人不反對，自當照辦。」

郡主道：「最好請你們的合夥人也一塊兒來，這樣更方便，倘若順利成交，本郡主願付二位一成佣金。」

獨眼老怪笑道：「謝了，這得看我們合夥人的意思而定，我老人家不作任何承諾。」

諾字出口，不再多言，大搖大擺的揚長而去。

苗人像疑雲滿面的道：「郡主認爲，眞的黑珍珠確實在他們幕後之人手上？」

郡主胸有成竹的道：「大概八九不離十，沒有眞品，贋品不可能做的如何唯妙唯肖。」

佛海和尚道：「如此說來，此人就是刦得金像的正主兒？」

郡主道：「本郡主也是這樣想。」

雷震天急忙說道：「王莊主，有沒有派人追下去？找到此人，徐一劍、天龍劍的下落之謎說不定也可以迎刄而解。」

鐵掌震西湖王桐目注門外，道：「已經派人追下去了，不久就應該有消息傳回來。」

果然，片刻之後，有一名彪形大漢急匆匆的衝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報告莊主，他們——他們——」他們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王桐臉色一沉，道：「有話慢慢說，你急什麼，那兩個怪物到那裏去了？」

大漢喘了一口氣，道：「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進杭州城裏去了。」

「到杭州城裏的什麼地方？」

「不知道。」

「什麼？叫你帶領着一大羣人去，居然追丟了？」

「兩個老怪物精得像猴子，單挑人多的地方鑽，三鑽二鑽便失去踪跡。」

「其他的人呢？」

「正在四處追尋。」

「還不快入城去四處搜查，兩個老怪一高一矮目標顯明，找起來並不困難。」

「是，莊主，小的這就去。」

「慢着，多帶幾個人去，找不到就捲舖蓋，你也不必回來了。」

「是！是！」大漢誠恐誠惶，抹了一把汗，轉身就走。

品珠大會，就此結束，雖然沒有找到眞正的黑珍珠，總算有了一個眉目，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無疑是一條極重要的綫索，以他們二人的爲人來說，說不定就是下手刦掠金像的人。

找到刦掠金像的主兇，徐一劍的生死之謎就不難破解，而天龍劍的下落自然就呼之欲出，不解自破。

可是，兩個老怪物一進入杭州城，便如泥牛入海，沒了消息，王桐接連派出好幾撥子人馬，却始終查不出他們的行踪。

鐵掌震西湖王桐氣得直跺脚，直罵屬下之人辦事不力。

開手碑雷震天、苗五俠苗人俊，以及佛海住持，慷慨臂助，熱心到底，至今仍

留在武威山莊，同樣惴惴不安。

郡主主僕更不用說，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食不知味，寢不安枕。

好不容易熬過了漫長的一夜，第二天天亮之後，武威山莊派出去的人多數已放棄撤回，仍然沒有老怪物的半點訊息。

而「品劍大會」已如期開始，地點就在「品珠大會」的同一棟大樓內。

大樓內擺了很多椅子，黑忽忽的坐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但不論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漢，或是微不足道的販夫走卒，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手中，至少皆帶着一把劍。

正對面，有一張八仙桌，明月刀被放置在一個特製的架框裏，刀刃向上，擺在桌子的中央。

明月刀的後面，金光閃閃，有五錠各二百兩重的金元寶。

佛海大師、雷震天、郡主主僕、與王桐等人就端坐八仙桌兩側。

王桐望望天色，約當辰牌時分，起身朗聲說道：「各位，老夫鄭重宣佈，品劍大會現在就開始，有幸能獨占鰲頭的劍，不僅能獲得天下第一名劍的榮耀，還可以得到這一千兩黃金的獎賞。謝謝各位光臨，更希望與賽的都是一流名劍。」

一位面如鍋底的黑臉大漢爽直的說道：「王莊主，如何品評？如何分辨優劣？你倒是先說個清楚，大家心裏好有一個譜兒，免得落選的人事後不服。」

王桐向那黑臉大漢打個招呼，道：「這位兄台所言極是，品評的方式其實也很簡單，優劣的分辨全憑大家公斷，但有一點王某願事先聲明，凡欲獲得天下第一名劍榮耀的劍，必須先經過試劍。」

黑臉大漢傻呼呼的問道：「怎麼個試法？」

王桐指着面前的明月刀，道：「很簡單，只要與這一把明月刀相撞，而能毫髮未損，就算取得與賽的資格。」

黑臉大漢道：「這好辦，俺這把劍連殺十頭牛都不用磨的，我先來試試看。」

語聲中，人已衝至桌前來，拔出一支明幌幌的青鋼劍，振腕就要往下砍，王桐伸手一攔，道：「兄台且慢，有幾句話王某想先說清楚。」

黑臉大漢不耐煩的道：「有什麼話請快說，俺是個急性子，不耐久等。」

王桐慢條斯理的說道：「這一把明月刀乃波斯名刀，吹毛斷髮，削鐵如泥，一般的劍皆不堪一擊，數月來斷劍之事四起，就是明月刀的傑作，如非名劍，望勿冒險嘗試。」

目光移向場中，橫掃滿座賓客一眼，又道：「換句話說，各位如欲一試鋒芒，純屬自願，若有損失，本莊不負賠償之責。不願冒斷劍之險的朋友，盡可自行離去，王某絕不相强。」

話一落地，場中立刻掀起一場議論，大家的目光全部投注在明月刀上，並無一人離去。

黑臉大漢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舉起青鋼寶劍，刷的一聲斬下去。

咔嚓！好厲害的明月刀，火花迸裂，青鋼劍斷了一大截。

黑臉大漢看得呆住了，喃喃自語道：「眞他媽的邪門，我就不信天底下會有這麼厲害的刀！」

運足蠻力，連斬四劍，青鋼劍又斷成五截。

這一次黑臉大漢總算服了，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扔掉劍柄，氣虎虎的掉頭就走。

接着，有好幾個人搖搖頭也跟着離開了。

不服氣的人當然也大有人在，又接二連三的上去一大羣。

可惜，在明月刀的刀鋒上，俱屬破銅爛鐵，輕則受損，重則削斷，沒有一支取得與賽資格的劍。

當然，更未見郡主心目中的天龍劍。

人已經散去一大半，驀然，人羣之中冒出兩個很特別的人來，一個是獨眼怪客，一個是天殘老怪。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郡主主僕、雷震天、王桐等人不由皆瞪大了眼。

二怪各抱着一大把劍，狼行虎步，越衆而前，嘩啦啦！一聲，將劍堆在八仙桌前，獨眼怪客虎吼一聲，伸手就推倒了好幾個人，破口罵道：「讓開！讓開！你們這幾支爛劍不試也吧。」

有人不服，爬起來理論道：「凡事皆有個先來後到，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講理的？」

「不講理又怎麼樣，滾！」

獨眼怪客好大的脾氣，一記劈空掌，將那人震了個元寶翻身，當場屁滾尿流的爬出去。

其餘的再也沒有人敢放半個屁，如遇瘟神惡煞般紛紛走避，急急如喪家之犬。

滿座佳賓，業已走了一大半。

品劍大會得天龍

天殘老怪拿起一把劍來，墊高脚跟，正打算砍向明月刀，鐵掌震西湖王桐說道：「兩位昨天晚上竄到那裏去了？」

獨眼怪客的賊眼盯着五個金元寶不放，道：「那兒也沒去，就在杭州城。」

王桐道：「沒離開杭州城？這麼說閣下的合夥人也住在此地啦？」

天殘老怪毫不客氣：「廢話！」

王桐臉上一熱，道：「在什麼地方？老夫手下之人怎麼到處找不到？」

天殘老怪神氣活現的道：「那只能怪你養了一羣酒囊飯袋！」

王桐聞言大怒，方待發作，郡主搶先說道：「東西帶來沒有？」

獨眼怪客道：「什麼東西？」

哈力巴火道：「當然是黑珍珠。」

獨眼怪客雙手一攤，道：「我們的合夥人說要先談條件。」

郡主臉色立變，上前說道：「請你們幕後的主子來，本郡主願意當面談。」

「不必，我們兩個就可全權代理。」

「那就說吧，什麼條件？」

「郡主先說，最高願意出多少？」

「本郡主說過，明珠十粒。」

「太少，再加白銀十萬兩。」

「如果確係本郡主需要的東西，我可以考慮。」

「妳先別高興太早，我們的合夥人還有附加條件。」

哈力克怒不可當的道：「什麼？還有附加條件，你們也未免太嚕嗦了。」已拔刀在手，準備動硬的。

郡主攔住他，道：「哈力克，稍安勿躁，聽他說下去。」

天殘老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是現成的東西。」

郡主道：「什麼現成東西？」

天殘老怪指着明月刀，說道：「我們的合夥人對這把明月刀很感興趣，希望附贈。」

今日之前，知道明月刀的人寥寥可數，連獨眼怪客，天殘老怪亦未聞「明月」之名，郡主大感詫異，道：「此人怎知本郡主有把明月刀？」

獨眼怪客道：「他還知道，沒有黑珍珠，波斯新王登不了基，安樂公主將有性命之憂。」

波斯郡主更感驚異，霎時楞在當場，說不上話來。

獨眼怪客翻了一個白眼，道：「妳答應了？」

「除非親眼見到黑珍珠，本郡主無法答應。」

「是否可以考慮？」

「等見到寶珠以後再說。」

「可以，我們並不急，反正有的是時間。」

「可是，本郡主却很急，你何時可將寶珠帶來？」

「先得看我們的合夥人願不願意。」

「假如願意？」

「可能要十天半個月。」

「這個人不是住在杭州嗎？」

「只是路過，寶珠並不在此。」

「那麼，在那裏？」

「我老人家也不知道。」

天殘老怪口沫四濺的插嘴說道：「喂，別再跟她嚕七八嗦窮磨牙，現賺這五個金元寶最緊要。」

也不管獨眼怪客意下如何，一劍砍下去，**咔嚓**！立告一斷爲二。

俯下身去，在劍堆中又取出一把來，鐵掌震西湖王桐及時說道：「閣下那來的這麼多劍？」

天殘老怪眼一瞪，道：「嫌多何必學行品劍大會。」

苗人俊眉頭一皺，道：「最近杭州城鬧出不少命案，這幾把劍來路可疑。」

天殘老怪惡狠狠的道：「可疑又怎麼樣，就憑你們這幾塊料，還奈何不了我老人家。」

苗人俊還沒有來得及發火，哈力巴已經惱了，挺劍分心就刺，還是那郡主出來打圓場，道：「算了，劍的來路咱們管不着，一千兩的賞格誰拿去都一樣。」

郡主蘭心蕙質，說來不露痕跡，其實她眞正的意思是，希望品劍大會快快進行，早早找到天龍劍。

「哼，這還像句人話。」

天殘老怪話落招出，馬上砍下了第二劍。

又斷了一支劍。

二怪一齊動手，沒多久，所有的劍全部斷光了。

沒有一支劍取得與賽資格。

天龍劍依然杳如黃鶴，下落不明。

二怪大失所望，黃澄澄的五個金元寶可望而不可及。

更失望的是波斯郡主，眼看滿屋子的人已經所剩無幾，品劍大會接近尾聲，今後人海茫茫，眞不知應該如何去找尋天龍劍。

正當此刻，門外走進一個兩鬢飛霜，身著長袍，手提一個長形藍布包袱的老者來，趙二爺一眼就認得是「覽勝樓」的孫掌櫃，不由一怔，道：「孫掌櫃今天怎麼有空到武威山莊來？」

孫掌櫃的臉上堆滿生意人慣有的笑容，先向大夥問好請安，然後正容說道：「一來拜候王莊主、趙二爺，再來聽說貴莊召開『品劍大會』，想來開開眼界。」

趙二爺以開玩笑的語氣說道：「該不會是也想參加吧？」

豈知，歪打正着，孫掌櫃謙虛的說：「是有這個意思，但怕方家見笑。」

趙二爺道：「眞想不到，原來孫掌櫃還是一位劍術名家。」

孫掌櫃臉都紅了，咧着嘴合不攏來，好半天才羞澀的說道：「二爺說那兒的話，小老兒不過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生意人，那裏懂得劍術，手裏邊倒是有一把據說是很珍貴的寶劍，禁不起店裏伙計的鼓噪，所以跑了來想見識見識。」

眼見八仙桌的四週堆滿了斷劍，沒有一支劍能逃過明月刀銳利的鋒芒，立又打起退堂鼓，囁囁嚅嚅的道：「這一把刀好厲害，我看還是算了。」

趙二爺笑道：「既然大老遠的跑來了，試試又何妨？」

孫掌櫃遲疑不決的道：「可是，萬一將珍貴的寶劍弄斷了怎麼辦？」

趙總管道：「斷了就不是名劍，談甚麼珍貴，要是碰巧未在明月刀下受損，就可以獲得一千兩黃金的賞格，何樂而不爲呢！」

一千兩金子，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孫掌櫃猶豫再三，最後還是將那把「據說」是很珍貴的寶劍拔了出來。

寶劍出鞘，大夥兒陡覺眼前一亮，形式古樸，不長不短，通體散發着一股藍汪汪的懾人寒氣。

「好劍！」

「好劍！」

大家有目共睹，齊聲讚不絕口。

可惜，郡主、哈力克等人，其生也晚，並未曾目睹波斯之寶，僅直覺的覺得這是一把好劍，但他們却無從分辨是否天龍劍。

孫掌櫃握劍在手，小心翼翼的撞向明月刀。

隨着他這個動作，大家皆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

刀劍相撞，發出一聲極爲清脆悅耳，猶如龍吟似的鳴聲。

明月刀毫髮未損。

寶劍也毫髮未損。

場中空氣一窒，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孫掌櫃手中的劍。

最緊張的自然是幾名波斯人，郡主以近乎發抖的聲音說道：「請再試一次，力道加重一點。」

孫掌櫃也顯得十分緊張、興奮，雙手舉劍砍下去。

這一次的勁道比前次大得多，撞擊聲更加悠揚嘹亮，彷若古寺老鐘，入耳「嗡嗡」，歷久不散。

還爆出一片閃閃發光的金星。

明月刀依然完好如初。

寶劍也依然完好如初。

趙二爺高興的鼓起掌來，連說：「恭喜孫掌櫃，恭喜孫掌櫃。」

孫掌櫃傻呼呼的說道：「這樣就可以了?」

波斯郡主很激動的說：「可否將你的劍鞘也拿出來，一併讓本郡主瞧一瞧?」

「可以，可以。」

孫掌櫃爲人甚是隨和，口中說着，已連劍帶鞘遞過來。

劍鞘呈古銅色，鏤以龍紋，朱紅色的絲穗已破損不全，溝渠之中亦有少許銅銹，足證是一把時代久遠的古劍，白金護手上有幾個波斯字，苗人俊等人一個也不認識。

鐵掌震西湖王桐道：「是嗎?」

波斯郡主道：「應該是的。」

王桐道：「此事非同小可，希望郡主不要認錯。」

郡主指着護手上的波斯文道：「錯不了，這幾個波斯字是天龍劍的意思。」

趙二爺對舉行品劍大會的眞正目的，並不十分瞭解，這時說道：「孫掌櫃的劍是否可穩得第一?」

郡主並未答話，高舉天龍劍，朗聲說道：「各位，爲了公平起見，那一位的劍願與此劍一較短長?」

雖然，品劍大會的目的在找天龍劍，但既是公開舉行，就不得不取信於人，是以有此一說，以示公允。

座上已餘人無多，鴉雀無聲。

郡主與王桐低語幾句，鐵掌震西湖爽朗的聲音說道：「如此，老夫現在就鄭重宣佈，孫掌櫃的這一把劍榮獲第一，獨得賞金一千兩。」立將五個金元寶，親自送至孫掌櫃的手中。

孫掌櫃小心的收進藍布包裹，謝不絕口。

天龍已現，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然而，郡主的心情却一點也不輕鬆。

一個平凡無奇的生意人，怎麼會保有波斯名劍天龍?

西湖劍俠徐一劍生死下落如何?

金像落在何處?

黑珍珠與孫掌櫃有無關聯?

一連串的謎團在郡主腦海裏轉個不停，抖動着天龍劍，一字一句的說道：「孫掌櫃，本郡主是否可以跟你打個商量?」

孫掌櫃爽快的說道：「姑娘有話但請吩咐就是，別客氣。」

郡主謹慎的說：「本郡主想買這把劍，不知孫掌櫃可否割愛?」

孫掌櫃面露難色，說道：「這恐怕不行。」

「爲什麼?」

「因爲不是我的。」

「這把劍不是你的?」

「嗯!」

「是誰的?」

「是住在我們『覽勝樓』的一位客人的。」

「客人的劍怎會到掌櫃的手裏?」

「這位客人來杭州訪友不遇，病倒在敝店，一躺數月，積欠房租、膳食、醫藥費用甚多，貧病交迫之下，不得已將這把劍抵押給老漢，好換些銀子延醫治病。」

趙二爺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出門在外，難免有個不方便的時候，欠你一些銀兩也不該拿人家的劍作抵押。」

孫掌櫃尷尬的笑笑，道：「二爺有所不知，這位客人的原意是想叫小老兒拿這劍去外面典當，言明此劍十分名貴，千萬不可有任何閃失損毀，他將來一定要贖回去，老漢爲了慎重起見，才勉爲其難的留下來。」

趙二爺自覺失言，忙道：「原來是趙某錯怪你了，抱歉!抱歉!」

孫掌櫃笑道：「那裏，二爺言重了，正因爲這位客爺太珍惜這支劍，才與起小老兒來此一試的念頭，想不到——!」

趙二爺接口說道：「想不到你好心有好報，平日賺進一千兩黃金。」

孫掌櫃笑口大開的道：「托福，托福，這筆錢老漢不敢藏私，還是要歸還這位客官的。」

波斯郡主道：「說了半天，掌櫃的還沒有說這位貴客高名上姓?可是姓徐?」

孫掌櫃搖頭道：「不，是姓夏，夏天的夏。」

「夏什麼?」

「夏雨人。」

「夏雨人」三字一出口，雷震天、苗人俊、佛海大師、王桐皆傻眼了，四人都是望重一方的人物，識人無數，却沒有一個認識夏雨人的。

郡主繼續說道：「這位夏先生多大年紀?」

孫掌櫃想一想，道：「四十多，五十不到。」

「可是武林人物?」

「是武林人物。」

「見他使過劍嗎?」

「他的劍一直都用藍布包着，從未示人。」

「可曾提及此劍的來歷出處?」

「絕口不提。」

「有沒有提過他自己的出身經歷?」

「他病得不輕，很少開口說話。」

「近來病情可有起色?」

「起色是有，但進展很慢。」

「本郡主想買這一把劍，麻煩你回去跟夏大俠說一聲，若是他不反對，條件本郡主和他當面談。」

「小事一件，話小老兒一定傳到，賣不賣可沒有一點把握。」

「那當然，賣與不賣全憑夏大俠自己作主，掌櫃的只要把話傳到就行了，另外本郡主還有一個不情之請，萬望玉成。」

「郡主的意思是——」

「我想將這把劍暫時留在身邊，以便進一步觀賞。」

「這——」孫掌櫃猶豫了，未敢一口

答應下來。

鐵掌震西湖王桐正容道：「孫掌櫃儘管放心，如有半點差錯本莊主願負全責，怎麼樣?要不要王某人給你開個借據?」

王桐乃杭州首富，拔一根汗毛他的比胳膊還粗，有什麼不放心的，笑道：「那倒不必，有王莊主這一句話就夠了。」

鐵掌震西湖道：「那就請回吧，我們隨後就到。」

孫掌櫃領首一諾，當即告別眾人，出門而去。

開碑手雷震天忽然驚呼一聲：道：「糟了!」

苗人俊一楞道：「大哥，什麼事?」

雷震天道：「那兩個老怪物不知什麼時候溜了，恐怕對孫掌櫃大大不利。」

大家游目四顧，可不是嗎，獨眼怪客，天殘老怪早已走得無影無蹤。

王桐不由大爲慌張起來，道：「快，咱們立刻隨後追下去，千兩黃金足可使老怪興起殺人的歹念，尤其是夏雨人，老夫懷疑他很可能就是徐一劍，起碼知道很多重要的秘聞。」

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品劍大會宣告草草收場，一行十餘人，馬上離開武威山莊，直撲西湖邊上的「覽勝樓」。

覽勝樓魅影初現

「覽勝樓」距離並不遠，僅數里之遙，一離開武威山莊，大家便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留意着路邊的一切，生怕孫掌櫃發生意外。

路上，參加「品劍大會」折返的人絡繹於途，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却再也沒見到孫掌櫃的影子，亦未發現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

所幸，並未見到孫掌櫃的屍體，亦未聞有任何禍事發生。

王桐還是不放心，向一名路人問道：「請問可曾見到『覽勝樓』的孫掌櫃?」

那人搖搖頭道：「我不認識。」

王桐又道：「那麼，有沒有見到一個矮子及一個獨眼的人經過?」

那人點點頭道：「有，剛剛才從我身邊經過，行色甚是匆忙。」

王桐神色一緊，又問道：「往那邊去的?」

那人指着「覽勝樓」的方向，道：「那邊。」

「好，謝了。」王桐放步直往前行。

雷震天追上來說道：「朗朗乾坤，路上的行人又多，老怪再大胆也不敢白晝行兇。」

王桐道：「老怪作惡多端，行事一向無法無天，一千兩黃金，數不在少，足夠使他們幹出喪心病狂的勾當來。」

經他這麼一說，大夥兒皆有同感，脚底抹油，速度又加快了三分。何消片刻工夫，便趕到「覽勝樓」。郡主一進門，就對早先見過的那名夥計說道：「你們掌櫃的回來沒有?」

夥計錯愕一下，道：「剛回來。」

大家相視一笑，懸着的一顆心總算放下一大半。

王桐上前一步，沒見孫掌櫃的人影，道：「人呢?」

夥計指着甬道盡頭，拐角上的一個房間，道：「回房去了。」

王桐二話不說，拔腿就走，快如脫兔猛虎。

苗人俊感慨地說道：「大哥，這位王莊主做事倒挺機靈俐落的，難怪在杭州能混出這個氣候來。」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王桐才踏進房門，一聲慘絕人寰的哀鳴便告破空傳來，大家連想一下的工夫都沒有，人影閃幌，爭先撲衝。

房間不大，共是一明一暗，明間權充堂屋，並無異狀，暗間乃是臥室，孫掌櫃背脊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七首，已倒臥血泊中。

孫掌櫃的手邊有一個打開的珠寶盒，裏面空空如也，倒是地上有幾塊散落的碎銀子，包金子的藍布包袱已不翼而飛。

無疑，孫掌櫃是在放置金子時，被人從背後謀財害命。

哈力克俯下身去，見孫掌櫃一息尚存，急道：「孫掌櫃，是誰下的毒手?」

孫掌櫃有氣無力的道：「沒——有——看清楚。」

哈力巴再追問一句：「兇手到那裏去了?」

孫掌櫃勉强的抬起手來，指着打開的後窗，還沒有來得及說話，便已告氣絕身亡。

後窗外是一道長牆，登上牆頭，下面是一條繁華大街，街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連半個可疑的人也沒見到。

變生肘腋，大家都亂了方寸，穆里娜道：「郡主，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薑是老的辣，還是雷震天沉得住氣，道：「不要緊，想必王莊主已經追下去了，很快就會有結果，爲今之計，還是先去看看那位夏大俠要緊，如果夏雨人也慘遭橫禍，這一條綫索就全斷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郡主驚「哦」一聲，翻下牆頭，直撲櫃枱，劈面就問夥計道：「你們這裏是不是住着一個叫夏雨人的房客?」

夥計道：「有啊，已經住了好幾個月了。」

「住在那兒?」

「就在後進的客棧裏。」

「麻煩你，帶我們去。」

「好，請!」

郡主那還有心情和他客套，哈力克更急，幾乎是拉着那夥計向後面衝。

×　×　×

後進是一個寬敞的四合院，各有五間清靜上房，夏雨人則住在東北角上，一間破舊的耳房裏。

房間很小，只有一床一椅，四壁被烟薰成黃褐色，滿屋子充塞着濃濃的藥味。

夏雨人的臉色，蒼白中又泛着幾許蠟黃，正躺在厚重的被窩裏小睡。

霍然，後面的窗子被人撬開了，闖進來一個黑巾蒙面人，手裏面還拿着一支明晃晃的七首，一現身便抵住夏雨人的咽喉，道：「你是不是叫夏雨人?」

夏雨人從朦朧中驚醒過來，顫聲說道：「你是誰?」

黑巾蒙面人好兇，刀尖巳戳破夏雨人的皮，兇巴巴的道：「你不必管我是誰，說，你是不是夏雨人？」

夏雨人遲疑了一下，道：「不錯，我是姓夏，閣下有事？」

「是有一件事想請教，你的天龍劍是從那裏弄來的？」

「老夫沒有天龍劍。」

「孫掌櫃的劍莫非不是你的？」

「是老夫的。」

「那就是天龍劍。」

「哦！」

「如此看來，天龍劍根本就不是你的了。」

「何以見得？」

「因爲你連它的名字都不知道。」

「閣下此來的目的是……」

「想請教你幾個問題。」

「在這種情形下，老夫不回答任何問題。」

「哼，這可由不得你，非說不可。」

蒙面人好狠毒的心腸，腕上加力，夏雨人的喉間巳冒出血來，一字一咬牙的說道：「你的劍是怎麼得來的？」

夏雨人痛得臉都漲紅了，緊咬着牙，硬是一言不發。

蒙面人的眸中掠過一抹濃濃的殺機，道：「毫無疑問，劍是從徐一劍手中得到的？」

夏雨人沒有說話。

「你是在那裏遇見徐一劍的？」

夏雨人還是沒有說話。

「難道徐一劍還沒有死？」

夏雨人索性連眼睛都閉上了。

「夏雨人，告訴你，老夫的耐性是有限的，再不實話實說，老子就送你去見閻王。」

夏雨人終於開口了，睜眼說道：「夏某病魔纏身，生不如死，如果閣下願意成全，就請快下手吧。」

蒙面人氣得直跳脚，反而將匕首抽了回來，聲色俱厲的說道：「你想死也得招出實情才行，不然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夏雨人劇烈的咳嗽一陣，喘着氣說：「想要夏某說實話，你必須先除去蒙面巾，道出眞名實姓。」

蒙面人惡狠狠的道：「夏雨人，你要攪清楚，是老子在問你，快說，徐一劍是否還活在世上？」

夏雨人答非所問的道：「我明白了，你大概就是殺害徐一劍的人。」

蒙面人眸中的殺機更濃，道：「徐一劍是否我殺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隨時可以殺掉你！」

「死，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但是在你未查清楚想要知道的事以前，未必敢下手。」

「夏雨人，別逼我，這些事對我來說無關緊要，對波斯郡主却關係重大，必要的時候老子現在就幹掉你。說，天龍劍你是怎麼得到的？」

「不知道！」

「徐一劍死了沒有？」

「不知道！」

「徐一劍現在何處？」

「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死吧！」

接連三句不知道，激怒了蒙面人，手起刀落，刺向夏雨人的咽喉要害。

驀然聽得一聲嬌叱，來自門外：「住手！」

一條倩影，一縷刀光，斗室之內乍然一亮，明月刀快如瀉電奔馬，蒙面人還沒有看清楚來人的面貌，透骨的刀風巳自襲上身來，蒙面人心頭一慌，抽刀暴退，郡主越過病床，揚刀追殺，蒙面人好妙的身法，一式「鯉魚翻身」，破窗而逃。

「不要跑！」

郡主毫不放鬆，咬着尾巴追下去。

雷震天，苗人俊反應敏捷，巳經上了房。

佛海、哈力克等人則接踵衝進耳房裏去。

屋後是一條窄巷，蒙面人飛快前奔，郡主交代哈力克兄弟小心守護夏雨人，發足猛追。

雷震天，苗人俊縱過窄巷，落在對面屋頂，就在屋面上緊追不捨。

三人二上一下，快速飛馳，原以爲是十拿九穩的事，詎料，巷道縱橫交錯，甚是錯綜複雜，而蒙面人又似乎地形極爲熟悉，追不到百十丈，便被他兎脫。三個人也各奔西東，失去連絡。

郡主正在一個丁字巷口發楞，見苗人俊由東面奔來，忙道：「苗大俠，追到沒有？」

苗人俊洩氣的說：「被他溜了。」

郡主朝他身後一望，問道：「雷莊主呢？」

苗人俊張口欲言，雷震天巳自西邊奔來，道：「此人輕功絕佳，地形又熟，巳被他逃之夭夭。」

郡主悽然一歎，沒再說什麼。

雷震天道：「這人是個什麼樣子，郡主看清楚沒有？」

郡主道：「沒有，印象中只覺得此人身材高大。」

苗人俊道：「身材高大就不可能是天殘老怪，但不知是否獨眼？」

郡主道：「此人黑巾蒙面，一照面就溜之大吉，根本沒機會看仔細。」

牆頭之上，王桐的聲音接口說道：「不錯，黑巾蒙面，看不清楚他的眞面目，但絕不是天殘老怪。」

話落，鐵掌震西湖也跟着一躍而下，手裏還拎着一個沉甸甸的藍布包袱。

苗人俊道：「王莊主是說殺孫掌櫃的人？」

王桐道：「是呀，三位不也是出來追趕兇手的嗎？」

郡主道：「王大叔，禍不單行，夏雨人也差點發生意外，我們是出來追趕殺夏大俠的人的。」

王桐吃了一驚，道：「有沒有被他得逞？」

雷震天道：「還好，郡主及時援手，有驚無險。」

王桐道：「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咱們快回去。」

當先大步而行。

郡主追上來說道：「王大叔，孫掌櫃

是被誰殺死的？」

王桐道：「一個蒙面人，王某踏進門時，他正好行兇，一步之差，未能救得下孫掌櫃，蒙面人見我巳闖進暗間，穿窗就逃，老夫連跟你們打個招呼的時間都沒有，便尾隨追出去。」

「追到沒有？」

「此人十分機伶，被他混入人羣中，後來又溜進一座破廟去。」

「甕中捉鼈，不是很好嗎？」

「老夫也是這樣想，所以行動特別謹愼緩慢，那知搜遍整座破廟，連半個鬼影子也沒有。」

「是不是看錯了？」

王桐提起手裏的藍布包袱，道：「沒有看錯，是被他從後門逃走了，這一千兩金子，及孫掌櫃的一些首飾珠寶，就是在破廟裏找到的，想來蒙面人是去藏贓的，然後又折返『覽勝樓』，對付夏雨人。」

說到這裏，四人巳回到客棧耳房，夏雨人在哈力克，哈力巴的扶持下巳坐起身來，佛海大師並將郡主的來意，事情的始末告訴他。

夏雨人久病不癒，身子骨本來就很虛弱，再經過蒙面人的一陣折騰，更加疲憊不堪，望着波斯郡主，强自振作的道：「謝謝郡主相救，否則，老夫此刻巳在地獄九幽。」

郡主笑道：「那裏，夏大俠別客氣，快說可知行兇之人是誰？」

夏雨人望了滿屋子一眼，道：「老夫不認識他，他也不肯說。」

雷震天又問道：「是不是只有一隻眼睛？」

夏雨人想了想，說道：「不，是兩隻眼。」

原先，大家一致認爲，兇手十之八九是獨眼怪客，現在證實不是，顯然是另有其人，大家不由皆面面相覷，墬入五里霧中。

苗人俊道：「請教夏兄，在此地可有仇家？」

夏雨人道：「兄弟乃甘肅人氏，世居河西走廊一帶，這次是初來江南，因訪友不遇而病倒旅途，那裏會有仇人。」

郡主指着握在哈力巴手中的天龍劍，道：「我想知道，這把劍是如何到夏大俠手中的？」

夏雨人沉思有頃，道：「其實是一位死者的遺物。」

郡主聽得心頭一震，忙問道：「死者是誰？」

「夏某也不認識。」

「這是多久之前的事？」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在什麼地方？」

「河西走廊北古城附近的山上。」

「死者是否叫徐一劍？」

「以前不知道，現在覺得他可能就是徐一劍。」

「這話是怎麼講？」

「因爲蒙面人剛才說，此劍名天龍，是徐一劍的。」

郡主的臉色接連數變，聲音顯得有點沙啞，戚然言道：「徐一劍是怎麼死的？我的意思是說兇手是什麼人？」

夏雨人閉上眼睛，養了一會精神，道：「說來慚愧，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夏大俠不在刼殺的現場？」

「看情形，他是殺人追殺，逃到山上來的。」

「有沒有人追來？」

「可能是追錯地方了，沒看見。」

「可曾看到一輛載着一個大木箱的馬車？」

「那個地方遠離官道，馬車是無法通行。」

「徐一劍沒有說殺他的人是誰？」

「他傷勢太重了，斷斷續續的說不了幾句話便魂歸道山，有的話老夫也聽不清楚？」

「先說你聽清楚的。」

「只有七個字：公主，天龍，黑珍珠。那時候老夫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回想起來，想必他是懷念一位公主，他手裏的劍並叫天龍，至於黑珍珠，夏某到現在還弄不懂。」

「請想想看，聽不清的可能是那幾句話？」

「可能提到金像，强盜，尼姑。」

「尼姑？莫非搶案與尼姑有關？」

夏雨人搖頭不語。

郡主道：「事後有無傳出殺人越貨的消息？」

「將徐一劍草草埋葬後，老夫亦曾想爲死者盡一點心力，可惱方圓數十里之內，並無任何搶刼殺人的案子發生，沒有半絲痕跡可尋，只好作罷。」

「天龍劍就是那時候到夏大俠手中的嗎？」

「唉！說來慚愧，老夫當時本想以此劍殉葬，後來發現形式古樸，心知必非凡品，永埋黃土，實在可惜，故而留在身邊，想不到少時一念之貪，險些惹來殺身之禍。」

郡主美麗的眸子一陣轉動，道：「埋葬徐一劍的地方，不知道夏大俠還記不記得？」

夏雨人說道：「記得，當然記得，那個地方記憶深刻，夏某一輩子也不會忘掉的。」

郡主道：「想請夏大俠陪本郡主去一趟，未知意下如何？」

夏雨人悽悽然一嘆，道：「河西是夏某的故鄉，帶郡主去等於回家，當然願意，只是老夫這把病骨頭能否熬得住，恐怕大有問題。」

只顧着詢長問短，竟疏忽了夏雨人的病，郡主聞言連聲道歉，轉對王桐道：「王大叔，在杭州可有名醫？」

王桐不假思索的道：「有，杭州多得是名醫，賽華陀是其中拔尖的，着手回春，譽滿杏林。」

郡主回頭過來，對夥計道：「那就勞你的駕，去請賽華陀來。」

夥計伸長舌頭，說道：「哎呀我的媽呀，賽華陀的藥費貴得嚇死人，怎麼請得起？」

王桐打開包袱，取出三個金元寶來，交給夏雨人，將其餘的兩個金元寶及首飾珠寶交給小二，道：「孫掌櫃拿夏大俠的

天龍劍，在『品劍大會』上獨佔鰲頭，得了千両黃金的賞格，答應要分給夏大俠，藥費不成問題，不足之數，本莊主願負全責。剩餘的全是孫掌櫃的，正好替他辦後事，並請代莊主致哀悼之意。」

夥計見夏雨人一下子從天上掉下來這麼多金子，再也不敢吭氣，諾諾連聲的領命而去。

雷震天與苗五俠商量了幾句，道：「郡主，現在天龍已現，黑珍珠也似乎有了頭緒，我們兄弟尚有他事待理，不便久留，請就此辭。」

郡主連忙起身說道：「大恩不敢言謝，近半月多來，承賢昆仲大力臂助，銘感五內，尚祈他日能一遊波斯，我們主僕也好圖報於萬一。」

苗人俊哈哈笑道：「郡主客氣了，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倒是夏大俠的安全應多注意，與老怪物交易時尤宜特別小心。」

郡主望望身邊的哈力克，穆里娜等人，道：「多承關注，我們會處處小心的，憑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兩個老怪物，自信還應付得了。」

雷震天抱拳向大家告別，道：「郡主天人神技，又有王莊主鼎力相助，相信不會有若何閃失，再見。」二人起身辭出，隨後佛海大師也跟着走了。

沒多久，杭州名醫賽華陀也請來了，經過一番細心的望、聞、問、切，原來並非什麼大不了不治沉疴，只因旅途勞頓，心情鬱悶，感受風寒後逾時失治，以致一病不起。在郡主要求下，一口氣開了十二帖名貴好藥，並派哈力巴，跟着賽華陀，親自將藥抓回來。

穆里娜、穆里娃立即動手煎了一帖。藥汁煎好，服待夏雨人服下後，天色業已大暗。

王桐本欲邀夏雨人同往武威山莊，郡主鑑於夏雨人重病在身，未予贊同，而且爲了就近照顧病人，決定住在「覽勝樓」，王桐只好獨自離去。一切就緒，胡亂用了一頓晚膳，波斯郡主這才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客房。

赫——房中已有貴客候駕，是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

郡主好鎮靜的工夫，毫無驚詫之色，不疾不徐的道：「你們好大的胆子，孫掌櫃屍骨未寒，居然敢重返『覽勝樓』？」

獨眼怪客賊眼一翻，道：「郡主請勿含血噴人，孫掌櫃的那一條命跟我們扯不上關係。」

郡主以懷疑的口吻道：「眞的不是你們幹的？」

天殘老怪怪聲怪氣的道：「見眞人不說假話，說不是就不是。」

郡主仍不放鬆，道：「也許是你們的同夥代勞？」

獨眼怪客道：「天地良心，這件事與我們絕對無關。」

郡主何嘗知道不是他們幹的，只是對二怪所知有限，故而出言試探，看是否他們一夥的，聞言淡淡一笑道：「不是就好，咱們該談正事了，你們的合夥人怎麼說的？」

天殘老怪道：「我們想先聽聽妳的高見。」

「本郡主說過，未見眞的黑珍珠，不作任何承諾。」

「我們的合夥人已同意，答應先給郡主看看貨色。」

「我願付明珠十顆，另外再加白銀十萬両。」

「不行，還得附贈一把明月刀。」

「本郡主可以考慮。」

「考慮不夠，一定要肯定答應。」

「好吧，本郡主答應，什麼時候拿東西來？」

「恐怕要十天半月。」

「我決定等你們半個月，半月之後本郡主可能要西行。」

獨眼怪客道：「郡主要往西邊去？那好極了，正巧與我們的合夥人同一方向，在時間上可能更節省，不必等。」

郡主聽得一楞，道：「黑珍珠藏在西方？」

獨眼怪客冷冷森森的道：「不然到西邊去幹嘛？」

「既然如此，何不請你們的合夥人與本郡主結伴同行！」

「抱歉，我們的合夥人向來喜歡獨來獨往。」

「彼此結伴同行，本郡主還有許多問題想請教他，這樣豈不兩便？」

「當生意成交時，我們的合夥人自會與郡主對面相見，何必急在一時。」

「可是，此番西去，迢迢千里，我們如何連絡？」

「放心，你們的行踪自在我們掌握之中，時機一旦成熟，會有人找你的。」

波斯郡主玉面一寒，道：「如此兩位就請便吧，咱們後會有期。」

獨眼怪客，天殘老怪雙雙一拱手，道了一聲：「後會有期。」當即跨步而出。

山神廟十面埋伏

賽華陀的醫術的確高明，白花花的銀子也一點沒有白花，在郡主主僕的悉心照顧下，三天之內連服十二帖藥，夏雨人的病情果然大有起色，已可起身行走，與前判若兩人。

再經過二日的養息調理，抓了二十四帖滋補藥品，於徵得夏雨人的同意後，特別爲他買了一匹坐騎，郡主主僕向鐵掌震西湖王桐鄭重致謝告別，一行十人便即望西而去。

一路無話，這日落暮時分，已過了潼關。

眼見數里之外就是一個鎮集，正加緊趕路，準備落日前好住店投宿，前路忽然被一位身穿大紅衣裳，年約五十餘歲，春光已逝，風韻猶存，顧盼間甚爲嬌橫狐媚的老太婆堵住去路。

夏雨人睹狀臉色立變，翻身下馬，至轎前小聲說道：「郡主，內地的武林人物，夏某不甚了了，這一位是橫行甘寧一帶的十惡婆，却知之甚詳，爲人無惡不作，武功高不可測，是有名的女強盜，女霸主，要小心應付，切勿掉以輕心。」

心字尚未出口時，十惡婆已自開口了：「喂，你們可是從波斯來的？」

哈力克道：「不錯，除了這位夏大俠外，我們都是波斯人。」

十惡婆連正眼都沒瞧他一眼，目注暖轎，語冷如冰：「轎子裏的那位姑娘可是波斯郡主？」

郡主緩步出轎，立在哈力克前面，道：「妳我素不相識，攔住本郡主的路是何居心？」

十惡婆大模大樣的道：「當然是有事找妳，老娘是來跟妳連絡的。」

郡主大吃一驚，仔細打量一下十惡婆，道：「妳就是老怪口中的合夥人？」

十惡婆笑的聲音比哭還難聽，道：「女娃兒高抬老娘了，我也是夥計，不是老闆。」

郡主更加驚異，隱約中已意識到這位幕後的主謀者絕非等閒，不然何以駕馭像獨眼怪客、天殘老怪、十惡婆這等目空一切的人物？當下略一尋思，道：「兩個老怪物怎麼沒來？」

「二怪另有公幹，天大的事老娘都可以全權代理。」

「那就請將東西拿出來吧。」

「對不起，黑珍珠不在老娘身上。」

「既無黑珍珠，就不必多此一舉。」

「不，老娘是奉命來帶妳去看黑珍珠的。」

「在那兒？」

「一個山神廟裏。」

「叫他來，我們當面談。」

「東西很重，搬不動。」

「哦，我明白，在什麼地方？我們馬上去。」

正打算轉身入轎，十惡婆伸手一攔，道：「山路崎嶇，轎子上不去，同時我們頭兒還另有交代。」

郡主道：「什麼交代？」

十惡婆道：「希望郡主能單槍匹馬前去。」

哈力克道：「那怎麼成？我們郡主何等尊貴，豈可涉身險地。」

十惡婆道：「我老婆子自作主張，頂多只能帶一個人去。」

穆里娃跨前一步，道：「我們主僕一向都是同進退，少一個也不行。」

十惡婆可不吃這一套，怒沖沖的道：「不行就拉倒，再見。」轉身就走。

黑珍珠事關重大，郡主怎肯輕易斷了這條重要的綫索，道：「且慢，我們可以再商量。」

哈力克滿面怒容的道：「跟她這種人有什麼好商量的。」

身形一閃，刀光如虹，已迅捷無倫的擋住十惡婆的去路，準備動手。

郡主秀眉一皺，道：「你們可有更好的良策？」

夏雨人道：「先把她拿下，押着她去不就成了。」

十惡婆破口大罵道：「夏雨人，你這條吃裏扒外的狗，老娘先宰了你！」

紅影閃處，飛來一掌，其勢如濤，其快如電。

哈力巴動作更快，夏雨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手還擊，他已挺劍分心刺到，硬將她從半途中截下來。

「你找死！」

好厲害的十惡婆，脚踩七星步，身如八卦轉，只見紅雲翻滾，劍氣乍斂，十惡婆叱聲甫落，哈力巴驚呼聲起，三尺青鋒的劍尖已被十惡婆以三指夾住。

除非是一等一的好手，很難有此胆識與本領，十惡婆技驚四座，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郡主揮揮手，道：「放手，本郡主答應妳只帶一個人就是。」

穆里娃道：「郡主，十惡婆頗不易與，這樣實在太危險。」

夏雨人也接口說道：「如果這是一個陷阱，後果就不堪設想，盼郡主三思。」

郡主笑着說道：「謝謝夏大俠垂注，雖說習藝不精，但自信尚可自保。穆里娃跟隨郡主去，你們應即往前面鎮集投宿，切忌輕舉妄動，起更之前，如果我還沒有回夜來，可先護送天龍劍遄返波斯，不必久候。」

十惡婆鬆手說道：「郡主好胆識，希望沒有忘帶明月刀。」

郡主舉起拿在手中的明月刀，語意雙關的道：「在這兒，必要的時候也許還用得着，但不知你的合夥人現在何處？」

十惡婆道：「不遠，一切順利的話，起更之前足可以打來回。」

郡主走上前去，道：「那咱們就上路吧，以便早去早回。」

十惡婆頷首一諾，對哈力克等人吼道：「你們最好是老老實實的窩在客棧裏，別作跟屁蟲，不然小心老娘打斷你們的腿！哼！」

話畢，領着波斯郡主、穆里娜，朝東邊山區奔去。

翻過一座小山，又是一座大山，峯迴路轉，在半山腰上，看到一片飛簷，幾許綠瓦，三人沿着零亂的石階，拾級而上。

石階的盡頭，原來是一個廢棄的山神廟，廟內神案前居然還點着一盞燈，迎風搖曳，忽明忽滅，益增三分神秘的氣氛。

穆里娜四下裏一掃，道：「怎麼沒有人？」

十惡婆未予置答，行至神案前，躬身說道：「主人，波斯郡主帶到。」

神像的後面，傳出一個陰沉的聲音：「怎麼是兩個女娃兒？」

十惡婆後退一步，懍然說道：「波斯郡主不肯單刀赴會，是屬下自作主張，答應她多帶一個人來。」

「好，妳辦得很好，事成之後老夫自有重賞。」

步履聲起，從神像的後面，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蒙面人來。

在郡主的模糊印象裏，此人像極了殺死孫掌櫃，脅迫夏雨人的人，怒眉雙挑的說道：「山不轉路轉，我們這麼快又重逢了。」

蒙面人嘿嘿冷笑一聲，道：「又重逢？郡主弄錯了吧，我們還是首次碰面。」

郡主愣然一楞，穆里娜沒好氣的道：「孫掌櫃不是你殺的？」

蒙面人冷冷笑道：「老夫一向不做偷鷄摸狗的小事。」

穆里娜更加惱火，道：「你黑布蒙面，也談不上光明正大，是君子就將你的遮羞布扯下來。」

蒙面人怒道：「丫頭，好利的一張嘴

，郡主此來，該不會是只爲了逞口舌之利吧？」

郡主道：「是啊，閣下是該把東西拿出來了。」

蒙面人道：「別忙，老夫想先知道，我的條件妳是否全部接受！」

郡主毫不考慮的說：「十粒明珠，十萬両白銀，外加一把明月刀，一樣也少不了你的。」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難得郡主如此爽快，老夫也不跟妳兜圈子了，黑珍珠就在上面，請自己去看吧。」

順着蒙面人手指之處一看，郡主道：「在神像身上？」

蒙面人笑道：「妳不要忘記，黑珍珠本來就是金像的雙目。」

「對，對，這本郡主知道，可是金像呢？」

「那不就是金像嘛？」

「這明明是一尊泥塑的菩薩。」

「傻瓜才會將純金的金像原封不動的放在破廟裏。」

「你是說金像外面再塑以泥身？」

「郡主果然冰雪聰明。」

「你很高明，荒山野廟，蛛封塵積，正是藏寶的好地方。」

十惡婆在一旁插嘴道：「女娃兒，時間寶貴，想在起更前趕回客棧，就快點看吧！」

郡主也是這個意思，仰首上望，神像雙目烱烱有神，當即邁步向前走去。

穆里娜道：「這個地方好髒啊，郡主，讓我來。」

也不管郡主意下如何，嬌軀一閃，人已上了神案。

穆里娜拔下銀簪，凝目細觀，先敲一敲，聽到一陣金響玉振之聲，然後開始戳刺神像右目。

猛可間，一聲異響來自神像腹內，郡主一聲驚呼才喊出一聲，三支利箭已自神腹之內射出，穆里娜好妙的身手，一個斗翻下來。

饒她反應敏捷，應變及時，躲過了二支利箭，却被第三支射中左臂，穿肌透骨而過。

一時，急痛攻心，痛得她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郡主怒氣冲天的道：「哼！你們好卑鄙！」

一來不知黑珍珠是否眞假，二來又怕佛像內另有機關，話一出口，人已縱起，明月刀光輝燦爛，刀鋒過處，已由上而下削掉半個腦殼。

雙目已碎，只是兩顆普通黑寶石，郡主一不做，二不休，霎時十二個來回，積塵飛揚，泥土四散，一尊七八尺高的菩薩，瞬間便夷爲平地，那裏有什麼純金的金像。

直氣得波斯郡主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道：「你們設計騙人，究竟安的是什麼心？」

蒙面人陰惻惻的冷笑道：「因爲老夫看上了妳的明月刀，也看上了妳的人。」

郡主振刀劃出一個半弧，護在胸前，道：「明月刀乃是波斯之寶，並非中原之物。」

蒙面人露骨的說：「外來的東西更稀罕，波斯的妞兒更艷麗。」說話中，一雙色瞇瞇的眸子，不停的在郡主身上打轉。

穆里娜咬着牙斥責道：「哼！閉上你的狗嘴，你這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誰要是敢對我家郡主不敬，姑奶奶第一個就不答應。」

蒙面人鎭定如恆的道：「穆里娜，妳是泥菩薩過江了——自身難保，箭尖之上淬以劇毒，很難再活三個時辰。」

取出一個白色磁瓶一晃，又揣入懷中，繼道：「怎麼樣？郡主，只要妳點個頭，老夫就將解藥給她。」

「你作夢！」

穆里娜好烈的性子，話落劍起，自閉血脈，「咔嚓」一聲，已將一條左臂齊肘斬斷，郡主想阻止都來不及，戚然言道：「穆里娜，妳這是何苦？」

「斬掉這條毒臂，免得老賊拿奴婢的性命來要脅妳，咱們走。」

轉過身來，行沒三步，赫然發現廟門已被數名彪形大漢堵住，十惡婆陰陽怪氣的說道：「此處十面埋伏，就算長了翅膀也休想逃出我們主人的手掌心。」

一句話激怒了波斯郡主，道：「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十惡婆，有胆子妳不妨擋一擋。」

人隨刀進，跨步直往前闖。

十惡婆藝高人胆大，橫身强阻，郡主劃出一刀，十惡婆伸手就抓，郡主一聲冷笑，原式不變遞過去，十惡婆手法奇準，果眞抓住了明月刀尖。

可是，刀還不曾抓緊，一絲喜悅方自心田升起，刀鋒倏轉，血雨如注，十惡婆的三個手指頭已斷在明月刀下。

蒙面人看得一呆，道：「郡主好功夫，難怪波斯王肯授以重任，原來確實有點眞才實學。」

學字出口，招已出手，招式詭異，奇快奇準，郡主的眼皮子才一眨，蒙面人的劍已送到她面前三寸之處，急切間，橫身一躍，大驚失色的道：「你是徐一劍？」

蒙面人連攻三劍，道：「妳怎會想到老夫是徐一劍？」

郡主連連閃避，並未還手，道：「因爲你用的是『天龍劍法』。」

蒙面人似乎沒料到她如此精明心細，博學多聞，一出手就被人家識破了，攻勢爲之一頓，道：「天下劍法一大抄，女娃兒別看走了眼。」

郡主斬釘截鐵的道：「絕對錯不了，徐一劍的劍法與衆不同，一看就知。」

接着又道：「當然你不可能是徐一劍，徐一劍想必不會殺安樂公主的女兒。」

話是這麼說，其實她心眼裏並不敢完全否定他不是徐一劍，此言意在試探，看他的反應再作計較。

不知道蒙面人是不明白郡主此話的含意，還是一時間無法決定該如何表態，總之，他沒有反應。

然而，在郡主來說，沒有反應的本身，就是一種反應。

郡主一本正經的道：「你雖然不是徐一劍，但是我相信你認識徐一劍，你的『天龍劍法』無疑是從他那裏學來的，我問你，徐一劍的生死下落如何？」

蒙面人猛地虎吼一聲：「去問閻王吧！」長劍挽起一片寒芒，一口氣連攻十二劍，分襲郡主全身三十六處要害，劍劍强攻，招招殺手，剎那間整座山神廟悉在他劍氣籠罩之下，聲勢的確嚇人。

郡主見此情狀，心知不拚出個你死我活，絕難善罷甘休，當下不再多言，硬往上撞，明月刀光芒四射，立與蒙面人大打出手。

十惡婆也不甘寂寞，對穆里娜道：「妳也別閒着，老娘送妳上西天。」

紅影晃動，屈指如鈎，照準穆里娜的傷處抓過去。

穆里娜豈是好惹的，破口罵一句：「哼，憑妳還不配！」劍如蛇信吞吐，單挑她受傷的手猛砍。



郡主手持彎刀，飛撲檬面人。

蓮頭怪客竹劍俠

郡主主僕與蒙面人，十惡婆打得天昏地暗，難分難解，夏雨人、哈力克這一夥人同樣危疑震怖，高潮迭起。

原來，當郡主與穆里娜隨十惡婆離去後，哈力克本欲照郡主的指示，逕往前面鎭集投宿，夏雨人却力排衆議，鄭重其事的道：「十惡婆詭計多端，她幕後的主子可能更扎手，依老夫之見，我們應該跟下去，以防不測。」

哈力克道：「夏大俠所言固是，但我家郡主如此交代，萬一因而影响了郡主的安全，可如何是好？」

夏雨人振振有詞的說道：「當着十惡婆的面，郡主能怎麼說，遇事當知權宜變通，況且我們只是志在預防，只要十惡婆他們沒有不軌的意圖，咱們大可以不必現身。」

哈力克擊掌說道：「此計甚善，可謂神鬼莫測，大哥，就照着夏大俠的話去做吧？」

哈力克不再堅持，大夥兒隨即掉轉頭來，步入東邊山區。

驀在此刻，從山區叢樹之中，突如其來的冒出一羣橫眉豎目，携刀帶劍，身着黑色勁裝的大漢來，擋住去路。

來者人數甚多，約莫有三四十人，夏雨人正自驚詫問，面前人如風車，一陣走動，已被人團團包圍起來。

哈力克拔刀在手，當先喝問道：「你們要幹什麼？」

爲首者是一個戴斗笠的人，帽沿低垂，看不清他的廬山眞面目，聲音却亮如洪鐘，兇巴巴的道：「不幹什麼，想向各位借一樣東西。」

哈力克道：「借什麼東西？」

戴斗笠的人一指哈力克的天龍劍，道：「就是你手中的天龍劍。」

夏雨人橫掃全場一眼，道：「你們大概是與十惡婆同夥的吧？」

戴斗笠的人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兀自對哈力克道：「聰明人不應該做糊塗事，留下天龍劍，老夫願網開一面，給你們一條生路。」

哈力克臉一沉，喝問道：「假如不借呢？」

戴斗笠的人殺氣騰騰的道：「趕盡殺絕，血染黃沙！」

穆里娃扯直嗓門大聲嚷道：「別跟他們磨牙，咱們快殺出重圍，去馳援郡主要緊。」

說幹眞幹，拔劍直往前衝。

霍然，蓬！的一聲巨震，落葉繽紛，塵土飛揚，戴斗笠的人一掌就將穆里娃震得倒退回來，落地之後仍自搖搖晃晃站不穩脚。

戴斗笠的人掌力渾厚，一鳴驚人，大家不由皆爲之心頭一沉，哈力巴道：「郡主處境危急，咱們再不能躭擱，衝啊！」

身劍合一，一馬當先殺出去。哈力克、夏雨人、穆里娃，及至四名轎伕，也是同樣的心意，集中一點，奮力猛衝，其勢有如山崩海嘯，銳不可當。

可是，對手更厲害，戴斗笠的人一聲

喊殺，各種暗器立如飛蝗一般打過來，刀如山，劍如林，羣起而攻，密不透風。

不論是夏雨人，或是哈力克，都萬萬沒有想到，這一羣强盗不僅人多勢衆，尤其個個身懷絕技，一陣狂風暴雨過後，馬匹死了，轎子四分五裂，四名轎伕二死二傷。

而他們依舊停留在原地，難越雷池半步。

戴斗笠的人更是威風八面，功力之深，令人咋舌，一雙蒲團大手好似二隻大鐵扇，舞動起來樹倒草偃，威力十足，哈力克、哈力巴兄弟，在波斯是第一等的好手，在中原亦曾傲視武林，却始終突不破他的重重掌影。

一聲慘叫，一蓬鮮血，乂一名轎伕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哈力克青筋暴現，目眥欲裂，咬牙切齒的說道：「老賊，你好狠毒的心腸，你我萍水相逢，爲何要下此毒手？」

戴斗笠的人收住掌勢，陰惻惻的道：「不爲什麼，只爲了這把天龍劍，只要你們肯交出天龍劍，老夫立刻放你們走！」

銀虹一閃，光彩奪目，哈力巴巳亮出天龍劍，厲色說道：「天龍在此，有本事你來搶吧！」

「搶就搶，你以爲老夫不敢？」

這人好大的胆子，狠行虎步，探手就抓，哈力巴「袖裏乾坤」，斬他右腕，再變「赤胆屠龍」，往他脖子上抹，戴斗笠的人毫不退縮，一瞬間換了三個方位，攻出三掌。

說時遲，那時快，哈力巴的劍明明砍中了對方的腦袋，到最後落地的却僅僅是一片斗笠，猛覺左背部一陣奇痛，已被對方掌風掃中，一個踉蹌仆下去。

「拿劍來！」

戴斗笠的人得理不饒人，跨步欺身，天龍劍已在擧手可及之處。

此刻，夏雨人、哈力克，穆里娃正被羣盜以一重重的肉屏風擋住，彼此大打出手，縱有一千一萬個出手馳救之心，却自顧不暇，抽不出身來。

在附近的只有一名轎伕，不顧一切的撲過來，企圖强行攔阻，可惜忠義有餘，功力不足，頓成撲火的燈蛾，一張英俊的臉蛋，被對方一巴掌劈成爛柿子一樣，腦漿四溢而亡。

哈力巴甫自地上爬起半個身子來，戴斗笠者的蒲團大手巳壓在他的肩頭，另一隻手更老實不客氣的抓住天龍劍。

「住手！」

一聲暴喝，一條人影，好似神龍天馬一般，從半空中瀉落一個髮長盈尺，飄散胸前，致使耳目難辨，手執竹劍的怪人。

蓬頭之人動作飛快，功力更是駭人聽聞，一支竹劍，猛銳絕倫，連殺三名勁裝大漢後，劍尖直指戴斗笠者的心窩要害，後者不由大吃一驚，倒地翻滾出一丈多，儘管他應變够快，依然吃了苦頭，衣襟被削落一片，心胸間血跡殷紅。

有一名勁裝大漢失聲驚呼道：「是蓬頭俠！」

惡鬥登時全部靜止下來，無數道目光一齊投射在蓬頭俠身上，哈力巴死裏逃生，這才從容站起身來。

戴斗笠之人對蓬頭俠似是十分忌憚，惡形惡狀的說道：「這筆帳你家老爺爺會給你記上，總有一天會加倍討回來，失陪了！」

一招手：「咱們走！」立即率衆隱入樹叢之中。

蓬頭俠拔腿就追，聲音森冷凌厲：「老狗，不必等待他日，老夫今天就要爲河西走廊的商民討債索仇。」

夏雨人快步追上去，說道：「窮寇勿追，波斯郡主被十惡婆騙走了，請速施援手。」

從重重亂髮之中射出兩道精芒，蓬頭俠急急追問道：「郡主被十惡婆騙到那裏去了？」

哈力克道：「到山上去了，十惡婆的後面可能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傢伙。」

蓬頭俠喃喃自語道：「糟了！」

語聲一落，人巳拔空而起，接連二三個起落，便將哈力克等人遠遠拋在後頭，速度之快，身法之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山神廟內之戰巳進入決定性的最後階段，廟門口倒着三名彪形大漢，兩死一傷，更多的人仍堵在門口，飛鳥不入，滴水不漏。

穆里娜斷臂之後，拚死奮戰，這時候早巳是强弩之末，瀕臨油盡燈乾的邊緣，全身傷痕累累，氣喘如牛，非但帮不上郡主的忙，反而成爲她的累贅，往往爲了穆里娜的安全，屢涉奇險，若非她修爲有素，乂有一把削金碎玉的明月刀，可能早巳命歸九幽。

反觀幪面人與十惡婆，則攻守有序，進退井然，比波斯郡主要從容得多，况且乂有屬下數名高手助戰，郡主四面受敵，疲於奔命，敗亡似巳是指顧間事。

這種情形，穆里娜自然瞭然於胸，說道：「郡主，不要管我，妳一個人殺出去吧。」

郡主掃出一刀，道：「穆里娜，別說喪氣話，哈力克他們可能很快就會趕到這裏的。」

幪面人笑了，笑得黑巾顫抖，聲震屋宇，道：「他們永遠到不了山神廟，假如一切順利，天龍劍可能巳經換了主人。」

穆里娜聞言大駭，憤怒的火焰從脚底直衝髮尖，道：「我跟你拚了！」連人帶劍，不顧一切的撞上去。

勝則可喜，敗則也可免去郡主後顧之憂，趁機脫身，穆里娜的算盤不謂不精，無奈幪面人是隻成了精的老狐狸，早巳洞悉一切，輕輕拍出一掌，將她阻在五尺以外，道：「妳想死現在還不是時候，等老夫將明月刀弄到手後自會成全妳！」

這是什麼話，連死的自由也沒有，穆里娜掉轉劍尖，對準自己的心口，道：「你不殺我姑奶奶自己動手，但請郡主火速離開。」

腕上加力，用勁猛刺，郡主喝阻無效，想强行攔阻巳經來不及。

這眞是天下奇聞，穆里娜當眞是連自殺的自由也沒有，這一劍居然沒有刺下去，因爲劍尖被一支竹劍擋住了。

持竹劍的是一個披頭散髮的怪人，他是從屋樑之上飄然而下，現場高手如雲，

竟無一人事先警覺到。

單憑這一點，已足够使幪面人胆戰心驚。

「你是誰？」

「你是誰？」

二人爭先發問，各不相讓，一開始就是一個火爆場面。幪面人攻來一劍，蓬頭俠以竹劍相迎，郡主看得眞切，兩個人用的都是「天龍劍法」。

十惡婆擺着屁股，來到幪面人身邊道：「主人，這個老傢伙無名無姓，神出鬼沒，河西一帶的人稱他蓬頭俠，乂叫竹劍俠，專門跟咱們過不去，巳有不少弟兄死在他的劍下。」

郡主打量一下蓬頭俠，道：「多謝前輩援手，閣下可是徐一劍？」

「哈哈哈，」竹劍俠哈哈大笑道：「徐一劍早巳魂飛九天，骨化飛灰，姑娘說笑話了。」

甩一甩滿頭的亂髮，故意將自己的面貌遮死，乂道：「此非善地，請姑娘主僕速去，老夫願在此斷後。」

十惡婆粗聲大氣的道：「斷後？哼，斷命才是眞的，老娘今天要爲死難的弟兄們報仇。」

仗着人多勢衆，立即率衆蜂擁而上。

竹劍俠卓立原地未動，待羣賊攻至切近時，突發長嘯，劍如狂風，只見他的身形宛若陀螺一樣，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圓圈，飄出無數劍花。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劍花過處，血如泉湧，所有圍攻的四個人全部一劍畢命，傷口均在胸腹之間，長短一致，深可見骨，連十惡婆這等一流好手，亦未能倖免於難。

正因爲蓬頭俠武功太高，幪面人不敢戀戰，連幾句場面話都不曾留下，便領着幾名屬下悄然退走。

蓬頭俠却不肯放手，立即躡踪追了下去。

這些人動作好快，當波斯郡主，穆里娜追至山神廟外時，兩撥子人早巳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倒是另一批人，夏雨人、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娃巳繞過山脚，正往山上狂奔，郡主向大家招招手，邁步奔下山去。

四名轎夫之死，頗令郡主傷心，就地草草掩埋後，便即投宿鎭集客棧中。

郡主一直心事重重，用過晚飯後，將大家召集在她的客房內，對夏雨人說道：「夏大俠，我想再鄭重請教，徐一劍是否你親手埋的？」

夏雨人回答道：「沒錯，是我親手埋的。」

郡主疑雲滿面的道：「這就奇了，徐一劍既然早巳死亡，中原怎麼還會有人懂得天龍劍法，而且還不止一個？」

這是一個謎，一個無法解開的謎。

另一個謎是，殺死孫掌櫃的幪面人，與出現在山神廟的幪面人，是同一個人？還是不相干的兩個人？由於當時匆匆一瞥，郡主也無法肯定。

山神廟的幪面人，與天殘老怪的合夥人是同一個人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是如何得知有關黑珍珠的一切？

戴斗笠的人是誰？

蓬頭俠乂是何許人？

黑珍珠究竟下落何方？

問題紛至沓來，剪不斷，理還亂，大家討論了半天，還是找不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來。

穆里娃正在爲穆里娜裹傷，正經八百的說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歸根結底，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別再討論這些煩人的事，郡主的暖轎巳毀，四名轎夫也一命歸陰，應該趕快再買一頂轎子，請四個轎夫才是。」

郡主欠身笑道：「不必了，黑珍珠飛鴻冥冥，我那還有心情再坐轎代步，哈力克快去交代店家，痲煩他替我們買一匹好馬。」

夏雨天伸手一拉哈力克，道：「多謝郡主盛情，適才與那羣魔崽子活動了一下筋骨，覺得差不多巳經全好了，用不到再買馬匹代步，反正此去河西，僅餘二三天的路程，很快就到了。」

他這兒餘音未落，「篤！篤！篤！」房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叩門聲，哈力巴欺至門側，道：「誰？」

門外有一個熟悉的聲音答道：「我，獨眼怪客。」

另一個聲音接口道：「還有我老人家天殘叟。」

哈力克打開房門，二怪跨步而入，隨乂將門關好，還下了門。

哈力巴雙眼一瞪，道：「你們想幹什麼？」

獨眼怪客找了張椅子坐在窻下，神秘的道：「事關機密，關起門來好說話。」

穆里娜刷的拔劍在手，指着他的鼻子道：「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十惡婆與你們的合夥人設下陷阱，我們郡主差點命喪山神廟，你還有胆子再來談生意？」

天殘老怪就站在房門口，背貼着門板，道：「此事我老人家也有一個耳聞，我們與十惡婆八桿子也打不着。」

哈力克道：「你們不是一夥的？」

獨眼老怪推開穆里娜的劍，道：「河水不犯井水。」

穆里娜道：「莫非出現山神廟的幪面客不是你們的合夥人？」

天殘老怪道：「龍交龍，鳳交鳳，和那個老騷婆打交道的都是下三濫，怎能與我們的合夥人相提並論。」

郡主道：「奇怪，我們之間談論的事，他們怎麼知道的那樣清楚？」

獨眼怪客道：「江湖上的事，隔牆有耳，一日千里，這不足爲奇。」

郡主道：「你姑妄言之，本郡主姑妄聽之，此事暫且擱下不提，談談你們的來意吧。」

天殘老怪說道：「我們是來履行承諾的。」

郡主鳳目一翻，道：「該不是又叫本郡主去荒山野地去看黑珍珠吧？」

獨眼怪客道：「請別拿十惡婆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合夥人，吣！眞正的黑珍珠我老人家巳經帶來了。」

果然，大家眼前一亮，獨眼怪客的手掌一展，一顆通體烏黑，閃閃發光，大如人目的黑色珍珠巳托在他的掌心之上。

儘管，這一顆珠子與衆不同，但她受

騙的次數太多，却不敢輕易置信，神態自若的道：「一顆還是兩顆？」

獨眼怪客道：「目前只有一顆，假如生意成交，自然是一對。」

「我可以看看嗎？」

「當然可以，但不能白看。」

「看一看也要代價？」

「不是代價，是希望郡主拿一樣東西作抵押。」

「什麼東西？」

「明月刀。」

「明月刀？」

郡主略作考慮，解下明月刀遞過去。

獨眼怪客還眞規矩，一手接刀，一手將黑珍珠交給波斯郡主。

他並未拔刀，手一揚，將明月刀擲出窗外去。

哈力克大吃一驚，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拔腿就往外衝。

天殘老怪堵在門口不讓，道：「別毛躁，郡主要鑑定眞僞，我們的合夥人同樣要品評一下明月刀，免得吃虧上當。」

郡主臉色數變，目注窗外，道：「尊駕既然來了，何不現身一見？」

窗外有一個顯然是經過變音的蒼老聲音說道：「生意談成之後，我們也許會長相厮守，不必急在一時。」

郡主並沒有聽出他這一句話的含意，說道：「明月刀乃波斯名刀，閣下還滿意吧？」

窗外閃起一縷刀光，接着是一陣金振玉震之聲，蒼老的聲音說道：「很好，果然是一把難得一見的好刀。不知郡主鑑定的如何？」

郡主經過目視、指彈。簪刺、劍戳後激動的說：「的確是本郡主所要的波斯瑰寶黑珍珠。是如何落到閣下手中的？徐一劍可是你下的毒手？金像現在何處？」

「郡主，我們現在是在談生意，希望不要將話扯得太遠。」

「並不遠，本郡主是要你明白，黑珍珠本來就是我們波斯的東西。」

「現在則是老夫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好吧，你說，要什麼條件？只要不太苛刻，本郡主願意付出相當代價。」

「明珠十粒，白銀十萬兩，外加一把明月刀，這是郡主答應的，對不對？」

「本郡主說話算話，絕不反悔。」

「可是，老夫却覺得太便宜，想附加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的胃口眞大，還有要求？」

「小事，小事……希望郡主能嫁給老夫。」

此話一出，夏雨人、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皆怒火冲天，亮出了傢伙，穆里娜搶先說道：「放屁，我家郡主乃是金枝玉葉，豈會下嫁於你，山神廟裏的幪面客想吃天鵝肉，現在你這個老小子又打歪主意，我看你們都不是好東西，姑娘我活劈了你！」

怒火中燒，越說越氣，長劍抖出一團劍花，撲向前窗。

「放肆！」

還沒來得及到達窗前，就被獨眼怪客猛銳的掌浪截住了。

他的合夥人又在窗外說道：「生意不成仁義在，老夫絕無半點强求的意思，也不急於尋求肯定答案，妳盡可以好好考慮，老夫願隨時敬候佳音，明月刀拿去，黑珍珠亦請璧還。」

言畢，明月刀刀柄向內，從原來的破洞伸進來。

郡主遲疑一下，雙手齊出，在將黑珍珠擲還獨眼怪客的同時，另一隻手已抓住了明月刀。

「給我看牢這兩個老東西！」

語聲未落，郡主已破窗而出，獨眼怪客想攔都攔不住，動作迅急，身法曼妙，兼而有之。

眼前正是跨院的院子，有一道月門通往前院，只見一條黑色人影一閃而沒，而身後的屋內已傳來激烈的打鬥聲，郡主連回頭看一下的工夫都不肯浪費，便卯足那人追下去。

眞巧，甫至月門，有一輛鏢車恰好推進來，待鏢車通過，衝到前院時，院子裏已空無一人。

却見屋面之上有一夜行人正越屋而奔，郡主嬌叱連聲，身如乳燕，接連三個起落，已追至切近，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銀虹飛竄，金風貫耳，明月刀連攻三招。

前面的夜行人猝然受襲，猛地一個急轉身，奇巧無比的閃讓開去，愕然言道：「姑娘爲何在身後偷襲？」

郡主沒料到，老怪的合夥人竟然是一個英挺俊拔的年輕人，刀鋒一緊，又是三招快攻，道：「你少裝蒜，不將一切交代清楚，今夜你就休想離此一步。」

波斯郡主乃是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這一全力撲擊，自是猛銳絕倫，那年輕人躲無可躲，避無可避，乍然抽出一把七環寶刀來，「鏗鏘」一聲，硬將郡主的明月刀架住，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請姑娘把話說清楚。」

能够在全力撲擊下架住明月刀，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郡主聞言報以一聲冷笑，道：「明人不做暗事，說，徐一劍是不是被你害死？金像現在何處？另一顆黑珍珠又在什麼地方？」

那人「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妳原來就是大鬧中原武林的波斯郡主。」

這話頗使郡主感到意外，道：「閣下又是何方神聖？」

那人一本正經的回答道：「在下石恨天。」

右前方的巷內突然傳來一陣金鐵撞擊之聲，哈力巴從另一邊兜過來，在巷子裏堵住了一個商旅打扮的紫衣少女，不問青紅皂白就幹上了。

哈力巴攻勢凌厲，一出手就是十二招快攻，霎時間小巷之內盡爲劍氣所籠罩，聲威赫赫，來勢洶洶，口中揚聲說道：「郡主，老怪的合夥人還不止一個，共是一男一女。」

對方紫衣少女一點也不含糊，一招「分花拂柳」，硬將他漫天的劍勢打散，劍招倏變，「左右逢源」，哈力巴但覺虎口發麻，劍尖被撞歪五六寸，少女劍化「白蛇吐信」，鋒利的劍尖已抵住哈力巴的心窩，道：「你在胡說些什麼，姑奶奶會是

老怪的合夥人？」

哈力巴道：「我親眼見妳從屋頂上慌慌張張的跳下來，難道不是？」

郡主已來到巷子一側屋面上，接口說道：「當然不是，『武林稱雌雄，江湖定一尊，女的冷小鳳，男的石恨天』，他們是中原武林的第一等好漢，第一等俠女——一條龍石恨天，與金鳳凰冷小鳳。」

冷小鳳彈身上屋，石恨天爲雙方引見，哈力巴說道：「眞對不起，是小可誤會了。」

冷小鳳笑道：「其實這也不能全怪你，我們發現從跨院衝出一個人來，越屋而去，覺得形跡可疑，故而隨後追趕，沒想到你們也在追趕同一個人，自然會疑竇叢生。」

郡主道：「此人是何模樣，看清楚沒有？」

石恨天道：「夜色昏黯，那人又極匆忙，印象中只能判斷是一個四五十歲的男子，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

郡主道：「此非談話之所，可否換一個地方再作長談，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尚在本郡主客房之內，問一問他們也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四個人立即翻身下屋，回到跨院客房內。

眼前桌倒椅翻，一片零亂，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郡主正自驚愕間，夏雨人、哈力克等人已相繼折返，郡主劈頭就說：「發生什麼事了？怎麼未見兩個老怪物。」

哈力克誠恐誠惶的道：「二怪功力深厚，難惹難纏，被他們奪門而逃，追了半天也追不到，請郡主恕罪。」

郡主環視衆人一眼，面上表情全無的說道：「算了，這兩個老東西的確不是易與之輩，本郡主不怪你們就是了，來，我給大家介紹兩位中原武林第一流的英雄人物。」

立將一條龍石恨天，金鳳凰冷小鳳介紹給大家，態度虔誠，語多褒奬，極盡恭維禮敬之能事。

接着，又一一引見夏雨人、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給二人認識，石恨天，冷小鳳之名如雷貫耳，夏雨人等更是讚譽有加。

冷小鳳笑道：「郡主遠在波斯，對中原武林的大勢竟瞭如指掌，這就難怪一入嘉峪關便轟動武林，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實在令人佩服。」

郡主肅客入座，謙恭有禮的道：「那裏，小妹雖名爲波斯郡主，其實是半個漢人，故而從小就關心中原之事，經常與前往波斯的商旅，武師保持接觸，久而久之，江湖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幾乎耳熟能詳，至於挑戰劍手，斷人寶劍等情，實情非得已，尚祈海量包涵。」

石恨天道：「此事石某已有個耳聞，郡主好像是在尋找天龍劍、黑珍珠，但不知徐一劍與郡主母女究竟是何關係？波斯王王冠上的黑珍珠，以及天龍劍怎會任由西湖劍俠携來中原？」

郡主深沉的喟嘆一聲，道：「實不相瞞，徐一劍是我生身的父親，我的名字叫徐利亞，是父親他老人家給我取的。」

冷小鳳大感意外，料想中徐一劍必有一段不平凡的際遇，道：「談談令尊吧，徐大俠怎麼會認識安樂公主？」

郡主徐利亞道：「家父徐一劍原本是杭州絲商駱大富的護衛隊長，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與家母邂逅，二人一見鍾情，很快便墜入情網，爲此，家父辭去護衛之職，陪着家母遍歷波斯名山大川，不久，二人便論及婚嫁。」

石恨天道：「於是，徐大俠就娶了波斯老王身邊最紅也最漂亮的安樂公主？」

徐利亞沉重的搖搖頭，悲聲言道：「要是這樣順利就好了，也不會有往後的連串風波，格於王室的規矩，公主根本不可能下嫁平民，尤其是外人，波斯老王聞訊之後勃然大怒，馬上傳下令諭，命令家父立刻回國，不得再與家母來往。」

冷小鳳聽得入神，不由爲徐一劍、安樂公主的處境焦急起來，道：「徐大俠是否眞的離開了波斯？」

郡主道：「君命如山，家母苦苦哀求無效，只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夏雨人插嘴道：「天龍劍與黑珍珠，又怎會由徐一劍帶來中原？」

郡主徐利亞沉思有頃，說道：「這時候家母已身懷六甲，對家父情意彌堅，無形中對波斯老王，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產生怨恨，於是，召請金匠，按照公主身材容貌打造了一尊金像，黑珍珠就鑲嵌在金像眼眶之內，以爲紀念，並以天龍劍相贈，親送家父回國，作爲對波斯老王的一種報復。」

冷小鳳道：「素聞天龍，明月，黑珍珠乃波斯三寶，老王會不知道？」

徐利亞道：「不知道，因爲這兩樣寶貝平時不用，一直存放在寶庫之內，只有新王登基時才用得着。」

石恨天道：「聽說老王駕崩，新王即將登基？」

郡主道：「正因爲情勢十萬火急，我才匆匆東來。」

「妳是說新王尚不知道寶物失落之事麼？」

「已經知道了，是家母親口招認的，新王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大爲震怒，已將公主拿下，打入天牢，命令我在三月之內取回失物，否則就會送上斷頭台。」

「郡主母女一直以來沒有徐大俠的消息？」

「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但據夏大俠所言，家父可能早已作古。」

「安樂公主亦未再改嫁。」

「是的，老王曾勒令成婚，但爲家母峻拒。」

「烈女貞婦，令人起敬。」

「現在天龍劍業已尋獲，黑珍珠也有了一點眉目，只是老賊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莫測高深，素聞兩位俠名遠播，可否慨施援手，以竟全功？」

冷小鳳道：「我們此來，就是爲了追查河西走廊一帶刦殺商旅的元兇主犯，如果我的判斷不錯，搶刦徐一劍的人，很可能就是要賣黑珍珠給妳的那個人，甚至刦殺商旅的盜匪也是他們的同夥，彼此目標相同，我們自當盡力而爲。」

徐利亞鄭重致謝，石恨天忽將聲音壓

低了一些，道：「我們這一次是喬裝成商旅模樣，跟着太原神武鏢局的鏢車來的，明天就要起程直奔河西走廊，爲了避免惹人注目，最好不要結伴而行，只要在暗中互通聲息就够了，我相信老怪幕後的那個神秘人物還會再出現，只要逮住他，這個結大概差不多就可以解開了。」

向大家道過晚安，立與冷小鳳攜手離去。

挖墳掘墓尋根苗

一大清早。

風清雲淡。

河西走廊北古城附近的山上，靠近一株老松樹下的小土丘前，波斯郡主徐利亞全身縞素的跪在地上，燒着錫薄冥紙。

她淚流滿面，口中不停的喃喃自語着，大家雖然聽不清她說些什麼，但料想不外乎是一些思念親人，悼念亡父的詞句，態度虔誠，不勝憂傷之至。

將所有的錫薄冥紙燒完，香火燃盡後，徐利亞磕了三個響頭，拭乾眼淚對哈力克、哈力巴說道：「好了，開始挖吧。」

哈力克、哈力巴齊聲應諾，拿起帶來的鋤頭就挖。

夏雨人道：「郡主，死者入土爲安，老夫以爲還是讓徐大俠長眠於此較佳。」

徐利亞早有成竹在胸，道：「臨行前，家母曾鄭重交代，活要見人，死要見骨，我必須將先父的骨骸運回波斯，這就是家母最大的心願。」

夏雨人見她孝心可感，頻頻頷首稱善，沒再表示什麼。

墓穴並不深，且無棺木，很快就挖到預期中的屍體下面。

可是，整個墓穴之內，除了黃土之外還是黃土，沒有看到一片腐衣，一縷脫髮，也沒見到一顆牙齒，當然，更不曾出現半根骨骸。

整個洞穴，與附近的土色幾乎並無二致，看不出任何曾經埋過人的痕跡。

郡主徐利亞臉色蒼白的說道：「是不是夏大俠記錯地方了？」

夏雨人指着面前的老松道：「絕對錯不了，郡主請看，這一個十字，是二十年前老夫用天龍劍畫上去的，至今仍依稀可辨。」

徐利亞道：「可是，怎麼會屍骨無存呢？」

夏雨人困惑不解的道：「這老夫就不清楚了，夏某記得清清楚楚，明明將徐大俠埋葬在此，當時由於事出倉促，洞穴不深，覆土也不厚，難道——」

徐利亞神色惶急的問道：「難道怎麼樣？」

夏雨人說道：「會不會是被野狠拖走了？」

哈力克、哈力巴已齊聲說道：「荒山野地的，這的確大有可能。」

徐利亞戚容滿面，一語不發，穆里娜臨深履薄的說道：「事隔多年，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請郡主切勿過份悲傷，當務之急莫過於趕快尋回黑珍珠，爲徐老前輩報仇。」

郡主長長的仰天吁了一口氣，藉以舒散一下胸中的鬱悶，道：「夏大俠，這附近可有尼庵？」

夏雨人一怔，說道：「郡主找尼庵作甚？」

徐利亞道：「夏大俠不是曾經提起，先父臨終時說過『尼姑』二字？」

「是呀，徐大俠曾提及尼姑二字，郡主以爲這件案子是女尼所爲！」

「是否如此，現在言之尚早，但先父既然提到尼姑二字，必與女尼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欲明眞相，只有遍尋附近的尼庵一途。」

夏雨人想一想，道：「此處地處偏僻，附近並無任何寺廟，最近的一座大悲寺也在三十里以外。」

郡主徐利亞說道：「大悲寺可有女尼嗎？」

夏雨人道：「大悲寺最初本來就是一座尼庵，後來規模擴大後才有和尙，現在據說是一座僧尼都有的大廟，香火還很鼎盛。」

徐利亞道：「在那兒？」

夏雨人指着前面的一座高山，道：「聽說就在那一座深山之內，夏某也沒有去過。」

郡主道：「謝謝你，夏大俠，請就此辭，我們主僕這就去往大悲寺瞧瞧，至於天龍劍——」

夏雨人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搶先說道：「天龍劍本來就是波斯之物，現在物歸原主，自是理所當然，至於大悲寺之行，還是由老夫領路吧，起碼問起路來也方便得多。」不管郡主意下如何，領頭朝西方行去。

郡主自亦不便再堅持己見，跟着他放步而去。

何消個把時辰，便巳身在大悲寺中。

飛簷插天，殿宇連雲，氣派的確不小，香客遊人如鯽，梵唱之聲不絕如縷，好一幅熱鬧景象。

徐利亞主僕信步所之，兜了大半個圈子，見到不少和尙，却始終未見到半個比丘尼。

穆里娃甚覺詫異，找來一名和尙問道：「請問這位大師父，聽說貴寺僧尼都有，怎麼沒見到一位師太？」

和尙打量一下徐利亞主僕，目現異采，道：「本寺戒規森嚴，僧尼不許雜處，所有的女尼全部集中在後殿參禪。」

打了一個稽首，兀自走進側面的佛堂去。

徐利亞主僕繼續前行，通過一道花徑，兩個大香爐，踏着石板路走不到十數丈，一座更高更大的佛殿便橫亘眼前，穆里娜突然指着殿內的一尊仙女像說道：「郡主，那一尊菩薩的眼睛好亮。」

哈力巴也接着說道：「這尊仙女像好奇怪，無論身材，容貌都與我們安樂公主有幾分神似。」

徐利亞仰首一望，神色大變，不待哈力巴話畢，早巳快步衝進佛殿去。

這是一尊立像，全身潔白如雪，約與人身等高，雙目一隻精芒閃爍，另一隻眼睛則晦暗不明，容貌與安樂公主確有三分神似，身材則稍嫌肥胖。

過分的激動，徐利亞全身都在不停的顫抖着，口中呢喃自語道：「太像了，的確太像了。」

夏雨人道：「郡主覺得這座仙女像就是徐一劍帶回來的金像？」

郡主入神的道：「太傳神了，單憑想像，不可能如此唯妙唯肖。」

穆里娜道：「郡主，金像乃純金打造，是黃的，這是白的呀。」

郡主笑道：「傻丫頭，黃的可以塗白的。」

哈力巴道：「可不是嗎，瘦的也可以加胖。」

穆里娜又道：「這兩個眼睛怎麼不一樣？莫非老怪的合夥人帶去的那一顆黑珍珠，就是從這裏挖去的？」

徐利亞微頷螓首道：「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哈力克趨前說道：「郡主，是眞是假，上去一試便可知，大可不必在此評頭論足。」

說到做到，越過香案，直向神龕走過去。

郡主等人也是同樣的心意，接踵魚貫而行。

「阿彌陀佛！」猛可間，神龕的後面響起一聲洪亮的誦佛聲，有一個頭戴船型佛字帽，肩披鑲金大紅袈裟，寶相莊嚴，道貌岸然的老和尙邁步走出來，雙掌合十的道：「瞻仰仙佛，請保持距離，以免褻瀆神明。」

郡主上前一步，道：「小女子波斯郡主徐利亞，這位是夏雨人夏大俠，其餘四人都是本郡主的侍衞婢僕，請教老禪師上下如何稱呼？」

老和尙目蘊精光，語聲沉穩有力：「老衲大悲寺住持元通。」

郡主深施一禮，道：「啊，原來是住持方丈，貴寺佔地廣闊，殿宇壯盛，建寺的時間一定很久了吧！」

元通住持屈指計算一下，道：「差不多巳有三百年的歷史，老衲巳是大悲寺第十六代掌門。」

夏雨人大爲不解，道：「夏某亦爲涼州人氏，距此不足百里，據聞大悲寺原爲尼庵，不知是否確實？」

元通住持目注夏雨人，含笑說道：「夏施主所言不差，本寺以前確以女尼爲主，住持一職亦爲女流，唯因地處荒野，尼姑不耐清苦，多較往繁華都市，又兼本寺擴充過速，致成僧多尼少的局面，老衲本出身少林，遊方至此被羣僧推爲住持，忽忽巳二十寒暑。」

徐利亞見這佛殿的門窗香案等尙新，道：「這座寶殿沒有三百年的歷史吧？」

元通道：「本殿爲後來擴建的，只有五十年的光景。」

郡主一怔，問道：「包括這尊仙女神像？」

元通笑道：「當然，寶殿一成，仙女便供奉在此。」

「沒有移動？」

「從未移動！」

「奇怪，這一雙佛眼，怎麼會一明一暗？」

「這不足爲奇，是因爲一隻眼珠子壞了，一時找不到上好的墨晶，故而明暗有別。」

「方丈是說新換的那隻眼珠子較爲晦暗？」

「不錯，主要是質地太差的關係。」

「方丈，波斯女子有個不情之請，可否容我上去細加瞻仰？」

「禮神敬佛，心到即可，有這個必要嗎？」

「實不相瞞，波斯國國寺之內遺失一尊仙女像，與此頗爲相似，故而有此唐突之請，尙祈玉成，倘非波斯菩薩，願齋戒三天，面壁十日賠罪。」

說來誠誠懇懇，元通住持不由爲之動容，心念三轉而決，笑呵呵的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當不會怪罪女施主的唐突冒瀆，若爲波斯之物，老衲自當僱工護送回國。請！請！」

大夥兒沒料到元通會這麼痛快，相顧一笑，紛紛走上前去。

就在他們走到神龕之前數尺時，霍然，耳畔傳來一陣「軋軋」之聲，一個念頭還不曾轉過來，猛覺脚下一虛，巳全部掉進一個深坑中去。

「軋——」郡主好快的反應，虛空拔起，本欲倒縱而出，元通開動機關，立被一道厚厚的鐵板擋回去。

約莫墜下五六丈深，大家才脚落實地，地下別有乾坤，地方亦頗寬敞，郡主展目四顧，馬上發現，牆角之上置有一榻，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尼正在榻上盤膝打坐，老尼的雙手雙脚之上皆繫有粗逾兒臂的鐵鍊。

半晌，老尼才悠悠醒轉，睜開雙目，當她看到眼前的六個不速之客時，表情却意外的鎭定木然，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還是夏雨人先開了口，上前說道：「老師太怎麼會在此打坐，可是被元通所囚困？」

一陣鐵鍊叮噹之聲過後，老尼跳下床來，道：「大悲寺早巳被元通那個淫賊及其手下鷹犬所把持，不是他還會有誰？這個陷人坑巳不知被他害死了多少人，諸位陷身險地，恐怕很難活過三天。」

郡主聞言心頭一震，一股從未有過的寒意，直從脚底升上來，說道：「敢問老師太，是在什麼情形之下被元通囚禁在此的？」

老尼一聲長歎，又坐回到床沿上，慢條斯理的說道：「唉！此事說來話長，只因多管了一樁閑事，才惹來毀宗滅派的橫禍。」

郡主道：「是什麼閑事？」

老尼道：「多少年前，貧尼率門下弟子數人，路過北古城近郊官道，見一年輕俠士，被一蒙面盜率衆圍攻，一時義憤，遂拔刀相助，詎料，蒙面盜武功奇高，手下亦非泛泛，逞強的結果，非但白白犧牲了數名弟子的性命，貧尼亦成爲階下囚，進而被他們進佔大悲寺，據爲刦殺擄掠的大本營。」

郡主血脈賁張，心緒立爲老師太的話題拉緊，道：「老師太原來是大悲寺的住持？」

老尼黯然的點點頭，道：「貧尼清風，原爲大悲寺第十五代掌門。」

郡主道：「晚輩徐利亞，我想知道，

那位年輕俠士是否叫徐一劍？」

清風師太回想一下，道：「貧尼想起來了，他是自稱叫徐一劍。」

「他是隻身一人，還是帶着有什麼東西？」

「趕着一輛馬車，上面有一個大木箱，後來才知道裏面裝着一尊金像。」

「金像流落何處？」

「經過改裝之後，就擺在這洞穴的上面。」

「這座佛殿不是舊有建築吧？」

「是元通老賊新建的，裏面機關密佈，專爲害人而設。」

「元通就是老師太所說的那個蒙面人嗎？」

「不！他不曾蒙面，似乎也不是元兇，眞正的主謀者好像是那個蒙面人。」

「除元通之外，當時還有那些邪魔歪道？」

「據貧尼的記憶所及，至少還有獨眼怪客、天殘老怪、十惡婆等三個主要魔頭了。」

「他們果然是一夥的，那徐一劍勢孤力單，縱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抵擋不住羣魔的聯手合擊。」

「事實正是如此，交手不足三十合，便傷痕累累，一張英俊的臉蛋兒更是面目全非，貧尼師徒雖奮力援救，也不過是白白的多葬送幾條性命而已！」

「那徐一劍可是命喪當場？」

「他神功蓋世，英勇異常，貧尼親眼見他趁夜暗逃到山上去了。」

郡主徐利亞心中暗想：「啊，這就對了，這就對了，夏大俠所言不假，難怪父親臨終會說出尼姑二字，原來大悲寺的女尼曾爲他老人家付出血的代價。」

道出自己的身份來歷，向清風師太鄭重謝過義助大恩，然後正容說道：「大悲寺的不幸，利亞痛如身受，元通竊佔貴寺後，大悲寺原有的女尼不知如何處理？我們入寺之後好像不曾見到一個比丘尼。」

清風師太歎息一聲，道：「此事說來令人痛心疾首，那元通老賊是有名的花和尚，被逐出少林後，更加肆無忌憚，霸佔大悲寺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所有的女尼全部集中起來，企圖玷污染指。」

夏雨人氣憤難忍的道：「這簡直太不像話了，後來結果如何？」

清風師太道：「結果，意志薄弱的，禁不起老賊的威逼利誘，被他們玩於股掌之上，絕大多數堅貞剛烈，或自絕，或則被老賊殘殺，時至今日，僅僅剩下老尼一個人尚苟活於世。」

哈力克的目光朝四下掃視一遍，除頭頂之上有一鐵窗外，四壁光滑，全係巨石砌成，並無通路，道：「老師太，這兒似乎沒有通路？」

清風師太指着左上方說道：「有，那上面有一道鐵門，放下梯子來便可出入，三餐的飲食便是從那裏送進來的。」

哈力巴劍眉雙挑的說道：「有通路那就好辦，老賊一旦現身，咱們就合力殺出去。」

清風師太唉聲一歎，說道：「不可能的，老賊不會傻到放梯子下來請你們往上衝。」

穆里娃一振手中寶劍，作了一個衝鋒陷陣的架式，道：「不放梯子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門一打開，咱們就有機會脫身。」

清風師太加重語氣道：「難，難，太難了！鐵門太小，高達數丈，戒備又極森嚴，除非有第一流的輕功，第一流的絕技，再加上第一流的兵刃，否則，絕無成功的可能。」

郡主徐利亞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老師太，晚輩剛才忘記請教，陷害先父的那個蒙面人究竟是誰？」

清風師太道：「不知道，不過，如果貧尼的判斷不錯，河西走廊一帶的刦殺慘案，十九都是他一個人一手包辦的。」

夏雨人靈機一動，道：「這樣說來，大悲寺應該是他的大本營，理當經常出入才是？」

清風師太道：「那是自然，只是自從貧尼被囚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面。你們想必都已經看到了，大悲寺雖爲賊窩，表面上却香火鼎盛，是善男信女心目中的佛地，老賊詭詐百出，最擅掩飾，由此可見一斑。」

穆里娜道：「郡主，照這種情形看起來，搶刦金像、殺害孫掌櫃，出現山神廟，乃至二怪的合夥人，很可能就是同一個人。」

郡主「嗯」了一聲，道：「而且，此人必與先父熟識，不然不可能學會天龍劍法，同時，對我們的來意行踪，似亦一清二楚，換言之，本郡主懷疑他也是我們熟識的人。」

哈力克、哈力巴兄弟齊聲說道：「會是誰呢？雷震天？苗人俊？佛海大師？還是鐵掌震西湖王桐？」

一語甫畢，左上方壁上「鏗鏘」一聲，啓開一道小鐵門，射進一縷亮光，元通和尚當門而立，不乾不淨的說道：「老尼姑，怎麼樣？想通了沒有？只要答應陪老衲上床睡覺，共效于飛，貧僧就放妳出來，這大悲寺少不了還有妳的半壁江山。」

清風師太破口大罵道：「閉上你的狗嘴，貧尼身在佛門，六根清淨，抵死也不會如你的願。」

元通和尚笑聲如雷的說道：「既然不肯與老衲燕好，留着妳也沒有用，何不自行了斷，免得貧僧多費手脚。反正地窖之內又添嬌客，少妳一個老姑婆也不會打饑荒。」

清風師太怒目圓睜的道：「元通，貧尼現在還不想死，要親眼見你血流五步，挫骨揚灰。」

元通哈哈大笑道：「清風，妳這是作夢，不陪老衲上床，只有上西天的一條死路！」

言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笑聲中，哈力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猛地拔身而起，天龍劍化出一道劍光，直逼元通上盤要害。

哈力克好棒的輕功，好似衝天火炮，一炮而起，森寒的劍氣眼看就要竄到元通身上去，元通臉一沉，道：「你他媽的這是找死！」

砰！的一聲，順手關起厚鐵門，砰！又是一聲，哈力克撞上鐵門，一個倒栽葱

，被反震下來，天龍劍威力無邊，空自在厚鐵門上留下一個窟窿。

一撞之下，哈力克可吃了大苦頭，眼冒金星，頭上隆起一個大包來，落地之後一陣搖晃，差點栽倒。

咿呀一聲，鐵門又打開了，元通探進半個頭來，粗野的說道：「小子，你省點力氣歇着吧，撞死了可沒有人來替你收屍的！」

哈力克聞言大怒，方待彈身再闖鬼門關，郡主及時攔阻道：「哈力克，別逞血氣之勇，此時脫身的機會等於零。」

元通趾高氣揚的道：「哈哈，還是郡主姑娘聰明，艷若桃李，心細如絲，莫怪我們頭兒會被妳迷得神魂顛倒，果然是一個出色的大美人，等一下我家的頭兒一到，今夜一定會挑燈『夜戰』，好好的招待妳。」

話剛說完，一名面部帶疤的走進地下暗門，擠眉弄眼的說道：「啓稟掌門方丈，又有一頭肥羊上門了。」

元通關好鐵門，交代外面的手下小心守護，一面踏着夜色向外走，一面說道：「是香客？還是商旅？」

和尚道：「是神武鏢局的總鏢師羅四海押着三輛鏢車，入寺借宿。」

元通眉頭一皺，道：「只有三輛？那一定是紅貨。」

和尚扮了一個鬼臉，道：「那還用說，據傳是官府的餉銀，及一名大官的珠寶呢。」

二人相視一笑，不再言語，放步直往前行。

錯將仇人當恩人

鏢車就停在寺內廣場上，除總鏢師鐵掌金鈎羅四海外，尚有三名鏢師，四名趟子手，及六名脚夫。另外還有兩位商人打扮的男女，無疑是一條龍石恨天，及金鳳凰冷小鳳。

和尚領着元通大步而來，行至鏢車附近才停下來，和尚中規中矩的說道：「這位就是敝寺的掌門方丈，諸位施主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羅四海拱着手，恭恭敬敬的道：「老夫神武鏢局羅四海，只因押鏢路過此地，沒料到山下的村鎮俱已搬遷一空，食宿無地，不得已而投奔來此，尚祈老禪師行個方便，借宿一宵。」

元通雙掌合十，滿臉堆笑道：「出家之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食宿都沒有問題，只是——」目注鏢車，忽然住口不言。

羅四海愕然一驚，道：「老禪師可是有什麼顧忌？」

元通道：「顧忌倒沒有，只是這一帶近年來頗不平靜，常有盜匪出沒，萬一老檀越所押鏢車出事，貧僧可担當不起。」

羅四海望了石恨天一眼，道：「鏢車之事，無庸方丈掛心，羅某自當格外留意，倘有不測，應亦與大悲寺無涉。」

「老檀越這樣說，貧僧就放心了。」元通的目光凝注在石恨天，冷小鳳的身上，道：「但不知這兩位施主可是鏢物的主人？」

石恨天打了一個哈哈，道：「不是，不是，在下兄妹是打算到西域行商的，與羅總鏢師不期而遇，同來貴寺借宿。」

元通眼睛好尖，直盯着石恨天的七環寶刀不放，道：「行商之人怎麼未帶貨物，却反而携着刀劍？」

冷小鳳道：「老禪師有所不知，我們是準備到波斯去辦一批貨回來，並非去販賣東西，因爲風聞此地有人翦徑行搶，故而帶着刀劍防身，請老方丈切勿誤會。」

元通笑容可掬的道：「那裏，老衲只是隨便問問，並無他意，只要諸位施主不嫌敝寺簡陋，隨時歡迎光臨。」

給身邊帶疤的和尚一個眼色，和尚馬上領着石恨天，羅四海等人向寺後走去，住進有金像佛殿一側的禪房裏。

房子很大，亦甚潔淨，外面的通舖足可容納十餘人，疤面和尚指指裏面的套間，道：「男施主請住外面，女施主請住裏間，小僧這就給各位準備齋飯去。」

說吧，舉步就往外走，羅四海連忙追出來，打開鏢箱，取出一錠銀子來，交給疤面和尚，道：「大師父請慢走，這一點香油錢務請哂納，算是我們對菩薩的一點敬意。」

疤面和尚朝鏢箱裏瞅了一眼，笑嘻嘻的說道：「既然是敬奉菩薩的香油錢，小僧只好恭敬不如從命，願我佛慈悲，佑諸位一路平安。」

接着口誦佛號，倒退着走出禪房去。

冷小鳳目送疤面僧遠去後，道：「恨天，羅總鏢師，依你們看，這大悲寺到底有沒有問題？」

石恨天道：「這兩個和尚態度謙恭，應對從容，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來是否盜匪之流。」

冷小鳳道：「可是，波斯郡主徐利亞主僕入寺已久，爲何竟如石沉大海，一點訊息也沒有？你們且先歇着，我出去瞧瞧看。」

石恨天道：「小鳳，不可鹵莽，咱們應先按兵不動，待夜深之後再行踩探，以免打草驚蛇。」

羅四海也湊合着說：「石大俠之言極是，此刻一動不如一靜，咱們既已經進大悲寺，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立即命人將鏢箱卸下，搬進屋內，取水梳洗一番。

就這麼一忽兒工夫，齋飯已經弄好了，疤面僧親手將飯菜擺在桌子上，親切的招呼大家入座用餐。

脚夫、趟子手眞有點餓了，疤面僧一走，便圍攏上來，打算飽餐一頓，羅四海伸手一攔，說道：「慢着，在善惡未明之前，務須步步爲營，萬一飯菜有毒就麻煩了。」

冷小鳳立刻付諸行動，拔下一支銀簪，試遍了每一樣菜蔬湯飯。

結果完全無毒。

一名脚夫急忙去盛了一碗飯，道：「我就說嘛，佛門聖地，那來的鷄鳴狗盜，是我們多疑了。」

端起碗來就扒了一大口，門外突然闖進一個手執竹劍，長髮覆面的怪人來，一張嘴就說：「飯裏有毒，趕快吐出來。」

趟子手饑腸轆轆，飯已經入口，說什

麼也捨不得吐出來，蓬頭俠左掌倏揚，拍在他的後頸之上，以命令的口吻說道：「吐！」

這一掌用力恰到好處，趙子手不由自主的吐出一口爛飯來。

石恨天上前說道：「好功夫，久聞竹劍俠仗義河西，今夕得見尊駕，果然名不虛傳，石恨天無限欽佩。」

從重重亂髮中射出兩道精芒，蓬頭俠從石恨天、冷小鳳、羅四海的身上一一掃過，最後落在神武鏢局的鏢旗上，道：「你總瓢把子才是眞正響叮噹的風雲人物，老夫螢火之光，何敢與星月爭輝。想必這位姑娘一定是石大俠的紅粉知己金鳳凰冷小鳳冷姑娘，這一位必然是太原神武鏢局的羅總鏢師了？」

冷小鳳、羅四海趨前致意問候，石恨天道：「小鳳適才業已試過，飯菜之內並未下毒，尊駕怎言有毒？」

蓬頭俠向外張望一下，閉起房門，放低聲音說道：「其實老夫也不敢肯定飯菜內一定有毒，不過眞正用毒的高手，往往無色無味，防不勝防，凡事還是小心點爲妙。」

冷小鳳道：「尊駕可是懷疑這大悲寺有問題？」

蓬頭俠道：「不是懷疑，而是差不多可以肯定，這大悲寺很可能就是橫行這一狹長地帶的土匪的巢穴。」

石恨天眼睛一亮，道：「閣下可是有什麼驚人發現？」

「老夫曾與這一撥子人交手多次，有一次在北古城附近啣尾疾追，追到此處時突告消失不見，事後夜探大悲寺，赫然發現波斯金像就在本寺之內。」

「尊駕沒有看錯？」

「怎麼會呢，金像是照着安樂公主的身材容貌打造的，黑珍珠更是華光四溢，老夫親手運回來的東西，那有看走眼的道理。」

聽到這裏，石恨天恍然大悟，冷小鳳心頭雪亮的道：「啊，眞想不到，尊駕居然能死裏逃生，可喜可賀。」

蓬頭俠激動的說：「不敢相瞞三位，老夫正是西湖劍俠徐一劍——一個從棺材裏爬出來的活死人。」

石恨天趨前立在窗邊，注視着屋外的一切動靜，道：「據石某所知，徐大俠是夏雨人親手所埋，怎會還魂復活？」

徐一劍坐下來，以低沉的語調說道：「說來這眞是奇蹟，可能在夏大俠去後不久，墳堆竟被野狼給刨開了，老夫也就在這個時候恰巧悠悠醒過來，經過長期的養息診治，總算保住了這條殘命。」

冷小鳳是個急性子，單刀直入的道：「你女兒在找你，知道嗎？」

西湖劍俠徐一劍點頭不語。

冷小鳳又補充一句：「爲何不見見她呢？」

徐一劍突然撩起滿頭長髮，露出一張比猴屁股還要難看十倍，皮膚脫落，肌肉外翻，刀痕縱橫交錯，眼歪鼻斜，嘴唇破裂，面部整個扭曲變形的臉。冷小鳳從未見過如此恐怖的面孔，不由驚叫出聲，嚇得她別過頭去，混身悚慄不已。

就連羅四海這等久經歷練的老江湖，也看得直皺眉頭，不敢正視。

徐一劍以極其悲涼的語氣說道：「連你們見到都害怕，怎麼敢跟小女利亞相認？與其讓他們驚嚇不安，倒不如讓利亞母女活在美好的回憶中。」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因此，務請各位替老夫保守這個秘密，別讓小女知曉我還苟活在這個世上，就當老夫已死了好啦。」

話至此，拐角處有脚步聲傳來，石恨天忙煽滅燈火，叫大家噤聲。

是疤面僧，在門外說道：「發生什麼事了！小僧剛才好像聽到有尖叫聲。」

石恨天退回到床上，打了一個呵欠，道：「沒有什麼，大概是旅途勞頓，舍妹在作惡夢。」

「沒有事就好，請諸位施主早點歇着吧。」

望望緊閉的房門，疤面僧立即轉身離去。

房內沒再點燈，大家就在黑暗中喁喁而談。

石恨天道：「徐大俠，你是當事人，兇手是誰，應該瞭於然胸吧？」

徐一劍道：「說來慚愧，到現在爲止，老夫仍不清楚元兇主犯是誰，那次遭襲之時，老賊係以黑巾蒙面，以後就再也沒見過他，直至山神廟遇見另一個蒙面人，老夫覺得他們有可能是同一人。」

「閣下無法肯定？」

「事隔多年，變化太大，誰也無法鐵定。」

「就常情常理來講，以蒙面的姿態出現者，多爲怕熟人識破行藏，徐大俠不妨朝這方面想一想看，在熟人之中，可有仇家？」

「老夫出師後不久便遠走波斯，在內地根本無仇人可言。」

「在波斯呢？」

「好像也與人無怨。」

「會不會是波斯宮廷派人幹的？」

「應該不是，假如此事係波斯宮廷所爲，他們沒有理由將金像、黑珍珠留在內地。」

「對！對！」

冷小鳳道：「從天龍劍法上也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聽那山神廟出現的那個蒙面人也懂得天龍劍法。」

徐一劍道：「這一點老夫也注意到了，可是，在我的記憶之中，除安樂公主外，並未將天龍劍法傳授給任何人。」

「偷學的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這可能是唯一的解釋。」

「偷學者必然也是熟人，而且是武林人物，不然根本就無法接近，而且也無從學起。」

「冷姑娘雖然言之成理，老夫却想不出來是什麼人。」

石恨天又走至窗前，向外凝視着，換了一個話題道：「徐大俠既知大悲寺乃盜匪的大本營，爲何不除此禍源，取走金像、黑珍珠？」

徐一劍道：「石總有所不知，擒賊先擒王，在主謀者的身份尚未全明朗前，實不宜操之過急，免得老賊知所警惕而遠走高飛。」

一直不曾開口的羅四海插嘴說道：「徐兄所言甚是，老夫也認爲不宜鹵莽行事，能够一網打盡，始爲上上之策，未知徐大俠可有何高見？」

徐一劍道：「爲今之計，最好是以不變應萬變，可將齋飯倒掉，以免禿賊犯疑，然後就上床睡大覺，看大悲寺的和尙如何行動再作計較。」

一名趙子手道：「辦法是很好，只是大腸告小腸，五臟廟裏起內鬨，實在不好受，一旦動起手來，那來的力氣。」

徐一劍笑笑，解下一個包袱，將自己的乾糧給大家分而食之。

石恨天已將飯菜倒掉，依舊立在窗前，道：「大家躺下歇會兒吧，先由石某來守夜。」

夜字尙未出口，忽見對面石板路上有條人影一閃而過，可惜對方速度太快，發現的又晚，未能看清是何許人，不過，跟在後面一高一矮的兩個人却逃不過他的雙目，高的是獨眼怪客，矮的是天殘老怪。

石恨天壓低嗓門，道：「正主兒來了，等一下千萬要注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禿賊入門之後再由徐大俠發令羣起而攻，務必要一擊畢命，不給他們還手反撲的任何機會。」

夜深了，三星已竄上頭頂，元通行色匆匆踏進大悲寺後側一座小院，對佇立在精舍門口的獨眼怪客道：「主人到了？」

獨眼怪客道：「嗯，已經有一會兒了，聽說你不但逮住波斯大妞，還釣上一頭肥羊，這可是大功一件，主人一定重重有賞。」

元通樂得笑口大開，道：「這全是主人運籌有方，貧僧可不敢邀功。」

說着就要舉步入室，被天殘老怪攔住，道：「主人正在更衣，有什麼話就在外面報告吧。」

元通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精舍之內及時傳出一個低沉有力的聲音，道：「元通，你辦的很好，老夫賞你黃金百兩，可至寶庫之內自行先取。先將那頭肥羊宰掉，然後再將徐利亞押到我房裏來，老夫未能一親公主芳澤，想不到今夜居然要和她的女兒成親，哈哈，哈哈哈……」

笑聲如雷，聲震屋宇，顯見發話之人甚是驕狂自得。

元通小心謹愼的說道：「這個番妞十分難纏，又有番將隨侍在側，動粗的吧怕傷了主人的嬌客，用藥吧又恐過量致命，壞了主人的大事，這——」

低沉的聲音以命令的口吻道：「必要的時候老夫准你用藥，但勿過量，失去抵抗力即可，玩死妞兒還有何樂趣可言？」

「是，主人！」

元通躬身而退，立即召集了十餘名屬下高手，帶着傢伙，換上夜行衣，元通自己還戴了一頂大斗笠，浩浩蕩蕩的來到石恨天所住禪房外面。

側耳細聽，屋內寂靜如死，從門縫裏望進去，大夥兒橫七豎八的躺着，與死人無異。疤面僧撬開房門，羣僧一擁而入，元通見桌上飯菜已光，得意的笑笑，疤面僧沾沾自喜的道：「半個時辰前還有人在裏面鬼叫，這麼快就死光了。」

元通掃視全室一眼，兀自傳令道：「將鏢箱送進寶庫，把這幾具臭皮囊集中到後山去，以『化骨粉』滅跡，你們他媽的最好動作快一點，地窖裏的那幾個波斯客可不是死人，免不了要費一番手脚。」

他這兒話還沒有說完，疤面僧等人已開始行動，有的上床去搬運「屍體」，有的打開鏢箱，想先睹爲快，瞧瞧鏢箱內究竟裝的是什麼金銀財寶。

「殺！」驀然，床榻之上響起一聲焦雷似的殺聲，羣俠刀劍齊擧，一躍而起，像突來的暴風雨，魔徒猝不及防，連什麼情況都沒有攪淸楚，便一個個慘呼連聲，血雨狂噴，相繼倒下了帳。

疤面僧打開一隻鏢箱，發現裏面全是大石頭，方自驚愕間，冷小鳳的一隻脚已踩上來，手臂當場被木箱夾斷，冷小鳳接着飛出一劍，疤面僧的腦袋馬上開了花。

另一個箱子更妙，就是石恨天也驚詫不迭，一名魔徒不知被什麼東西咬住了手，急忙向外猛拉，結果拉出來一條長蛇，驚嚇過度而死。

石恨天目注箱內，道：「甜兒，妳怎麼也來了，事先也不打個招呼，要是悶死才冤呢。」

蛇女龍甜兒一縱而出，道：「我是今午趁你們打尖不注意時溜進去的，怕你們不小心吃暗虧，預先埋下這支伏兵。」

「看打！」

元通老奸巨滑，中了徐一劍的一劍，但並未喪命，倒下去裝死，發現石、龍說話分心，爬起來就往外竄，冷小鳳叱聲出口，飛刀已到，釘上他的後肩。

（以下轉入第一弍〇頁）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黑白雙雄 生死與共

一期完俠情故事

海浪·文
可飛·圖

黑白雙雄

「老大，少喝幾盃吧！咱們明天還得趕路呢！」

「哼哼哼！老二，您這是小看你家老哥哥了！區區幾盃酒，能把俺怎樣？俺祇是心中堵得慌啊！雖然說：『窮不與富鬥！』不想，俠名滿江湖的萬勝鏢局，也會如此膿包，更想不到號稱仁義天下揚的郁老鏢頭——哈哈——！」一陣狂笑，這笑聲是含有輕視，譏誚之意。

一枝蠟台，濺滿了燭淚，光不算小，由於沒人剪下已燃的燭芯，看來是死樣怪氣的；照着這間看來不算小的客房。房中有兩個武士，看來不是鏢局中的達官，就是護院的師爺。最近，道路不寧，莠宵遍地，最吃香的行當，就算是保鏢與護院了。尤其是保鏢的，所謂江湖道上人，更是受人尊敬。也難怪這老大、老二能開得起這樣間房。又是酒，又是肉的，還可以發他們的牢騷。

那個老大，人，生得挺英挺，並且，有幾分讀書人的風度。老二比較黑而粗實。不過，言詞中，老二比較清晰能有理度。可能老大喝多了幾盃，更可能怒火掩蓋住了他的聰慧。

突然，有幾聲馬嘶——然後是馬蹄聲，由近而遠，而消失——！

奇怪，這個時候，是落宿的時候，沒投店的也得千方百計找地方落脚，那會有了住宿之處而捨此而去的。

老大還在飲酒發牢騷，老二可就多了一分心事。

半晌，老二是好似自言自語那樣：「可能有趕夜路的，這也不該放在心上。唉，看來，有嚇怕了……」

「老二，你嚇怕了？」

「不，老大！」

「你怕了郁家那幾個王八旦，你以為、他們財雄勢大，可是，老二啊！天！有天啊，天理循環。嘿嘿嘿，有他們遭報的時辰……」

老大的說話是充滿了怨氣，也滿含了酒味。看來，老大是醉了，醉得有些沉了，該睡了。明天，還準備趕路的。他勸，他拖……希望老大能安靜的，睡幾個時辰。可是，又有幾聲響，不大，就像是賊，走着細步。又像是偷襲什麼？因為，細步聲細而密，分明有不少人在走動。

馬嘶聲，馬蹄聲，又是人步聲，攪什麼鬼？老二再也不能沉着了。他起步，執兵刃，去門開門，祇見月華似水，四週能見度極高。不過，有一股陰森之氣傳來，在壓着老二，令他莫明其妙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有事！可就是一時上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店家，店家……」想不到老二如此的聲浪，竟然叫不來個店伙，這就說明眞的有事。那會在定更時份，就無人應聲侍候。再不敢怠慢，身形紛動，好快的身法，他是先奔帳房，這裏該是一店之心臟，無論如何，店東家人總在，一二個人是斷不能少。嗨嗨，出乎意外，沒人，空寂寂，心中更動，也不計什麼規矩、禮節，一間間客房，他敲、打、推、踢……沒一間有人，奇怪，明明是用多年的老字號，自己押鏢也住過幾回，進來時，人聲喧鬧，那會在這個時候沒了人。

分明，方才的馬蹄聲，人步聲不是簡單的趕夜路客人，沒有一個客店的家人——除了自己和老大，會趕夜路，連老闆也不見了。這是不可能的事，簡直是令人震驚的事。

其中定有蹺蹊！

快！立即通知老大，可恨的是，老大有些醉了，再一想，老大醉得不輕啊。

「老大，快醒醒！」

「我本就未醉！」

「出了事！」

「什麼事？哈哈，天大的事，也不必緊張成這個樣子。」

「有陰謀！」

「什麼陰謀，我怕他……」

「不，老大，這兒祇剩下你我兩個人了。」

「更好，更清靜，你我不是要求歸隱。以後退出江湖享清福的麼？」

「唉！老大，恐怕，郁士綸不會放過你我啊。」

「郁士綸，我操他祖宗十八代……」

語聲未畢，「嗖」！「轟」！兩人眼前突現火光，分明有人發出了火箭！老二叫聲不好，再不怠慢，寶劍出鞘，一護面前，一手拖了老大想闖。

老大可也為這火震了震神，酒醒了三分。到底是久走江湖，到底是身懷絕技。本能的，為火一轟，隨手抓起橫臥桌邊的虎頭雙鈎。

老二見是老大神情亢奮，心中一定。憑老大的雙鈎，等閑輩不是他的對手，又何況他的暗器紫金鏢，允稱江湖一絕，既然他已為火震醒，再不怠慢，將兩人的細軟包袱打一個十字絆，隨身帶了。然後低喝一聲：「走！」兩人身形一動奪門而出。

人才出門，鈎光劍虹中，叮叮之聲，密如貫珠。果然有人暗中出手，兩人微微一笑，「黑、白雙雄」豈是這暗器能對付得了的。

但是，討厭的事是：鈎、劍架開的暗器，全含火藥。也就是說；一碰就是一團火，幾碰幾礚，而今四外是火。就算雙雄能竄能跳，但是，四面密密層層的弓弦聲，一排又一排，雙雄打是打不着，想隨隨便便的闖，可也闖不出去了！老二心中明白，時間一長，兩人得活活的困死在這火圈中。

老大素來見事極快，今晚，他是讓酒累了。老二是四面查看，火、四處在燒：：也就是說，對手是有計劃的縱火，看來，兩人是走不脫了。

「老二，緊隨我……」語聲極低，在這火聲轟發聲中，如非別有默契，根本聽不出。但是，老二是明白了，老大並沒有讓酒掩住了他的聰慧，他一定已找出了脫身之道。他是一面引、挑火箭，一面在留意着老大的動靜。

火，越燒越旺，照理，火災是必然會引人注目，更且，在這個時候，更夫、驛卒是一定會發現。何況，接待各地行商的客棧失火？現在，燒了一大陣，自己已是心跳氣喘，而外面卻一無動靜……

再看看，有幾處屋頂也已通了頂。火越燒越近，火圈越束越小，突然，老大在一陣長笑聲中，雙鈎併一，一手抖出一片紫金光華，老大喝聲：「走！」老二是不敢怠慢，跟了老大就走。果然，四外並無火器射來，但是，熱得更難容忍。老大是分明向火堆中落脚！老大，你大概酒吃糊塗了，自己往死地中去。

可是，老大是神勇大發，兩道金虹翻飛，老二跟貼極緊，也不怠慢，劍光如虹的連挑帶甩，老二明白了，老大是打出個火衖來。唉！老二不禁自嘆一聲，老大畢竟是個先知先覺者。

外面人聲鼎沸，看來，來人不少，並且，他們是拚全力而來對付黑白雙雄的。唉！可怖，可畏，事實擺明，為了對付雙雄，他們不惜財力、人力。甚至於可以看出來，實通了招商客棧，更且暗中遣走了所有的客人，這筆費用豈是一般人出得了的？

「郁士綸！」老二冷冷的一笑，是的，祇有這個武林大豪才有這個手段。

為了怒打不平，為了打傷了郁士綸的內侄莫慶，而人為萬勝鏢局郁天保所辭。郁老鏢頭是萬分不捨得，事實俱在，萬勝的牌子有雙雄的血汗在。為了郁士綸，郁天保祇能割愛。更可嘆的是，當人們知道雙雄得罪的是郁家時，一下子，稱兄道弟的全避得遠遠的，以前自命為生死至交的好漢英雄，全不見了。兩人祇能拿了解傴時的應得酬銀，倒也算豐盛，走了。

老大是越想越恨，老二是越想越怨，

兩人以爲，走離是非地，再創新天地。

錯了，現在曉得，郝士倫是個睚眦必報的小人，在雙雄眼中看來，他那算得是武林大豪，一個小人而已，他不會放過雙雄。現在，如此的勞師動衆，看來是非得要了兩人的命不可。

目下，雙雄的心事如一，你要我死，我偏不死。而且，偏要對付郝士綸。對！殺出重圍，然後活下來。然後對付！可是，殺出重圍，談何容易？不錯，此地是被燒過了。再無引火之物，老大巳經揮出一條火衖，憑自己本領，伺機殺出，大有可能——可是。

「老大，老大……你怎樣了？」

「走，老二！別理我！小心，對頭……有……能手……」

什麼？看情形，老大分明是受了暗算，自己怎會一些也不知道的？

「本來，是照顧你我兩人……總之……不理它，你走……」

「老大，你怎樣？」

「我，看來不成了……」

「中了什麼暗器？」

「無形七煞釘……」陰惻惻的笑聲，陰惻惻的語聲。老二不是個無名之輩，七煞釘一出，他恍然大悟，爲什麼在剛落地之時，老大一個橫撞，將自己撞出丈遠：：老大巳經發覺無形釘出現了。他爲了救自己，而他却中了暗算。他相信，本來，老大有足夠的力量解除無形七煞釘，分明是酒累了事，到了底，酒！累了事。他不禁咬了牙……

「老大，咱們是生死與共，你死，我能活下去？」

「走，老二，你前途遠大……你！」

「廢話，老大，咱們走！」

「如果讓你們走出此地，我們怎能交差啊！」又是那個陰惻惻的語聲。分明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七星觀中的玄門煞星玄玄子門下！可就不知道來了幾個，風聞玄玄門下殺手，出一個先付一千，事成再付一千兩。爲了自己弟兄，郝士綸是不會祇請一個吧！

「你們可以停手，讓我們兩個會你們兩個，公平交易。黑、白雙雄，你倆以爲如何？」

「公平交易。」老二簡直是要氣破了肚皮。先來個偷襲，後來個火攻，再來個暗算，現在，分明是打落水狗，還口氣挺大的說：「公平交易。」

「走，老二，別怕……但是，一有機會，你走你的……」

「老大……」還想求！

「去！」

老大是聲色俱厲，走，就走！反正，我是不會抛下你就走。兩人是緩步從容的走出火衖！老二是自己人，他與老大相交十來年，非常明白老大的能耐。也祇有他看清了老大的底。現在，他看來鎮靜，其實，他分明是强忍最後一口氣。意圖一拚。因此，老二是緊握劍柄，預備來個尋隙覓縫，一溜即走。

兩道勁影投到，突聞哈哈一笑，「牛鼻子，你上了咱老單的當了。」笑聲中，突見一蓬紫金光華，向兩個來襲者撲去。玄門煞星門下的雙煞星，本也想一到即發無形七煞釘，那裏想到黑書護單興的紫金鏃比他們來得更快。七煞釘可以說是被阻在手中，而兩個玄門羽士巳着地亂滾，老二白面判官元浩是早巳抓住了單興，奪路而走。

可惜，他祇顧走，却忘了有所掩護。當然，說實在，他的本領不及單興。見機應變，更不如單興。饒是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可憐，單興的前肩、左脅，中了幾下重的。元浩是慌不擇路，拖了老大走，不過，他發覺，老大是越來越不成了。

左走右竄，總算避入了個小洞中。不多久，追兵巳經殺到。可憐，他們誰也怕老大的紫金鏃，更怕老大是裝死扮活的，莫明其妙吃了虧。因此，祇是在洞外又叫又吵，誰也不敢越雷池之半步。

仗千里火之光亮，老二元浩是看清了單興之傷患。他恨自己之無能，老大可以在百忙中解脫自己之危，而老大因爲自己而本身遭了殃。自己呢？唉！疏忽失意有之，本領不夠爲主因。好，老大傷成了這個模樣……

「走，老二，不必……理……我。不過……照顧……你嫂子……侄女……走！報……仇……」

老大巳說不出話來了。自己走，怎樣走？

突然間，洞外有勁弓利箭聲，又有東叫西嘯聲。出了什麼事呢？有人來救助我們……

不，別中計……焉知不是他們在做戲？引自己出洞……不能上這個死當。

但是，外面可是越來越亂。

「你奶奶的熊！」「唰」一聲。罵人祇罵了一句，想來中了箭。有不少人是叫字號，問來人姓名來歷，不過，才問得一半，不是中了箭，就是逃了、跑了：

半晌又半晌，外面傳來人聲，在招呼單、元兩人。

× × ×

陽光普照大地。

江湖人事幾番新。

是啊！就算江湖風浪惡，又道是你拚我鬥時時有，可就不能阻止時光之前進。

政治清明，太陽當頂時當頂，月亮該升時升起。

政治腐敗，太陽當頂時依然，月亮升起時照舊。

可是，人，所謂蟻民，百姓却大有分別，政治清明，人民謳歌昇平，腐敗時，人民備受苦辛……

城中的大街在騷動，家家戶戶，商鋪店家，關門的關門，上門的上門，百姓們有的避入了相熟的鋪戶人家，有幾個儷在路邊街道的，個個跪下，誠惶誠恐的……喔，在等大老爺巡行？

沒有金鑼喝道，也不見肅靜迴避之官仗！可是脚步聲，極齊！極勁！

來了，三十六個勁裝紮束的武士，一個個是玄色緞，密門扣短打扮，而每個人背後，斜插一柄刀，鮮紅色的刀衣，迎風飄拂，陽光下透露出殺氣。

另有八個抬的一頂涼轎，說是涼轎，倒不如說是滑竿般的坐椅，椅底下串過兩柄扛棒，椅背上裝一柄曲柄的羅傘，既可遮陽光，又不礙坐的觀看四方。

當然，人們也看清了此公之尊容，可惜，百姓是低頭屏息，跪在地下，誰也不敢看着此公之面容。

其實，此人生得不俗，年才廿七八，劍眉朗目，唇紅齒白，坐在椅上，神定氣閑，分明是個會家，而且，功力不弱，身穿棉袍，手執尺來長的摺扇，顧盼之間，氣度不凡，更有一點可貴處，此君面上帶笑……不過，在他轎後，不對了，有個卅來歲的鄉農，遍體襤褸，頸有鐵項圈連住鐵鍊，鍊子在那位少爺手中抓着呢。

鄉農週身有血傷，因此，走起路來，脚不着地似的。本來，傷、疲、飢、乏，鄉農又是被拖着走，眞可憐走三步，摔一交，走兩步又是一交，他摔了，自由那少爺一抖鐵鍊，他又得似騰雲駕霧般起來，再捱再走，然後，再跌——

漸漸的，走遠了，漸漸的又有人走動了，開門的開門，去門的去門。

人們依舊你來我往，好似沒事人般。

在一家茶鋪中，有一對少年男女與東家說話：「店東，這是什麼回事？」

「兩位是外地人，過路客……」

「不，想在此地住幾天。」

「不會在此地住長的啊？那總算是過路客的……」

「不一定，如果找到了那位前輩，我們會住下來……」

「好，也不必問了，住長了，一定自然會明白了。」

「我說不一定的啊，說不定找不到就走。」

「更好，走了，也就不必多理！小伙子，所謂事不關己，不費心神，您說對不對……」

「可……」他倆還想問，就讓個店東給讓出了門，因爲，店東是不想多事，更不希望在自己家門前出了事，這一對少年男女是外來人，此地甘泉堡是當地的有名地區，當地盛產稻、麥……豆、棉。可是，更出名的是人；甘泉堡眞的有座堡宅，而堡主是仁義大俠元浩，每年，他老人家要做多少好事，他又要招呼多少朋友，揮金如土，而慷慨好義。不過，他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誰要是對他不滿，誰要是對他有什失禮，對不起，他要你三更死，你可活不到三更另一分。

人對元堡主又敬又畏，他結交官府，他勾聯武林。哈！出了事，眞可以說：「文打官司武講手。」隨你尊駕挑，也更可以說一句，要死要活你隨意。

還有，此地有名望的大店大鋪，沒有元大堡主的股份，你就別想好好兒的做生意，在此地，他是個皇帝，不！該說，比皇帝更直接的管轄着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問，問什麼呢？也可以說；叫他們說什麼呢？常言道：「禍從口出。」少說爲妙。這一對青年男女就這樣給弄了個莫明其妙。

年輕人總得喜歡事事有個根，有個蒂。你不說，問第二個……甚或第三個……除了有個老人說，也祇有老人敢說，或者是老人閑不住口——坐轎的是元少堡主，也就是仁義大俠元浩的獨生子，元天乙，而被扣的是佃戶梁七牛。

這一對好事之徒，來到了梁七牛的住家，有了氣了。破屋破門，破缸破炕……沒一件東西不是破的。再看清裏面，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婦，抱住個十四五歲的閨女在哭，哭得挺凄慘。

閨女是不哭，或者，她不會哭了。

「奶奶，讓我去吧。」

「不能啊，閨女，好閨女！你才十四歲多啊……那些個天殺的，老天爺啊！你睜睜眼吧。」

到底是件什麼事啊？少年人，火性猛，他們可是忍不住啊：「老奶奶，到底出了什麼事！」

「出了什麼事，你們，你們就沒眼：：那些天殺的，我們巳留了份心啦，不讓石榴出面……露相，那想到那些個鬼，鬼……突然，在吃飯時闖了進來……閨女——啊——」

哭了，哭得聲震破瓦屋，石榴姑娘還是不哭。

少年男女依然弄不清個來龍去脈。

外面又傳來了人聲：「梁大奶奶，商量好了沒有？少堡主可是個心急的人！」

「你們！你們要了我的生命吧！」

「何必呢？」

「我去，我跟你們去……」

「你配嗎？唉，老婆子，別讓人笑話了，少堡主是要石榴姑娘，送去，有你們的好處，最低限度，三年不收租，還有放七叔回來……」

「癩頭老鼠！你——你就不想想——你的妹子。」

「死老太婆，你說什麼？」

「我說金花！你的妹子，她如今在哪兒？不是讓他們强奸致死？你——」

「住口！」進來個滿面怒容，但是生得萬分猥瑣的漢子來。好像老太太揭了他的瘡疤那樣，他有些火，又有些恨的。一把就抓住了老太婆稀疏疏的白髮，老太太可突然發了狂般：「老命不要了，我與你拚命！拚命！」那個漢子可不知什麼攪的，讓個老婆子一頭又一頭的擠到了牆邊。

如果不是石榴姑娘的勸阻，老太太可眞能與小老鼠拚上了勁，而咬上了。

「這個死老太婆，可還眞有些個勁，」男的一手扣住了癩頭老鼠的前襟：「掏清問底的少年男女可忍不住了。：」這小子口中眞不乾淨，本來祇不過是如果不是老了十年，眞能扒光你的衣服：你是人不是？竟然說出如此混賬話來？」

本來，小老鼠看來挺勇敢，可讓個少年人一手扣住，他有些氣喘不過……可是，這個賊胚，不是怕，也不是說不出話來，實在他看見了那個女的……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一雙修眉，一對鳳目，鼻子又端正，又……這小子又想到了邪淫方面去了，還有那張咀。唉，如果親個咀兒……該多美……突然，咀是沒親着，臉上却火辣辣，頭腦裏嗡嗡響……憑自己切身經驗，捱了個大咀吧，不錯，果然是讓那個男的打了個重的！「畜生！憑你如此的下人，那會有好的東家！你與我去吧。」

小老鼠捱了咀吧還不算數，前面突然勁力驟來，他感到立脚不穩，知道要糟：：可就沒法阻止自己立刻停止步伐，「騰騰」的，直摔出門，如果後面不是有力

一托自己，他可想不出自己該到那裏，找到個立脚，或坐穩之地。

誰托住了自己，哦，看清了，是少堡主的心腹，區師爺……他是狗仗人勢，有人來，他可算是跳起來啦！「區師爺，走，去會會這對混球……對，殺了男的，挾了女的……」低聲地對區師爺道：「那女的……可……美……」美得他唾涎下流，看來，這個小子對那個女的眞的是巳經動了心……

「是那位朋友，光臨敝堡，更不知是那裏得罪了兩位，請兩位出來，然後，容我堡主當面謝罪！」

「您貴姓？」

「在下姓區，小字百旺，兩位是……兄妹？」

「區先生，我姓郁，此乃家姊……」

「尊師何人？」

「家師素不喜與人交往……不過，區先生，我們是經過此地……不願打擾當地名宿前輩，祇爲生性好奇……」

「啊，兩位這事可能是稍有誤會！也可能是少東主受人一面之詞，而今，你看，我就是奉少堡主之命而來實地一查，其中可有寃屈不實之情，哈哈，看來，兩位巳有所看到，小三……」

那個癩頭老鼠出現在區先生的面前了，區百旺和言善語的：「是你說梁七不願交租？」

「是啊，這是不會錯……」

「是你說梁七背後咒詛少主人？」

「千眞萬確……」

「胡說，你想石榴爲妻……」

「這……我……是……」

「你欠梁七三百文……」

「我……」

「分明挾嫌誣告，而今又來挾持梁老婆婆……你這惡徒，死有餘辜……」

「歐先生，師爺……」

小老鼠說話未完，「蒲」的一聲，區百旺是祇一伸手，一印掌，印在小老鼠的心口……可憐，小老鼠是再也說不出話，雙手撫胸，一對鼠眼，透視出萬分難解之謎那樣，慢慢的，慢慢的，倒身下地……然後手足揮了幾揮，悠長地吐了一口氣，然後……靜止……

區百旺是冷冷的叫了一聲：「來人！」果然來了幾條大漢，將個小老鼠屍身抬了走。

區百旺是來到了梁老太面前，兜頭一揖，說道：「少堡主巳問清了一切，他是萬分的痛悔，您老放心，七哥不久就快回來，如果您老不放心的話，大可跟我回去，將七哥引領回來，還有，這兒是白銀十兩，這也算是湯藥之助而巳，您老也不必客氣……」

「我不要，我不要……」

「爲什麼？」

「因爲——我——不相信你——你——還有少堡主……」

區百旺面色微變，而這一對少年男女是相互看了一眼，冷冷旁觀。

「姑不論如何，事情終須水落石出，將來再說，兩位，我可稍待片刻，如不嫌鄉村茅屋淺陋的話，咱們等候七哥歸來如何？」

「恭敬不如從命。」

「好，好！你我但求後會有期。」

「不，但願後會無期。」

「哈哈，說得好，」禮儀週週的，一恭倒地，然後，一轉身，區百旺是瀟洒地走了。

「你們爲什麼不相信區先生……」是少年的問話。

「兩位，我老太婆很明白，心中明白，我們托了你們的福，才換來這些花言巧語，可惜我記得太多了，笑裏藏刀，殺人不見血！我不會上當……」

「既然如此，爲什麼不走？」

「走，走到那裏去？天下烏鴉一樣黑，那裏的閻王不吃小鬼……我們是祇配人家吃……」

「他們是閻王……」

「比閻王更狠更陰更毒……你們不信……走，我陪你們去，好在時間還不太晚，再說玉娣！還未下葬……也無法葬下去，讓你們外來人也看了。」

看什麼？三彎四曲五打折，少年男女在老太與孫女的相陪下，來到了一座看來不錯，至少比梁七家好的石屋，有中間、左、右兩房。可是，氣氛陰沉，一張長命燈，油也不多，雖說有房有屋，其奈家徒四壁何？有人在飲泣，是孩童之聲——

再看看清，木板上躺了三具屍身，一對中年夫婦，一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少女……少女身穿的藕色單衫，而下身……竟然沒有褲穿……兩股之間一灘紫血，顯然，死了巳有幾日，並且，被輪姦致死。

「不准掩，不准蓋！不奉命，不准埋……看，看……」老太太在尖號，而石榴更是哭得幾乎噎住了。

角落裏有一對男女孩，一個男的十歲左右，一個女的祇有四五歲，相擁相抱……可憐的是，哭得了沒淚也沒聲，好像除了悲哀還是悲哀。此地，悲哀正籠罩了一切，控制了一切。

怒打不平　九死一生

少年男女看不下去了。但是，他們却弄清了這件事的始末。

是元少堡主之傑作。當然，也少不了他手下的助紂爲虐之作。早巳說過，此地的堡主就如個土皇帝。而少堡主名正言順的是太子爺。田是他家的，地也是他家的，那麼田地上的出產也是他家的。還有、人、畜、事、物全是他家的。

就因爲是少堡主少不了有諂媚奉承之輩，更有爲虎作倀之輩。

田地出產的，好的、精美的，他們佔。田上住的人，不是他們的奴隸，就是他們的玩物。

美的，看得過眼的，就有那些狗奴才向主子報告。然後是娶的，然後是換……一個大姑娘能免得了三年的佃租，三間房子。至於房子中的陳設，得看大姑娘的手段，服侍得好，懂得逆來順受少堡主的一套，在他高興之下，慢慢的會添、置……稍有不滿，好，賞給下人，輪姦致死。然後，屍身是交給了父母：「不准掩，不准蓋，不奉命，不准埋。」就像板上的屍身那樣。

天下竟然有如此的兇人！

但是，你說不上他們的可惡，因爲，他們是出錢買的。即使是不合理，可是，父母是簽署了賣女的文件。打官司打到天邊，連官府也不能受理。大明律法，奴不能告主。若然想告，對不起，告狀的先得罪加一籌。朋友！你看，有什麼辦法。

老太太在哭，在說，然後，說明自己的兒子七牛的不平事……他祇是說了幾句，人不該太狠，太毒。又何況，玉娣死了，連她父母也陪上了。玉娣死得可憐，可恥……又恐怕鄉隣不知，讓她得示衆那樣……老夫妻是鄉下人，怎能受得了。一個想不開，死了……還有一對小的如何辦？唉！老夫妻倆是算計不得那麼深了？在七牛眼中看來，少堡主做得太過份……發了幾句牢騷，就招來了頓毒打，孩子忍不住，哭叫護父，又出了事……石榴本來黑煤塗面，一哭一叫，黑煤掉了，本色現了，又中了少堡主的意。很好，把梁七牛帶走。爲什麼？逼她簽賣女文件。

少年男女聽得眼睛幾乎爆裂了。他們正當有所決斷時，那個女的突然噓了一口氣，對男的道：「瑞弟，沒時間啊，咱們自己的事——」

那個名叫瑞弟的少年聽到女的說話，面色微變，半晌：「英姊，我們就抖手不理？」

「得有個空檔時間，才能理啊……」

「於心何忍？」

「力之不及啊……瑞弟……」

然後，兩人是雙雙嘆氣！對着哭的一羣，死的一羣，兩人是心潮起伏……

外面又傳來了人聲……

梁老太是面色大變，因爲，她巳經看出了，這一對少年男女，看來氣勢不凡，可是，現在，有些氣餒了，外面來人，分明區百旺巳調來了他的手下。看來，自己的一門是無法可保。老人們全有個决絕的想法，不能好好地活下去，也無甚希望，那麼，死了是最乾淨。至少，眼一閉，不見這醜惡世界的一切，那可是最簡捷明了之事。

老人起身了，老人也不哭了，因爲，在最後的時刻是最清晰之時刻。她明知哭是一無解决問題之力，而且，徒然讓對方小看兩眼。

「不哭，不哭，窮人什麼也沒有，骨頭總是爹生娘養的。石榴，走，咱們，死，也得死個清白，別像玉娣般，白受了罪，白沾汚了妳身軀，再落得個死……」

說得平凡，可是，做得乾脆。老人邊說邊說，突的將顆白髮蒼蒼的頭顱往牆上碰去。

本來，憑少年男女的身手，大可拖住老太，就在這個時候，區百旺巳帶了人進來……幾下一湊，待到石榴姑娘慘叫奶奶時，老太巳是頭破血流，奄奄一息的倒在牆根下。

這就犯了少年男女的火。而區百旺這次一來，引來了個絲袍少年。那少年一進門，眼神不定的看着那個女的，面上帶着詭異的笑，而笑得令人想起了森林中的猛獸。

「在下元天乙……」

「不必客氣。」少年冷冷的一擺手。

「人，死了不少，你是這兒的主子，總得該有個安排……」

「啊呀呀，小可是不知也不曉事情變得如此……」

「哼哼，少堡主，難道這位姑娘之死，你也不知，不曉麼？」

「這姑娘，與我素不相識啊！」

好，推了個乾乾淨淨！而少堡主突然劍眉雙挑，目光如炬的對區百旺說：「這是誰幹的好事。你們總是往我臉上抹金啊……誰？立即替我找出事主來！兩位——」一轉語聲，又向少年男女打恭作揖道：「我馭下不嚴，我處事有失，我該死。事實俱在，這件事如果傳入了家父耳中，連我也不得了！但是，天乙不敢避卸罪責，兩位，允否……」

「在下姓元？」

「是啊！」

「不知有否個姓單的老前輩！」

「姓單？多大年紀……」

「至多……五十開外……」

「哦？姓單？五十開外，兩位與他有親？」

「非親非故，祇是有位朋友，託在下帶封書信給他！」

「啊！原來如此，兩位可能是找到了……他老人家與家父極熟……請！」

「且慢，令尊是那一位……」

「家父就是當年人稱黑、白雙雄中白面判官的銀劍元浩……」

「什麼？仁義大俠元浩……」

「不是兩位仁風義俠，小可是再不會提起家父過去之名號……想兩位是江湖上行俠仗義之輩，哈哈……請，在下擺得水酒，算是代兩位接風……」

「好！請！」

一伙人走了，而石榴姑娘是怔住了，鬧了半天，什麼？在他們一伙人？姑娘是不想活了……死……是的，不過，別死在別人家中。姑娘是冷靜的……走……突然，她感到一陣寒意。因爲，這些惡徒，不會放過自己……但是，姑娘是冷冷一笑，心中巳打定主意！你們來，我不畏，不避。讓我安靜的死。好！擄走我，也好！反正是拚死無大難。咱就拖一二個陪死的。

奇怪，一路走來，可不見有人來麻煩。人、大概抱了必死之心時，連鬼也會怕三分的吧！她想。

來到了家中，依然冰冷灶清！並且，增多了幾分凄凉之感，石榴姑娘是咬一咬牙，也不想留戀其他，找一條蔴束，懸樑打結。然後搬一張木櫈，奇怪，人一上木櫈，莫明其妙的，木櫈翻，人倒地……一連三次，石榴跌得雙膝紅腫……難道，眞個是運衰被鬼欺？

窗外有冷笑聲，石榴姑娘突然之間，不禁打了個寒顫，說實在，她不是怕死，而是讓個猝然聲響嚇了，並且，眼前一花，黑暗中看不清楚是什麼，至到她想清楚了，身子巳爲人挾住了，衝出了門，她醒覺了爲人所擄，本能的想叫，想掙，可是，耳邊却傳來了個女聲：「別惹麻煩！」爲甚奇怪，石榴是聽聽話的不出聲了，爲甚麼？她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突然，她聽到有馬蹄聲，哦，她也覺得有些顚簸之感，看來，那個女的是騎馬

來的！

有人聲、有呼嘯聲、有兵刄聲、有呼呼的鞭子聲，然後……有怪叫聲、慘叫聲、重物墮地聲……半晌，聲寂寂，除了有馬蹄敲打田野聲……石榴姑娘宛如做了個夢……

不知過了多久，有鞭梢叭叭敲打門戶聲，馬匹的响鼻聲，開門聲……自己像被人挾了下馬，眼前一亮，石榴才發現自己站在個園子中，她從來沒看見過有這大的園子，並且，到處掛着燈，羊角風燈，她更看清了面前有個與自己年紀彷彿的姑娘，她以爲救自己的是她，她跪地，她叩頭，她那裏知道，她這樣做法，却將個對方弄得萬分不好意思。

幾經口舌，總算弄清了，救自己的是小姐，而小姐已進去更衣，得等一會，才能見到她。

在一間清雅的閨房中，石榴姑娘見到了這位「小姐」，是如此的粗豪，又是如此的不起眼，假如不是那身小姐的打扮，放在田裏，她與鄉農婦女，並無分別。

石榴在哭訴着一切，小姐幾次擊打着桌面，也幾次聽到茶盃的不安聲，有一次，茶盃不得不抗議了，它自動的掉到了地下，算是不再遭受打擾。

小姐在罵人，罵得很兇，不過挺斯文，這點倒有着小姐的氣度，就在此時，外面靴聲咯咯，痰嗽聲聲——石榴眼前多了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看來慈眉祥目，神態也挺舒泰，他一到就阻住了小姐，「丫頭，又在發脾氣啦！唉！什麼事啊，要麼，一瘋出門，十天半月不知去向，要麼，一回來就罵人咒鬼，唉，家中有什麼不好啦，丫頭……」

「爹，你來得正好！」

「喝！看來找爹我來算帳什麼的？」

「是你做的好事，你老是顧全你的什麼道義、交情，唉，阿爹，你可知道你是什麼？你在幹什麼？」

「我幹了什麼喪天害理的事情啦？」

「你看見了沒有……她，才十四五歲呢？那個小賊就打人家主意，還有，你看見沒有，人，死了幾個，全讓你那賢侄逼死，害死……」

「唉！丫頭，你天乙大哥是個好玩的頑童！」

「你說甚麼？」

「丫頭，別急，聽我說下去！唉，孩子媽，你來，你來勸勸丫頭……」

來了個年約四十五六的婦人，穿素打扮，眞像個鄉婦，雖然，生得不太體面，再看看小姐倒有七八分像她，奇怪，小姐見了父親敢大叫大跳，見了媽媽，她可說不出話來了，反而慢慢的，有條不紊的說着石榴姑娘的事，還有玉娣之死……

鄉婦面有難爲之色，她看了丈夫一眼，然後，走了，小姐是氣狠狠的在罵：「就該一刀殺了這個小魔王——」

「孩子他爹，我看，事情是罪眞贓實，天乙是越變越不像話了啊！該與二叔說個明白，天下之大，難道，就無你我藏身之所。」

「唉——」老者是長嘆了一聲：「孩子小，她不明白，你就能忘了老二與我之交情，不是他，我是早已死了，不是他拚死忘生的救我，支持鐵氏七箭手到……」

「我當然明白，我當然清楚，老爺子，你爲甚麼幾乎送命？爲了打不平，爲了不忿人欺侮人。現在，天乙的所作所爲……比你以前看見的……更可惡啊！我也有個耳聞——他不是個少堡主，他簡直是個皇帝……」

「這——可能別人言過其實吧！再說，老二也不至於縱子行兇，我去過幾次，我也看見過天乙，挺規矩，挺有自知之明，當然，他也不否認好玩，也承認可能在無意之中，幹了些事還不自知，他已再三的要我介紹個好先生……嗯，對了，區表弟不是你介紹去的？他也來過，說天乙比前是好了不少……」

提起這區表弟，哦，夫人是想起來了，對呀，自己的娘家表親，是麼，他不會不理啊！還有，區百旺爲人端正，這可以信得過，但是，女兒……當然，女兒看到的，也不見得是假，明天，找表弟來提說，提說……」

區百旺可爲了難，不錯，元天乙對自己是言聽計從，並且，敎了不少他父親最近學來的看門之長，至於自己的表姊夫，也不錯，他是個好人，重情敦義，但是，近幾年來，他越變越靜，也越變越退……以前，他那火爆烈性是越來越兇，也越來越不想多管閒事，天天是繞花蒔圃，除了好飲幾盃，偶然的打幾套熟而不狠的拳外，好像在做隱士那樣，當然，他更看出，越是這樣，元浩對他更爲恭敬。他當然也看清了，元浩是別有來路，否則，他那能維持這大的開支，可是，元浩是越來越威震武林了，尤其近幾年來，他是隱隱然成了黑、白兩道的主者。

仁義大俠之名，不是憑空得來的，元浩是今天修橋，明天鋪路，武林人士，不論成名與否，來者不拒，多的少的，他總是處理得不亢不卑，而今受者滿意，皆大歡喜。

至於少堡主，那是另一回事，堡主祇此一子，聽說，少堡主生於不幸，令其母死於困苦，有一段時間，少堡主是由自己表姊扶養……苦了那麼多年，孩子麼，貪玩，好事，做父親的那會不縱容放任些，就算表姊夫可以尅制仁義大俠一二，到底疏不間親，他們到底是親父子啊，區百旺深明此理，因此，他是爲了難，明知，老表姊的呼喚，大一半爲少堡主的事，他得兩面討好。

不要緊，今天有一對少年男女來拜。分明，他們是來拜會表姊夫。對，用這件事打個岔，別再煩死咬住的，說少堡主如何，如何……

區百旺引來了這一對姊弟，並且，一到，爲免姊夫先問，打個岔：「姊夫，眞想不到，有人來找你。這一對……是受過您大恩大德的……」他話未說完，那一對姊弟已是雙膝點地，十分激動地叩頭請安：「您老是單興單伯父……」

老人正是初出場時的黑、白雙雄中的金鈎單興。他無論如何想不起這一對姊弟是那一位故人之後。但是，眼淚是眞的，那滿面激動之容……老人是重情感之人……他伸手去攙扶兩人，正想問一個清楚明白……

突然，老人左右雙手之重穴「寸關穴」脈被扣住……是西域之狠厲扣穴手法。老人面色微變，正想喝問……突然，眼前銀光一亮，一柄長劍已點住了老人的三寸咽喉所在。老人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樣個時候，爲人扣了個縛手紮脚。

那一對少年男女更是心震；因爲，在他們身後，每個人背後有一柄長劍點住大穴！

「哈哈……單伯伯，想不到吧！這兩個傻蛋是郝士綸之後。其實，他倆一出現，我就已知道。否則，我這個仁義少堡主，也未免太懵懂了……我是一步又一步的，讓他們踏入了我佈擺的圈套。然後，慫恿他倆來行刺……哈哈哈——郝子瑞、郝子英，你兩個小傻旦，明知單、元兩家是世交，明知單、元兩家爲了對付，打不平，才得罪了你家的老子……可是，你們聽了我們手下的謊言，忘了姓元的，單找姓得的，爲我所用……哈哈……」

單興是個老江湖，他是看得萬分清楚，元天乙現在已是個壞得可怖的少年梟雄。但是，所謂知之已晚，悔之已晚。突然，他又有了個想法；焉知不是老二也有了份。

這一對姊弟分明是先被人騙、後爲人用的，作了帮兇。但是，爲報父仇……他毫不怪他倆！祇不過。唉，可惜了一番心血……

「老賢侄，看你樣子，一下子還捨不得殺了我！」

「當然！」

「有何所求……」

「拿出來……你的傳家寶——韋陀鈎訣。」

「就爲了這些？」

「誰叫你是我的單伯父……」

「元天乙！你敢傷我父親半根毫毛，我如不毀了你全家，姑奶奶不姓單……」半空中簡直是响起了一個霹靂。衆人剛覺一怔一呆之間，一條藍影突然搶入重圍，正是那個面貌不得人緣的姑娘。可是，就在此時，元天乙不愧爲少年梟雄，長劍一挺，他是非得毀了單興不可！不料眼前一花，耳聞一聲哈哈，「嗆啷啷」一片斷劍聲，而兩條人影莫明其妙的被摔出丈遠，正是郝氏姊弟……

老人是喉間有血，郝氏姊弟是背後帶傷，看得出，全是皮肉之傷。

元天乙無論如何想不到，老人的武功竟然如此的令人難以捉摸。分明長劍貫勁直透，而劍尖竟然如刺入一堆棉花中。單興之女單玉玉是拚命而來，一條軟鞭已橫掃千軍出了手。自己重禮請來，無事輕易不露面的武夷雙劍，竟然會亂了步驟；其實不是雙劍亂了步驟，而是老人借勁使力之功。一面運氣封喉，一面已雙手抖脫被扣之穴——郝氏姊弟根本心不在此——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好個單興，一拖一按，兩人是直覺長劍已刺入背部，還未想清情由，大力突來，將兩人擁出丈許。郝氏姊弟一直受騙，始終以爲單興是對頭寃家，元浩目前與單興面和心不和。總以爲可以分而去之，先利用元家毀了單興，然後再殺元家……那想到，自己反而爲人所用。非但不能個別擊破，自己却首爲小人，而爲人火中取栗……

現在，分明仗老人之力，脫出險境。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殺……各探腰際，日月五星輪出手，雙雙反擊武夷雙劍。

元天乙是發覺老人脫了困，心中叫苦。想走……對不起，一條黑影，宛如怪蟒一般阻住去路。元天乙是叫聲「大姊姊……」可是，耳邊冷笑聲中：「誰是你的姊姊——」

元天乙家傳七星閃電劍，也非善者。就算他年少好色，可是練功極勤，更且，天生笑臉，又是口甜，多年來，他着實學得不少奇門功夫。但是，他越到後來，越是清楚單興之雙鈎神妙可畏。

十三年前，單興是出過一回手。那是自己父親與老人閉門談了一天後，單老與父親出了門。武陵一戰，雙雄大敗黃河三龍。事後聽說，三龍幾乎爲單興一人所扣所困！自己父親是湊了個現成。

黃河的碼頭打開了，單興是再也不露面了。但是，父親却一直在嘮叨，如果自己學得了雙鈎，那有多好！

從此以後，元天乙算是處心積慮——謀奪雙鈎，今日算是抓破了臉。

但是單玉玉的軟鞭是阻止了他。再看看清，武夷雙劍，人稱劍煞劍祖宗的，不知是攪什麼鬼——單是雙掌左右兜胸擺動，雙劍看來就如酒醉般，脚步不穩。

「侄女兒！手下留情！」一聲斷喝，只見一個黃衣老人，倏的出現。也不見他如何行動，一現身，手一揚，全身一探，就此夾手奪住了單玉玉的墨龍鞭。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侄女兒的功力，又進一步了。」

元天乙認清來人正是父親元浩。他是倖脫重圍，再不怠慢，借勢欲走。可是，背後領口一緊，他是爲人抓了個實。

「畜生，想走……」

單興一見元浩，不禁眉頭一皺，雙手一平一推，武夷雙劍似脫籠套，再不打話，回身就走。而其他打手，有的爲郝氏姊弟所傷，有的想跑……可是，郝氏姊弟是殺起了性，想拚命——不想，眼前黃影一現，兩人的五星輪本是擅長於近身搏鬥的，但是，來人的功力，實在勝過兩人多多，又加背上有傷，流血不少，幾個一湊，可憐，兩人的手一緊，神一散，發覺不妙，而對頭的殺手已到……眼看兩姊弟得毀在此人掌下……一股大力，一緊兩人之腰際，又是一拖一擁，兩人心中又驚又服，這後人的出手，可算是藝高人胆大，更且是拿捏得萬分準確，將兩人的性命，在鬼門關邊緣拉了回來。看一看清，正是自己幾乎扣殺的單興。可憐，兩人心中空蕩蕩，喉間乾辣，眞不是個味道，也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老大，此是仇人之後啊！」

「老二，恩仇之際，可令我糊塗了。唉，人老了，或者，老糊塗了！老二，走吧！」

「老大，您這是什麼意思？」

「我突有所明，我該走了——」

「老大，是不是我錯待了你？老大！即使我錯待了你……你我多年交情……你能忘了郝士綸之追殺，我不能。『黑、白

雙雄，生死與共』……」

單興看了看元浩一眼——黑夜追殺，火燒客棧……身中無形釘，是元浩他不顧一切，捨死忘生的挾了自己走，避——唉，廿年了吧！對啊，再看看那個元天乙，那時……弟婦生了個孩子就死去，是自己老伴將他扶養長大！但是，這是個梟雄。這是個——他該怎麼說呢？

「老二，你有權有勢了……」

「老大，難道我們吃權勢之苦還少了？萬勝鏢局辭了我們，你我幾瀕於死，回來，總以爲可以不問世事，但是，江湖可不允你我置身事外啊……你弟婦死得慘……你我受盡苦辛，你我……老大，難道就不該過些好日子——」

「該壓迫鄉民了……該逼死他們了，該人收三，你收七，不，人家終年不得溫飽，而你們吃肉還嫌肥……」是單玉玉的咄咄問話。

「丫頭，不准說——」單興慈祥地說着，但是，他不得不同意女兒的說話。現在，他已看出了，自己實在是被矇騙了。當然，突然的，他也以爲，老二，他也讓下人所矇騙了的。

「老二，你該聽聽丫頭的說話，看看清，至於天乙，我看他大，我不忍心看他壞——唉！老二，該相信天，頭頂上還是有天啊，多行不義，勢必自斃，唉！走吧！至於我，我還有些事待了。」

「老大，你有所命，我幾時回絕過你，但是，這兩個——得交給我處置——」

「老二，我一生不求人，連你在內，今日，算是我求你了……交給我——唉，恩仇之際，我早就說過，極難分釋，你也該忘了一些才好……」

「老大，好！冲你這句話，我老了，至於天乙，我會好好教訓——」

「但願如此。」

一瞬時，靜了，四下一片靜寂。

「丫頭，怎樣了？」

單玉玉是氣得咀上能掛上個油瓶。但是，老父是一家之主，她可不敢有所放肆，說實在話，她是恨天乙，這一劍——他那裏有個尊卑之分，他那裏有什情誼之恩。韋陀雙鈎訣……他如此見利忘義……還客氣個什麼？

「唉——」老人是長嘆了一聲：「丫頭，你表叔呢？嗯！」

「嗯！這是不錯，表叔區百旺呢？他也走了，嗨，看來是他引鬼上了門。還有——如果他不知情，他爲人利用，他就不該走。走了，分明他也有意來害自己父親，他是內親啊，什麼？爲了什麼？

單興在笑，苦笑——喉間的血滲滲而下，她是心痛了，祇顧發小姐脾氣，根本不理父親之傷勢——她是萬分內疚地解下了絲巾，親手替老父包紮，單興是搖了搖手，他要女兒代郝氏姊弟療傷！

郝子英却是跳起身來，戟指對單興道：「你別來賣乖，我也不希罕自己這條命，要殺就殺，別貓玩耗子那樣！」

單玉玉幾乎想竄上去打她幾個咀吧，但是，爲老父阻住了。

「郝家兩位，你們爲父報仇，老夫萬分感動，人生天地之間，父仇不共戴天，像你倆，我眞怕父仇未報，已莫明其妙的死了，那太不值啊，再說，你們在西域多年了吧，不錯，西域有不少中原失傳之武功，並且，西域之民性慓悍，所以鍛練你們之性情、體格，可惜，少了三分中原人士的詭譎之氣。事實上，除了老夫不知你倆要來報仇，你倆一直爲元天乙所注意。然後，被利用，如果不是老夫、小女，你們試問後果如何？」

郝氏姊弟不是混蛋啊，他們當然清楚，今次受人利用，如果不是單興不念舊惡，又或者元天乙成功，哼哼，自己姊弟兩人，落在元天乙手中，後果——不堪設想！郝子英的又叫又跳，無非是借機下台，現在，走，不想，單興却阻止了兩人，不准兩人走，老人說出的理由是，不讓兩人死在元天乙的手中，說句老實話，兩人那裏是元浩的對手，元浩能不能輕易放過仇人之後？又何況，郝士綸的追殺，雙俠是幾乎死於郝士綸之手下——

郝氏姊弟當然相信單老的說話，但是——面子上怎過？

單玉玉却一把拖住了郝子英走了。

郝子英是想哭，事實俱在，她是苦練了十年，結果又如何？在仇人手下，眼中看來，自己姊弟簡直是蚍蜉之撼大樹。

這仇，如何得報。

哭，女孩子是除了哭，再也沒其他的辦法。可是，單玉玉冷冷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大小姐，哭些個什麼？講苦，你還能苦得過這位妹子？」

是石榴姑娘，她奉上香茗，郝子英當然認得石榴，突然，她心中有些愧疚之感。是的，她是親眼看到了元天乙的害人事蹟，但是，自己爲了報殺父之仇，可就咬了咬牙，置之不理，自己一路上，行俠仗義，希望打些不平，不料……自己一直爲人點弄……以爲找到了對頭，那想到，所遇到的人，全是元天乙的手下……

「本來，我父也不想來數說你，但是，唉，郝家姊姊，我眞不明白，你自己也親眼看到了，我請問你，人，該不該壓迫人……尤其是這些個混蛋的作法……唉……」這個行動如男人的姑娘家，可哭了……爲什麼哭，她哭些什麼？

「我來遲了一步，我眞恨自己，貪玩，好玩——讓他們又做了件惡事。」

郝子英陡然一驚，她無論如何想不到天下會有這種人，如此的認眞，對自己如此的苛刻。

「我記得些小時的事，郝士綸大概是你的親人吧，也是這樣的有財有勢而仗勢欺人，我爹打了個不平，救了個文士一門，讓你父親派人追殺……」

「然後，你父親殺了我全家……」

「啊……我父親殺了你全家？我父親幾時殺了你全家？」

「你別不認賬……血濺環山塢，如果沒有令尊的出手，即使三龍十八將，也難成功。不錯，令尊的雙鈎允稱天下無敵，但是，結仇的是我父親。或者，還會有宵小無知之徒在挑唆，在利用。但是，殺了我滿門，毀了環山塢總該算了，你們何必還殺盡了萬勝鏢局——」

這可就令單玉玉更爲難以明白。

不錯，在她記憶之中，的而且確記得老父對自己說過，並且，父親是一直在內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出版社發行
世界末日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馬雲著
死角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河洛著 第十五集
新書介紹
世界末日 每本$ 7.00
死角 每本$ 9.00
20年驚人罪案 每本$7.00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
地鐵站、屈臣氏中心有售。

疚，爲甚麼自己像個活死人那樣的不名世事，又爲甚麼不理老朋友。萬勝鏢局滅亡，引起了老父的不少嘮叨。更記得老父爲了此事，特別的找了多次元叔叔。然後，在三天後，兩老聯袂赴山西，四處打聽萬勝門可有後人。老父是個外冷內熱的人。他無論如何不會將故人置之腦後。當然，郁天保是有些趨炎附勢，更可能爲了討好郝家。逼得老父幾乎毀了。但是，玉玉是萬分清楚明白；老父寧可自己受千百萬種委曲，除非他一蹶不振，否則，他是可以渾忘一切，而再銳身急難。

「何以爲我與瑞弟是親姐弟？不，他是郝氏後人！」

好了，全該明白了，那個男的其實是萬勝鏢局的後人。單玉玉是再不怠慢，他拖了郝子英去！郝小姐可讓個性烈如火的單家大小姐，鬧了個身不由己！

在書房中，單興是十分慈祥隨和的與郝子瑞在敍述師門來歷；老人早已看出來，子瑞是個心地忠厚的少年。就因爲如此，在老江湖面前，他的前言不對後語，令老人明白了一大半。

「看來，你要是不殺我，你是死難瞑目！」

單興石破天驚的說出了這句話。郝子瑞爲這突然的問話，怔住了。是的，郝子瑞是非殺單興不可。並且，現在，他是明白了連那個所謂仁義大俠——一直來，他倆是爲人誤引至此，始終以爲找到仁義大俠，就可找到對頭。又可由仁義大俠的明幫暗助，可以得報大仇的——也就是自己本身想找的另一對頭：元浩。

黑白雙雄……嘿嘿，在郝子瑞的心目中的殺父仇人……令自己慘遭滅門的對頭，他那會放過……

但是，自己不爭氣啊！一見面才知道，自己是根本不是個對手。想殺他們——難。就算你是個有城府的，又該如何？在單興這個老江湖面前，對不起，那容得你翻來倒去的耍花樣？

「事隔已久，我不得不對你說個明白！令尊是有可死之道，也可以說，他應該當遭報……當然……小世兄，你是不會明白的，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之道理。但是，因果之際，別有報應。即使我不找令尊，以令尊之性格爲人，勢必難求有個好收場。」

「你是天公？」

「我不是天公，但是，我至少也是個受害者！」

「你沒死啊！」

「誰又知我當時是比死更難過啊！」

「一切全是郝士綸的指使。你殺了他也就算了。」

「我沒殺他！因爲，突然我別有所悟，即使我不殺令尊，依令尊之爲人，他終究得遭報。天！何必假手於我？對了，誠如君言，我又不是天公，我何必，也不可能代天降罰……」

「你說甚麼？你——沒有殺郝士綸——環山塢，血濺環山塢、你沒份？」

「我何必有份。江湖傳言，環山塢毀了。並且，波及萬勝鏢局，我，唉，多年來，我是懶管江湖事，不涉武林爭。祇不過，萬勝門之被滅，我是動了情。我，又出了門。我是希望能打聽出個所以然來。我不會插手於武林兇殺風波之中，不過，我至少得對舊東家有個交待。我希望能找到一二個孑遺，唉！找不到了。老二還說我痴，無聊，不錯，我承認我是痴……我是無聊。可是，至少，我是在萬勝門下走過鏢。吃過飯——即使郁東家爲了怕招惹是非，他順了郝——令尊之意而解僱了我倆。也因此，幾乎令我毀身於火窟之追殺中……但是，事過境遷，但是——」

「哈哈——單老前輩，你說得比唱更好聽啊——」郝子瑞在笑，可是淚由眼中流。「滿門死絕，殺得乾淨俐落，而今却來個毫不知情。單……興……」小伙子的眼中有淚，也有火，可就似「水火既濟」那樣：「你殺了我滿門——」

單興眞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顱了。我殺人滿門？還有、這語氣不對啊？這個小伙子爲何提起萬勝門如此的激動？老人陡的有所明白，再看清。咦！記起來了，這小伙子像個人——啊，對了，他是像那郁天保的夫人寇靈風！

「你是誰？」

「我就是殺不死的郁君瑞！」

單老興算是眞正的弄清了當前之事。

起先，他祇不過爲當前的情況鬧糊塗而已

，稍一定神，他的寶貝女兒拖了郝子英走來了。

「爹！說實話！你殺了郝家，毀了郁家，到底是爲了什麼？難道，你也是個口上說一套而心中想一套，手上又是個做一套的人？」

單老祇有呆看着的份。

「一直以來，你——在我心目中，你祇不過是個善善不能行而惡惡不能去的糊塗人。那想到，你是一個老狐狸，口蜜而腹劍——」

「哈哈哈！」一聲狂笑，單老是臉色變了，說道：「丫頭，我教你讀書，不想你無的放矢，而濫用典故，好，我是個老糊塗，我是個李林甫，但是，丫頭，即使橫加罪名，也得有個影兒，我到底犯了什麼天條——」

「你殺了郝家滿門，並且，波及不少好朋友，這不去說它了，你可不該殺萬勝門……」

「我幾時殺郝氏滿門，我又怎會累及萬勝門……」

「這位姐姐是郝家後人，那位兄弟是郁氏獨苗……」

「你親眼見我殺人？還有，郁家賢侄，我……殺了令尊……滿門……」單與有些口吃了。因爲，他依稀已看出來，其中有個大曲折在。

「牆上血字……寫得明白……敍明情由……對，我父親是個惡霸。該殺！又何況仗勢欺人，憑財佈阱，令你……幾瀕於死，報仇，天公地道。但是，郁家伯伯即使是無意之中，因不敢與我父作對，而棄卒保車……他……也不至於整個萬勝門全該死……金鈎厲害，銀劍狠厲……殺人留名，表示你倆明人不作暗事——」

「原來如此——」單與是不言不語，他在靜思一切。半晌，又半晌，他是廢然一聲長嘆：「我不能死……」

誰也不明白老人在想什麼？

突然，單與是冷冷一笑，步入內堂，三個少年男女，個個面面相覷，誰也猜不透單與是爲了什麼？

× × ×

仁義大俠來了，他是得到單與之邀請而來。兩個老弟兄，相對默坐了半晌，然後，依然是元浩先開了口：「老大，看來，您對兄弟我有了些不滿了。幾十年的交情，還有，幾十年的辛酸苦辣，老大，即使我有千份之不是，老大，你還能生我的氣？」

「老了，老二！我老了，再說，自從火窟一戰，我是欠了你條命……」

「老大，你怎麼可說出這樣見外的話來？」

「不，你聽我說下去，火窟一戰，各有各的悟道，你有你的看法；而我，又何嘗沒有我的想法。天，對你我不薄，因此，我是對江湖事越看越淡，武林道是越來越不想貌。這兒是你老大畢生所學的一點心得，也可能是你想取得的……我交給你……我祇要求老二你讓我走，走得遠遠的……」

「老大，你說什麼？走，走到那裏去？老大，你我是生死的交情，老大……」

「老二，別再說下去了，我現在是明白了，眞正的明白了，你羨慕權勢，你不願死，你不想爲權勢所逼，而我却成了你手中的一張牌！不算你錯！因爲，這多年來，你是處心積慮的在拓建地盤，你不能靜心，你也不肯甘心放棄了權位。你讓郝士綸氣苦了，因此，你非得變成郝士綸第二。不……比郝士綸更具權威的江湖巨豪。現在，你是建成了你的王國——」

「老大，你說到那裏去了……」

「丫頭說過幾次了，爲了你我的交情，我忍下了。對天乙，總以爲他是個孩子，也因爲我是看到，也明白孩子的苦難，大丈夫難免一朝有權而舐犢情深——其實，我錯了。」

「老大，天乙有何不當之處……你大可管教……」

「時不我予啊！老二，你們想取得我的鈎訣，拿去，可是，記住啊，多行不義，必遭自斃！天外必有天，人外豈無人。你老哥哥也不能保你一輩子，好自爲之。我該走，帶了家人，還有，郝、郁有個小輩……」

「郁……家小輩，郁家……有什麼小輩……」

「你早就知道郁家已無小輩了？」

「呃……這……」元浩有些口吃了。

「斬淨殺絕，爽快是爽快了。可惜，唉，其奈天何？」

「老大，」元浩的面色不對了，聲音也轉高了：「看來，你是在怪我了。就算你怪我，我不得不有個說明。不錯，我恨透了火窟一戰。我們當時……老大，就算不幸死了，你我還不是白死。並且，你弟婦，還不是因產後失調，而爲郝氏手下活逼、活拖給拖死了？我不能放過他……我殺進環山塢，我用錢，我用計，我耗盡心血，我毀了環山塢……」

「何必用我名字……」

「何不用，你我署名！我倆報仇！名正言順！」

「老東家呢！」

「誰叫他們趨炎附勢？老大，不必再說這些。不錯，我是立心强過他們，唉，老大，這多年來，老二對你不錯，你滿身血傷，是我遍求名醫，名藥……」

「我是欠你一命……」

「不是這樣說，老大！你可以做任何事，但是，你不能走。不能讓江湖朋友恥笑……你我是生死的交情，你我是比親手足還親的朋友……」

「我明白您的心意……不過……老二，相交幾十年，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爲人嗎？」

「老大，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在我最後之時刻看我的笑話，看我的哈哈了——」

嗨嗨，這可是莫明奇妙，也難以理解的說話。說什麼看笑話，又道什麼看哈哈，難道老二家有事，再想一想，唉！自己早已說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據丫頭的說話，天乙是如何氣燄薰天，又是如何的狠毒刁辣，就因爲元浩的會做好人，才代兒子掩過飾非。但是，你擋得了一處，誰又保得住連二接三的出事。

單與是承認自己欠元浩一命，他是再一算盤，微微一笑道：「老哥哥已代你去過一次黃河，現在，再代你擋一陣煞。老二，言明在先，天幸我功力不衰，能代你擋此一陣……唉，但願如此，不過，事與願違，老哥哥這條命是你所救，爲你所毀，也算對得起幾十年的交情了。說罷，出了什麼事？」

青城劍家糾合同道，大概不日就要來到此地。元浩的說話是：自己樹大招風，可實情又如何？唉，自從奪得了黃河之霸權後，元浩之手下是橫行不法，肆無忌憚，殺人越貨者有之，濫殺無辜者有之，並且，不問善惡，不計良莠，有錢擄錢，無錢則刦色刦人……可以說，無惡不作，比下三濫的强徒更狠毒三分。

元浩可知？有些知也不能知其詳情。因爲，有不少事，他全付託了元天乙。

元天乙是少年公子，武林中的紈袴子弟，他是爲求揚萬闖名，再加上宵小之撥弄，鬧得黃河沿岸天翻地覆。錯是不錯，元天乙是財源滾滾，但是，他那裏知道，喪天害理，神憎鬼厭，終於將個青城清修，玄門正宗的天涯一劍時慧笙驚動了。爲求一舉了結元氏的勢力，時道長首先將元浩之心腹，神箭七傑毀了。

神箭七傑是因緣時會救了黑白雙雄，也因此而風光了幾十年，但是，眞應了單與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時辰一到，饒是他們工於心計，到頭來，依然落得個不得善終。

神箭七傑之死，令元浩大爲忿怒。事實上，這多年來，元浩是憑仗了他們，闖出了個極大名堂，也擴建了個極大的王國。現在，對他們的交情是比老大單與深厚得多。不過，惡耗傳來，却令他不得不想起老大來。

自己多年來，祇顧分心外務，而老大是靜心參悟武功，元浩是個能者，單在三年前黃河一戰，元浩立即看出了老大的武功比自己竟然高出不少。因此，他有心奪取神鈎訣，據之爲己有，突然，來了這一檔事，他不得不要老大先代其擋災解煞，然後再議其他。

至於單與又如何？他可是在安排後事。首先，他希望老伴兒陪同女兒及郝、郁兩家後人先走。自己，他是冷靜地說道：「我欠他一條命，總得有個交待。」然後，他又對郝、郁兩小道：「但願我們能後會有期，不過，現在我即使說得口吐蓮花，你倆也以爲我老頭子吃多了藕。以後，再說吧！可是，無論如何，不能强鬥。唉，我老頭子眼光還有，憑兩位的功力，實在不是元老二的對手！報仇！笑話，希望你倆有個自知之明。」

「爹！那你該怎辦？」

「丫頭，你也走吧！我知道你有幾個小朋友。唉，也是那句話，人該有自知之明。你老子解決不了的，你們也沒法可解決得了……以後做事，千祈記得；量力而爲——」

「爹，你是生我育我，教我養我的。你難道不明白女兒的個性？」

「唉……」單與苦笑了起來：「孩子媽！以後——全仗你啦！」

單夫人是搖頭不語，祇是引了女兒，郝、郁還有那個石榴姑娘走了。單夫人心中是在想：「老伴，爲什麼姑息養奸，爲什麼你就不能好好管教老二……及他的兒子。」

其實，她那能够明白，元浩是一心建立自己的財勢！單與却是一個以義爲重的老人；他就是讓友情、義氣給困死了的老人。

青城劍客這一次是聯合了華山名宿費玄冲、嵩陽拳師李元慶、少林外門名手伏虎居士，再帶了他自己手下三大高手羅平、周吉、黃思靜。他們是有計劃而來。因此，即使元天乙是發盡手下，沿路打探。唉，可能是時運不利於他，也可能來人太强，這多人竟然是悄沒聲的突然出現在甘泉堡。並且是說現就現，七個人好似約好了一般，出現在元氏父子眼前。

元浩今非昔比。如今他不再是走出萬勝門之時那樣，人少勢弱的。現在，他有的是好朋友，也有的是强力手。時慧笙的出現，不必客氣，說出手就出手。

但是，時慧笙看來是謀定而動，並且，對元浩之手下，有一個通盤的認識。元浩是出一個，傷一個，甚或死一雙……傷的是罪不至死，至於死的是；罪大滔天。元浩是心如火焚。無論如何可想不到，數十年辛苦建成之基業，召集收羅的名手，他們竟然如此的不成氣候。當然，元浩是看得出，來人雖然是身手不凡，功力不乏。自己如果上——想來也不至於無取勝之道。

元浩怕自己兒子不識好歹，冒然下場，反正今天是個決鬥的日子，而時慧笙又說明：祇要自己方面有人能勝得他們一招半式，他們就抖手一走，再不干涉自己的事！

元浩是十分冷靜的出了場。他的銀劍，當今之世，不是等閑之輩可以對付的。時慧笙是阻止了同伴，他慢慢的解下了青城鎮山利器：松紋劍。即使是生死之鬥，時慧笙不愧是玄門修士，一無劍拔弩張之緊張神態。冷冷的，靜靜的，並且緩慢的說着話：「元施主，本來，我們是可以撇過這件事，不必强加出頭。但是，黃河兩岸，實在是天怒人怨。而你手下之處事作法，也太可惡，貧道祇求他們放過一只商船，一個清貧廉介的退仕閑員。不想，他們不得錢財，可放不過那十六歲的閨女，說什麼令郎就喜歡採取元陰……如此說來，令郎已入淫邪一門了，貧道不能不出手，然後，更不能詳加調查。這才知道令郎也不知糟蹋了幾許少女，元浩，你自命爲仁義大俠，我們也打聽得你也確實做過不少好事，因此，貧道才親自前來。方才殺傷的那幾個，其實我們是代你清理門戶而已。如果，你能聽我一言，處置了令郎，我們可以抖手一走。」

時慧笙是理直氣壯啊！他祇要元浩自毀天乙，作個了斷，那麼，他們是可以保全了元浩的面子。至於如何處毀天乙——當然，不重則無以慰被害者，重，元浩能嗎？

「道長美意，元某心領，不過，道長來時又有言在先，如果在下堡中有人僥倖得佔一招半式之利，你們也可不理某之家事，如此，請！」

「如此，看來是非得劍下見輸贏，元大俠，如果貧道取得便宜，恐怕令郎之命

難保……」

「不必多言，請……」元浩語隨劍到，但見銀光一閃，各人尚未有準備……而元浩之閃電劍法已連刺七式……這乃是元浩之本命七式中第一式：「驚電飛虹」。一式七劍，而七劍全是狠毒輕靈之七星點穴劍，也就是說；元浩之七劍已照顧了時慧笙之七大重穴。更可以說，時慧笙已瀕臨死亡七次。尚幸時慧笙是玄門修士，青城玄門劍訣，又擅於以靜制動，因此，如此快捷無倫的七式，爲時之白陽三炁式所格開，更可怕的是，邊架還立時發招還式，還了七招。

元浩一上場，他是屏息凝神，一心在對方身上，七式被格，七式還招，他是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的還招也是又穩又狠……

時慧笙是不得不佩服元浩，銀劍神招果然名不虛傳，可是，他却看得清楚，元浩是有些氣燥神浮，心中明白，元浩是怕輸，怕短時間內不能取勝，這些，剛剛是犯了個大忌，奇怪的是；元浩縱橫江湖多年，那會不知，而甘犯此忌。突然，他明白了，他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可憐，時慧笙明白，元浩今日假如輸了，他是輸在自己的孩子手上。

時慧笙守得穩，看得準，再說，他是理直氣壯，心中一無罣碍。別說奪命七式，就是本命九式又如何？今日，他是手操勝券。而自己請來的好友，祇不過是來作個證。還有是以防有漏洞之賊而已。而今，再看到元浩如此的關顧孩子，時慧笙是更爲得意。看來，這個黃河兩岸的太上皇是難脫自己的玄門滅魔劍法之下了。

元浩之奪命七式，一式七招，七七四十九招，本是江湖上有名之劍法，元浩自成名江湖以來，一出道，與金鈎單興揚威江湖。威震黑白兩道，從未吃過跌，失過手。後半期更是成了個土皇帝，人多勢衆的更無敗理。那想到今日，時慧笙是有爲而來，先將自己得力伙伴毀了大半，然後直闖中門，待到元浩發覺，經已是面對面的殊死惡鬥。元浩怕敗，嗨嗨，越是怕，越就叫你免不了。奪命七式竟然讓時慧笙見招拆招，而令元浩快如閃電之劍招，一一落了空。

時慧笙算是大方到了家，讓元浩攻足四十九式。然後是一聲清嘯，長劍一領一引，玄門滅魔劍法出馬了。這不像是劍招，簡直是洒了一天劍雨，織成一面又一面的劍網，將個元浩圍住在劍氣之中。

元浩到底是久經實戰，而且，也是一代劍術大家。看到時慧笙的滅魔劍法出手後，不三招，他就清楚明白地發現了，自己的勾魂使者到了。並且，更看出時慧笙是分分秒秒可置自己於死地。但是，他不想自己死！而且在戲弄自己……他是要自己在他織就的劍網中橫衝直撞，要自己撞在他所佈之劍鋒上。

突然，他明白了時慧笙之用意……他要自己在死前想想清……搶刦霸佔來多少的財物珠寶，建立了多大多廣的勢力圈，結果又如何？

更可惡的是，要讓自己看到了死的威脅……

元浩是冷靜的。他想得十分洒脫，無所有而來，譬如代人作嫁……譬如死在火窟中，譬如……

突然，他看到了一雙驚惶失神的眼睛；天乙！自己死後，他又將如何？……他不禁頭上出汗……眼前發了黑……不想，耳邊將傳來一陣龍吟聲……自己爲一股大力撞出老遠。待得睜開雙眼，祇見一個熟悉的高大身形，已護住了自己，他是老大，金鈎單興。

「閣下是誰？」時慧笙隱蘊怒意的詢問。

「老夫單興，唉，多年不出手了……其實，險死還生之後，我是早已不想再出手……」

「你可知是在助紂爲虐……」

「誰叫我欠他一條命……我不能見死不救……」

早已說過，滅魔劍法是洒一天劍雨、織一面劍網。在劍網之中，你是無法可以穿網而出，除非，你有能力破網，當然，也可以說，你又無法可以穿網而入……可是，單興是如此的從容淡定，說來就來。更令人震驚的是；他是在如此緊張而又劍氣縱橫之情景下，斯文從容的邊談、邊架。時慧笙的急怒，當然，除了恨他救了元浩之外，還有一分驚懼在。

幾道光華，幾度勁風，向單興打到。但是，單興之雙鈎本具鎖、拿、奪、絞之力，對暗器更有獨特的借勁還力的打法。費玄冲的華山神錐就此讓雙鈎撞出，而單興是萬分誠懇的說着：「何必打羣架，何必令他們有個藉口作惡，道長，看老夫面上……算了，唉，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將離開此地……成全老夫最後一次……」

單老人說着說着，幾乎哭出了聲。

時慧笙是心中明白，自己根本不是此人對手。老實說，如果不是老人雙鈎留情，自己長劍早已爲雙鈎鎖住，甚或絞斷……再說，自己根本沒估計有這樣個老人。自己以爲一切拿揑極準，其實，依然忘了「天外有天人上人的古訓」，自己是名門正派，自己既已敗了，那麼就該遵守諾言，走。不過，老人誠懇的語聲，却在耳邊响動：「多行不義必自斃。」看來老賊是命不該絕，他是長嘆一聲，打個暗號，携同費玄冲等人走了。

「還不快追！」元天乙可又抖起來了，他想乘機毀了這幾個討人厭的傢伙……不料單興是一聲怒吼，壓制了這些無頭蒼蠅的亂動……

「老二，看來這是我最後一次叫你的了……」

「老大，謝謝你……又代我擋過一次危機……」

「老大能代你擋得一次，可不能代你擋得了一生。唉……本來，我該不該帮助你……」

「大伯！你與家父是過命的交情……想當年……」

「畜生！」單興是第一次開口斥罵了：「想當年，想當年……你幾時能不再想當年，再說，想當年也配你來代我想？你作惡多端，你魚肉鄉里，老二！」

「大哥……」

「我爲什麼幾瀕於死？爲了打不平，哼哼！想當年，郝士綸恐怕還比你好些了

吧……如果，倒退三十年，你想我會如何？我會出手殺了你……唉，而現在，我却在助紂爲虐。老二，我該走了！我欠你一條命，我——不能再代你們守護神靈……老二，如果你還當老哥哥是老大，你我依然是卅年前的弟兄，你聽我一句話——」

「老大你說！」

「毀了天乙的武功……讓他做個安份守己的人。否則，老二，我怕走了一批，還有一批人來找你晦氣……」

「大伯伯——」

「你……自己捫心自問……」單興看了天乙一眼，老人再也說不下去了。他依稀又看到了弟婦之死——依稀又看到了天乙在自己家門中……想不到，孩子會變得如此。

老大單興走了，但是，臨走時，他是將自己一對金鈎放下了。

老二呆呆的看着他走出堡門……眼前見火……依稀有火光……自己救護住老大走……然後，是神箭七傑出現……因勢乘便，將自己與老大救走。元浩以爲自己多了個朋友，然後……擴建自己勢力，然後，殺人報仇，然後……自己成了第二個郝士綸。

他自以爲成功了。但是，他與老大疏遠了。他怕老大耿直，他怕老大方正……可是，自己是墮落了。神箭七傑是利用自己，自己也利用他們……不過，他可不應該利用老大，因爲，他知道老大是個重情感的人。

他再看了看四週，看了看天乙，他何嘗不知道孩子在近墨者黑之情況下，變得一蹋糊塗……突然，老大聲聲叮囑在他耳邊响起——

「多行不義必自斃——」

他眞想毀了他武功——可是，他下不了手，到底是自己孩子啊！但是，再有人來——到那裏去找老大？

老大是走了。他發現他自己代老大所佈置的庭園樓閣依然，連歷年來所供獻的珠寶，也一無所取，祇有一張字條：「代天乙積德增福！」

老大依然記得天乙的，是天乙不記得老大啊！

× × ×

單興是騎在馬上，帶了郝、郁兩家後人：「人，最好別欠人情，也最好別記住放出的人情……」

「我們還會來報仇……」

「好吧！我等着你們……」

「不是你！因爲，你不是兇手。殺人的是元浩……單老前輩，就算不是殺父之仇，憑元天乙的所作所爲，你說他該不該殺？」

「哼！死有餘辜！」單玉玉冷冷地說着。

「丫頭，別火上添油！」

「你還帮住他……」

「誰叫你老子欠下他一條命……想當年……」

「還想當年？唉……爹啊……放眼前程吧！」

「爹已經老了！唉……不想當年，能行嗎？……」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幽默諷刺趣聞

山西人與江西人

姚世齊・編繪



1 北京的信成客店裏住着一個山西商人，人雖然長得獐頭鼠目，服飾可很華麗，排場也很闊綽，有自備車馬，還帶個跟班。他自己說是來捐個官做做的。

2 旅店門口來了個破衣爛衫的窮老頭，要見這個闊佬；跟班不肯通報，老頭就在門外苦等不走。



3 山西商人知道了，這才讓他進去相見。但他對老頭態度十分冷淡，除了叫僕人給沏上一杯茶，就連一句寒暄話也沒有說。

4 窮老頭忍不住露出要求接濟的來意。山西商人馬上拉長了面孔說：「眼前我還沒有籌足捐官的錢，哪裏有餘力幫助你啊！」說着就站起身來送客。

5 窮老頭當着旅客們氣忿地說：「這個人，曾經窮得揭不開鍋，我周濟他十多年，末了借給他一百兩銀子去做買賣，他才發了財。我呢，丟了官流落京城，找他也只是想要他照原數還我，做路費回鄉罷了……」

6 山西商人聽了却像沒有聽見一樣。看熱鬧的旅客當中有個江西人，自稱姓楊，提着個破舊的箱子站出來問他：「這老頭說的是眞話嗎？」山西商人臉一紅，答道：「事情是眞的，可惜我實在力不從心，一時報答他不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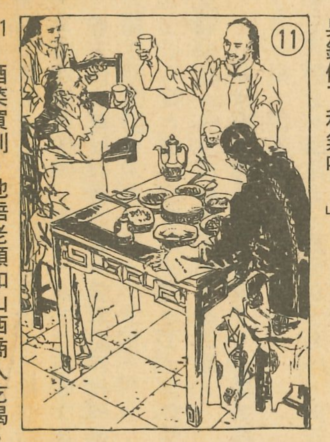
7 姓楊的說：「你馬上要做官了，甭愁沒有借錢的地方。要是有人肯借你一百兩，一年內還清，不要你利息，你願意把這一百兩拿來還給老頭嗎？」山西商人勉强答應：「那自然很願意囉！」

8 不料姓楊的接口說：「你寫張借據吧，我借你一百兩。」說着，打開他的箱子，掏出一百兩銀子來。

9 在許多旅客的一片贊許聲中，山西人只得寫了借據，把銀子接過來轉手付給老頭。



10 江西人又從破箱子底裏掏出兩千個大錢來，叫店伙計去買酒菜，對山西商人和老頭說：「我請老二位，老二位只不過窮富調了個個兒，朋友還是朋友嘛！可不能爲了一點臭錢傷了和氣啊！」





11 酒菜買到，他陪老頭和山西商人吃喝。山西商人只得敷敷衍衍地喝了幾杯。老頭可高興得很，直到酒足飯飽才道謝辭去。

12 第二天，江西人也提着他那破箱子動身。他向山西商人和旅客們道別，一句也不提那一百兩銀子的事，落落大方地走了。

13 山西商人丟了面子憋着一肚子氣，打算到妓院裏去散散心。他從腰帶上取下鎖匙打開箱子要取尋歡作樂的銀子。



14 怪事！他發現擺得整整齊齊的幾千兩銀子當中少了一百兩的一包，那空處端端正正放着昨天他寫給江西人的借據。



15 再仔細一看，箱子裏還少了一件狐皮背心，却多出了一張典質背心的當票，上寫兩千大錢，正是昨天姓楊的叫店伙計買酒菜請客的數目。







16 他大呼：「上當！上當！」旅客們紛紛跑來問他：「出了什麼事？」他說：「昨天那個裝作助人爲樂的江西人，是個可惡的魔術師！他變戲法作弄了我！」旅客們聽他說完，個個哈哈大笑，覺得江西人的這一手戲法眞是妙。

畫

HUA

兩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南宮修·文
可飛·圖

飛天神鼠（上）

恃財買殺手

清初期間，由於滿人入主中原，不少忠於明室的忠臣義士都死於敵人刀下，老的一輩死了，小的一輩則由朋友或義僕携去撫養，長大成人之後，都懷有爲先人復仇之心，因此，清朝初葉，豹隱山林的志人義士，都蠢蠢欲動。

康熙年間的某一年，時在暮春，山野間開遍鮮花，氣溫還相當寒冷。

這一年似乎特別冷的時間長，暮春了，仍如初春一樣冷，實在是少見的，不但人們工作不便，農作物受損害更大。

那一天是三月廿三日午前，有一騎快馬疾行似飛，由三溪口方面而來，直奔畢浦，在那樣天氣而有此情形，不用說也知他的心情已經走了許多路。

仗勢施詭謀

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人！五官端正，氣宇不凡，僅以表面說，他是一個予人好感的人！他一直來到富春江的水源之一的桐溪河畔。

這個人是午前到達的，他不願太早找地方投宿，躭擱時間，一直來到桐溪河畔，沿着河畔而行，希望能找到一隻肯載他連人帶馬過河的船隻，可是十分奇怪，他走了那麼長一段路，竟然找不到半隻船。

對這位騎者來說，桐溪與富春江都不陌生，他年中總得要經過幾次，每次都不是這個樣子的，甚至在大風大雨的日子，也不至於如此，因此，他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事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了，人們受到威脅，躲了起來。

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若果眞個如此，便更苦了。

這騎者急於過河，雖然希望已經甚微，因爲時在午間，還有一段極長時間才黃昏，他大可以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找到船隻渡過桐溪。

馬疲人倦，已屆絕望境地了，忽然眼前一亮，一隻小船已經閃入他眼簾。

「好呀，總算給我找到了。」騎者精神一振，便下了馬，走向小船。

船上有兩個人，都是五十過外，接近六旬的老頭。這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騎者所熟悉的老漁翁，這隻小船就是老漁翁平日用來釣魚的工具之一，他也乘坐過；但另一個老人是誰？騎者却是十分陌生，沒有半點印象！不過，事急馬行田，他此時急於要渡過桐溪河，顧不了許多，只得厚着臉皮上前向老漁翁說，希望他帮帮忙，送他過河！

老漁翁聽完騎者訴說，慨然說：「好吧，我送你過去就是！」他回答得十分爽快，並且坐言起行，話聲未完，馬上就站起來。

「慢着，咱們這局棋還未下完，你怎麼就算數了？這不行呀！」另一個老者提出反對。

「下棋嘛，是閒事，消磨時光而已，有什麼要緊，人家這位朋友急於過河，有急事呀！」

「急事乂怎樣？你不先下完這局棋，別想離開！」

「那就算我輸了，總行了吧！」

「算也不行，你本來就要輸了，何必算！」

「那你想怎樣，只要不躭擱這位朋友過河，我都答允，你說吧！」

「算了吧，你這隻小船，載隻耗子也載不動，怎能載得了一匹馬？別弄得不好，自己掉到河裏，那才叫寃枉呢！」

「噢，這個！」老漁翁如夢方醒地說：「朋友，眞對不起，我這船，實在太小了，祇怕載不了！勉强嘛，乂有危險！」

騎者也恍然了。漁翁說得不錯，他這隻船實在太小了，就如一隻大木屐浮在水面，螞蟻、蟑螂是可以載得動的，至於多幾隻耗子，狗、貓，可就會壓沉它了！漁翁這小船，自己乘上去是不成問題的，若果坐騎上去，只怕會壓沉呢！

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怎麼辦？丢了坐騎嗎？過河之後還有好遠一段路程，沒有坐騎，怎麼辦？但若要坐騎，如何才能把牠載過河去？騎者發愁了。

「老伯伯！這樣行不行？你先渡我過去，再給我把馬載過去，這樣，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以多給你渡錢！」

「這倒是個辦法，可惜無法辦到！」

「爲什麼？」

「我生平怕狗怕馬，有牠的主人在一起，還好一點，我根本不敢接近牠們，我所以做漁人，長年長月躭在船上，爲的就是可以遠離狗、馬、耗子、貓等動物，不致受牠們威脅，你要我自己把馬運載過去，我實在辦不到，請你千萬原諒！」

騎者想了一會，道：「老伯伯，你讓我把船開過去行不行？」

「你想自己划船過去？」

「不錯！可以不？」

「你以前划過船？」

「還沒有！」

「那不行！」

「爲什麼？」

「你不是不知道，桐溪河面雖然不寬，水却深而急，還有漩渦，你看！」他向河面一指，正有一段木頭由上游浮下來，起伏有緻的浮流着，突然一斜，打了個轉，給冲斜了幾丈，「蓬」一聲擦過一塊河石，碎了不少！漁翁讓木頭流去之後，才續說：「你看到啦，船的面積比木頭大，沒木頭堅固，却更易被漩着，我慣於在這一帶找活，還提心吊胆，刻刻留心，你未划過船，不但我的船有被砸碎的危險，你本身生命也沒有保障，你換了是我，能放心讓我自己走？朋友，不管你怎麼說，我也難以答允你的！」

「唉，這眞難了，教我怎麼辦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了？這麼緊張的？」

「我探聽到一個消息，對我們的莊主十分不利的，我非馬上趕回去報告莊主不可！」

「嗯，這眞是大事！難怪你着急！」漁翁說：「這樣吧，你再向下走，大約一里左右，有一隻大船泊在那裏，可能還在那裏，你請他送你過河吧，如果他不願意，你就多給他一點銀子，並說是我叫你去找他的，他大約會答應你！去吧，去碰碰運氣吧！」

「謝謝你，老伯伯！」

騎者向下游走去，老漁翁繼續和他的棋友下，又沉浸在棋枰上。

「老余，你眞是個善心人，心腸這麼好，皇天一定保祐你！」

「我才不管皇天保祐不保祐！我但求心之所安，問心無愧，如此而已，此外，我一概少理！」

「好一個問心無愧！老余，天下有得一半人像你這樣，就不會有仇殺事件發生了！」

「你呢？你不是一樣是個善心人？還好意思笑我！眞是！」

「別說這些了，剛才那個人是什麼人？他說的什麼莊主？是幹什麼的？」

「誰知道？我只聽人說過一點點，知得不多！你想知道？」

「過去不想，現在想了！」

「爲什麼？」

「因爲剛才那個人引起咱的興趣！」

「什麼興趣？」

「他不是說探到什麼對他莊主不利的消息？是什麼消息呢？爲什麼對他的莊主不利？他急成那樣子，不是很有趣嗎？」

「哦，你是爲了這個！」老漁翁說：「他叫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的莊主陸應龍，是個武功高强，名頭甚大的人物，爲人暴躁而豪爽，愛結交江湖好漢，但也結了不少仇家，按剛才他的莊丁所說推測，很有可能是有仇家要來找他算帳！」

「你到過陸家莊沒有？和他的交情怎樣？」

「我未正式見過他，談不上交情，連點頭朋友也不是！」

「那即是說，你跟他們什麼關係也拉

不上！」
「不錯！你不相信？」
「相信，你沒道理要騙咱！」
「就是呀！別談這個了，我們還是繼續下棋吧！你下，還是我下？」
「你下！」
「好！我下這一步！」老余不再去想那個騎者，但是，那個騎者却正爲自己的運氣担心呢！
漁翁沒有騙他，他走了一里左右，果然有一艘較大的船泊在一株大樹下。
「嗯，船上有人嗎？」騎者在岸邊叫道。
「什麼事？你瞧不見有炊烟？有炊烟就自然有人啦，還用得着問。」
「是！是！船大哥，請你帮帮忙，送我過河好嗎？」
「過河？不！我才由那邊過來，又回到那邊去，不行！你另找別人吧！」
「船大哥，帮帮忙吧，我有急事要到對岸去，祇要你肯帮忙，我願多給你一點船費！」
「船費却不成問題，就是我不想再過去！」
「大哥，你無論如何得帮帮忙啊！那位老伯伯說你最肯帮忙人，叫我來找你的，請你……」騎者正要說下去，對方已經搶口問：「你說什麼老伯伯？是怎樣一個老伯伯？」
「是一隻小船上的老伯伯！」騎者把漁翁的樣貌特徵說了，對方喟然嘆一口氣，道：「他眞是多事，自己不送人過河也罷了，偏要叫我送，倒眞會排遣人呢！好吧，你快上船吧，船費是一兩銀子！你去不去？請你決定！」
「去，去！我先給你銀子！」騎者說着，立即把銀子掏出來。
大船上有兩個人，是兄弟。哥哥看來有三十四五了，弟弟大約未到二十五歲，和騎者說話的是哥哥！他答允了，弟弟便不出聲了。
騎者上岸之後，立即上馬疾馳，由於他的匆忙，可見他的心情。
黃昏時候，騎者回到莊前，一躍下馬，連馬也沒來得及拴好，就急急向莊內走，一面抹汗，一面急奔。
「進福，你回來了！」莊中一個中年人扳着他的肩頭，逗他說話，他却答非所問：「老爺在那裏？」
「老爺？老爺在書房和朋友聊天！」
「是什麼人你可知道？」
「不知道！」
「我有急事禀告老爺，怎麼辦？」
「我看，你等老爺出來再說吧！」
「不行！我的事是十分重要的！唉，這可急壞我了！偏巧老爺…嗯，有了！」
「什麼有了？」
「你看，不是銀喜來了？就着落在她身上！」
進福迎上銀喜，請她禀告老爺一聲，說進福有急極重要的事禀告！
「你有事，不會自己去？却要我去捱罵，有什麼好？我不去！」
「銀喜姐姐，銀喜妹妹，銀喜姑奶奶！你行行好，帮個忙，我眞有急事……」
銀喜「噗哧」一笑，彎腰掩嘴，好一會才說：「我去報了，你拿什麼謝我？」
「你說，拿什麼都可以！」
「眞的，不後悔？」
「不後悔！」
「那麼好吧，別到時不認賬！」
銀喜果然去報告了老爺，老爺凜然色變，問道：「他在那裏？怎不入來說？」
「老爺，進福知道老爺和朋友在一起，不敢進來，所以託我禀告老爺！」
「不要緊，你叫他進來，並通知厨房，加製幾味下酒菜和多熱兩壺酒來！」
「是，老爺！」
「去吧，叫進福到書房來見我！」
「我就去！」
書房有四個人，一個主人，三個客人，進福認得那個女客人叫水仙三娘！進福明知這不會是眞名，但他不敢查問，祇以水仙姑娘稱之，她亦不以爲忤，含笑點頭招呼。另兩位是什麼人，他未見過，根本無法猜得出來。
「羅兄，卓兄，三娘，我來給你們介紹，這是我們的護莊教師陸進福。他剛自外邊回來，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進福，你說吧，大家全是自己人，不必隱瞞！」
「是什麼事？說出來大家聽聽！」水仙三娘第一個表示意見。
「陸師父，你聽到什麼？」卓方也接了口，羅剛雖沒出聲，目光却注射在陸進福身上，靜候他說出經過。
「事情是這樣的，事前我們已經聽到一點風聲，但所知有限，於是我就去追查底蘊，結果，查出藻溪的槐莊暗買刺客，準備向莊主行刺，若果成功，便收手回報，若不成功呢？就縱火燒莊，趁亂再行刺，我聽到這消息，便立即趕回來了！」
「陸師父，這消息是你親耳聽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
「不是我親耳聽到的！」
「那是說，聽別人說的？」
「是！」
「是無意中聽到，還是人家故意讓你聽到？」
「卓大俠，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想知道是你在無意中聽到，還是有人故意說給你聽的？」
「這有什麼不同？」
「當然有不同！」卓方說道：「你如果是無意中聽到，那比較可靠，若果他們有意讓你聽到那就有意叫你把消息傳出去了。……」
「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何必這樣做？」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卓方說：「陸師父，他們這樣做，證實了一點，那就是他們已經發現你的行踪，覺得你形迹可疑，並希望借你把口，回來報告一切！因此，兩者是並不相同的。」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不過，卓大俠，你放心，我相信絕對可靠！」
「你怎能這樣肯定？」
「告訴我的是槐莊中的人，是我託他打探到的消息，與道聽途說不同。」
卓方點點頭說：「陸師父這話可以相信！只是有一點，必須要知道，陸師父，你和朋友的交情怎樣？你用什麼方法使他替你打探？是金錢還是感情？」

「感情！我和他有十年以上的交情了，一直以來大家都惦記着對方，這次，我本來準備用幾天時光去磨的，後來發現了這位失去聯絡已久的朋友，一問之下，知道他在槐莊工作，便請他帮忙，他眞够朋友，一口就答允。並且，翌日已探到上述消息了。」
「嗯，你那位朋友可有說是收買了一個怎樣的刺客？準備什麼時候行動？」
「說了！他們找到一個叫飛天神鼠的，大約這一兩天就要動手了！」
「飛天神鼠楊康？如果此事屬實，倒是個頭痛問題！」
「飛天神鼠這傢伙，實在是個難惹的人物，去年我在江蘇曾見過他，和他有過一面之緣。」
「這沒有用！他不會記得的！」
「卓大俠，你只管說好了，我會受得起的！」
「莊主，這種事，我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還是小心謹愼，加意提防的好！」
「這個當然，就是沒有這個消息，我們也要加意提防的，現在世道不好，什麼事都可能幹得出來！」
「老爺，我沒事啦？」陸進福見了大家轉了話題，便擬要告辭，但羅剛却說：「等一等！我有幾句話向陸師父請教！」
「不敢，請說就是。」
「請問陸師父此次在槐莊時，可曾發現什麼奇形怪狀的可疑人物？」
「沒有！」
「一個可疑的都沒有？」
「這倒不是，但不見得奇形怪狀！」
「那麼，你說說，有什麼可疑人？」
「我覺得槐莊可疑的人太多了，好像他們都盯着我！監視着我！」
「卓兄，我看你這樣問，一輩子也問不完！」水仙三娘第一次開口表示意見，一開口就話鋒咄咄迫人，極爲尖銳。
「對了，三娘，你怎不出聲？你的意見，該說個清楚呀！」
「我自然要問，」水仙三娘把目光投向莊主身上，問道：「莊主，我想知道你與槐莊之間，到底有什麼過節？能給我們說說嗎？」
「這個當然可以！進福，你先說說，有不盡之處，我再補充！」陸應龍故示大方地叫陸進福說，這倒是大出了水仙三娘意外，所以她詫然問道：「陸師父也知道麼？」
「知道！我們陸家莊的人，大多數知道。」
「那麼，就請陸師父先說吧！」
「這是許久以前發生的事了。」陸進福憶述地說，「大約在一百年前吧，據說，有一天，天旱得厲害，槐莊那邊的土地更爲乾裂，生活極苦，有兩個莊丁抵受不了，偷偷逃走了，逃到我們陸家莊，我們的先人不知底細，也沒有詳加查問，可憐他們，把他們收留了。
「這兩個人倒很能幹，很得老莊主歡心，這樣平安的過了差不多三年，也不知怎的，消息傳出去，竟讓槐莊的人聽到了，派了個人來，氣冲冲的向老莊主要人，自然談不上禮貌，所以莊裏的人都反感，連老莊主也有了氣。但老莊主是個有身份有修養的人，自然不會失禮，他先叫對方提出證據，然後把兩個人叫來對證，那兩個人也承認了，但聲言不願再回槐莊，他們都說即使陸家莊不再留他們，他們也不會再回槐家莊。老莊主是個仁慈的，對此頗感爲難。他老人家不願因這兩個人而和槐莊失去了和氣，但也不想强人所難，迫命那兩個人回去，想了一會之後，叫人拿了四十兩銀子出來，每人給二十兩，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是槐莊的人，在情在理，我未得槐莊莊主同意，不該收留你們，但當時你們沒有說明，我又見你們實在餓得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一念之慈，收留了你們，事成過去，我也不必再提！現在既然知你們是由槐莊而來，我若再留你們，就太對不住槐莊了。
「『不過，你們要回去槐莊，或者要到別的地方去，那是你們的事，我不再管束你，因爲你是自己來的，不是槐莊莊主把你送來的，因此，我沒有把你送到槐莊去的必要，這二十兩銀子，是送給你使用的，趁現在槐莊這位朋友在場，你快去收拾一點衣服起程吧！』老莊主嘆息着目送那兩個人離開，槐莊那個人也離開了陸家莊，從此之後，槐莊便恨上了陸家莊，經常藉口便向陸家挑釁，生事生非，現在還派人來行刺，恐怕又是故意生事吧！」陸進福下了結論，莊主便把目光在朋友臉上溜轉。
「這故事眞動聽！」水仙三娘讚了一句，陸進福面有得色，目光一閃，偸看莊主一眼，只見他臉色倐變，恍若玄壇，不禁吃一大驚。
「三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莊主，你我心照不宣，何必定要問個明白？」
「我就是不懂你的意思！」
「你眞要我直說？」
「不錯，我希望明白你的意思！」
「那好吧！我告訴你，我要知道的是事實，不是故事！你現在明白了吧？」
「三娘，你不覺得你說的太過份？」
「不！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
「卓兄，羅兄，你們怎麼看法？」
「莊主，我暫不表示意見，免得影响你們！」
「對了，我也這樣想！」
卓、羅兩個都要滑頭，不肯表示意見，莊主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臉沉了一刹那，忽然問道：「三娘，你說剛才進福說的，不是事實，有什麼證據？你必須說個明白！」
「莊主，你該知道我的出身吧？」
「你的出身？這事與你的出身有什麼關係？」
「你想想就明白，關係大得很呢！」
「有什麼關係？你說！」
「你眞的要我說！」
「不錯，我要聽聽你說什麼！你知道嗎？你侮辱我先人，非說個明白不可！」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前人說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了！」
「別岔開話題了，說正經的吧！」
「好，我說我說！我先告訴你關於我的出身！我的伯父，我的爹爹，還有我的

叔父與祖父，都是頗有名聲的訟師，你也許聽說過一門四傑惡訟師這一句話，指的就是我祖父與我爹他們四個！我雖然並未列入四惡，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一點影响！陸師父早先說的那番話，似乎十分動聽，在別人聽來，也許眞是感動的，但聽到我耳中，却不是那回事。因爲太動聽了，所以肯定是假，縱然不是全假，也不會全是眞實，只有編造出來的故事才會這麼動人！百多年發生的事，一個陸家莊的師父，居然知得這麼淸楚，記得這麼詳細，這有可能嗎？莊主，我們把你當朋友才來找你，你却不肯將實情說出。有困難，你可以不說，因爲任何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該以假當眞，欺騙我們！如果你再堅持，我敢同你打賭，只要給我三天時間，我會把眞相找出來，你信不信我有此本事？敢不敢同我賭這一注？」

陸應龍聽來面色數變，不敢插嘴，他知道一門四惡確是四個出名的刁訟，名盛一時，却不知道他們就是水仙三娘的父執輩，她說了出來，先聲奪人，已經嚇壞了陸應龍，再也沒胆同她打賭了。但是，他不能不自找梯階下台，他沉思了一會，喟然一嘆，說道：「三娘，你可謂明察秋毫，不愧名訟之後！

「進福剛才所說，應該說是眞實的！關於槐莊逃來兩個人，確是眞的，先人有典籍記載。但是，百年前發生的事，歷百年的流轉，確難免有所增删，如果說是完全正確，絲毫不假，恐怕很難，但大概還是眞實可信的！」

「莊主，你如果早先這麼說，我也無須和你爭辯了！別說百多年前發生的事，就是這裏發生的事，傳到百里以外，也會變樣，不盡相同了，而且，就是同一個人所說，在甲地方對甲說了，隔了些時到了乙地方，再對乙說，巳經不盡相同了，何況相距百年，當然是有所不同的！」

「三娘，別說這個了，我們還是先想個辦法應付飛天神鼠這個刺客吧！」

「對！我們先想個克敵善法，再及其他！」

但是，除了加强防衛，提高警惕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一時却想不出來。

巳經是二更鼓响了，聽更鼓聲聲傳來，想到進福的報告，陸師父就心寒了。

進福早巳告退，這時只有四個人留在書房，水仙三娘雙手緊握，在書房緩緩踱步，突然，她停了下來，目注陸應龍道：「莊主，你以爲我們三個人是俠是盜？是正是邪？」

「這個，三娘，你們……」

「你直說好了，不要顧忌！」

「好，我說，我以爲，你們該是邪、盜之流！」

「對！正是這樣，我承認，我是又邪又盜的！莊主，你既知我們是邪盜之流，還肯和我們相交，可見你對我們的信任，我也不怕直說！莊主，依我推測，你的先祖與槐莊之間，必然發生過深仇大恨，如血債這類事情，而且百多年來不止一次，否則，以普通的仇惡，是不可能記恨到百年以外的！我這個猜測不錯吧？」

「不錯，確是有此傳說，只找不到證據！」

陸應龍不敢直說，也不能否認，顯得相當尷尬。但水仙三娘不放鬆他，稍爲歇一下，又道：「莊主，我先說明，我現在只是推斷，對與不對都難找到證據，若有冒犯，請千萬原諒！」

「你說吧，我不怪你！」

「莊主，剛才我注意到一個問題，陸師父說，槐莊收買飛天神鼠來行刺，可見得是槐莊對莊主有仇恨，不肯放過莊主，但爲何不見莊主對他們有仇恨之意，莊主，我這麼說，你不反對？」

「我不反對！」

「那麼，槐莊的人爲甚麼對莊主有仇恨呢？應該是莊主或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這一點，莊主可同意？」

「嗯，你再說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莊主對不起他們，或者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或者有人做了對不起他們的事，比如强姦、殺人、却嫁禍莊主或莊主的先人，於是對莊主記仇記恨，要報仇雪恨，自已辦不到，便收買外人，前來行刺！」

「嗯，有這個可能！」

「莊主，我打算明天到槐莊去一遭，假如是他們誤信人言，我會向他們解釋，若果他們不聽，我也會探個水落石出，然後再思對策，你以爲怎樣？」

「你這想法是好，只怕他們未必如你所想這麼善良，這危險實在太大了，須得從長計議！」

「可是，事已急，不容我們作長時間計議……」

「嗯，你們沒有時間，我有，你們只要肯出高價錢，我可以代你們走一遭！怎樣？」

一個陌生的口音突然傳自房上，水仙三娘等都吃一大驚，也感羞慚！他們幾個都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却給人家掩到了頭上還未發覺，直等到人家開口才知道，太丢人了！假如人家不開口，施用暗襲，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羅剛的反應倒相當快，他坐得與燈光最近，一聽到人聲，手一抬，燈光便熄了，眼前頓呈一片漆黑，幾個人也抄了武器，飛步出門，竄上瓦面，但瓦面一片空寂，連貓影也沒一隻，更別說是刺客了。幾個人分頭找了一遍仍無所獲，便又回到書房，口中難免不乾不淨的咒駡，及至亮着火摺子，燃着油燈，赫然發現有個陌生人坐在書房，各人不禁一怔，陌生人帶笑道：「我巳經等各位多時了，各位現在才回來，找不到人，是不是？」

卓方脫口問：「你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我是來談生意的！賤號飛天神鼠楊康，諒必各人都巳聽說過！」

來人自認是飛天神鼠楊康，又嚇了陸應龍他們一跳，不自覺的手握武器，作好準備。一時間，氣氛變的非常緊張，反而沉寂了，沒有半點聲音。

「怎麼？不歡迎我，還是怕我？」飛天神鼠楊康在沉默了片刻之後，便首先發言。

「不歡迎你又怎麼樣？」羅剛忽然說道。

「你到這裏來，爲了甚麼？」卓方說

道。

「你飛天神鼠雖然是個大名鼎鼎人物，但說到一個怕字，似乎太自高聲價吧？」水仙三娘也說一句，但語氣比較溫和。

「莊主，他們都說了，你怎麼不出聲？難道眞個喧賓奪主，只許他們說話？」好利的一張嘴，居然挑撥對方賓主感情了。羅、卓各人都勃然大怒，但飛天神鼠却氣定神閒，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緊張，相比之下，他在風度上是勝一籌了。

陸應龍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想起進福的話，便道：「我不明白你來做甚麼！須知我陸某人也不是個易與之輩，你該早有耳聞。」

「莊主，你言重了！我早就說過，我是做買賣的！我聽說莊主正在計劃着一宗大買賣，我也想入夥，就是這麼簡單，再無其他用意！」

「甚麼買賣？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莊主，明人不作暗事，你要我當着他們的面說出來？」

「你說好了！」

「那好吧，我說！是胡奎的買賣！」

「胡奎？甚麼胡奎！」

「大胆，你竟敢誣衊莊主是胡奎的黨徒。」

「你吵甚麼？我是說莊主，不是說你，姓羅的，你還不配！」

「我不配？你，你……」

「我怎樣？說錯了？」

「好，我叫你先嘗嘗滋味，看是誰不配。」

「不用試了，當然是你不配！」

飛天神鼠這話甚傷羅剛自尊心，他如何忍得住，雙目圓睜，便即撲上，刀光閃處，巳發出招式了。

「卓兄，你和他一起上，還是待一會兒再上？」飛天神鼠楊康突然向卓方望過去，但他身子却閃動着，避着羅剛的攻勢，絕未因對卓方說話而受到影響，因此，羅剛也暗暗吃驚了。

卓方有點意外地道：「楊兄，你還認得我？」

「當然認得，我們不是碰過杯，共同飲過酒嗎？怎會認不得！」

「羅兄，你先別動手，讓我們弄個清楚！」

羅剛發覺對方比自已高明，打下去，決佔不到好處，正不知如何下台，卓方給他這樣好的機會，他自然是求之不得，趁機停手了！他道：「好吧，且聽他又怎麼說！」

「楊兄，說眞話，你今晚到來有甚麼事？」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說實話，我早說過了，我是來跟莊主談買賣的。」

「甚麼買賣？」

「談胡奎的買賣！他是買主！」

「個別胡說！」陸應龍作色說。

「莊主，你別假惺惺作態了！你瞞得過他們，可瞞不了我，我不是君子！我是神鼠，你騙不了我，你騙他們，太不够朋友了，他誠心誠意帮你，你却想盡辦法騙他們！我呢？我是聽到消息才來的，你欺不了我，你可以說，不做我這一宗生意，却不能欺騙我說沒有這回事。」

「沒這回事。」

「眞的沒有？」

「沒有！」

「那麼，說願出三百兩銀子購買人家一個首級的不是你，答應先付一百兩，拿着首級回來之後再收另外二百兩銀子的不是你。」

陸應龍臉色倏地變了，看得出，他確是有這麼回事！只是碍着甚麼，不肯承認罷了！卓方與羅剛都覺得有被瞞騙的氣息，不約而同的怒瞪陸應龍一眼。

陸應龍一看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把心一横，斷然否認道：「沒有！那不是我！你別含血噴人！」

「你眞的沒有，再想想！」

「沒有，不用想了，你想含血噴人，入我以罪，辦不到！」

「這話大家聽到了，是你說的。」

「不錯，是我說的，我承認！」

「那麼，你聽着，五日前，一個晚上，在屋後小亭子與徐申說話的不是你？」

「不，不是！」

「雙手給徐申送上一百兩銀票的也不是你？」

「不是，不是！」

「莊主，你要不要見見徐申，讓我提醒……」

「不要！不要！你……見到他？」

「我何止見到他？我還抓住了他呢？要不要我把他帶進來對質？」

「不要！我，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他可認識那一夜給銀票的管家呢！莊主，你以爲扮成管家就可以瞞得了人？你想錯了，那一晚，你以爲徐申眞個走了？他並沒有走呢！他尾隨着你，一直待你睡了才走呢！」

陸應龍臉色灰白，慘然汗流，氣也促了，他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年，失去了早先的活力。

「怎樣？要不要我把徐申帶進來和你對質？」

「不要，不要了！」陸應龍道：「說吧，你到底想怎樣？」

「還是早先那一句話，想跟你談生意，做買賣！」

「好！你說吧。」

「徐申辦不到的，我可以辦到，酬金五百兩，先交一半，得手之後，再交另一半！你同意？」

「你知道我要的是誰？」

「當然知道！」

「好！一言爲定。」

「不！先拿銀子來才能作實！」

「這個，如果你……」

「你怕我到時不幹是不是？你放心，假如我肯打你的主意，人家未必不肯付出這個數目呢？再說，我如果自己動手，還怕拿不到五百兩銀子？」

「好吧！我叫人去取銀子。」

「別打官腔了，還是你自己去取吧，除了你自己，這個時候還有誰能替你取到銀票來！」

「好！好！我自己去！自己去！」

「不用急！小心點，別跌倒，我會等你的！」

陸應龍離開之後，卓方低聲問道：「陸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來話長，」飛天神鼠壓低聲音，「五日前，陸應龍約了徐申，經過大約如前述，徐申收了一百兩銀票便依約到槐莊去……」

「槐莊？」羅、卓兩個都詫然反問。

「不錯，是槐莊！陸應龍要徐申殺死槐莊的莊主，把他的頭帶回來，以徐申的武功，其實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到了槐莊，却沒有下手，輕輕嘆了一口氣，便悄然離開了。」

「為甚麼，發生了甚麼事？」

「發生了大事！大得出乎徐申意料之外，他所以臨時變卦，不下殺手……」

「怎樣？」

「等一會再說，陸應龍來了。」

一點不錯，各人向外望，果然看到他陸應龍來了！他走近飛天神鼠，把一疊銀票放到他面前，道：「二百五十兩，你點點數吧！」

「你點過了？」

「我點過了！你……」

「不必了，我相信你！」飛天神鼠連看也不多看一眼，把銀票拈起，拈着一頭，把另一頭向右掌心打下，「拍」一聲，打了兩下，再漫不經意的放進口袋。

「請等我消息，三天內我會拿他的首級來見你！」

「我等你！」

「我走了！」

「現在？不等天亮？」

「不等了！我是不分日夜的，再見了！」飛天神鼠起身告辭。

「楊兄！我送你出去！」卓方說。

「不必客氣，我自己走就行了！」

「不要緊，我送你出大門口，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啊，我們等你回來。」

「好！我一定回來！」

出了大門，飛天神鼠悄悄對卓方道：「卓兄，我實告訴你吧，我不會回來了，我把這二百五十兩送到槐莊之後，就遠走高飛了。」

「你把銀票送給槐莊？為甚麼？」

「說來又是話長，你有興趣，我把經過告訴你！」

「你說吧，我聽着！」

「事情是這樣的！」飛天神鼠說出經過，原來飛天神鼠即是徐申，徐申便是飛天神鼠，所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扮成兩個人，穿上不同的衣服，年齡，口音都不相同，因此，陸應龍分辨不出來。

徐申收了一百兩銀子之後，便趕到槐莊去，準備殺死槐莊的莊主唐念慈，怎料到的時候，正巧遇上唐念慈對兒子說話，他說：「你們嫌命長了！憑你們幾個人就想去找陸應龍報仇？只怕你還沒見到他已經被他的守衞殺死了！

「你以為只你們想報仇？別人就不想？別人也一樣想的，但別人可沒你們這麼傻，自己去送死！

「你自然知道，我也不再瞞你，你祖母確是被陸家莊的人殺的，但不是陸應龍，你娘則是被陸應龍殺死的，他還汚辱了我們莊子幾個婦女，你以為我們是懦夫，不敢反抗？不，反抗才是懦夫！反抗，會激怒他們，他們不會讓我們生，這是懦夫的做法！那是不負責任，我們不會這樣做，我們不反抗，忍受着，等機會報仇，忍耐，受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唯其能做到，才是英雄，假如憑一時之勇，都給殺了，誰替死難者報仇？誰替受辱者報仇？我們所以活下去，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替先人報仇，也為了保護你們成長！這責任，比去送死大得多！你們長大了！却要去送死，對得起我們嗎？你們是要負起替先人報仇的重任呀，如果你們盲目去送死！將來還要別人替你們去報仇，這成什麼話，你好好去想想吧，想清楚了，再來見我。」

徐申聽了唐念慈這番話，不禁肅然起敬，覺得陸應龍太卑鄙了，但他還不盡相信，仍在暗中偵查，經過多方面調查所得，還有人證物證，證實確是陸家莊欺負槐莊，也欺負附近一帶其他莊子，陸應龍說槐莊的人如何欺負他們陸家莊，完全是顛倒是非，胡說八道，徐申不由的同情槐莊莊主，倒過頭來替他出一口氣，這便是徐申又變了飛天神鼠去見陸應龍的原因。

飛天神鼠還告訴卓方，說過去曾有好些人替陸應龍出過力，結果却無緣無故的失了踪，不知下落，原來是陸應龍在慶功宴中弄了手脚，慶功一完，「功臣」也完了。

「所以，卓兄，你要提高警惕才好，要是無端端被偷襲而死！那才眞是寃枉呢！你回去吧，我該走了！」

「謝謝你提醒我，楊兄，要不是你，我眞不信這位貌似忠厚，心實狠毒的傢伙呢！你沿途小心，我會提防他的！」

兩個分手了，卓方沉思着，緩步走回陸家去。

「他走了？」

「走了！這傢伙好大的架子，跟他說話，有他講，沒你講，沒你說，他說什麼！你都要點頭，你說的話，他總是搖頭，這樣的人，怎能跟他眞誠相處。」

「他去了槐莊啦？」

「他是那麼說，誰知道他是不是眞去了，難說。」

「要是他沒去槐莊，會去那裏？」陸應龍緊張地問；但這樣的問題，除了飛天神鼠之外，誰能知道，實在沒有人能預先知道呀！

「這麼可難說了！」卓方說。

「莊主，他說過三天之後回來，就等他三天再說吧！」

「看來也只好如此了！」陸應龍說。

「我們該歇息了！三娘！你睡炕上，我與羅兄睡地板得啦！」卓方說時打個呵欠，外邊正好打响四鼓。

「這是什麼話，我這裏有的是地方，再多三五十人也用不着睡地板，傳了出去，還有臉見人，我早已叫人替你們打掃好房間了！你們兩個人一間，三娘自己一間，如果有什麼需要，隨便叫下人去取便是！這兒一切方便，不必客氣。」

「啊，這就太好了，今晚，我一定睡得十分舒服，就是怕舒服慣了，以後睡不着。」羅剛說。

陸應龍替他們安排的地方實在不壞，各人都感到滿意，可惜他們睡得遲，四鼓

晌過才睡，不多久，已給外間的人聲所嘈醒，無法不起來了。

「昨晚，我們睡了之後沒發生過什麼事吧？」

「沒有！一切平靜！」

「這才好，聽了也叫人安心，莊主呢？起來了？」

「莊主一早就出去了，他叫我們不可吵醒你們，沒想到你們起得這麼早！」

「這兒附近可有什麼地方好玩的？我們想去看看！」

「我叫人帶你們去吧，在那邊，有仙人石，龍吐珠等，都是很有名的。」

「我們自己去得了，不必再勞煩別人，你們去慣去熟，未必再感興趣，還是我們自己去吧！」

「那就不敢打擾兩位了！」

「那裏話，嗯！對了，還有一件事，麻煩你！」

「什麼事？請說。」

「小事，等一會，三娘起來，請代我們告訴她一聲，說我們到了後山，午前會返來了！她如果有興趣，請她到後山找我們，沒興趣就在這裏等我們！」

「是的，我一定辦到！」

「謝謝你，我們走了。」

羅剛與卓方兩個出了陸家莊，直朝後山走去。後山，顧名思義是一座山，這座山不算很高！却很多石，也很陡峭，普通人在半山以下是容易走的，過了半山，再向上，可就不易走了，所以附近的人很少走到半山以上的，所以半山以上有些什麼東西，在附近住了幾十年的人，也無法說得清楚，但羅、卓兩個是身懷武藝的人，他們當然不是普通人，他們兩個在山脚下仰首觀察了片刻後，才從一個方向上山。

他們這次上山是有目的的，因此走得很是小心，固然少出聲說話，沿路還借物隱形，避免暴露身形呢！

上過了半山之後，停下來，向周圍看了一會，又橫着山腰察看了一會，选定了方向再向上。

突然，有兩隻兔從山上跑下來，看到他們又急急轉方向。

羅剛看到兔子一時興奮，正要叫嚷，卓方手快一伸手點了他的穴道，在他耳邊低說：「別出聲！」羅剛被點穴正感詫異憤怒，却聽得卓方這麼說，才知是怎麼回事。但面子攸關，仍然分辯說：「怕甚麼？我們又不是作了見不得人的事！」

「羅兄，你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了？我們正是要作不給人知道的事呀！你想想，兔子怎會突然狂奔，必是受到驚嚇！」

「那又怎樣？」

「驚嚇牠的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蛇，是獸！」

「是呀！」

「如果是蛇是獸，當然沒事，如果是人呢？」

「是人又怎樣？」

「你猜是甚麼人？」

「你以為是甚麼人？」

「陸應龍！」

「有此可能？」

「有此可能！也可能他的同黨！」

羅剛道：「老卓，你怎麼啦，怎會懷疑是他？」

「他實在太值得懷疑了！」

「我不明白！」

「你總有一天明白的，也許今天，也許明白，也許再過幾天！」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暫時可以不必理會，看我行事好了！」

「老卓，你過去不是這樣的，你昨晚送姓楊的走了一程，嗯，對了，可是姓楊的對你說的？你相信他的話？」

「老卓，你過去不是這樣的，你昨晚送姓楊的走了一程，嗯，對了，可是姓楊的對你說的？你相信他的話？」

「不錯，是他對我說的，當時我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為甚麼？」

「我昨晚想了一晚，假如姓楊的話不眞，假如陸應龍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裏，怎肯白白送人家三百五十兩銀子？」

「是二百五十兩銀子，不是三百五十兩銀子！」

「不，是三百五十兩！昨晚二百五十兩，早幾天一百兩！他以這許多銀子去買一個人頭，這實在太可疑了！」

「他不是已經說出原因了麼？因為世仇？」

「不！那不是眞話！」

「你怎知道不眞？」

「世仇不在一朝一夕報，你想，陸應龍是怎樣一個人，捨得一下子拿出這許多銀子去為先人報仇？怎有這個可能？」

「這倒有點道理！」

「我未在槐莊住過，却是經過，距這裏很遠，而且，人也不多，窮得很，不論在人力物力財力，都無法和陸家莊相比的，他們絕對沒有能力到陸家莊來搗亂！陸應龍是沒有理由害怕他們！」

「那他為甚麼肯出錢請人去行刺？」

「所以呀，我才懷疑其中有詐！」

「你知道他叫姓楊的去行刺槐莊莊主嗎？」

「是楊康自己說的！」

「他說？他不怕你通知槐莊！」

「他才不怕，他根本不是去行刺！」

「那去幹甚麼？」

「他把銀子送給槐莊！五百兩！」

「剛才說是三百五，怎麼又變了五百兩？」

「他臨走時說了這話之後，我猜他必會回頭來再偷了一百五十兩，所以說是五百兩，至於另外的一百兩，他早已送給了槐莊了！」

「那一百兩他怎能……」

「羅兄，你是不知道的，早幾天莊主請的刺客就是他，只是他用上了易容術，衣着口音完全不同！陸應龍全分不出來，但他却能原原本本的說出當晚雙方談交易的情形！」

「哦，原來兩個人即是一個人，都是飛天神鼠扮的，這就怪不得他知道那麼清楚了，昨晚我還以為他眞抓到了那個人，從那個人口中聽到的消息呢！原來他是夫子自道！」

「所以，我懷疑他昨夜做了手脚之後，今早，陸應龍也發覺了，也想到是他幹

的……」

「陸應龍也會想到？」

「當然會！你別小看他，他也不笨呢！他昨晚只是一下子想不到，冷靜下來，就會想到了。」

「那就怪不得了！不過，他爲甚麼要上山？」

「我猜他一定在山上某一個地方有了秘密的地洞，他把貴重的寶貝都藏了進去！今晚，發覺不妥了，便把存放在家中一些珍貴的東西都放進了山洞去！」

羅剛道：「那麼，我們是要去找他這個山洞？」

「可以這麼說！」

「你打算盜寶？」

「我懷疑除了珠寶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秘密，假如證明他是個壞蛋，我當然不會空手回，也不會放任他再繼續害人，要是找不到證據，我是不會要他任何東西的！我的性子，你應該明白！」

「我明白！」

「那就好辦！我……嗯，你聽，有人聲！」

兩個人蹲下來，把耳朵貼在地上，果然聽得有微弱的人聲傳來。一個說：「你眞這麼相信他們？」這是一個略帶沙啞的男子聲音，聽來大約有五旬左右了，他的話過後，沉寂了好一會沒有人出聲。

「怎麼，你不說話！」仍是那個沙啞的聲音！

「看來他們是可信的！祇是人心隔肚皮，誰知道？」這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羅、卓兩個不約而同的互望一眼，又沉默地點點頭。

「我不相信他們！」

「爲甚麼？」

「我不相信任何人！」

「你怎可以這樣說？你……」

「你放心，對你巳例外，因爲你有家有業又有大量珠寶在我手上，現在我當然相信你，可是，到了生死關頭，到了你覺得生命比財物更重要時，你會怎樣？我想，你會要活命，丟棄財物，這就是說，到了那個時候，你也是不可靠，難以信任的！同樣道理，我也一樣，到了生命與財物必須抉擇時，我是選擇生命，丟棄財物的！我這是實話，不是侮辱你！我想，世上許多人都是如此，只有那些忠臣烈士才不會這樣，可是我與你都不是忠臣烈士，也不會是……」

「那是未來的事，何必管他！」

「不，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老大，你這是甚麼意思？」這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羅卓兩個又互相對望一眼，都臉有詫然之色，却因爲要傾聽對方說話，所以沒有出聲。靜候中，聽得老大說：「你們以爲飛天神鼠會去取槐莊莊主首級？別做夢了！他不是去殺人，他是去找人？他將用你給他的銀子作餌去請人帮手，然後再到這裏來打刧，你想，到時，我們還能呆得住？」

「不會吧？他是這種人？」

「怎麼不會？做得小偷，就做得大賊，有胆傷人，就有胆殺人！他有甚麼不敢的？」

「你怕他，你不是不把他放在眼內嗎？你曾經說過，等他把人頭取來之後，再把他一刀兩段，殺人滅口，怎麼忽然又反悔了？」

「我不是反悔，也不是怕他！不過，你知道他會請甚麼人做帮手？請多少人做帮手？我不怕飛天神鼠，却不能不提防飛天神鼠請來的是甚麼人！知道了有預算，未知道的則難以估料！我對未知的必須小心提防！」

「那是說，你要對我……」

「不！你放心，我絕不會害你，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比如你姦殺槐莊……嗯，甚麼人來了？」

老大突然停了口，但他巳說出「比如你姦殺槐莊……」幾個字，巳可說是表白了意思，羅、卓兩個都聽得明白，證明楊康沒有謊說陸應龍的壞話。羅剛至此地步完全相信卓方的話了。

老大停了口，稍後又說：「嗯，是個女的，似乎在找人！有甚麼人來了？」

「她是誰？老大，可是找你的！你別給老娘眼中滲沙！做夢！」女人突然呷起醋來。「別吵，可能是來找莊主的！你認識她？」

「她就是水仙三娘！奇怪，她來幹甚麼，怎麼只有她自己？羅剛與卓方兩個去了那裏？」

「壞了！一定是他們兩個先上了山，她知道了，就來找！我早說過他們不可靠，你偏不信，現在糟啦！說不定他們就在附近，我們快出去看！別給他們跑了！」

「好，我們快出去看看！」

聲音到此爲止，繼之而來的是足音，可見得雙方距離實在不遠。卓方悄聲問：「羅兄，他們一個是陸應龍，老大是誰？聲音似乎有點熟，一時又想不起來，你可記得？」

「記不得了，那個女的倒似是俏觀音，花小容！」

「對了！我記起來了，這麼說，那個老大必然是花心狼史大全！」

「你這麼肯定？」

「你不知道？俏觀音是史大全的姘頭呀！你聽出女的是俏觀音，男的不是史大全還是誰？也只有他才會這麼大言不慚，不把飛天神鼠放在眼內！」

「你認識史大全？」

「說不上認識，打過交道！」

「怎麼沒聽你說過？」

「快二十年的事了，無緣無故的，自然不會翻舊帳，怎會提到！」

「別說了，他們來了！」羅剛低聲說道。

「莊主，你叫住她，她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事！你穩住她，我與小容出其不意，下手！」史大全也把聲音壓得很低。

「哼，何必這麼費事，你怕她，我不怕！你瞧着好了，看我收拾她！」花小容犯了醋勁，要親自出手對付水仙三娘了！

「小容，你……」

「別碰我！我知道你捨不得她，怕我殺了她是不是，你放心，我不會辣手摧花！是我們史老大喜歡的人嘛！我也沒這麼胆！」她一甩手，自己走了出去，史大全想阻巳阻不了，只好乾着急。

「我去勸勸她！」

「不，莊主，遲了，你現在不宜露面了，由她去吧！」史大全急急的阻止陸應龍。

「老大，如果大嫂……」

「不要緊，必要時我會出頭，你要迴避，別讓人知道你與我們有關，你明白了嗎！」

「是的，我明白了！」

花小容站了出來，面朝水仙三娘走去，不客氣地喝道：「你是甚麼人？來做甚麼？找野漢，也用不着這麼心急呀！」

花小容的話雖然沒有指着水仙三娘，但水仙三娘環顧四週，只有她與對方兩個人，不用問，人家當然是說她了，因此她大爲反感，冷冷地，針鋒相對地說：「你又是甚麼人？我找人干你甚麼事？是不是阻碍了你同野漢子偷歡幽會？還是嚇跑了你……」

「住口！你這小妖精，看招！」花小容不讓對方把話說完，就飛快地衝過去進招。

她醋味沖鼻，出招又狠又快，自山上跑下，眞如疾電驚雲。水仙三娘是個識貨人，看來人身法便知非弱者，自然不敢大意，目注對方，暗思對策，在對策未想到之前，她不願盲目硬拚，見對方巳到，便點足斜掠丈外，先避第一招，不予接觸。

「不要臉的妖精，那裏走！」花小容足尖一點，身子疾轉，再撲水仙三娘。

「誰是妖精，誰自己知道！」

「看招！」

「誰和野漢幽會，誰和姘頭在一起偷歡，誰自己知道！」

水仙三娘仍然不接招，再次避開了。

水仙三娘這些話，全是以牙還牙，不甘受辱的說法，並未眞知道對方偷野漢或跟姘頭在一起。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她的話，正好說中了花小容的處境。她本是懷着滿腔醋味而來，聽了水仙三娘這幾句話，再想到早幾夜史大全曾經借故外出，去了很久才回來，更覺得蛛絲馬迹，大有可疑，一股乾醋起了發酵作用，醋味更濃了。

花小容的綉花薄刀，使得飛快，一刀未盡，一刀又到，水仙三娘一連回避了好幾招，漸漸覺得威脅增强，心中一急，急出了一個應付的辦法，她雙足一閃，身子乍倒，似是失足，花小容一見大喜，急忙俯身就斬。但是，就在這時，聽得山上有人「哎呀」驚叫，本能地側頭一望，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還沒有看得清楚，絲絲勁風巳襲向面頰，她側頭急避，橫刀劈出，聽得「噹噹」聲响，手腕受震，站穩之後一看，刀上沾了不少泥，再看水仙三娘，她手中也多了一截樹枝，正在折去枝葉。她明白了，原來水仙三娘身上沒帶武器，剛才是詐跌抓起泥巴，想擊傷對方眼睛，同時也趁這機會折枝作武器。

水仙三娘那一把泥巴，本來眞可以傷及對方眼睛的，不料羅剛以爲三娘眞個失足跌倒，不由自主的驚叫，無意中帮了花小容一個忙，也暴露了自己。他悔恨，却巳無補於事。

水仙三娘手中多了一截樹枝，就用它作武器和花小容交手。花小容自然不懼她這一截樹枝，舞刀如剪，刀刀狠，刀刀快！水仙三娘左閃右避，狀極狼狽，不到幾招，樹枝給削斷了，本有四尺來長的樹枝，變成二尺左右的兩截，更加不好使用，她更顯出不支了。但她仍然苦苦支持，並且不斷搶攻，以致在陽光下飛出片片碎片，兩截棍越來越小，也越來越短了。

「老卓，你怎麼啦，這樣忍心？」

「忍心？怎麼忍心？」

「你沒看到三娘……」

卓方道：「三娘怎麼啦？她正在漸居上風……」

「漸居上風？難爲你說得出口！」

「難道你以爲她處在下風？」

「你不是看不見，她的『武器』快給人削光了！還說是佔上風？」

「你知道三娘是慣用甚麼武器的？你沒看出她是故意這樣？花小容上當了，她削小了三娘的樹枝，正好給三娘削成了兩枝判官筆，你等着吧，三娘很快就眞要反攻了！」

「哦，原來這樣，我倒沒有想到！」

「你沒想到的事多着呢，你……」卓方陡然一掌把羅剛推開。一方面是用力頗大，另方面是出乎羅剛意外，以致他一個踉蹌，走了幾步才站得穩，狼狽可以想見。他心中又恨又怒，站住了脚，正要責罵卓方，怎知一看，卓方巳經和一個五旬左右的男子打在一起，雙方出招都十分凌厲，羅剛馬上明白了，剛才必然是這個人向他偷襲，給卓方先發覺了，巳來不及通知，只好把他推開，然後再跟偷襲者動手，自己因爲未知道，所以誤會了卓方，羅剛想到又一次幾乎怪錯了人，暗感慚愧了。

卓方用的是軟鞭，並不長，只有四尺八寸，對方是鋼刀，十分鋒銳，近刀背處有五個小孔，使動起來，會發出嗚嗚之聲，使得越快，越勁，發聲越大，越刺耳，故名奪魂刀，故江湖上有「花心狼奪魂刀」之稱！

奪魂刀上那五個孔並不能傷人，亦無暗藏暗器，嚴格說來，那五個孔只是用它發出的怪聲擾亂對方心神，並無實際用處的，但由於那聲音出自每一個孔都不相同，不少江湖人物都因受到它的影响而敗在史大全手中的。

史大全和卓方曾經一明一暗有過兩次較量經驗，深知取勝不易，所以一出手用毒招，希望以快刀斬亂蔴手法制服對方，這樣，再對付羅剛就容易得多了。否則，讓他們兩個合起手來，他實在沒有取勝的把握！

但是，史大全這想法太天眞了。他動上了手才知道自己想得太美妙，自己的想法，絕無可能達到的，因此，他在一連使了十多招之後，便不再求急攻了。

卓方這十多年來專門鑽研鞭法，把別家別派的刀法，劍法，棒法，槍法等等看過的都加以變化，融爲鞭法，所以他的鞭法是蘊有極其複雜的變化，不易爲對方所破的。

史大全以爲自己功夫有進，就可以尅制對方，怎知急攻之下，幾乎着了對方道兒。不過，他有信心，在百數十招之內，他縱不能勝，亦不會落敗，而過得百招，一切變化都有可能，毋須再去考慮。

（下期續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七色劍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癩蝦蟆莫元奇將雲飛白、藍如玉二人震傷，白衣少女管綀霞、甘明珠及時來到，癩蝦蟆、打賭讓甘明珠刺他三劍，否則全部要跟着他回去，管綀霞暗中將刺劍方法授意之後，甘明珠連刺三劍，其中一劍直刺其「睛明穴」，癩蝦蟆急用手撥出，却被管綀霞暗以「乾元指」將其三隻指甲削去，癩蝦蟆不敵逃去，管綀霞將雲飛白、藍如玉救起，四人就地金蘭結義，商議如何追查敵踪，雲飛白接到父親手信，說：父危速回。他和甘明珠先走，管綀珠也辭走。此時來了一個青衣人，想將藍如玉刦走，她和佟元璋將他攔截，雲、甘二人及時趕回協助……

插花廟中計　服解藥昏迷

原來青衣人發現門口退路被人截住，和佟元璋硬對的四掌，故意隱藏了實力，準備出其不意，等到突圍時才使出他的眞本領來。

佟元璋看他奪門逃出，口中大喝一聲：「你往那裏走？」凌空飛撲，有如大鵬展翅，直追了出去。

雲飛白、甘明珠避開了一掌，也同時喝了一聲，雙雙挺劍掠起。

藍如玉叫道：「佟老不用追了，他走不了的。」

青衣人一下閃出大門，堪堪縱身飛出去三丈來遠，忽然一個倒栽葱，從空中跌墮下來。

原來他雙脚膝彎上，被釘上了兩支小劍！

佟元璋疾掠過去！一脚踏在他胸口上，冷喝道：「佟某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聖？」

右手一抓，從他臉上揭下了一張薄如蟬翼的假面具。

甘明珠首先驚啊出聲，叫道：「會是你！」

原來這青衣人赫然竟是甘家莊的管家甘祿！

這下連雲飛白、佟元璋等人也大感意外！

甘祿一臉俱是痛苦之色，俯首道：「大小姐，妳想不到是我吧！」

甘明珠鐵青着臉，哼聲道：「你不用叫我大小姐，我爹一向待你不薄，沒想到你竟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甘願爲虎作倀，出賣甘家莊，出賣我爹，你現在還有何說？」

甘祿道：「大小姐責備得是，只是我有難言之隱……」

甘明珠氣道：「你甘心附賊，還有什麼難言之隱？」

甘祿半响不語，他似是不願說出內情來。

佟元璋沉喝道：「你到了現在還不肯說出上面的人是誰麼？那就莫怪佟某要對你不客氣了。」

不客氣，就是說要用刑了。

「甘祿堂豈是怕死的人？」甘祿冷冷一哼，轉臉朝甘明珠道：「我這樣做，也是爲莊主好。」

甘祿堂原是贛江水寇，因犯案被官府緝拿，才投奔甘春霖，改名甘祿，當了甘家莊的副總管，這事只有甘春霖一人知道，從沒和人提及過，是以連甘明珠都不知道。

「說得眞好聽！」甘明珠冷哼一聲道：「你出賣了爹，還說是爲爹好？」

甘祿堂道：「大小姐不相信，那就不用說了。」

「你說！」甘明珠道：「我爹究竟怎麼了？」

甘祿堂道：「大小姐總記得莊主這幾個月來，時常咳嗽吧？」

甘明珠說道：「我爹咳嗽和你有關係麼？」

「有。」甘祿堂道：「我原是贛江水寇，十年前投奔莊主，幸蒙莊主不棄，畀我副總管，信任有加，莊主對我這份恩德，使我沒齒不忘……」

甘明珠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甘祿堂接下去道：「去年冬天，莊主忽然咳嗽得很厲害，不但整晚無法睡眠，也咳出許多血來，先前只當是傷風引起的，延醫服藥，始終不見效驗，有一次，我上街採購物品，有一個小童遞給我一張字條，我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汝主人之病，可向插花廟觀音殿求籤，必有奇效』……」

甘明珠道：「這是什麼意思？」

藍如玉已經聽出一點端倪來了，忙道：「四妹，別打岔，讓他說下去。」

甘祿堂續道：「等我轉過頭去，那童子早已不知去向，我雖然不相信神鬼之事，但因事有蹊蹺，就姑妄信之，回到莊上，抽空趕去插花廟，找到後進觀音殿，爲了要求籤，就得先跪拜叩頭，當我跪下之際，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第九籤』。我一聽聲音，就知有人以『傳音入密』說話，分明是武林人物搗的鬼，當即依言走到東首壁下的籤櫥中，找到第九籤，抽開小木屜，就發現有一個密封的信柬，上面正寫着我的名字……」

甘明珠忍不住問道：「密柬上怎麼說呢？」

甘祿堂道：「那密柬上大意是說；莊主身上被人點了七處陰經穴道……」

甘明珠吃驚的道：「我怎麼沒聽爹說過呢？」

「莊主自己也並不知道。」

甘祿堂道：「那密柬上說，莊主七處陰穴被制，如果七個月內不解，就得終身嗆咳，變成一個殘疾之人，我如要報答莊主大恩，就得聽命於他，他每個月傳我一種手法，可以替莊主解開一處穴道。」

甘明珠道：「你接受了？」

甘祿堂道：「我爲了報答莊主大恩，生命尚可犧牲，自然要接受了。」

藍如玉問道：「這人是誰呢？」

甘祿堂道：「我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的身份，也從未見過他的人。」

藍如玉道：「你這話越說越玄奇了，你不知道他身份，還猶可說，怎會從未見過他的人呢？」

甘祿堂道：「事實確然如此，因爲每次他有事交代之時，我就會收到一根竹籤，有時在我床頭，或房中桌上發現，有時是有人送來的，有時是有人躲在暗處，用丟手箭向我射來的，反正在各種情況之下，都會接到，我只要看到竹籤上的號碼，趕去插花廟觀音殿，依照籤上號數，打開籤櫥抽屜，就可以收到一份密柬，指示我去辦事。」

藍如玉道：「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神秘之事，但你也是老江湖了，只不知可曾在暗中查過此事？」

甘祿堂道：「就因爲事情太玄奇了，我自然也暗中留神，希望揭開他的眞相，但對方處事縝密，你根本抓不到一絲頭緒，而且對方對我的行動，瞭如指掌，還受過他兩次警告，如果再要在暗中探究他的隱秘，會惹上殺身之禍，還暗示可能對莊主不利……」

甘明珠關心爹的安危，忍不住問道：「他後來有沒有傳給你解開爹陰穴的手法嗎？」

「有，」甘祿堂道：「這五個月來，他在密柬中指示我，已經解開了莊主五處陰穴。」

甘明珠道：「你替爹解穴，爹會不知道麼？」

甘祿堂道：「莊主那時咳得很厲害，我假稱精擅推宮過穴，在替莊主推拏之際，就可輕而易舉的解開他陰穴了。」

甘明珠說道：「爹也是他們刦持去的了？」

「這個我就不詳細了。」

甘祿堂道：「他有事交代，可以找我，我有事，就無法去找他，在莊主失踪之後，我也曾趕去插花廟觀音殿，一再祝禱，均沒有得到回音。」

藍如玉道：「那晚在竹林大宅中和我動手的就是你了，那也是他指示你的？」

「不是我。」

甘祿堂道：「那天我並沒有去竹林大宅。」

「那就奇了。」

藍如玉望望他，說道：「那晚和我動手的，明明就是你了。」

她不待甘祿堂開口，問道：「那麼今晚他如何交代的呢？」

甘祿堂道：「他要我在遠處瞭望這屋子裏的燈光，就前來把藍姑娘押去。」

佟元璋道：「今天傍晚前，和佟某見面的該是你了？」

甘祿堂搖搖頭道：「也不是，密柬中只交代我，他已和你談妥，要我前來帶人，所以佟總管一再提及交換人質，我無法應承。」

佟元璋道：「這人果然狡猾得很，哦，他要你把人帶到那裏去呢？」

甘祿堂道：「挿花廟觀音殿。」

藍如玉道：「我們那天也借插花廟落腳，可惜當時不知道，沒有仔細搜上一搜。」

佟元璋道：「他可曾和你約定什麼時候麼？」

甘祿堂道：「今晚二更。」

佟元璋望望藍如玉，說道：「看來咱們只好再來一次苦肉計了。」

「對，」藍如玉說道：「我們就這麼辦。」

甘祿堂道：「此人精細無比，只怕無法瞞得過他。」

雲飛白忽然想起一事，問道：「甘總管，他會不會暗中派人跟着你來，若是有人跟來了，自己會發現巳落在我們手中，那麼今晚二更，咱們趕去，却可能有兩種結果。」

佟元璋道：「雲公子是說他會避不見面？」

雲飛白道：「可能他會不露面，讓咱撲一個空，也可能預先設下埋伏，把咱們幾個人一網成擒。」

藍如玉道：「撲個空也好，設下埋伏也好，反正咱們都非去不可，到了那裏，再隨機應變也就是了。」

甘明珠道：「三姐怎麼還沒來呢？有她一同去，我們的勝算就大了。」

雲飛白道：「她不是還有事去麼？我想她一定會趕回來的，待會咱們走的時候，留一個人在這裏，她來了，就會趕上插花廟去了。」

佟元璋朝門外望望天色，說道：「現在還不到初更，咱們可以坐息一會再去，去早了反而不好。」

雲飛白問道：「甘總管，你交給佟總管的那封家書是誰僞造的，你可知道？」

甘祿堂道：「在下不知道，但確是有人送來的，我因雲公子是和藍姑娘一起走的，所以交給了佟總管。」

雲飛白道：「這麼說，不知到底是眞是假了？」

甘明珠道：「三姐說它有詐，大概是假的不會錯了。」

雲飛白道：「萬一家父有危險，那怎麼辦呢？」

藍如玉道：「雲大哥只管放心，三妹既然說這封家書有詐，必有所據，此事等三妹來了，就可知道，就算伯父眞有危險，咱們今晚事了，大家一起趕去，也來得及。」

大家在屋中坐息了一陣，直待一更過後，快要接近二鼓。

佟元璋起身道：「該是時候了，咱們走吧！」

當下取出一條繩索，說道：「主人，暫時委屈了。」

藍如玉道：「沒關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快綑吧！」

佟元璋依言把藍如玉兩手綑了起來，但却打了一個活結，說道：「待會需要動手之時，主人只要就地一滾，拉開活結，繩索就可解開了。」

他把打成活結的一根繩索，交給了藍如玉，然後由甘祿堂帶路，佟元璋押着藍如玉而行。

雲飛白，甘明珠二人暗中尾隨他們身後，遠遠跟了下去。春雨、秋霜二人，則留在屋中，等候管練霞。

甘祿堂，佟元璋，藍如玉三人，展開輕功，一路飛掠，不過頓飯工夫，便巳趕抵插花廟。三人越牆而入，由甘祿堂領路，直奔觀音殿。

此時夜色漸深，萬籟無聲，這後進因爲殿前有兩顆百年以上的老桂樹，枝柯交叉，樹葉茂盛，幾乎把偌大一個天井都遮蓋住了，看去更有陰沉之感！

甘祿堂領先走在前面，拾級而登，跨進大殿，除了神龕前面點着一盞油燈，四週一片黝黑，但在黑暗之中，有這麼一盞油燈，燈光相當微弱，却巳可看清殿中的事物了。

觀音殿地方相當寬敞，此刻靜悄悄的不見人影。

佟元璋問道：「佟某相信閣下，才跟隨閣下而來，這裏怎麼一個人也不見，閣下究竟搗什麼鬼？」

藍如玉裝作穴道受制，沒有作聲。

甘祿堂道：「佟老哥請稍坐息一下，這時還不到二更，到了時候，敝上自會來的了。」

佟元璋問道：「老主人也在這裏？」

甘祿堂急得低聲道：「佟老哥，你見到敝上，不就別明白了嗎？」

佟元璋重哼了一聲，才道：「閣下如有半句虛言，佟某就絕不饒你。」

他們這番話，一搭一擋，自然是故意這麼說的了。

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你們來了麼？」

三人急忙擧目看去，只見神龕右側緩步走出一個人來，這人也是一身青衣，面貌森冷，死板板一無表情，和甘祿堂幾乎十分相似！

當然他也戴着面具，這面具的製作，

和甘祿堂臉上戴的，同出一人之手，因此看去面貌就差不多了，也許是他們故弄玄虛，使人有神秘之感，才特地作成一樣的面具。

佟元璋跨上一步，問道：「閣下就是傍晚前找佟某談話的青衣人了？」

那青衣人深沉一笑道：「佟老哥認爲是兄弟的話，那就算是兄弟了。」

佟元璋道：「佟某巳經如約把少主人送來，閣下應該把老主人釋放出來了。」

青衣人冷然道：「兄弟答應過這句話麼？」

佟元璋雙目緊注着他，冷然道：「閣下如果作不了主，快去叫作得了主的人出來，咱們就不用浪費唇舌了。」

青衣人大笑道：「你是眞的制住了藍姑娘穴道，送來的麼？」

佟元璋道：「少主人不但穴道受制，而且繩索加身，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青衣人道：「七色劍主肯束手就縛，很難使人置信。」

突然伸手指了一指，朝藍如玉點了過去。

佟元璋怒聲道：「你這是做什麼？」

橫掌拍出，截向對方手腕。

青衣人嘿然道：「看來你們果然沒有誠意了。」

佟元璋瞋目喝道：「閣下如有誠意，應該把老主人先行釋放出來。」

青衣人深沉一笑道：「佟老哥不用再做戲了，你不妨先把藍姑娘身上繩索解去了，我們好好談談。」

佟元璋一怔，問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青衣人說道：「咱們敝上，並沒有和藍姑娘爲敵之意，只是要請藍姑娘來此一談。」

佟元璋道：「原來你還有主人？」

「不錯。」青衣人道：「敝上只是要試試藍姑娘的胆識，和佟老哥是否眞心想救你老主人而巳！」

佟元璋哼道：「你們這麼做，不覺得太過份麼？」

青衣人道：「大敵當前，敝主人不得不小心從事罷了。」

佟元璋心中暗道：「此人言詞閃爍，不知是眞是假？」

口中沉嘿一聲，突然跨上一步，喝道：「閣下反覆其詞，教人如何相信，你且把面具摘下來，讓佟某瞧瞧！」

右手五指如鈎，閃電般抓向他左肩，左手上揚，朝他面門抓去。

青衣人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做什麼？」

伸手一格，腳下往後疾退。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巳出手，趕緊一拉活結，綑在雙臂的繩索，由內而外瞬即散落，她一幌嬌軀，攔到青衣人面前，叱道：「現在你束手就縛了。」

青衣人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胆敢在觀音殿上，如此發橫！」

藍如玉掌指齊施，連攻了三招，口中冷冷一笑道：「有什麼不敢，觀音殿又怎麼樣？」

青衣人似是不願和兩人動手，一面閃避，一面叫道：「佟元璋，還不快叫你少主人住手，你們眞的不要命了。」

佟元璋嘿嘿乾笑道：「閣下只要取下你的面具，束手就縛，我主人決無傷害你之意。」

他在說話聲中，往前跨上一步，一雙鐵掌，也呼呼劈出兩掌，緊逼過去。

藍如玉右掌左指，更是記記指向青衣人要穴，手法變幻，令人目不暇接。

青衣人在兩人指掌交逼之下，一上手就失去了先機，此時除了閃避封架，根本毫無還手之能，他步步後退，口中焦急的道：「二位快快住手，敝上快要到了。」

藍如玉哼道：「那很好，你主人此刻未到，我就先把你拿下了。」

雙手加緊，迅疾拍出兩掌。

青衣人被逼得退到了神龕左側，眼看甘祿堂站着不動，忍不住喝道：「青字五號，你怎麼了，難道也敢反了不成？」

甘祿堂冷聲說道：「我一再被你們利用，甘心効命，那是爲了我主人，如今我主人也被你們擄來了，我何用再聽命於你呢？」

青衣人聽得大怒，大喝一聲：「你胡說。」

佟元璋大笑道：「閣下黔驢之技巳窮，再不束手就縛，那就遲了。」

呼的一掌，迎面逼了過去。

青衣人堪堪躲開了藍如玉的指風，此刻再待閃避，巳是不及，只得擧掌硬接。

雙掌交擊，但聽「砰」的一聲大震，佟元璋外號鐵掌，掌上力道甚猛，青衣人接下這一掌，不覺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藍如玉正待乘機欺上，突聽一個極輕的聲音喝道：「大家住手！」

這聲音雖輕，但在塲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青衣人惶急的道：「敝上到了！」

藍如玉不知這聲音來自何處？果然也停住了手。

青衣人恭敬的朝神龕中一尊檀木千手觀音佛像躬下身去，惶恐的說道：「屬下巳把藍姑娘請來，只是藍姑娘不信屬下之言，才動起手來，屬下該死，還望主上恕罪。」

藍如玉看他虔敬的朝着佛像說話，心中暗暗覺得奇怪。

只聽那聲音道：「恕你無罪。」

話聲雖低，但藍如玉、佟元璋、甘祿堂都聽到了，那聲音正是從檀木雕的千手觀音像口中說出來的。

聲音出自木雕的觀音神像之口，豈非神秘之至？

「藍姑娘。」那千手觀音又開口了。

藍如玉一手按着劍柄，目注神像，冷笑道：「閣下有話請說，大家都是江湖人，似乎用不着裝神弄鬼了？」

神像口中低沉一笑，說道：「藍姑娘說得也是，只是我要和妳談談，談話只要聽到聲音就可以了，對麼？」

藍如玉道：「好吧，有什麼話，閣下說就是了。」

神像又道：「藍姑娘，還有兩位朋友，一直躲在樹上，怎不請他們下來呢？」

他指的自然是雲飛白和甘明珠了。

雲飛白和甘明珠眼看自己行藏巳被對方識破，不待藍如玉招呼，雙雙飛身而下

，大步走入殿來。

甘明珠問道：「是你點了我爹七處陰穴？」

神像道：「不錯。」

甘明珠道：「還有兩處未解？」

神像道：「不錯。」

甘明珠道：「如何解法？」

神像笑道：「甘姑娘，妳不用急，等我和藍姑娘談妥了，自會教甘祿堂如何解穴的。」

甘明珠道：「你旣點了我爹七處陰穴，爲何又把我爹擄來？」

神像低沉的道：「甘姑娘，妳錯怪我了，令尊並不是我刧持的。」

雲飛白問道：「那會是誰？」

神像道：「這就是我要請藍姑娘到這裏來的主要原因了。」

佟元璋道：「那麼我老主人呢？」

神像又說道：「自然也不是我刧持的了。」

佟元璋道：「那你爲什麼要說把少主人送到，就可以釋放老主人呢？」

神像笑道：「我不這麼說，你們如何會來？何況對方耳目靈通，你們原來就在插花廟落脚，回到插花廟來，對方自是不疑有他，現在你明白了吧？」

藍如玉道：「我義父他們和甘伯父都不是你刧持的，那你要我來做什麼呢？」

神像道：「共商大計？」

「共商大計。」

藍如玉懷疑的問道：「你要和我們商量什麼？」

神像道：「難道你不想救妳的義父？甘姑娘不想救她的令尊麼？」

藍如玉又問道：「你是爲了帮助我們的忙？」

神像道：「也可以這麼說。」

藍如玉問道：「也可以這麼說，那是閣下另有條件了？」

神像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你們爲了救人，我是爲了對付對頭，目的不同，手段是一樣的了。」

佟元璋道：「閣下之意，是要咱們合作了？」

「當然合作。」

神像接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藍如玉道：「你說出來聽聽？」

神像道：「這也算不得什麼，只是在尚未救出妳義父和甘姑娘令尊之前，你們得聽命於我。」

藍如玉道：「等救出我義父和甘伯父之後呢？」

神像道：「你們仍得聽命於我，直到消滅了我對頭之後，咱們的合作當然也終止了。」

藍如玉懷疑的問道：「你的對頭是什麼人？」

神像說道：「這個妳無須多問，目前你們只要回答我，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條件？」

「這個……」

藍如玉遲疑的道：「你是不是馬上要我們答覆？」

「這倒不用。」

神像低沉的笑，續道：「妳可以和他們好好商量商量，在天亮之前，再答覆我不遲。」

話聲說完，忽然低「哦」一聲，接着道：「廟外有人來了，很可能就是跟踪你們來的了，藍姑娘，你們也許對我還存有一份懷疑，對不？現在不妨讓你們開開眼界，好了，你們就在這裏等着，對方若是闖進廟來，可由你們去對付，記着，對敵之時，不論是否對方敵手，只須口中喊出『一、二、三』，然後伸手凌空點出，就可把對方拏下，等你們對我有了信心，再答覆我好了。」

說到這裏，接着叫道：「青字三號、五號，你們退下去。」

那青衣人和甘祿堂同時躬身應「是」，果然疾快的往龕後退去。

神像也寂然無聲，不再說話。

藍如玉聽得將信將疑，回頭道：「大家坐下來，看看他說的話是否應驗？」

大家依言各自席地坐下。

甘明珠怙念着管練霞，低低的道：「三姐怎麼還沒來呢？」

藍如玉輕「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多說。

就在此時，只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凌空飛來，在殿前小天井中瀉落！

大家目光一注，月光之下，發現來的竟然又是一個青衣人，此人面貌森冷，死板板的一無表情。

他裝束、面情，竟和方才那個青字三號以及先前的甘祿堂，幾乎完全一模一樣，若不是青字三號和甘祿堂奉命退去，幾乎懷疑就是他們了。

幾人之中，只有藍如玉和佟元璋江湖經驗較多，立時想到這神像幾個手下，一身裝束，敢情是倣照對方的了。

那青衣人瀉落天井，目光烱烱，像獵犬般機警的向四週掃射了一下，他似乎對陰沉幽暗的觀音殿極爲注意，雙手隱藏袖中，暗暗作勢，舉步朝石階行來。

甘明珠悄聲道：「二姐，待回由我去對付他，試試『一、二、三』這句口號靈不靈？」

藍如玉低聲道：「先要佟老去探探他的口氣。」

青衣人剛行近階前，佟元璋就沉聲喝道：「閣下止步。」

青衣人聽到喝聲，不覺脚下一停，抬目問道：「什麼人？」

佟元璋舉步走出，說道：「兄弟佟元璋，閣下何人？」

「嘿嘿！」青衣人深沉一聲道：「果然是佟兄。」

藍如玉細聆他聲音，這回可以證實，此人才是那晚在竹林大宅院中和自己動手的青衣人了！

佟元璋沉聲道：「閣下何人？」

青衣人乾笑一聲，道：「佟兄眞是健忘，今天傍晚才和兄弟見過面，怎麼就記不得了？」

佟元璋暗道：「原來傍晚和自己約定的竟然是他，如此看來，那神像手下的兩個青衣人（青字三號和五號甘祿堂），果然都是假冒他的了。」

心中想着，一面說道：「閣下是找兄弟來的了？」

「正是。」青衣人道：「兄弟據報，佟兄好像得手了？」

「得手」，是指藍如玉被繩索綑了雙手也。

佟元璋冷森一笑道：「兄弟確然得手了，閣下呢？我老主人現在何處？」

青衣人道：「兄弟弄不懂佟兄何以跑到這裏來了？」

佟元璋說道：「閣下約定了記號（燈光），却不見你的影子，閣下該怎麼說法才對？」

他究竟是老江湖了，並未說出的是甘祿堂，却要先探聽他的口氣。

青衣人點頭道：「沒錯，兄弟剛才是因事躭誤了。」

佟元璋冷笑道：「兄弟依你閣下約定的記號，打了燈光，最後却遭人襲擊，該不是閣下出的點子吧？」

這自然是故意說的了，因爲遭到襲擊，所以要撤退到插花廟來了。再說依照約定是燈光，來的却是甘祿堂，可見青衣人是被人使了調虎離山之計。

青衣人怒聲道：「果然是那批不長眼睛的東西，和咱們搗亂，兄弟和佟兄約好了，豈會出爾反爾？」

佟元璋終於聽出他的口氣來了，他不能準時趕來，果然中了神像這批人的計，由此可見神像這批人，不但和對方同樣神秘，而且也神通廣大，他們似乎都在爭取主人（藍如玉），這倒眞是撲朔迷離之至了！

他看了青衣人一眼，徐徐說道：「閣下知道襲擊兄弟這批人的來歷麼？」

青衣人摸着下巴，嘿然道：「目前還弄不清楚，但和咱們爲敵，天下雖大，只怕他們也無所遁形的了。」

這口氣說得很大！

佟元璋道：「閣下，你現在作何打算了？」

青衣人道：「兄弟聽說佟兄回到插花廟來了，故而趕來瞧瞧的，咱們自然仍照原議行事。」

佟元璋冷冷的道：「現在形勢不同，照原議只怕行不通了。」

青衣人似有警覺，說道：「怎麼？佟兄要毀約了？」

「無所謂毀約。」

佟元璋乾笑道：「只是早晚市價不同而已！」

青衣人道：「那麼依佟兄之見呢？」

佟元璋道：「兄弟認爲閣下爲了表示誠意，應該先取下面具來，讓我看看你究竟是誰？有沒有和佟某談條件的資格？」

青衣人嘿然道：「佟兄莫要忘了你老主人還在咱們的手中，你除了接受兄弟的條件，沒有任何條件可提。」

佟元璋也笑道：「閣下也莫要忘了，這裏是插花廟，你既然進來了，要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甘明珠翩然走出，接口道：「佟總管何必和他多費唇舌？乾脆叫他束手就縛，不就結了。」

青衣人目光一注，冷聲道：「甘明珠，老夫正在找妳。」

甘明珠道：「你找我作甚？」

青衣人道：「妳雖然逃了出來（她是管練霞救出來的），但妳爹却在老夫手裏，妳還是乖乖隨我回去的好。」

「爹果然是你們刧持去的。」甘明珠哼了一聲道：「那好，你不用走了。」

「鏘」的一聲，掣劍在手。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憑妳甘姑娘，要和老夫動手，還差得遠呢！」

甘明珠道：「是你差得遠，還是姑娘差得遠，你試試就知道了。」

手腕一振，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青衣人右掌一推，呼的一聲迎着長劍斜劈而出。

甘明珠突覺劍身一震，連虎口都被震得隱隱生痛，心頭暗暗吃驚，暗忖道：「這人掌上力道甚强，自己倒是不可輕估了他！」

身形一退即進，青萍劍使了一招「乾三連」，劍身突然漾起三道劍光，分上中下橫掃過去。

青衣人大笑道：「這招劍法，比妳老子使的還差二三年，就算妳老子使來，也奈何不了老夫？」

隨着話聲，左掌竟然迎着劍光劈來。

武林中敢以肉掌硬劈劍刃的人，可還不多（一般以掌劈劍，劈的都是劍脊），可見此人在掌上的修爲，該是何等自負的了？

甘明珠心頭一氣，劍上自然用足了力道，那知劍勢剛劈到一半，就被對方掌上發出來的一股强勁潛力擋住，對方身形微側，右手五指箕張，突出如風，抓向自己左肩。

這一記奇快絕倫，甘明珠因劍勢受到阻滯，左手要待硬接，又自知功力和對方懸殊，一時無暇多想，急急往後躍退。

青衣人也不追擊，嘿然冷笑道：「如何？妳連老夫第二招都接不下來。」

「哼！」甘明珠怕他追擊，又後退了一步，才道：「你只怕連我一個指頭也接不下呢！」

青衣人大笑道：「小丫頭，妳知道老夫是誰？在老夫面前，妳還是少冒一點大氣吧！」

「你當我吹牛？」

甘明珠撇撇嘴道：「不信，你就瞧着吧！」

「好！」青衣人雙手籠在袖裏，點頭道：「老夫不還手，妳點一指試試看？」

「小心了，我要發指啦！」

甘明珠自然毫無把握，口中大聲叫道：「一、二、三……」

左手食指朝青衣人遙遙點去。

她點出的手指，當然只是作了個樣子，絲毫不用力道，但說也奇怪，她手指堪堪凌空點出，站在她對面足有八尺遠近，掌力奇猛的青衣人，連哼也沒有哼出，果然應指往後便倒！

這一下不但甘明珠看得目瞪口呆！就是站在階上的佟元璋，和隱身在觀音殿上的藍如玉、雲飛白，莫不看得聳然動容！

這是大家親眼目覩，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兒，以青衣人掌上功夫來說，此人的武功內力，均已足可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此時除了甘明珠凌空點出的這一指，既別無指風，也沒有什麼細小暗器，竟然眞會毫無還手之力，應指倒下，這當然不是甘

明珠把他點倒的，而是會說話的神像在暗中把他制住的了。

天底下當然不會有神，那神像當然是有人在暗弄玄虛，但他這一手委實神奇得很，這會是什麼武功呢？

青衣人堪堪倒下，右首屋簷上突有兩道人影疾如飛鳥，一下落到了青衣人的身邊。

這兩人是兩個年歲相仿的少女，一式黑布包頭，穿一襲黑色窄身勁裝，手持秋月般鸞刀，模樣甚是俊俏。

她們的突然出現，自然是同青衣人一黨！

甘明珠長劍一指，冷然喝道：「站住，妳們是什麼人？」

雲飛白手提長劍，從殿中走出，笑道：「她們就是玉女雙嬌。」

「好啊！」甘明珠倏地欺上前去，大聲喝道：「妳們那一個是假冒我的人？快說。」

玉女雙嬌中身材較高的一個嬌笑道：「是我怎麼樣？」

甘明珠盛氣的道：「很好，今晚我要把妳們兩個都留下來。」

身材較小的一個嗤的笑道：「妳少冒大氣了。」

甘明珠說道：「妳們不信，就來試一試！」

一面回頭道：「雲大哥，你莫過來，看我收拾她們。」

她試出「一、二、三」這句暗號果然應驗，心裏有了信心，所以要搶着和她們動手，不讓雲飛白出手。

身材較高的黑衣女子嬌聲道：「甘明珠，憑妳這點能耐，只怕連我十刀都接不下呢！」

甘明珠嬌哼一聲道：「多言無益，接招！」

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身材較高的黑衣少女理也沒理，只是身形輕挪，閃開了她的劍勢，也回頭道：「師妹，妳替我掠陣，我要在十招之內，把她拏下。」

「鈴」！她在說話聲中，鸞刀已經劃出，一道銀月般的刀光，斜削甘明珠的右肩。

她刀法果然奇詭得很，人還在和她師妹說話，刀尖就已到了甘明珠的肩頭，好快的一刀！

甘明珠豈甘示弱，口中冷哼一聲，青萍劍刷刷刷左右連擺，一連劈出六劍，這六劍不過是「坤六段」一招而已！

黑衣女子嬌脆一笑，身法奇特，纖纖柳腰，如迎風輕擺，每一擺動，正好避讓開甘明珠的劍勢，而她手中鸞刀，却絲毫不慢，一刀接一刀的遞出。

尤其她刀上按着一顆銀鈴，刀發得一快，銀鈴就跟着「鈴」「鈴」直響，聽來雖然清脆悅耳，但也頗為擾人！

兩人這一動上手，眨眼工夫，就已打了七、八個照面，甘明珠展開家傳「乾坤劍」，一支青萍劍青光繚繞，忽東忽西，劃出一排排的劍光，密集而凌厲！

黑衣女子手中鸞刀也劃起一道弧形銀光，最好看的還是她的身法了，嬌軀隨着刀勢，不住的擺動，在一片劍光中，欻欻而行，不徐不疾，搖曳生姿，當眞是步步金蓮，嬌俏婀娜，如果和她動手的是男人的話，不看得暈頭轉向才怪！

激戰中，只聽甘明珠嬌聲喝道：「喂，妳已經發了幾招啦？」

黑衣女子鸞刀「鈴」的一聲，從右首劃了個弧形，刀光一閃，斜劃到甘明珠左肋，才道：「這是第九刀。」

她這一刀比話聲還快，因為本來明明是攻到右側的，忽然攻到了左肋，甘明珠一劍撩了個空，急忙後退，但聽「嘶」的一聲，左邊衣衫，已被刀尖劃開了三寸長一條！

甘明珠後退三步，叫道：「住手！」

黑衣女子冷笑道：「妳不是我的對手，叫雲飛白上來吧！」

甘明珠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要在第十招上把妳拏下，所以問妳已經是第幾招了？」

黑衣女子冷哂道：「我剛才不是告訴妳是第九招麼？」

「現在是第十招，對麼？」

甘明珠左手徐徐舉起，咭的笑道：「那妳就躺下吧！一、二、三……」

食指隨着「三」字凌空點出。黑衣女子一聲不作，果然應指往後倒去。

身材較小的黑衣女子睹狀大驚，身形一掠而前，還未開口！

甘明珠道：「妳也吃我一指，一、二、三……」

那黑衣女子堪堪縱出，果然身形一歪，也如響斯應，跟着倒了下去。

× × ×

這眞是奇妙之至，甘明珠只是嘴裏喊着：「一、二、三」，手指虛虛一點，居然一連點倒了三個高手，心中自然十分高興，回頭望望雲飛白，咭的笑道：「雲大哥，這眞好玩，她們當眞連我一指都承受不住。」

雲飛白站在階石上，心頭也是大感驚奇，只是總覺得那說話的神像，行事太過詭秘，是禍是福，殊難逆料。

就在此時，只聽甘祿堂的聲音，從殿中傳了出來，說道：「雲少俠、甘姑娘，主人有請。」

甘明珠對神像已是生了極大的信念，催道：「雲大哥，我們快進去。」

兩人回入殿中，甘祿堂和那青字三號，也把青衣人和玉女雙嬌，都搬了進來。

只聽神龕中千手觀音神像口中低沉的道：「甘姑娘，妳一連擒下三人，這功勞不小。」

甘明珠喜孜孜的道：「這是你在暗中相助，我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

神像又道：「青字五號。」

甘祿堂躬身道：「屬下在。」

神像道：「你去把那青衣人臉上面具揭下來，看看他是什麼人？」

甘祿堂應了聲是，走到青衣人身邊，俯下身去，伸手揭起一張面具，不覺呆得一呆，說道：「會是雙掌開天路東華？」

路東華以雙掌馳譽武林，號稱雙掌開天，在江湖上掌力之深，無出其右，而且一向為人極為正派，甘祿堂驟覩之下，自然大為驚凜！

神像微微一哂道：「連北嶺七星都為

對方所用，路東華又算得了什麼？」

接着又道：「青字三號，你們兩個，先把他們三人，送到後面去。」

青字三號和甘祿堂答應一聲，就把路東華和玉女雙嬌一起送去後殿。

神像又道：「藍姑娘要救令義父，甘姑娘要救令尊，只要和我合作一途，不知二位姑娘可曾決定了麼？」

藍如玉道：「你方才說過，要我們在天亮之前給你答覆，我們還有一個小妹，尚未回轉，我想回去商量商量，準在天亮之前作答，不知你意下如何？」

神像說道：「自然可以，此時還不到三更，你們回去也好，我並不勉强你們，等商量好了，再答覆我不遲。」

藍如玉朝神像拱拱手道：「如此，我們先行告退。」

「慢點！」神像又道：「四位走得這樣匆忙，只怕走不出百步呢！」

藍如玉聽他口氣不善，不覺神色微變，說道：「閣下……」

神像沒待她說下去，輕笑一聲道：「藍姑娘不要誤會了！」

口氣微頓，接着說道：「方才甘姑娘虛虛作勢，就點倒了三人，那是我在暗中彈出的『百步聞香』，那是一種劇毒粉末，雖是以內功彈出，不易發散，但四位立身之處，和我相距極近，難保不在呼吸中聞上少許，如果不先檢查檢查，這樣匆匆的走了，萬一吸入了少許，不出百步，就會昏倒，那時豈不把這筆帳算到了我頭上，說我暗算四位了？我既有和四位合作之心，雙方必須相處以誠，故而提醒四位，先運氣試試，如果發覺不對，那就該服了解藥再走，以策安全。」

他這番話，說得似乎很誠懇！

藍如玉、佟元璋自然聽說過「百步聞香」的名稱，江湖上把這種劇毒，稱之為「無形毒指」，乃是極厲害的毒功，無怪雙掌開天路東華和玉女雙嬌都會無聲無息倒了下去。

藍如玉聽得暗暗心驚，口中說了聲：「多謝指點。」

果然依言站立不動，暗自運氣檢查，其餘三人也各自凝神運氣，檢查全身。

這一檢查，四個人果然都全發現體內似有輕微中毒現象，只是並不十分嚴重，想來那神像說得不假，是他在暗中施展「無形毒指」之時，因大家和他相距極近，以致無意中吸入了少許！

藍如玉緩緩睜開眼睛，忙說道：「多蒙閣下提醒我，我們果然都有輕微中毒之象！」

神像淡淡笑道：「你們吸入之毒雖然輕微，但『百步聞香』，只要聞上少許，仍然走不出百步……」

說到這裏，叫道：「青字三號，你去給他們端上四盞解毒露來。」

青字三號躬身應「是」，回身走入，隨即從殿後端出四個小玉盞來。

神像又道：「四位把玉盞中的解毒露喝了，就可以走了。」

佟元璋看了玉盞一眼，只覺盞中解毒露無色無味，和清水一樣，看不出什麼異處……

只聽神像輕笑一聲道：「怎麼，佟總管是怕我在水中下毒麼？我要和你們合作對付對頭，怎會出此下策？再說四位都在殿內，和我近在咫尺，我眞要對四位不利，早就施展『百步聞香』了，何用如此費事？」

佟元璋心中雖覺猶豫；但想想他說得也是有理，這就伸手取起玉盞大笑道：「行走江湖，防人之心不可無，佟某且相信閣下一次。」

一面回頭道：「主人和雲公子、甘姑娘不妨暫緩，等佟某服下之後，看看是否眞是解毒之藥，就可知道了。」

說完，果然舉盞一飲而盡。

神像輕笑道：「佟總管果然老謀深算，忠心為主。」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服下解毒露後，立即閉上眼睛，似在運氣，就等待着他的感應。

過不一回，佟元璋倏地睜開眼來，點頭道：「看來這是解毒露，大概不會錯了，屬下剛才運氣檢查，那輕微的中毒現象，好似消失得很快。」

神像輕輕嘿了一聲道：「藍姑娘現在總該相信了吧？」

藍如玉不再多說，伸手取過玉盞，一口喝乾，甘明珠也和她同時取起玉盞，喝了下去。

雲飛白待二女放下玉盞，伸手去取，就在此時，突聽耳邊想起一個急促的聲音，叫道：「雲大哥，喝不得！」

那是管練霞「傳音入密」的聲音，話聲堪堪入耳，「拍」的一聲，手中玉盞，已被從殿外飛射進來的一顆小石子，擊得粉碎！

神像口中傳出一聲叱喝、「外面是什麼人？」這一聲，因為喝得聲音較响，已可聽出是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

藍如玉、甘明珠二人忽見雲飛白手中玉盞被人打碎，方自一愕！

只聽佟元璋口中忽然「咦」了一聲，叫道：「不對……」話聲未落，一個人好端端的忽然打了個轉，撲倒地上。

藍如玉、甘明珠也在此時突覺眼前一黑，一陣天旋地轉，相繼撲倒下去。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事，雲飛白看得大驚，只聽耳邊緊接着响起管練霞急促的聲音說道：「雲大哥，你快縱身飛出來，我在暗中擋他一擋，再遲就來不及了，救人之事，只好以後再設法了。」

雲飛白心知時機緊急，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突然雙足一頓，使了一式「燕子穿簾」，一道人影從殿上激射而出。

只聽那神像口中嬌叱一聲：「雲飛白，你想走嗎？」接着那女子聲音似乎驚「啊」了一聲。

雲飛白一下竄出觀音殿，突覺身邊疾風颯然，自己右手已被一隻柔軟的手掌抓住，耳邊有人輕喝一聲：「快走！」

一股大力傳了過來，拉着自己往外飛掠，幾乎不用自己縱身起落，就像流星一般，劃空飛行！心知這拉着自己奔行的就是三妹管練霞了，但這一路上飛行極為神速，幾乎連話聲都說不出來。

不，他身中「百步聞香」，果然不出百步，就漸漸感覺不對，一個人竟然在奔行中昏迷過去。

（未完・六）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州四奇的老四上官傑的劍術，從前比不上墨非子，他的確是一位劍術大家，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現在却被上官傑把劍勢封死，動彈不得，蕭寒月見勢危殆，挺身解圍，但發覺上官傑的劍勢，招數類似劍帝，相詢之下，據上官傑自稱只有五招，和自己出自師門的七煞劍招不同，都是以快攻快，初時懷疑是同一師門，不敢出手，恐怕有鬩牆之失，查淸不是，便一招將上官傑削去手臂一片肉，以作懲戒，老大沈滄想攀師門，常九提出不要上當及時阻止，此時閑雲大師吹暗嘯集合，衆俠退至湖畔，由蕭寒月和朱盈盈留下和中州四奇作殊死戰……

長劍飛刀起作用　橫眉俯首意益然

四種服色，交錯而立，看上去有一種莫名的詭異，劍光映日，却不失堂堂正正的氣勢。

這是正、奇兼具的劍勢陣，劍陣佈成，立刻湧出了一股濃烈的殺氣。

蕭寒月長劍打閃，劃出一圈劍芒，頓然佈出一片劍氣。

朱盈盈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壓力。

蕭寒月十分溫和的笑了一笑，道：「不要怕……」

朱盈盈嫣然一笑，接道：「我不怕，我有蕭大哥在身側，我什麼都不害怕。」頓覺壓力消失，勇氣百倍。

蕭寒月道：「好！說下去，妳剛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什麼事？」

朱盈盈道：「我在想，如若用『銀月飛霜』配合你的劍法，定能使它的威力更大。」

想不到這個嬌嬌的小郡主，竟然在連番血戰中，還能保持鎮靜，思索這件事情，這說明了她一片情意，確實全部寄託在蕭寒月的身上，早有了生死與共的決心。

這麼乖巧的小姑娘，倒値得人去關愛疼惜了。

蕭寒月試探的問道：「我想的，那妳想通了沒有？」

「想是想通了，只是你出劍太快，我不知道能不能配合得上，要是……」

突然住口不說。

蕭寒月道：「要是什麼？怎麼不說了？」

「我說了，你可不許笑我。」朱盈盈不好意思的答。

「不論妳說什麼，我都不會笑妳的。」蕭寒月用鼓勵的口氣。

朱盈盈道：「我發覺了『銀月飛霜』如能配合別人的兵刃運用，威力就可增强很多，我很留心別人的劍法，大致上都可以配合得上，唯有大哥的劍法，我深覺吃力，因爲太快了，我一直……」

「不要緊……」蕭寒月說道：「我以後出劍慢一些，妳試試看。」

朱盈盈欣慰的點了點頭。

蕭寒月口中雖然說的溫柔，那不過是給她一些安慰能了，心中可沒有把握。

朱盈盈眞的能够配合他的劍招嗎？蕭寒月懷疑着。

而朱盈盈，却是信心十足。

×　　×　　×

沈滄、成英、上官傑、韓成方他們四個人，也都緩步行入了陣中，站了四方的主位。

每人都如滿弓之箭。

成英冷笑一聲，道：「蕭寒月，你應該在我們的陣勢尚未佈成之前離去的，現在，你完全沒有機會了。」

蕭寒月緊了緊手中之劍。

「就算在下戰死在此陣式中，諸位只怕也將陪我蕭某人於黃泉途中……」

沈滄哼哼冷笑，道：「你是劍帝傳人，練過那七煞劍招，可瞧出這是什麼劍陣麼？」

蕭寒月怔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他早已暗中打量過了那座劍陣，却是一點也瞧不出那裏和七煞劍招有什麼連帶的關係，但是以適才上官傑那等劍法的精奇，可想而知，他們的劍法，和這座劍陣定然非同小可。

「這是七絕劍陣……」沈滄冷肅的說道：「沒有生門活路，陷入此陣中的人，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死亡。」

朱盈盈怎麼辦？不能撒手不管。

蕭寒月忽然伸出左手，輕輕拍了一下朱盈盈的秀肩，笑道：「他們志在殺我，蕭大哥如不能帶妳闖出劍陣，妳就說出妳的身份，他們不敢殺妳的……」

朱盈盈接道：「你現在還不知道我的心麼？你如不幸死了，我如何還能活得下去……」

「不！妳不能死，妳本來就不是江湖中人……」蕭寒月急道。

「我自從離開家裏那一刻起，已經就是江湖中人了，你一定要我活下去，我會活的很痛苦的，蕭大哥，你忍心讓我過着那種生不如死的日子麼？」

痴情又固執的郡主，倒叫人爲難了。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聽我說……」

「什麼也不要說了……」朱盈盈目光中滿是堅決神色，說道：「我現在很平靜，也很快樂……」

多像一個知足、幸福的成熟小女人。

「生共羅幃死同穴，蕭兄有此紅顏知己，當眞是不虛此生，叫兄弟好生羡慕！」

蕭寒月循聲轉頭看去，只見楊方鶴靑衫飄飄，站立於劍陣之外，不禁一皺眉頭，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兄弟楊方鶴呀？」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楊兄此時此刻，還不肯以眞正面目相見麼？」

楊方鶴大笑道：「二先生已身難自主，如若蕭兄願意屈就在二先生之下，第三把交椅的位置，兄弟自當盡力說服大先生……」

蕭寒月冷冷說道：「蕭某已受騙過一次，縱然楊兄能舌燦蓮花，只怕也不會讓我再上一次當了。」

蕭寒月已不再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尤其是眼前這個騙子。

楊方鶴道：「蕭兄英雄肝胆，視死如歸，兄弟看得出來的，不過，蕭兄，怎不爲朱姑娘想想呢？她錦繡年華，情深萬斛……」

他居然知道郡主？

蕭寒月心頭一凜，道：「楊兄，你也知她是無辜的，何不放她離去？」

楊方鶴道：「兄弟縱有此意，朱姑娘又怎麼會肯甘棄蕭兄而去……」

朱盈盈悚然一驚，豎耳凝神。

突然瞪大雙目，盯注楊方鶴，道：「你！你的聲音，我好像聽過，你……」

「當然聽過，楊某和蕭兄交談數次，姑娘都在蕭兄身側的……」

他哈哈一笑，接道：「楊某很敬重蕭兄的爲人，如若姑娘願意離去，兄弟自當成全蕭兄的心願。」

難得楊方鶴如此大方，不予計較。

蕭寒月低聲道：「盈盈，機會不可失，出陣去吧！」

朱盈盈搖搖頭，道：「蕭大哥，我一直都想聽你的話，不想忤逆你……」

「好！那就快些出陣去。」

朱盈盈似心意已決。

突然亮出「銀月飛霜」，道：「我如眞的會拖累你，那就只好先走一步了。」寒芒一閃，刺向咽喉。

可愛、固執的姑娘，居然要以身殉來成全蕭寒月，這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人非太上，孰能無情？

蕭寒月搶上一步，急急一把抓住朱盈盈的手，怎麼忍心讓朱姑娘傷了。

蕭寒月絕對想不到，在王府中長大的嬌嬌郡主，竟然會有如此剛烈的性格，採用的手段，又是如此强悍，心中大爲震驚，寶刃鋒利，蕭寒月不敢用手封擋，右手疾快探出，點向了朱盈盈的右腕脈穴。

若非是蕭寒月的出手速度，換上了另外任何一個人，却無法解去朱盈盈自絕之危。

指去如電，正中了朱盈盈右腕脈穴，但朱姑娘手中的銀月飛霜，也到咽喉前寸許之處。

冷森的寒芒，侵肌透體。

「盈盈，怎麼如此糊塗？」

朱盈盈道：「我不能帮助你，又不能離開你，活着還有甚麼味道！」

蕭寒月握住朱盈盈的右腕，暗中運氣推活她被點的穴道，嘆口氣，道：「盈盈，以後不許再如此了，有事情儘管說出來。」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知道了……」

她一下子舉刀自絕，忽而又笑顏展現，對圍在四週的殺手，似是並未放在心上，情緒的變化，完全受到蕭寒月的影响。

朱盈盈能忽視這些凶險，但蕭寒月却不能，暗暗吁一口氣，道：「盈盈，咱們面對的强敵，人數衆多，靠我一人之力，只怕很難對付了！」





「我能帮助你麼？……」朱盈盈臉上泛起了愁苦的容色。

蕭寒月心中明白，今日之戰，勝算不大，但血戰死亡之前，要盡量使得朱姑娘快樂。

「盈盈，妳的銀月飛霜配合我的快劍，是咱們今天唯一可以生存的機會。」朱盈盈敢於自絕，對死亡的威脅，似乎是並不太畏懼，所以，蕭寒月對她也不隱瞞目前的處境。

她果然不怕，竟然還笑得出來，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說道：「那銀月飛霜上記述的幾招變化，我都練習很熟的了，而且，還領悟了不少心得。」

「好……」蕭寒月臉上泛起了一抹喜色，道：「等一下，妳盡量施展……」

「可是我不知道……」朱盈盈顰起了柳眉兒，接道：「如何和你的劍法配合？」

合圍的劍手漸漸逼近，已可感受冷厲的殺氣逼人。

原來，兩人只管交談，似乎是對身外的危機，全不担心，反使得中州四奇有些摸不着頭腦，直到蕭寒月和朱盈盈談起了拒敵之事，沈滄才下令向前圍攏。

蕭寒月心中忖道：那「銀月飛霜」上記載的變化，也不知出於何人之手，是打造之人刻上去的，還是事後由別人再加上去的，不管如何，既然能記載在寶刃之上，想來定是很有妙用的武功，倒不如給他們來個出奇不意，憑仗寶刃削鐵如泥的威力，也許能收到一時奇效。

心中暗作決定，才微微一笑，道：「盈盈，不用配合我，由我來配合妳……」

朱盈盈接道：「可是我的武功比你差得多呀？」

蕭寒月道：「但你的寶刃厲害，可以切金斷玉，擋者披靡。」

朱盈盈說道：「好啊！我錯了你可不能怪我？」

只見她臉上綻放着快樂的神情，全然不知身陷危境的壓力，當眞是少女不識愁滋味，但連生死大事都能抛開，這位嬌生慣養的金枝玉葉，比起江湖中人，似是還要輕淡生死了。

也許，她眞的是不知道怕吧！

蕭寒月看得心中既是佩服，又是憐惜。

「不要怕，妳儘管施展吧！」

這時，四週的劍手，又再逼近了。

雙方的距離，已到了一丈左右，正是「銀月飛霜」發揮威力的距離。

蕭寒月暗中提聚眞氣，頓然間，衣衫膨起，全身的肌肉都緊繃了起來，關節也微微的作响。

朱盈盈聽得心中一動，道：「大哥，你怎麼了？」

蕭寒月道：「靠緊我，咱們聯手拒敵。」

護身罡氣擴展把朱盈盈護在罡氣之內。

他在這些時日裏，內功大進，又得趙幽蘭暗中給他服用了助長功力的藥物，連他自己也不太明白，自己的修爲，究竟到了何等境界。



今天面對生死一戰，不自覺，提聚了全身的功力，他所有的潛能，完全發揮了出來。

朱盈盈感覺一股莫可名喻的力量，把她的身體圍了起來，緊緊的靠近了蕭寒月，心中覺得好玩，笑道：「蕭大哥，我感覺到了……」

蕭寒月奇道：「感覺到甚麼？」

朱盈盈道：「你身上有一股力量，把我拉到你的身邊。」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好！咱們生死同命，永不分離。」

朱盈盈道：「那眞好，大哥，我好想聽這些話，你終於說出來了。」

蕭寒月道：「我……」

「不要說……」朱盈盈洋溢着嬌媚接道：「我會學着燒菜，我會學着作女紅，我不要丫頭們侍候你，我要親手替你縫製衣服，照顧你的吃喝。」

蕭寒月啞然一笑，道：「大哥很窮，那裏僱得起丫頭……」

「那最好，只有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沈滄突然大聲喝道：「蕭寒月，你看見了麼？」

蕭寒月目光轉動，只見四十個不同服色的劍手，劍已出鞘，佈成了合擊的劍陣，冷笑一聲，道：「看到了。」



沈滄道：「劍陣已成，再不作個決定，只怕悔之晚矣！」

蕭寒月道：「決定甚麼？」

沈滄道：「棄劍受縛。」

蕭寒月冷冷的說道：「別作妄想了，今日一戰，不是你中州四奇授首，就是我蕭某人送命……」

成英大聲喝道：「你死不足惜，難道不怕連累了這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麼？」

蕭寒月還未來得及接口，朱盈盈已搶先說道：「有蕭大哥在此，你們如何能殺得了我？」右手一揮，「銀月飛霜」疾飛而出。

這些日子中，她勤練此技，大有進境，已到了運作圓熟的境界，兵刃出手，有如輪月旋飛，橫掃過去。

「銀月飛霜」上有一條細索控制，可近可遠，遠達丈八之外，短可近身相搏。

七絕劍陣尚未發動，但佈陣的劍手，劍都已出鞘。

這些劍手，似是都有着相當深厚的功力，長劍出鞘之後，立刻湧出來陣陣殺氣。

但他們尚未發動，彼此距離仍保持一丈左右。



三尺六寸的長劍，不能攻放自如，但朱姑娘的「銀月飛霜」却能。

一片寒芒捲至，首當其衝的，是身着白衣的劍手。

兩個人雙劍齊出，封擋了過去。

只看兩人出劍的手法，蕭寒月已瞧出了那是第一流的劍手，承襲了上官傑的劍路。

那就是說，這些劍手的劍法，都很像「七煞劍招」。

這也使得蕭寒月內心震動不已。

上官傑是蕭寒月遇上的一流勁敵，如若這些劍手，都有上官傑的功力、劍法，就算劍帝親身臨敵，只怕也難有勝望。

此時可大意不得，蕭寒月凝神靜觀，嚴陣以待。

但聞「噹噹」兩聲，兩支封擋着「銀月飛霜」的長劍，竟然都被削斷。

旋飛的「銀月飛霜」力道不減，仍然橫掃過去。

七絕劍陣也同時發動。

但見紅、黃、藍、白四色的轉動，劍氣漫天撲來，果然是奇絕天下的劍陣。

朱姑娘削斷兩隻長劍時，感覺到手腕一震，但手中兵刃的去勢，並未減少，朱姑娘暗中又加了幾分勁力。

但見交織的銀光中，又响起三聲脆響，又削斷了三支長劍。

三劍阻擋，「銀月飛霜」的去勢已衰。

同時，朱姑娘也感覺到手腕一陣痲木。

但聞沈滄高聲叫道：「快！快！快去抓住那繩索。」

成英應聲而出，劍交左手，護住身軀，右手疾伸如電，抓向索繩。

但蕭寒月也同時飛身而起，一面叫道：「盈盈收回兵刃。」

事實上，用不着蕭寒月的呼叫，朱姑娘已全力挫腕，收回「銀月飛霜」。

蕭寒月飛身一擊，帶起的强大劍氣，有如一股决堤洪流，疾湧而出。

這是他全力的一擊。

一則是七絕劍陣，已被削斷了五支長劍，在攻勢變化上，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蕭寒月及時的全力攻勢，直射而入。再加上成英企圖奪取朱姑娘手中的那寶刃的索繩，也阻碍了劍陣的變化，這幾下因素一湊，本是全無破綻的七絕劍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蕭寒月劍風如嘯，一藍一紅，兩個劍手，斷腕濺血，長劍落地，就在成英右手上五指抓到索繩的瞬間，蕭寒月寒罡湧到。

雙方面相對飛躍，速度快極，成英功力雖然精純，也無法及時倒退出去，心中大急之下，身在空中，右脚一勾，竟然挑起了一個藍衣劍手，擋在身前。

蕭寒月劍如流矢，閃動寒芒中，洞穿了那藍衣劍手的前胸、後背。

但成英却借這一擋之勢，緩過一口氣，倒飛而退，順勢又是一脚，蹬在那藍衣劍手的後背之上。已被蕭寒月長劍洞穿身軀的藍衣劍手，直向蕭寒月撞了過來。（未完．五十四）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瑾接到王守仁的彈劾本，隨即轉呈皇上，皇上赫然大怒，將王守仁杖責八十大板，革去南京兵部尚書之職，貶往山西大同做一個總兵，劉瑾滿心歡喜，除去眼中釘，後來細心一想，才知上當，派手下去行刺王守仁，見他擁重兵出城，證實了皇上對他不利，而自己的陰謀大致已就緒，白蓮教的天地雙尊練成了白骨魔功，便可以舉事了，五燈使者又將徐廷封的女兒憶蘭擄去，從中生事，約徐廷封在野豬林比試武功，徐廷封召集鍾大先生、南偷師徒、傅香君、陸丹等商議對付之計，可能出自劉瑾的用意，並非是比武，而是談條件……

野猪林救女　安樂侯抄家

黃燈使者無心一串佛珠在手中輪轉，嘴唇不住在顫動，彷彿在默誦着什麼經文，又彷彿在咒詛着什麼。

白燈使者崔命倒提着哭喪棒，白燈照耀下本來已蒼白的面龐更有如塗上一層白堊。

藍燈使者藍定儒一身儒生裝束，手中一柄摺扇打開，漫不經意的輕搖，姿勢固然是瀟洒，相貌也其實並不難看，可見藍燈照耀下，難免亦變得陰森起來。

紅藍黃白青五盞奇大的燈籠下就只有白蓮敎這五個使者，徐廷封鍾大先生却知道除了這五燈使者，野豬林內還藏有很多白蓮敎徒，黑暗中再加上枝葉掩護，他們實在看不清楚，但他們還有一對敏銳的耳朶。

陪同徐廷封到來的也就只有鍾大先生。

五燈使者待他們下了馬，走近來，才迎前一步，黃燈使者無心一聲佛號：「崑崙派的掌門人也來了，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啊。」

鍾大先生淡然道：「貴敎的敎主何在？」

紅燈使者嬌笑着應道：「就在林中高坡上。」

鍾大先生原是要試探天地雙尊的下落，聽說竟然就在林中，難免有些意外，但仍然不動形色，接道：「請引路——」

紅燈使者笑得花枝亂顫的。「那得先闖過我們五使使者的五燈迷魂陣。」

「這就是白蓮敎的待客之道？」鍾大先生「呵呵」的接一笑。

「佈陣——」紅燈使者把手一揮。

林中應聲亮起了紅藍黃白青一排排的燈籠，四方八面向鍾大先生徐廷封包圍過來。燈籠五色交錯，掌燈湧上前來的五燈殺手也是分穿着五種不同顏色的衣服，燈光搖動，人與燈縱橫移動，已經是令人爲之目眩。

「慢着——」徐廷封猛喝一聲。

「侯爺有什麼賜敎？」紅燈殺手一雙眼睛水汪汪的，盯穩了徐廷封。

「在動手之前，我可否先見小女一面？」

「侯爺懷疑令千金並非在我們手上？」紅燈殺手揚手一支烟花火箭射出，半空中爆開。

與之同時，五盞不同顏色的燈籠在那邊亮起來，照亮了那邊的一株大樹，憶蘭赫然就是被繩子綑縛着，懸在那株大樹的一條橫枝下。

大樹長在一個水潭當中，憶蘭也正就在水潭的上空。

潭面平靜如鏡，烟飄裊裊，五色燈籠倒映水中，迷濛而妖異。

徐廷封目光及處，一聲：「蘭蘭——」便要衝過去，一羣紅燈殺手卽時凌空落下，擋在他身前，玉手紛揮，一柄柄短劍曳着紅繩子飛射。

徐廷封長劍出鞘，急劃向前，叮叮噹噹一陣珠走玉盤也似的聲响，短劍紛紛被撥開，那些紅燈殺手一面將劍收回，一面倒掠上樹上，在她們的腰間赫然都縛着一條紅繩子，另一端相連着一個鐵鈎子，鈎掛在樹幹上，也因而倒掠的勢力特別迅速，再下來撲擊也是。

鍾大先生看在眼內，只等她們再下撲身形才動，凌空飛射，「天龍八式」展開，劍同時出鞘，與身形環飛一匝，同時將那些紅燈殺手懸着的紅繩子紛紛削斷。

那些紅燈殺手不由紛紛摔下來，雖然一個個身手敏捷，沒有受傷，也夠狼狽的了。手執戒刀僧人裝束的黃燈殺手緊接補上，三個三個一組，刀陣展開，三三不盡，六六無窮，極盡變化。

紅燈殺手隨卽穿插其中，繩劍不時偷襲，白燈殺手青燈殺手藍燈殺手亦混進來，縱橫交錯，陣勢更複雜，也更凌厲了。

徐廷封鍾大先生沉着應戰，雙劍合璧，都是天龍八式的變化，將天龍八式的威力迅速發揮。

×　×　×

南偷小子這時候已經來到那個水潭的附近，他們是從樹梢飛越樹梢到來，以他們的身手經驗，果然沒有驚動樹林內的白蓮敎徒。

水潭的周圍一片平靜，南偷小子傾耳細聽，又用了兩種方法試探，一些反應也沒有。

「這附近居然沒有藏着人，奇怪不奇怪？」南偷完全肯定了才這樣說。

小子急不及待的。「那我們一下子躍過去，解決了那五個五燈殺手，將憶蘭救走就是。」

大樹下有兩塊巨石露出水面，那五個五燈殺手就守在巨石上，南偷再看看他們，嘟喃道：「白蓮教五燈使者陰險毒辣，怎會只派五個殺手在那邊看守？其中必定有安排。」

小子道：「這個水潭有多闊？他們又能夠弄出什麼機關陷阱？」

「以我看來，水潭便已經大有問題。」南偷半瞇着眼睛。「你沒有留意潭面飄浮的烟霧。」

「不過是夜霧，有什麼奇怪？」

「樹林裏沒有，偏就是凝聚在這個水潭上，若是我推測沒有錯誤，只怕已經下了化骨散之類的藥物。」

小子一怔，道：「幸好這個水潭不太闊。」

「就這樣一躍而過當然容易，但不要忘記，憶蘭是懸在半空，要在半空中一下子將她解下再帶着她飛越潭面，也許你可以，我就無能爲力了。」

小子抓着亂髮。「那可以先躍落在樹幹上。」

「你沒有看見繩子的另一端，在那五個五燈殺手的旁邊，他們要將那條繩子弄斷，還不容易，若是趕不及抓着，憶蘭丢進水潭，撈起來變了骨頭，如何向侯爺交待？」

「這個——」小子只有問南偷。「師父可是有什麼好辦法？」

「也許有，只是到現在還未湧上心頭。」南偷在樹上躺下來。

小子看着他無可奈何，只有乾着急。

× × ×

鍾大先生徐廷封天龍八式用到了第四式，已經將五燈迷魂陣衝開一個缺口，雙雙衝出了陣外，五燈使者已經在等着，兵器齊出，一心要將兩人迫回陣內，但還是被雙劍迫退，正要再上，兩盞金燈經已在那邊高坡上亮起來。

五燈使者一眼瞥見，立即收招退下，那些殺手亦紛紛散開，分別在五燈使者後排成五列，齊誦：「蓮花凈土，光明極樂，彌勒降世，普渡衆生——」

鍾大先生冷笑，步向高坡，徐廷封橫劍相隨，白蓮教徒迎着他們兩旁退下。

金燈下一張長案，擺開酒菜，天地雙尊酒杯在手，淺斟低嚼，無視鍾大先生徐廷封的前來。

鍾大先生終於止步，朗聲道：「崑崙派掌門人率徒徐廷封今夜應約到來，未知道兩位那一位才是白蓮教的教主？」

「都是——」天地雙尊齊應一聲。

鍾大先生並不意外，接問：「這一次的事——」

天尊笑截：「原是與崑崙派無關的，但掌門人既然來了，無關便變有關。」

地尊接道：「崑崙與武當少林恒山華山江湖上向稱五大派，今夜看來，果然不錯。」

鍾大先生隨即問：「敝派與貴教並無過節……」

「江湖人只管江湖事，崑崙派竟然効命朝廷，我們兄弟不知道也就罷了，既然知道，難免要管一管，只請兩位回江湖去，莫要壞了江湖規矩。」地尊振振有詞。

徐廷封冷笑。「貴派難道不是一直在爲朝廷中人奔走？」

地尊一怔，但立即回復鎮定：「有這種事？」

徐廷封接道：「定國安邦，匹夫有責，只要問心無愧，爲朝廷効命，又有何不可？」

「好一句問心無愧。」地尊乾笑了兩聲。

天尊隨即一聲：「不談朝廷也罷。」

「江湖上怎樣了？」徐廷封問。

「長久以來，動盪無止，只有一統，才能安定，敝教早有此意，若是能夠得到崑崙派的擁護支持，事情當然就更容易，也更有意思了。」

徐廷封搖頭。「正邪有別，崑崙派不與邪教爲伍。」

天尊目光轉向鍾大先生。

「他說的也就是我說的。」鍾大先生仰首打了一個「哈哈」。

地尊轉顧水潭那邊。「侯爺好像忘了一個人。」

徐廷封面色陡沉。「你們擄去我的女兒，就是要以她要脅我加入白蓮教？」

地尊自顧拿起了案上一個酒壺，滿滿的倒了兩杯酒。「爲了表示兩位的誠意，請兩位喝了這兩杯酒。」

他完全不問徐廷封、鍾大先生是否同意。

酒色呈五色，不住在流轉，雖然瑰麗，看來却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感覺。

徐廷封鍾大先生相顧一眼，沒有作聲，地尊笑接道：「這個酒叫五毒離魂，喝下不會立即就毒發身亡，每隔個月，我們會給你們一帖解藥。」

徐廷封冷笑。「你們只要用毒藥來控制我們？」

「這實在不是一個好辦法，可惜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地尊歎了一口氣道：「你們可以考慮，一炷香的時間應該足夠了。」

他揮手，一個白蓮教徒隨即亮起了一根火炬，燃着了早已插在地上的香枝。

水潭那邊也同時亮起了一根火炬，一支同樣長短的香枝也同時燃着了。

「你們不妨慢慢考慮清楚。」地尊目光轉向水潭那邊。「可不要等香枝燃盡，否則那個女娃娃掉進化骨潭，華陀扁鵲重生，也無可救藥的了。」

徐廷封鍾大先生沉默了下去，這種情形下他們只有等，希望南偷小子能夠及時將憶蘭救走。

× × ×

香枝越燒越短，南偷已急得團團亂轉，只差一點沒有從樹上掉下來，小子瞪着他，腦筋也不住在轉動，就是想不出辦法，只有不住的提醒南偷，時限已迫近。

香枝的用意他們又怎會不明白？

南偷轉着轉着突然停下，呆望着那邊不遠處的竹叢，脫口一聲：「我們可以利用竹枝的彈力！」

小子一言驚醒，反手一掌拍在後腦上。「早該想到的！」

「廢話，還不動身——」南偷語聲一落，猿猴般向那邊竹叢竄去。

× × ×

香枝已將燃盡，天地雙尊若無其事，繼續喝酒，看也不看徐廷封鍾大先生。

徐廷封雙眉深鎖，目光終於從燃燒着的香枝轉移到鍾大先生的面上，鍾大先生原以爲南偷一定有辦法，但等到現在，心頭亦不禁發涼，他歎了一口氣，終於伸手拿起了面前那隻滿載五色液體的酒杯。

徐廷封看在眼內，亦只有將面前的那隻酒杯拿起來，一顆心同時沉下去。

「師父——」他的語聲亦很沉重。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鍾大先生笑截。

「說時好。」天尊目光這才轉過來。

「兩位，請——」

徐廷封毅然舉杯，正當此際，一下急激的破空聲突然响起來。

衆人應聲回頭，只見那邊水潭上空小子有如離弦之箭飛射而過。

也只有利用竹樹的彈力他的身形才能夠這樣迅速，南偷以竹樹爲弓，將他射出，身形同時掠前，一柄短刀疾擲了出去。

刀勢比小子的去勢更快，不偏不倚，將懸着憶蘭的繩子削斷，憶蘭的身子立時往下墮去，小子却正好這個時候射至，探手正好將憶蘭接住，去勢未絕，也就抱着憶蘭飛越過水潭，再飛射出丈外才落在地上。

守候在潭中樹下那五個五燈殺手的反應不能說不快的了，那刹那最少有兩柄刀斬在繩子上，比起南偷的刀，小子的身形却仍然慢了半分，他們一見小子將憶蘭救走，不敢怠慢，紛紛從石上拔起來，飛縱潭面追去。

身形還未着地，南偷已然一隻大鳥般凌空飛撲而至，半空中踢出兩脚，不偏不倚，正踢在青燈殺手白燈殺手的身上，將兩人踢回去，却不是踢回那邊石上。

那兩人也想倒掠回石上，却沒有這份本領，吃了南偷一脚，身形根本控制不住，紮手紮脚的往潭中墮下。

還未墮進水潭他們已不由脫口慘叫，墮進了水潭內慘叫聲更加凄厲，肌膚也迅速消蝕。

「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南偷大笑着，一個「鳳凰單展翅」，又將那個藍燈殺手撞墮水潭內。

剩下的紅燈殺手黃燈殺手看見南偷這般身手，不由倒退了一步，南偷也不戀戰，一聲呼嘯，身形倒翻，倒掠進樹林內。

那兩個殺手相顧一眼，還是追進去，這種情形下，他們怎能够退縮？

到他們追進去，南偷經已不知所踪。

× × ×

徐廷封鍾大先生的反應當然敏銳，也不約而同，反手將杯中五毒迷魂酒向天地雙尊面上潑去，天地雙尊的反應一樣迅速，身形倒射開去，將毒酒避開，事出倉猝，難免有些狼狽。

他們的身形同時停下，雙手一探，迅速轉變成青白色，烏爪也似的五指間竟彷佛有烟霧冒出來，不約而同都有意以徐廷封鍾大先生二人一試剛練成的白骨魔功的威力。

徐廷封鍾大先生並不知道他們已練成白骨魔功，只是早已決定，一將人救走立即撤退。

酒潑出，杯擲掉，兩人身形一齊倒掠，雙劍合璧，倒掠進那些白蓮教徒內。

那些白蓮教徒當然想將他們截下來，但以他們的武功，又怎阻擋得住他們的去勢，迅速被迫出了一條去路，五燈使者要上前阻截，反而被那些白蓮教徒擋下來，天地雙尊也不例外。

天地雙尊大怒，齊喝一聲，道：「退下——」

語聲並不怎樣响亮，却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也聽得說不出的難受。

他們慌忙退下，天地雙尊當中越過，直迫徐廷封鍾大先生，五燈使者緊跟在天地雙尊之後，也追上前去。

徐廷封鍾大先生毫無戀戰之意，那些白蓮教徒退下，他們的去勢更急，離弦箭矢般急射向前，身形一落地立即又往前射出。

天地雙尊身形亦盡展，五燈使者與他們的距離越來便越遠。

前行半里便出了野豬林，再過大河奔流，一條鐵索橋橫跨在大河上。

徐廷封鍾大先生來到鐵索橋上，天地雙尊亦終於追到，雙爪未到，腥風已經撲鼻。

鍾大先生長眉一皺，脫口又一聲：「不可戀戰——」接着喝一聲，道：「第五式——」

徐廷封的劍與之配合得恰到好處，天龍第五式展開，雙劍交織成一道嚴密的劍網洒向天地雙尊。

天地雙尊四手同時相靠，腥風大作，中人欲嘔，徐廷封鍾大先生腥風以外只覺一股强勁的內力撞來，劍網雖然沒有被撞散，却已被迫得倒捲而回。

徐廷封鍾大先生早有了默契，順勢倒拔而起，從鐵索上翻過來，往橋下大河墮去。

天地雙尊的反應也不慢，雙雙搶上，地尊一抓落空，天尊一抓，抓住了鍾大先生的一角衣衫，却未能阻止鍾大先生的下墮之勢，裂帛聲中，只抓得一角衣衫在手上。

傅香君一葉輕舟已等在鐵索橋下，看見徐廷封鍾大先生躍下來，一條竹竿抖起，先後點在二人脚下，瀉去了二人下墮之勢，二人也就藉着脚尖往竹竿上一點，凌空翻身，正好落在小舟上。

傅香君的竹竿在同時挑開固定小舟的另一條竹竿，小舟立時順流而下，迅速去遠。

一切都按照計劃行動，有驚而無險，徐廷封鍾大先生這時候才鬆過一口氣。

天地雙尊看在眼內，却非獨心頭冒火，眼瞳中且彷彿有火焰射出來。

五燈使者紛紛掠至，看見這種情形，怎敢再說什麼，天尊呆望着河面，一會才轉過頭來。「那個女娃子給救走了？」

紅燈使者大着胆子應了一聲：「屬下

無能。」

天尊淡然道：「算了，他們就是將那個女娃子救回去也沒用的。」

地尊接一聲冷笑。「到最後還是要回來求我們。」

五燈使者陪着笑，他們都清楚天地雙尊好大的性格，而事實，憶蘭亦經過特別處理，沒有天地雙尊的解藥，與死人並無分別。

× × ×

徐廷封鍾大先生傅香君三人回到安樂侯府，南偷小子亦帶着憶蘭回來，看見憶蘭，三人才完全放下心。

南偷目光落在鍾大先生的衣衫上，不由問：「鍾大沒有受傷吧？」

鍾大先生打了一個「哈哈」，道：「只差一點兒，白蓮教的武功，果眞詭異莫測。」

徐廷封接問：「憶蘭還好吧？」

小子將憶蘭放在床上。「到現在還未醒來，看情形有些不妙。」

徐廷封得忙走到床邊，只見憶蘭面色青白，雙目緊閉，一副痴痴迷迷的表情。

傅香君亦走上前來，伸手輕輕翻開了憶蘭的眼蓋，細細看了一遍，再仔細探脈搏。

南偷等着忍不住道：「我看他們早有防備，先給憶蘭吃了什麼東西。」

「是毒藥。」傅香君應道。

「什麼毒藥？」徐廷封驚問。

「我前所未見，但顯然不是一種，也所以脈搏才會這麼混亂，奇怪這幾種毒藥混在一起，引起的反應各有不同，而竟然不起排斥作用。」

徐廷封鍾大先生聽說亦皆心頭一動，省起了天地雙尊，要他們喝下的五毒離魂酒。

南偷同時脫口一聲：「一定是那種，五毒離魂——」

所有的目光一齊落在他面上，除了鍾大先生，其他的都有些詫異，特別是徐廷封。

南偷自顧接道：「那種毒藥奇烈無比，即使內力怎樣深厚的人吃下了也會變成活死人一樣，沒有解藥，很難活得過三個月。」

鍾大先生悶哼一聲。「難怪方才那個老怪物一定要我們喝下那杯酒。」

「你們喝了？」南偷大吃一驚。

鍾大先生搖頭。「他們是以憶蘭的性命要脅，憶蘭既然被你們師徒救走了，我們又怎肯喝下去。」

南偷鬆一口氣，目光回到憶蘭面上。「想不到他們這樣陰險狠毒，連一個小孩子也不肯放過。」目光突然轉向傅香君：「傅姑娘可有解救方法？」

傅香君沉吟着。「除非知道五毒是那五種。」

南偷脫口說道：「這個倒不是什麼問題。」

除了鍾大先生，其他人都不禁又投以奇怪的目光，小子更忍不住道：「師父怎麼知道這許多……」

「你以為這個師父是容易做的？」南偷冷笑。

徐廷封雖然懷疑，這種情形下也不便細問，只是道：「老前輩費心，也有勞傅姑娘了。」

傅香君方要說什麼，南偷已笑罵：「你說這種話是不將我們當做朋友。」

徐廷封苦笑，一個心腹家人也就在這時候奔進來稟告：「聖上下旨，說侯爺圖謀造反，即日抄家！」

「什麼？」徐廷封面色驟變。「欽差何在？」

「大堂內，同來還有殷虎常天勝，無數廠衞，請侯爺馬上由秘道離開。」

徐廷封咬牙切齒。「這必定是劉瑾的陰謀，聖上果然已落在他手上，不得不言聽計從。」

他顯得很激動，轉身便要衝出，却被鍾大先生截下：「這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時候。」

「師父——」

「劉瑾是必已作好安排。你這樣出去何異送羊入虎口，憶蘭現在又毒傷未癒。」鍾大先生寒着臉。「我們先離開這裏，看清楚形勢再作打算。」

徐廷封當機立斷，一聲「好——」目光一轉，「陸丹呢？」

那個心腹家人應聲道：「府中有細作臥底，要引劉瑾的人向密室這邊搜過來，為陸公子所殺，陸公子正將劉瑾的人引開去。」

「好——」小子拍案道：「我總算沒有看錯這個小子。」

他隨即跳起來，南偷一把抓住。「你這個時候衝出去，是要告訴劉瑾的人我們在這兒？」

小子怔了怔。「那陸丹——」

「他要死早就死掉了，到現在還沒有死掉，可見福大命大，担心什麼？」

他口裏雖然說不担心，南偷其實心裏很担心，只是這個時候，也兼顧不了那許多。

× × ×

劉瑾的確早已作好了安排，也作好了再壞的打算，所以消息傳來天地雙尊並沒有成功，為徐廷封將憶蘭救走逃去，立即進行第二步計劃，下令殷天虎立即抽調一百個廠衞趕去大同刺殺王守仁。

「王守仁人多勢衆——」殷天虎面有難色。

「到時他既無兵又無權，你担心什麼？」劉瑾胸有成竹的。

「屬下不明白。」

「當年曹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皇帝在我們手上掌握，難道不可以照辦煮碗？」

「只是王守仁向受重用，又並無過犯，要加罪於他……」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就是要給他一個勾結安樂侯，圖謀造反的罪名，將他們一網打盡，免留後患。」劉瑾得意洋洋的。

「九千歲聖明果斷，屬下這就去抽調廠衞。」

「慢着——」劉瑾冷笑。「既然王守仁將無兵無權，你隨便找幾個親信去解決他便是，無須親自前往，我另有更重要的事要你去解決。」

「什麼事？」殷天虎想不透。

「一會我進宮去要皇帝下旨即日將安樂侯徐廷封抄家，你與常勝這就去召集廠衞隨時準備出動。」劉瑾轉吩咐：「皇甫忠、義——」

皇甫兄弟應聲急上前。

「我會同時要皇帝下旨，罷免江彬掌管五軍的權力，五軍交還你們兄弟二人掌管。」

皇甫兄弟大喜拜倒，口呼「九千歲萬萬歲」，劉瑾也不再猶疑，立即動身進宮而去。

× × ×

皇帝事實也將劉瑾迫得太急，一再成功，以為削除劉瑾心腹手下的權力，劉瑾便無力反擊，只有坐以待斃的份兒，忘了劉瑾在宮中仍然有一定的勢力，這下子什麼也豁出來，輕易便控制了禁宮，直接威脅到他的生命安全。

在這種情形下，他只有順從劉瑾的意思。

× × ×

安樂侯府的密室無疑秘密，但日子久了，仍不免被劉瑾安排的細作探出來，知道殷天虎常勝率領廠衞抄家而來，立即現身與他們會合。

也是徐廷封等人命不該絕，陸丹久候他們未見回來，忍不住出了密室，以便必要時可以立即接應，看在眼內，馬上動手將那個細作斬殺劍下，他功力雖然還未完全恢復，要斬殺那個細作還不是一件難事，但要避開殷天虎常勝的追殺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他也是考慮徐廷封等人是否已由秘道回來密室，一心將殷天虎常勝引開，斬殺了那個細作便離開，也仗着比較熟悉周圍環境，左插右插，居然被他逃到了後花園，翻越圍牆。

殷天虎常勝看見是陸丹，一心只想抓住了送到劉瑾面前領功，窮追不捨，雙雙追出了圍牆之外，隨來的廠衞都已被他們拋離。

陸丹翻過了圍牆，立即往巷子裏竄去，殷天虎常勝一個地上追，一個瓦面上飛越過去，追了三條巷子，終於前後將陸丹截住。

常勝才從瓦面上躍落，擋住陸丹前面，陸丹便往上拔起來，手足並用，上了瓦面，却當然快不過常勝殷天虎二人，才站穩，殷天虎常勝已然前後上了瓦面。

「始陸的，這一次若是再讓你跑掉，我這雙手掌也就是白練了。」殷天虎仰天大笑，雙掌一合，霹靂暴響，接一分，直取陸丹。

常勝的行動也不慢，千疊掌展開，配合矯捷的身形，凌空飛撲，封住了陸丹的退路。

陸丹接不了十招，經已手忙腳亂，他自忖落在劉瑾手上也是死路一條，豁出了性命，索性硬拚硬接，只求拚倒一個，死也瞑目。

常勝殷天虎看出陸丹的企圖，也看出陸丹功力大不如前，必勝無敗，也不退避，硬拚下去，這樣子拚下來，陸丹當然吃足了苦頭，一個不留神，右肩吃了常勝一掌，飛摔在瓦面上。

（未完・二十）





中篇武俠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少青給申祿堂主沈承泰，推荐去北海武館任職，狄少青只好含糊答應，南山堂主瞿凌霄知道此事也找狄少青談話，想挽留他在江南武館，兩堂主在館主召開會議時都爭持自己的意見，經過館主金聲望提出狄、單二人武功高强，在江湖該稍露頭角，沒有理由藉藉無名，看來事有可疑；二人師門查不清；身世如浮萍。有此三點，決定留下觀察，才作調撥。二位堂主無話可說，只憑館主定奪，後來館主接到總館密令，二人調去總館，狄少青任副總教練、單逢春任教練，還提升周友成也爲教練，三人一起走馬上任，武館隆重歡送……

談條件拼鬥　挖雙目送行

孫必振道：「單逢春，你少猖狂，今天咱們是要帳來的，有帳就有利息，你就是答應留下一隻眼睛，只怕簡兄還不會答應。」

「那好！」

單逢春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冷笑一聲道：「單逢春倒要聽，你們連本帶利怎麼算法？」

孫必振深沉的道：「這筆帳，只怕你們還不起呢！」

狄少青待要開口。單逢春搶着道：「不要緊，你倒開個價聽聽看。」

孫必振笑獰道：「你要聽，咱們自然非說不可，這樣吧，你留下一對招子，再自殘一手，可以保住性命。」

狄少青問道：「那麼在下呢？」

曾明善陰惻惻道：「你可以便宜些，留下一隻右脚也差不多了。」

單逢春不怒而笑，但笑得十分冷傲，徐徐說道：「就憑你們三個？」

簡王法道：「咱們開出來的條件，巳是十分便宜，這是讓兩位心裏有個譜兒，至於咱們一共來了幾個人，你們過橋來就知道了。不過咱們把話說在前頭，你們若是不同意這個條件，只怕就得得把命都要留下來了。」

周友成急忙搖着雙手，說道：「簡兄，當日單教練原是收手不及，誤傷了簡兄，大家有話好說，何必……」

曾明善拉長着臉，說道：「周老哥，咱們是多年同事，才勸你置身事外，你不用再帮姓單的說話了。」

「周兄，這不關你的事。」

單逢春回過頭朝狄少青道：「狄兄，人家找的是我們，我們就過橋去看看，到底他們找了什麼三頭六臂的人來了？」

狄少青眼看對方三人口氣不小，很可能約來了帮手，心中也甚是怒惱，這就回頭道：「周兄，你暫時留下這裏，不用過橋去了，這是在下和單兄二人的事，自然由我們二人了斷。」

說到這裏，目光一抬，沉聲道：「三位先請吧！」

曾明善和兩人點了一下頭，果然先行退去。

周友成低聲道：「狄兄二位，可得小心，那簡師傅是淮南鷹爪門的人，他叔父簡老九稱九頭鷹和金館主是同門師兄弟，孫師傅是通臂門的人，曾師傅是大聖門的人，在江湖上都是有實力的門派，尤其在大江南北，同門衆多，古人說得好，寃家宜解不宜結，尤其在大江南北不可使他們太難堪了。」

單逢春冷笑道：「他們仗勢欺人，這寃家能解得開麼？」

狄少青道：「周兄放心，只要他們不過份，在下自有分寸。」

周友成道：「依在下看，還是在下先過去……」

「不用了。」

單逢春道：「他們選擇在這裏等候，足見早巳有了安排，周兄過去，也不可能三言兩語，就肯罷休，你還是在這裏等候的好。」

一面說道：「狄兄，我們就過去，不然，人家還當我們怕事了呢！」

狄少青大笑道：「就算天坍下來，狄某也未必怕事。」

當先舉步往橋上行去，單逢春也立即跟着走去。

過了石橋，大路右首是二片雜林，曾明善，孫必振，簡王法三人就站在雜林前面，另外果然還有四個人，大概是他們約來的幫手了，兩個坐在林下大石上，兩個和他們站在一起。

坐在大石上的是兩個老頭，一個禿頂瘦臉，身上穿一件土布大褂，看去像個鄉巴佬。另一個身材高大，臉色紅潤，濃眉鷂目，生相威猛，年齡都在六十左右。

站着的兩個年約五旬左右，都是中等身材，正在和曾明善低聲說話。

狄少青朝他們抱抱拳道：「在下二人，應邀過橋來了，諸位有何見教，那就請說吧！」

這話說得並不客氣，年輕人咯，難免氣盛！

穿土布大褂禿頂老者，目光一抬，望着二人，冷冷說道：「你們兩個誰是單逢春？」

單逢春跨上一步，凜然道：「在下就是。」

「很好。」

禿頂老者目光陰森，說道：「老夫侄兒王法，左眼就是你刺瞎的？」

他就是九頭鷹簡老九了。

單逢春冷聲問道：「你是江南武館什麼人？」

簡老九說道：「老夫不是江南武館的人。」

「但你侄兒簡王法是江南武館的人，不錯吧？」

單逢春聲音說得更冷：「在下記得簡王法在江南武館担任的職司是主試兵刃，武館中明文規定，動手過招，兵刃無眼，縱若賠了性命，也無話可說，刺中一隻眼，只能說你侄兒學藝不精，你是簡王法的叔父，侄兒殘廢了，也只有去找金館主要求江南武館賠償一些銀子養老，找在下何事？」

這理由說得很對，只是尖刻了些。

「找你何事？」

簡老九一張尖瘦臉陰沉得可怕，怒笑道：「老夫要挖出你一雙招子來，作爲賠償。」

「這個容易！」單逢春忽然笑了，說道：「單某一雙招子，就在這裏，只怕你還挖不出來，在下倒要請教，你挖不出來，又該當何說？」

簡老九虎的從大石上站了起來，雙目一睜，怪笑道：「簡老九若是挖不出你招子來，就把老夫的一雙賠上了。」

單逢春道：「好。」回頭朝簡王法道：「姓簡的，你呢？你那九頭鷹叔叔答應賠上一雙招子，他是你找來的，你該不該把沒瞎一隻也賠上了。」

簡王法氣黃了臉，怒聲喝道：「好小子……」

單逢春臉色驟然一變，伸手指着簡王法，怒聲道：「瞎眼賊，方才小爺巳經警告過你，你再叫一聲小子，就得再把左眼留下，你可記得？」

簡王法仗着乃叔九頭鷹就在邊上，怒聲道：「小子，你有本領，就只管來取了去。」

「這話是你說的！」

單逢春哼道：「單某言出必踐，看我先廢了你左眼。」

話聲未落，只聽簡王法大叫一聲，雙手掩面，痛得蹲下身去。

這一下連站在單逢春身邊的狄少青都沒有看清楚單逢春是如何出手的。

「好小子，你敢在老夫的面前下此毒手？」

九頭鷹簡老九喝聲甫起，人巳縱身掠起，凌空撲來，右手在先，食中兩指微屈，使了一招「二龍搶珠」，動作快如閃電，朝單逢春雙目戳到。

「且慢！」

單逢春口中喝着，左手抬處，五指連幌，向空如抓似探，手法奇特。

簡老九但覺眼前指影錯落，他使的一記「二龍搶珠」，不但毫無落手之處，反而有被對方指影截上脈門的可能，心中暗暗一懍，立即收勢落地哼道：「你還有話說？」

單逢春早巳把左手收了回去，神色自若，冷聲道：「在下方才巳經說過，有人叫單某第二聲小子，就得留下一隻招子，你巳經叫了一聲，再叫第二聲，單某就不會和你客氣，這有你侄子的榜樣在此，單某從不破例，這是第一件。」

簡老九幾乎氣破肚子，但他究竟是老江湖了，在沒弄清楚侄兒是如何被一下刺瞎左眼的，是暗器？還是指功以前，倒眞不敢叫出第二聲「小子」來，只是目光炯炯，幾乎快要噴火，沉聲問道：「第二件呢？」

單逢春好整以暇，輕咳一聲，指了指孫必振，才道：「這位孫師傅也是衝着在下來的，閣下不妨稍候，在下要問他幾句話。」

話聲一落，朝孫必振道：「孫師傅，現在該你說說來意了。」

孫必振還沒開口，那坐在石上的紅臉老者哼了一聲，洪聲道：「老夫有話要問小友。」

他沒叫「小子」，而叫小友，口氣和善多了。

單逢春朝他拱拱手道：「老丈有何見敎？」

紅臉老者道：「老夫聽說小友曾在試塲上說過，隔山打虎，只是走江湖賣藝的玩意，在大庭廣衆前面，表演出來，可以博大家的彩聲，鼓鼓掌而已，其實並不管用，可有此話？」

「在下確曾說過。」

單逢春望了他一眼，問道：「不知老丈又和孫師傅是……」

「很好！」

紅臉老者似笑非笑，嘿然道：「老朽向元奇，孫必振那手江湖賣藝的玩意，就是跟老朽學的。」

他是孫必振的師父。

向元奇是通臂門的老拳師，外號長臂神猱，以通背功名聞大江南北。

單逢春笑了笑道：「這麼說，要單某自殘一手，是老丈出的題目了？」

向元奇說道：「老朽並未說要小友自殘一手，只是要小友試試老朽的『隔山打虎』，是不是眞如小友說的如此不管用而已！」

「這很公平。」

單逢春點着頭，說道：「你們二位，一個要在下一對招手，一個要在下試試『隔山打虎』，這兩者出手並不相悖，那就請二位一起上吧！」

九頭鷹簡老九在單逢春和向元奇說話的時候，趁機掠到簡王法的身側，問道：「王法，你可是中了他的暗器麼？」

簡王法正由孫必振、曾明善兩人扶着在地上坐下，並由曾明善給他點了眼部的穴道，止住疼痛，聽了他叔父之言，不覺叫道：「叔父要給侄兒報仇，侄兒這輩子完了。」

九頭鷹道：「我問你可是中了他的暗器？」

簡王法道：「侄兒也不知道，當時只覺得眼中劇痛，好像被一支冰冷的金針刺入一般，但直到現在，眼中又好像並沒有打入的暗器留着，就不像暗器了。」

九頭鷹聽得一呆，說道：「這麼說，他使的竟是指功了。」

孫必振在旁接口道：「是的，這小子指功十分了得，晚輩和他動手之時，他十指連彈，就把晚輩胸前衣衫，穿了十個小孔。」

剛說到這裏，正好單逢春要他們兩個一起上，九頭鷹簡老九又氣又怒，狂笑一聲，喝聲道：「哈哈！小子，你好狂的口氣！」

縱身飛掠過來，落到單逢春的面前，宏聲道：「老夫要給我侄兒索還一對招子，那該老夫先動手了。」

單逢春目光如劍，直注視着九頭鷹簡老九，冷冷的說道：「姓簡的，你已經叫了兩聲小子，要和在下動手，當心你的招子了。」

九頭鷹怒喝一聲：「小子，老夫就斃了你！」

雙手作勢，人已騰空而起，朝單逢春當頭撲落。

他這一手使得淩厲已極，正是鷹爪門的功夫「五雷轟頂」。

單逢春喝一聲：「姓簡的老賊，你有多少能耐？」

雙手一揚，反擊過去。

兩股勁風，乍然一接，發出蓬然大震，九頭鷹身子一斜，瀉落地上，單逢春上身幌動了一下，並未被震後退。

在表面看來，雙方勢均力敵，誰也沒輸給誰，但九頭鷹身在半空發招，單逢春是雙脚站在地上，看雖平手，實則單逢春已經輸了一籌也。

九頭鷹脚尖落到地上，才一點，又騰空躍起，雙手如爪如喙，再次撲擊而至！

但見他爪勢伸縮如電，爪影錯落，快速無匹，幾乎像是一陣亂抓，虛實莫測，實不知其落向何處？令人眼花撩亂，難以封架！

狄少青關心單兄弟（他們在江山第一樓結爲口盟兄弟）的安危，不禁暗暗替他捏着一把冷汗。

單逢春足尖輕旋，身形倏地轉動，雙手隨着揚起，往上洒出一指影。

九頭鷹簡老九凌空下撲，正欲以虛爲實，探臂抓下，突感眼前一花，單逢春身如陀螺，一下從自己籠罩下的爪勢中閃了出去，同時指影參差，往上反擊過來。

他身在上空，往下撲落的人，自然無法多待，這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雙脚在空中一蹬，手先身後，十指貫勁，斜向單逢春胸前直插而下。

單逢春眼看對方這是硬拚之勢，自己洒出的一片指影，自然擋不住他衝擊之勢，那麼在一片硬拚之下，對方自然會被自己指風擊中，但自己也得被他直插而下的十指所傷。

這自然是划不來的，他口中驀地清叱一聲，化指爲掌，橫擊而出。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人影乍合，也响起了「拍」的一聲，想是兩人在匆忙之間，對了一掌。

人影隨着「拍」聲，倏地分開，單逢春雖然站立原地，但臉上驚怒凝重之色，却未盡褪。

九頭鷹在和單逢春對了一掌之後，又從斜刺裏飛了開去，這兩招顯然並未分出勝負來。

九頭鷹簡老九兩次撲擊未果，對這年輕敵手，正是旣驚又怒，要知他原是個極自負的人，尤其在鷹爪門中，他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大家都知道鷹爪門最厲害的功夫是「大力鷹爪功」和「鷹爪擒拿手」，殊不知鷹爪門最上乘的功夫却是「拏雲十八翻」，因爲「拏雲十八翻」，是摹倣飛鷹撲擊之勢的十八個爪攫動作，必須輕功、內功俱佳，才能練得成功，純係以空對地撲擊招式。

九頭鷹現在使出來的就是「拏雲十八翻」，他和單逢春一掌接實，身形斜飛而出，借勢又騰身而起，竄到兩丈多高，迅快倒轉身子，雙手作勢，三度向單逢春當頭襲來。

單逢春這兩招下來，也知道要勝他並

不容易，何況對方一而再、再而三的騰空下撲，以空對地，由上擊下，範圍較廣，自己只有封架，豈不儘是挨打之勢？在基本上首先就吃了虧，要向他反擊，就得也縱身而起，先求均勢，才能制勝。

心念一動，口中清叱一聲，右手抬處，發出嗆然龍吟，一道靑光，應手而生，劍演「孔雀開屛」，一片劍光，向空如扇面般展開。

只此一招，劍勢展開，頭頂數尺方圓已被一排劍光所佈滿，九頭鷹攫下的雙爪，已無可乘之機，不得不雙手一收，含胸拔臂，雙手一划，又自騰空而起。

單逢春一招出手，就把對方逼退，豈肯甘休？雙足一點，右手長劍倏然展開，如風展翼，緊跟着飛身撲起，劍光斜掠，追擊過去。

九頭鷹沒想到他居然凌空追撲過來，口中沉笑一聲：「好劍法！」

突然回身，雙爪十指如鉤，朝單逢春胸腹抓來。

這是因爲人究竟不是飛鳥，他騰身撲起在先，單逢春跟踪追撲在後，先前騰空的人，自然會先落下了。

九頭鷹喝出「好劍法」三字，人已下落了數尺，正好避開了單逢春的劍招，他趁下落之勢，雙爪突發，取的雖是單逢春胸腹，但實則是直劃而下，設若給他抓上，這十指隨着人往下落，豈不就可把單逢春從胸到腹，開膛剖腹了？

九頭鷹的招式，當眞毒辣無比！

單逢春這一招「飛鳳展翼」，被九頭鷹避開，照說，騰空躍起的人，也應該下落了，只要下落，就逃不過九頭鷹的雙爪，那知單逢春突然劍光一圈，本來應該下落的人，雙脚忽爾往上收起，一個人凌空成了「一」字，隨着圈動的劍勢，橫飛了開去。

這一式應該是九頭鷹簡老九使出來才對，因爲這一式的名稱，就叫做「飛鷹盤空」。

這一來，九頭鷹的雙爪自然又落了空，他雙爪發出之時，人已開始往下疾落，現在已經落到地上了。

單逢春使出「飛鷹盤空」，一個人挾着森寒的劍光，在空中打了一個盤旋，自然也要落下：但他在盤空一匝之際，目光烱烱下視，早已看準了九頭鷹飛落之處，身形隨着一側，長劍在空中連揮幾揮，劍光輪轉，宛如一圈飛輪，寒芒四射，朝九頭鷹當頭直射落來。

這一招「飛輪經天」，隱蘊着無窮變化，威力非同小可。

一來是他發劍之時，長劍連揮，舞起一圈很大的劍光，二來他是上空發劍，往下射擊，你九頭鷹已在地上，看去雖然是當頭罩落，但不論你往那裏躲閃，他都可以追擊過來。

九頭鷹簡老九一生慣使騰空撲擊別人，這回却被人家劍光當頭罩落。

正因他慣使騰空撲下，深知厲害，眼看一輪靑光繚繞的劍光，從半空直罩下來，心頭猛吃一驚，一時也顧不得他九頭鷹的身份和聲譽，急忙使了一個「懶驢打滾」，身子迅速臥倒，接連幾滾，貼地滾出去一丈來遠！

那向元奇（孫必振之師、紅臉老者）原是和九頭鷹簡老九是一夥之人，此時眼看簡老九情勢危急，他本來坐在大石上的人，霍地站起，洪笑一聲道：「小友也接老夫一記『隔山打虎』吧！」

隨着話聲，右手握拳，凌空朝撲擊而下的向單逢春擊去。

狄少青站在一旁，眼看向元奇在此時突然出手，偷襲單兄弟，心頭不由大怒，冷笑一聲道：「原來成名多年的老拳師，竟是乘人不備，如此不要臉的東西！」

喝聲中，揮手一掌，橫拍過去。

向元奇這一記「隔山打虎」，使的是內家無形拳，不帶絲毫拳風，狄少青這一拳橫擊而出，也居然不帶風聲，兩人只好像是比了一下手勢。

但等到向元奇直擊的無形勁力，和狄少青橫拍的掌勁，乍然一接，兩股無形勁力相交之下，就爆出一聲「蓬」然震响。

向元奇振臂發拳的人，被震得身不由主向右幌動了一下！

× × ×

在離他們動手的十數丈遠近，一片密林中，站着兩個人影，一個身穿紫袍的身材高大，一個穿藍褂的身材矮胖。

他們和鬥塲相距旣遠，而且又有濃密的樹林掩蔽，自然不虞被人發現；但他們却可從林隙看到珠龍橋方面雙方動手的情形。

單逢春跟着發劍騰空，由「飛鳳展翼」、「飛鷹盤空」，再演「飛輪經天」，矮胖人影失色，說道：「他居然也會騰空搏擊！」

高大人影微哼道：「他使的好像是『靈飛九式』！」

矮胖人影奇道：「靈飛九式是那一門派的劍法？」

高大人影道：「不屬於那一門派，據說創自飛雲渡一位老道姑，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江湖上一向並無傳人……」

「咦！」他目光遠注，口中忽然發出一聲輕咦！

矮胖人影嚷道：「總座……」

高大人影道：「狄少青這一掌，居然能把向元奇的『無形神拳』撞歪了！」

矮胖人影道：「他使的極似『雲橫秦嶺』，是終南派的手法！」

「不！」高大人影沉聲吐出一個「不」字，緩緩說道：「看來這幾個人並不是狄、單二人的對手。」

× × ×

單逢春一記「飛輪經天」，一輪劍光着地之後，沒傷着九頭鷹，九頭鷹已滾出去尋丈遠近，逃過了一劍，但當他從地上挺身躍起，單逢春已經到了他面前。

九頭鷹駭然後躍，但只退出三步，突然一退即上，閃電發招，雙手十指加叉，猛向單逢春脅插到。

單逢春站着沒動，冷冷的道：「在下不想傷你性命，但我言出必踐，要取你一隻招子！」

劍光一閃，用劍脊拍在他的手背之上，同時左手一抬，彈出了一縷指風，直射九頭鷹右目。

九頭鷹但覺插出去的雙手手背一涼，隱隱作痛，還當被他長劍削上了，心頭方

自一驚，右眼如中尖錐，奇痛無比，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暴退！

向元奇凌空一拳被狄少青掌風撞歪，連身子都禁不住幌動了一下，心頭不由大怒，目光朝狄少青投來，嘿然道：「青年人，是你出的手吧？」

狄少青道：「不錯，單兄是我同伴，我總不能看着他遭人偷襲吧？」

向元奇大笑道：「這麼說，你想代他領教老夫的『無形神拳』了！」

狄少青微哂道：「隔山打虎無形神拳在下已經領教過了，單兄說得不錯，這種功夫委實只能跑跑江湖而已，並不大管用的。」

他是氣憤向元奇朝單兄弟出手偷襲，不齒其人，存心氣氣他的。

向元奇勃然變色，沉喝道：「無知小輩，你敢如此蔑視老夫？

狄少青凜然道：「你枉自成名多年，竟然乘人不備，出手偷襲，如此無恥行徑，豈非只是江湖的老混混而已，算得什麼人物？還在狄某面前倚老賣老，豈不可笑？」他看出向元奇一身功力，修為頗深，武功還在九頭鷹之上，這話，正是要激怒於他，把這場過節攬到自己身上來也。

自然，他此語一出，聽得向元奇怪笑一聲，雙手一提，全身骨節，發出一陣連珠般的暴响，本來高大的身材，似乎又增高了幾寸，雙目精光暴射，洪笑道：「好，那你就接老夫幾掌試試！」

話聲出口，便已揮拳朝狄少青攻來。

狄少青朗笑一聲道：「好極了，在下正想領教。」身形輕旋，雙手業已揮出，「拍」「拍」兩聲，把他兩拳一齊封開，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向元奇眞沒想到這年輕人竟能硬接自己勢勁力足的兩拳，不由望着狄少青怔了一怔，豁然大笑道：「很好。」

雙拳連揮，又急攻而上。

要知他乃是通臂門的名宿，但既已試出眼前這個年輕人，武功內力，居然不在他之下，自然不敢再輕視對方，拳發如風，不但記記都如鐵鎚撞岩，使出全力，尤其他精通「通臂功」，雙拳倏伸縮、倏長倏短，使人不可捉摸！

這一來，但聽拳風如濤，呼呼有聲，一記記拳頭，就像流星鎚一般，遠近交擊，快得有如雨點，化作一片拳影，圍繞着狄少青前後交擊，左右夾攻，上下交征，當眞是勢道凌厲，莫可比擬！

狄少青對他這番猛攻，似乎毫不在意，你拳勢攻得越急，他雙拳開闔，劃出去的掌勢，就愈緩慢，往往對方一連兩三記拳風逼上身來，他才身隨掌走，雙手似推似挽，悠然劃出，但恰好把對方兩記拳風化解開去，還有一記拳風，因他身隨掌走，也正好擦身而過，避讓開去，使的正是武當派正宗的「太極兩儀掌」，正是以柔克剛，以援接快的手法。

「太極兩儀掌」是內家拳掌，着重在運氣行功，以意導氣，揮手之間，能把敵人千鈞之力，化解無遺，但這種功夫，就非數十年勤修苦練不為功，不可能速成，任何武功都不可能速成。

向元奇在「通臂拳」上，下過數十年苦功，造詣極深，他不信狄少青在功力上會比他强，但又是十幾招下來，他一雙鐵拳，無論如何猛攻，都被狄少青輕描淡寫的舉手之間就化解開去，使得他心頭感到無比的震驚，暗自忖道：「這小子只有這點年紀，那來如此深厚的功夫？」

九頭鷹簡老九被單逢春一記指風擊中右眼，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暴退的同時，兩條人影及時搶上，一左一右掠到了單逢春的面前！

他們正是方才和曾明善站着說話的兩個中等身材老者。

單逢春冷然的問道：「二位也想賜教麼？」

右首老者道：「年輕人，你出手太毒辣了。」

單逢春冷笑道：「在下已經一再警告他了，在下言出必踐，取他一目，已經夠客氣了。」

左首老者沉嘿道：「你是何人門下，說話如此狂妄。」

單逢春大笑道：「我是何人門下，你們還不配問，在下話狂妄，難道閣下說話不狂妄麼？你們兩個既和姓簡的師侄是一夥的，那就毋須多言，要動手，就兩個一起上，看看在下是不是狂妄了？」

「很好。」

右首老者道：「老夫正有此意。」

「很好！」

單逢春也說了句「很好」，傲然道：「你們兩個報上名來，單某從不和無名小卒動手。」

這話眞把兩個中等身材的老者眞的氣破了肚子，左首老者沉聲道：「老夫呂鳳閣。」

一指右首老者又道：「他是老夫兄弟呂鳳岑。」

荊山二呂，大聖門的哼哈二將，果然是曾明善邀請來的同門高手。

站在右首的呂鳳岑腰間取出一對判官筆，抬目走上，道：「年輕人，你可以發招了！」

「且慢。」

單逢春道：「動手之前，咱們先談好了，你們兩個是助拳來的，和在下動手，是搏命呢？還是和在下賭一隻招子？」

呂鳳岑道：「你此話怎說？」

單逢春道：「搏命就是以命相搏，賭一隻招子，那就是如在下勝了，二位只要留下一隻招子，就可以離去。」

呂鳳閣怒聲道：「假如老夫兄弟勝了呢？」

單逢春也說道：「在下也奉上一隻招子。」

呂鳳岑冷笑道：「以一換二，閣下不覺得太便宜麼？」

單逢春忽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笑了笑道：「好，在下敗了，就自挖雙目，雙手奉上。」

呂鳳閣哼了一聲，右手一探，從他的大袖中，取出一柄二尺長的鐵骨摺扇，朝單逢春一指，喝道：「年輕人，你先出手吧！」

單逢春大笑一聲道：「在下出道江湖之日，家師曾一再告誡，江湖上成名人物，多半是沽名釣譽之輩，毫無眞才實學，

因此叮囑在下，和人動手，要先看看對方武功，是否值得在下出手？咱們話都講明了，在下還要看看二位的武功是否值得在下出手，在下再出手不遲。」

呂鳳閣怒笑一聲道：「好，那你就看看老夫兄弟是不是值得你出手吧！」

喝聲出口，身形倏然欺近，反手鐵骨摺扇隨意豁然大開，就像開山巨斧，疾劃過來。

呂鳳岑同時雙手一分，兩點筆影流星般攻到。

這兩人都被單逢春激起了胸頭怒火，出手如電，說打就打，而且是近身夾擊，更見勢道凌厲。

單逢春這回卻使了一招武當「太極劍法」的「左右逢源」，長劍左右圈動，劃起兩圈劍光，只聽「噹」「噹」兩聲，就把呂氏兄弟一扇雙筆，一齊擋了開去，微哂道：「二位差可和在下動手了。」

「差可」者？差不多可以也。

這話自然聽得荊山二呂大為憤怒，呂鳳閣只「嘿」了一聲，沒有說話，但手中一柄摺扇却突然加緊，足踏「盤龍步」，直劈橫砍，忽正忽反，記記當作板斧使用，但聽風聲嘶嘶，在單逢春身前身後，反覆進招。

你別看他只是一柄鐵骨摺扇，此時眞力貫注扇面和板斧並無多大差別，眞要給它劃上，一樣可以把你的整條手臂截斷下來。

呂鳳岑一對判官筆也是多年火候，打穴神奇，使的雖是小巧功夫，但功力深湛，一個人忽前忽後，四處亂蹦，抵隙蹈暇，記記都找你要害大穴下手，令人防不勝防。

在這兩位高手夾擊之下，單逢春也顯示了他的功夫，一柄長劍銀虹飛舞，瞬息之間，接連使出了六合劍法的「橫瀰六合」，峨嵋劍法的「風飄柳絲」，白鶴劍法的「鶴舞中庭」，八仙劍法的「湘子吹簫」，青萍劍法「黃鶯擲梭」，華山劍法的「雲封華獄」甚至連荊山二呂的師門大聖門的「借花獻佛」都使了出來。

這些各門各派的劍招，本來毫不連貫，而且也並無出奇之處，但在單逢春的手上使出，却純熟、又恰當，每一記劍招，正好把對方一扇二筆的攻勢，化解開去，簡直是非使這一招，就無法解得開兩人的夾擊，好像他受的這套雜錦劍法，就是專為對付荊山二呂而設的一般！

呂鳳閣越打越心頭震驚，暗道：「這小子怎會對各門各派的劍法，却有如此純熟，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要知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有其獨特的精髓之處，練劍之人，從小習劍，幾乎要窮畢生精力，才能練得成一家劍法，絕無可能一個人能把各門各派的劍法，全都練得如此精純，何况年紀單逢春最多不過二十出頭，就算說他一出娘胎就練劍吧！也不過是二十年火候而已！

就在呂鳳閣心頭驚疑不定之際，那孫必振眼看荊山二呂和單逢春纏鬥不已，尚未分出勝負，他對單逢春可說銜之入恨，此時正是他下手的機會，豈肯錯過，身形一閃而上，欺到五尺以內，功運右臂，振腕一記「隔山打虎」，準覷單逢春後心直搗過去。

前面說過孫必振的無形拳風，只能打到五尺以內，故而他必須欺到五尺才能發拳。

那知單逢春雖在和荊山二呂動手，但他恰似背長着眼睛一般，長劍一擺，使了衡山劍法一招「脫袍讓位」，封開荊山二呂的一扇雙筆，左手彈出一縷指風，襲向呂鳳岑右眼，人已從兩人中旋出，劍使「迴光返照」，一道青虹向後射出。

這兩招一指，端的快如閃電，但聽同時响起兩個人的驚「啊」之聲！

血光乍迸，孫必振一記「隔山打虎」才使到一半，口中哼一聲，一條右臂已被單逢春劍光射過劈了下來。

另一個發出驚「啊」的則是呂鳳閣，他左手丟下判官筆，掩着了右眼，往後疾退。

呂鳳閣還不知道乃弟的右眼已被單逢春指風擊中，急忙問道：「二弟，你怎麼了？」

「他輸了一隻右眼。」

單逢春接口道：「現在該你留下一隻左眼了。」

話聲未落，人已到了呂鳳閣面前，長劍作勢，一記「畫龍點睛」朝他面前點過來。

呂鳳閣聽得大怒，口中狂喝一聲：「小子，你有本領就只管取去。」

鐵骨摺扇一翻，對準劍光壓下。

那知單逢春就是要引他注意自己的劍光，長劍剛被壓住，左手抬處一縷指風無聲無息的襲向對方的左眼，口中笑道：「那好，我照收了。」

呂鳳閣堪堪壓住對方長劍，突覺左眼如中尖錐，奇痛徹骨，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暴退出去。

單逢春也不追擊，冷聲道：「在下說過，二位敗了，只要留下一隻招子，就可以離去……」

話還沒說完，突覺背後疾風颯然，急忙回身看去，只見九頭鷹簡老九一個人如老鷹攫小鷄一般，凌空撲了過去，雙爪如鈎，離頭面已不過數尺！

原來他一隻右眼被單逢春指風擊中，痛徹心肺，暴退出去，心知自己這隻右眼已經完了，這份仇怨，當眞很不得把單逢春活生生撕裂了才出胸頭之氣，因此就席地坐下，運功止痛，此時耳聽荊山二呂也敗在單逢春劍下，心頭更是急於復仇，才一聲不作，功貫十指，縱身撲了過來。

單逢春往後疾退一步，長劍一圈，冷然喝道：「姓簡的，你還想留下一隻招子麼？」

九頭鷹簡老九厲聲道：「老子要你的命！」

他一撲不中，欺身猱進，雙爪如風，有如鐵爪鋼鈎，源源出手。

古人說得好，一人拚命，萬夫莫擋，九頭鷹這下當眞形同拚命，雙手運起「大力鷹爪功」對單逢春手中長劍，視若無物，只是咬緊牙關，着着進襲！

單逢春着他來勢兇猛，不敢輕敵，身隨劍走，人影輕旋，長劍揮動之間，連使了華山劍法「玉匣藏珠」，點蒼劍法「蒼龍七宿」和少林「達摩劍法」一招「肩挑

乾坤」，才算把對方一股强猛攻勢，壓了下去，口中喝道：「姓簡的，你給我住手好了。」

九頭鷹簡老九怒笑道：「小子，你可是怕了。」

「笑話！」

單逢春朗笑一聲，右手一抬，把長劍回入鞘中，冷聲道：「我不願用劍勝你，徒手相搏，單某一樣可以把你擊敗，你信不信！」

九頭鷹獨目之中，佈滿紅絲，兇光隱射，厲聲笑道：「小子，這是你自己來找死！」

喝聲出口，身形疾欺過來，雙爪同發，搶先出手。

他先前因單逢春手中有一柄長劍，心中還不無顧忌，現在單逢春自動把長劍收起，要和他徒手相搏，這一來他顧忌盡去，更可放手施爲，雙手伸縮，出手如電，自然更見凌厲。

單逢春冷笑一聲，雙手揮洒，和他徒手搏鬥，忽掌忽指，舒展自如，出手封解，使的依然是各門各派的拳掌散手，極爲普通的招數，但從單逢春手上施展出來，就別具威力，好像這些普通招式之中，包含着極爲神奇的招術。

因此不論九頭鷹的「大力鷹爪功」和「鷹爪七十二大擒拏手」如何使得凌厲，變化如何神速，都被單逢春大雜湊的各門各派拳掌散手，化解開去。

片刻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二三十招，九頭鷹依然絲毫佔不得半點上風，心頭暗自凜駭，「這小子果然不可輕估了他。」

只聽單逢春喝道：「姓簡的，你再不識好歹，及時夾着尾巴給我滾，十招之內，我就要你留下左眼了。」

九頭鷹切齒狂怒喝道：「小子，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出來，老子有的是一條命。」

雙爪隨喝聲又加緊幾分，爪勢交擊，猛惡絕倫。

單逢春冷冷一笑道：「九頭鷹，你這老蠢材，你以爲單少爺摘不出你的招子來麼？」

他掌法也隨着一變，雙手似拂似斬，使的竟是截經斬脈手法，記記都向九頭鷹關節經穴拂來，手法極盡詭異！

九頭鷹這一掄兇猛的攻勢，陡然間受到了他截經斬脈手法的尅制，就被迫得有些施展不開來。

就在此時，只聽單逢春冷笑一聲，笑聲入耳，突覺雙手一麻，被對方拂中了手肘經脈，心頭不覺猛吃一驚，雙手被制，還有雙脚可用，他不暇思索，飛一記「撩陰連環腿」，雙脚朝單逢春的下陰連環踢到。

單逢春哼了一聲：「下流東西！」吸氣後退之際，右手彈出一縷指風。

九頭鷹雙脚落空，堪堪落到地上，左眼又是一陣徹骨劇痛，大叫一聲，跌倒地上，他因雙手穴道受制，無法掩住眼睛，痛得滿地亂滾。

單逢春氣極冷笑一聲道：「你會雙脚踢人，我也賞你一脚。」

疾然飛身而上，飛起右脚，把九頭鷹一個子踢得連翻了三個滾，同時也解開了他雙臂穴道。

曾善明邀來的兩個同們師兄荊山二呂，被單逢春各自毀去一目，心頭自然十分難過，他替兩人上藥止痛，堪堪完畢，九頭鷹又被單逢春毀了雙目，滿地亂滾，不由得目眥欲裂，一手抓起一根三尺長的熟銅棍，口中大喝一聲：「姓單的小子，我和你拚了。」

揮棍攻上，江湖上有一寸短、一寸狠的說法，他熟銅棍只有三尺來長，正是使棍的能手了，大聖門擅長的就是拳棍。

再說狄少青和向元奇徒手相搏，向元奇是通臂門的名宿，練成「通臂」，雙手忽長忽短，伸縮自如，有時又夾雜使出「無影拳風」，可說威猛已極。

但不論你攻勢如何凌厲，狄少青只是用一套「太極兩儀拳」以柔克剛，把他一套鐵拳記記擯諸門外，所採的只是守勢，始終沒還過手。

向元奇怒笑說道：「原來你是武當門人。」

狄少青大笑道：「閣下以爲在下使的是『兩儀掌』，就是武當門人了？在下只是因爲這套掌法，可以接住你的拳勢而已，行走江湖的人，要因時制宜，豈可拘泥於某一門派？不信，閣下試試我這套掌法，你還認定我是武當門人麼？」

說話聲中，掌法突然一變，掌勢如行雲流水，由緩變快，使的竟是終南派「流雲掌法」。

向元奇沒想他一下變快，本來他使出武當手法，只是把自己擊去的拳勢推開，現在突然變快，雙掌搶在了自己拳勢的前面，就好像擺好了手勢在等着自己，直等自己拳頭擊過去，他才變式拆解。

這幾招直把向元奇看得心頭驚懍不止，暗道：「他好像事前已經知道自己出什麼招式的了，這是不可能的事！」

他口中不覺哼聲說道：「終南『流雲拳』！」

狄少青朗笑一聲道：「閣下不認爲在下是終南門派人麼？」

口中說着，雙掌忽然變拳，呼呼兩拳，迎面擊來，使的竟然是「通臂拳」。

向元奇只覺他拳風勁急，內力之强，竟然還勝過自己，心中暗暗冷笑：「你內力縱然强勁，但在我面前使『通臂拳』，豈非孔夫子面前賣聖經，班門弄斧了？」

他心念一動，立即隨勢變招，揚拳還擊。

那知狄少青對「通臂拳」竟然純熟無比，變招神速，沒待向元奇拳擊到，他之中途換招，一雙鐵拳，像流星般攻到，逼得向元奇只好向後退下了一步，那知身形甫退，突覺一記無形拳風，又無聲無息的湧上身來，這一記正是自己最拿手的「隔山打虎無影神拳」！

心頭不由大吃一驚，再待後退，已是不及，那知這一記拳風，只逼到他衣衫爲止，就無形消失，這明明是狄少青自己收了回去。

向元奇心頭更是暗暗懍駭：自己練了幾十年的「無影神拳」，也已練到收發由心，但要像他這樣剛剛擊到衣衫，就收回去，拿捏得如此準法，只怕自己還得練上十年，才辦得到！

狄少青早已收回拳勢，笑吟吟的說道：「閣下自然清楚，在下不是通臂門的人了。」

他當然不是！

向元奇臉色煞白，收拳道：「罷了，向某認栽。」

回身朝孫必振道：「必振咱們走。」

他們停手之時，也正好是曾明善取出熟銅棍朝單逢春欺去的同時。

狄少青一閃身就搶到了曾明善的前面，手掌一撥，就輕輕撥開了他一招攻勢，含笑道：「曾師傅約人助拳，原是專門找在下來的，怎麼找上單兄了？」

曾明善雙目通紅，怒哼一聲道：「狄少青，咱們有樑子，不錯，但單逢春毀了我兩位師兄的眼睛，我非和他先了斷不可了。」

單逢春笑道：「狄兄，你就讓他跟我來就是了。」

一面朝曾明善說道：「不過姓曾的，你弄清楚了，荊山二呂，是和我約好了才動手的，誰敗了，留下一隻招子，但在下若是敗了，就輸了兩隻眼睛，這是天公地道的賭法，我只取他們一人一隻招子，這算過份了麼？姓曾的，你要和我動手，準備留下一雙招子，還是一隻呢？只要敢賭，我就敢收，大聖門也算得是在江湖上一個門派，勝就是勝，敗就是敗，用不着發狠要賴，說什麼給你二個師兄了斷的話來呢。」

呂鳳閣喝道：「曾師弟，不用比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走。」

狄少青笑道：「很好，你們找單兄也好，找在下也好，悉聽尊便。」

單逢春道：「你們給我記着，下次再碰到我手下，就沒有今天這麼便宜。」

荊山二呂一聲不作和曾明善一起掉頭就走。

狄少青覺得單兄弟一連毀了九頭鷹叔侄雙目，荊山二呂各人一眼，和孫必振一條右臂，這幾個人雖是尋仇而來，來意不善，但究非惡人，出手未免太兇狠了些，不覺回頭看了看單逢春一眼，說道：「寃家宜解不宜結，這幾個人的樑子，如今是越結越深了。」

單逢春道：「狄兄是說兄弟出手太毒辣了是不？今天要是我們落敗了呢？只怕他們下手比兄弟還毒辣呢！哼，這些敗類，下次再遇上了，我就叫他們一個也別想回去。」

只見周友成兩手牽着三匹馬走了過來，說道：「二位老弟眞好身手，九頭鷹，通臂神猱這兩個人算得上一流好手，就是荊山二呂，也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兄弟方才眞替二位担心呢，誰知他們都落得個灰頭灰臉，鎩羽而歸。」

狄少青還沒開口，單逢春接口哼道：「這幾個人，只是江湖敗類而已，算得什麼人物？」

周友成道：「兄弟今天是眞正開了眼界了，以二位老弟的武功成就，在南北武館中，說得上尖頂的了，担任副總教練，還是委屈了。」

狄少青笑道：「難不成要兄弟去當館主？」

周友成道：「在總館裏，最少也該當個總教練或者是堂主，也應該的了。」

狄少青問道：「總館裏的堂主地位很高麼？」

「那當然。」

周友成道：「總館主的堂主，等於南北二館的館主，你們總看到了，金館主在江南武館，有多威風，老實說，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誰不仰他鼻息，但他到了總館，就沒有總館幾位堂主的威風了。」

單逢春道：「周兄不是說館主和總館的堂主身份相等的麼？」

「身份是相等的。」周友成道：「但總館的堂主，是總館主的近臣，在權力上，自然大大過分館主了。」

狄少青似乎對總館的事，很感興趣，問道：「總館也有三位堂主麼？」

「不，」周友成道：「共有五位。」

狄少青又道：「還有些什麼人呢？」

周友成道：「還有幾位護法，地位還在堂主之上。」

「還有護法。」單逢春問道：「護法是做什麼的？」

周友成道：「這個兄弟也不清楚。」

單逢春道：「那麼總教練和副總教練呢？」

周友成道：「正副總教練，好像是在外面的，總教練的地位和堂主相等，但權力就沒有堂主的大，詳細情形兄弟也不清楚。」

兩人從他手中接過馬匹，單逢春道：「周兄，我們今天中午在那裏打尖呢？」

「池河鎭。」

周友成抬頭望望天色道：「本來咱們該趕到崇心舖打尖的，現在這一躭擱，只好在池河鎭打尖了。」

單逢春道：「那就快些上馬了。」

× × ×

一路無話，這天三人三騎趕到李青店（南召）差不多正好是晌午時光。

周友成一路領先，在街上一家酒樓門首下馬。

狄少青還沒開口，單逢春就已開口道：「周兄，我們不去報到麼？」

周友成笑道：「這時候該是用飯的時候了，空着肚子去，還是先塡飽了肚子去的好。」

三人下了馬，早有在門口伺候的小厮接過牲口。

三人登上酒樓，找了張臨街的桌子坐下，堂倌送來茶水，問過了要些什麼酒菜，便自退去。

周友成喝了口茶，笑道：「不瞞二位說，兄弟奉金館主的交代，也只知道到了李青店，到這家酒樓來喝酒。」

單逢春道：「周兄不知道到那裏去報到麼？」

周友成道：「不知道。」

單逢春問道：「那你怎麼不問問清楚呢？」

周友成道：「金館主交代的事，照例是不能問的。」

單逢春道：「爲什麼？」

周友成道：「兄弟沒法向金館主請示，因爲金館主交下來的只是一張路程單，上面註明了咱們一路打尖投宿的地點，最後一站，就是這家酒樓。」（未完•六）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水瑩兒和岳小玉談天說地，不覺肚子餓了，岳小玉傷勢未癒，行動不便，水瑩兒到外面找點食的東西，剩下岳小玉在山洞內，他連忙將那些練武秘笈和銀蠶絲軟甲收藏好，聽到外面傳來五個人的聲音，聲言要捉拿採花賊，原來是江東五傑要捉拿劇盜潘聖山之子潘十郎採花淫賊，進入山洞搜索不見，五傑離去，跟着潘十郎又進來見岳小玉行動不便，正想將他殺害，江東五傑又折回來，水瑩兒也及時趕到，潘十郎困在洞內，挾持岳小玉，要脅洞外衆人，五傑詐作內鬨，一對一打鬥，剩下一傑舒一照乘機將淫賊捉住，又來了蘇六妹誘他吃蠱藥……

不恭老怪物　商議闖花宮

岳小玉的傷勢，復元得很快。

江東五傑帶着水瑩兒和岳小玉，來到了一座城鎮之中。

常掛珠找到了一間客棧，要了幾間房子。

然後，他就對岳小玉說：「水姑娘是個好姑娘，她對你實在很好很好。」

岳小玉道：「你對我也不錯。」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我對你不錯，全然是爲了武林皇帝。」

岳小玉道：「布前輩認識你們江東五傑多久了？」

常掛珠道：「咱們還在穿開襠褲的時候，他就已認識咱們啦，我還記得，他有個女兒，十分漂亮，江湖上的人都叫她做『武林公主』。」

岳小玉道：「布前輩對你們一定很不錯罷？」

常掛珠道：「當然極好，有一次，咱們跟『伏牛山三魔』火併，眼看不敵，幸而武林皇帝突然殺了出來，把三魔的老大幹掉了，咱們才得以反敗爲勝，把這二個混蛋殲滅。」

岳小玉說道：「布前輩這個人似乎不壞。」

常掛珠道：「這還用說嗎，可惜他一直鬱鬱寡歡，好像欠下別人幾百萬両銀子沒法清還似的。」

岳小玉道：「他欠的並不是銀子，而是一段姻緣。」

常掛珠道：「姻緣之事，最是無稽，岳老弟也不必深究下去了。」

到了用飯時候，江東五傑、岳小玉和水瑩兒團坐在一起，氣氛甚是熱鬧。

五怪多喝了幾杯，舒一照忽然道：「武林之中，誰最英雄？」

胡無法道：「自然是最英雄之人最英雄。」

鮑正行道：「這人又是誰？」

常掛珠道：「只怕未必就是咱們五傑之一。」

白世儒道：「若論當世英雄，山西陸家莊莊主之表弟必然當之無愧。」

常掛珠道：「此乃何人？如何會是個英雄人物？」

白世儒道：「此人姓英名雄，自然就是個如假包換的英雄嘍。」

鮑正行哼一聲：「强辭奪理，狗屁不通。」

胡無法道：「貓屁也不通。」

舒一照道：「狗屁不通，貓屁也不通，何種屁始通？」

白世儒道：「依我看，連屁也放不出來之輩，最是不通。」

常掛珠眉頭一皺，道：「有美同桌，爾等說話豈可如此粗俗？」

白世儒道：「何謂之有美同桌？」

常掛珠道：「美者，美女之謂也。」

白世儒一怔：「美女如今安在？」

常掛珠向水瑩兒一指：「此乃貨眞價實，童叟無欺之美女，如謂不信，請拭目觀之。」說着，伸手就要把水瑩兒戴着的斗笠摘下來。

水瑩兒倏地閃身退開，叱道：「常大叔，你要幹甚麼？」

常掛珠哈哈一笑，道：「妳既有花容月貌，何以總是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水瑩兒怒道：「常大叔，你再取笑，晚輩可不客氣。」

岳小玉看在眼裏，心下暗自尋思：「莫不是瑩兒眞的容貌醜陋，所以說常老大存心取笑？」

常掛珠見水瑩兒眞的動怒，也就不敢再伸手摘取她的笠帽。

胡無法哈哈一笑，道：「老大準是悶得發昏，所以才跟水姑娘開開玩笑，照我看，人各有志，水姑娘既不願以眞面目示人，咱們也就決不可勉强。」

白世儒道：「這一陣子，不但老大頭昏腦悶，即使白某，也是心神不屬，老是想睡覺。」

鮑正行咧嘴一笑：「老是記掛着呂足金，眞是好一個痴情漢！」

白世儒怒道：「誰說我記掛着那個江東婆娘，眞是放屁！」

胡無法道：「不要再執拗啦，快點吃飯，早點上床睡覺才是正經。」

常掛珠哼一聲，道：「你這個人，老是喜歡躲懶，眞是他媽的不知所謂。」

胡無法道：「不吃飯，不睡覺，又有甚麼事情是正經的？」

常掛珠道：「水姑娘生氣了，我們總該向她表示歉意才對。」

胡無法道：「怎樣表示歉意？是不是向她磕頭認錯？」

常掛珠道：「磕頭認錯又有甚麼用，你以爲她會因此就高興起來嗎？」

胡無法道：「這倒難了，誰知道她怎樣才會高興？」

鮑正行道：「這還不容易嗎？只要問問她就行了。」

舒一照却淡淡道：「照我看，不必問了，只要岳小哥兒高興，她也會高興起來的。」

胡無法說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常掛珠說道：「這是甚麼道理，我雖然不知道，但老四之言，似乎也不無理由的。」

舒一照登時高興起來，道：「這就好辦，我們可以問問岳小哥兒，看看他想怎樣。」

岳小玉心念一動，便道：「我這個人很固執，很難可以高興起來。」

舒一照道：「萬事總有商量餘地，岳小哥兒又何必難爲咱們？」

岳小玉道：「我怎會爲難五位前輩？只不過晚輩心裏想念着一個人，所以……唉……還是不提也罷！」

常掛珠忙道：「爲甚麼不要提？」

胡無法道：「心中有事，就得爽爽快快說出來，豈可婆婆媽媽，忸忸怩怩？」

白世儒道：「岳小哥兒準是想念着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所以弄得茶飯不思，渾身都不自在。」

岳小玉忙道：「小岳子如今想着的，是一個男人。」

常掛珠道：「他是你的老子？還是你的哥哥？表叔？舅父？姨丈？又抑或是祖父？曾祖父？」

岳小玉不斷搖頭，白世儒道：「如此說來，那一定是你的老朋友了。」

岳小玉道：「他並不老，但却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子，大英雄。」

鮑正行忙道：「既是大英雄，大豪傑，那就一定要見識見識了。」

胡無法說道：「他是誰？他叫甚麼名字？」

岳小玉道：「我這位大哥姓郭，江湖上人稱流水客的郭冷魂便是。」

鮑正行「嗯」了一聲，道：「原來是他。」

常掛珠望住他，道：「你認識郭冷魂

嗎？」

鮑正行道：「認識倒不認識，但他是百勝堡堡主，武功十分了得，那是人盡皆知的！」

胡無法嘿嘿一笑，道：「怎麼我却完全不知道？」

鮑正行嘻嘻一笑，道：「這簡單極了，因為你不是個人，所以就不知道。」

胡無法大怒，一拳向鮑正行的鼻子上打了過去。

常掛珠立時伸手一擋，喝道：「動不動就打架，還算是甚麼兄弟？」

舒一照嘻嘻一笑，道：「正因為是兄弟，才會動手打架。」

鮑正行退了開去，對胡無法道：「今天我的心情還不算太壞，所以不跟你計較，但下一次，決不輕易就此作罷。」

岳小玉惱將起來，不由伸手一拍桌子，喝道：「吵夠了沒有！」那知他一動了怒氣，胸口便疼得十分厲害，登時面色灰青，冷汗涔涔而下。

水瑩兒忙道：「岳哥哥，你怎麼啦？」她這一叫顯得既是焦急，又是關切，岳小玉立時奮起精神，道：「我……我沒事，妳用不着担心……」

常掛珠道：「岳小哥兒必需好好休息，萬萬不能妄動胡來。」

岳小玉長長地吸一口氣，道：「但我非要去見一見郭大哥不可。」

胡無法道：「這還不容易嗎，只要你告訴咱們他在甚麼地方，咱們立刻就去把他請來。」

岳小玉道：「他是不會來的。」

常掛珠道：「為甚麼不會來？」

岳小玉道：「他受了傷，而且傷勢極其嚴重。」

白世儒說道：「難道比你還更加嚴重嗎？」

「當然嚴重得多！」岳小玉道。

白世儒「噢」的叫了一聲，道：「那豈不是等於一個死人了？」

舒一照皺眉道：「郭冷魂是岳小哥兒的老朋友，你怎可以這樣咒罵他！」

白世儒道：「岳小哥兒的傷勢已是不輕，郭冷魂却比他更為嚴重，自然是大大的不妙，我又有甚麼地方說錯了？」

舒一照還想反駁，岳小玉却已嘆了口氣，道：「白前輩的說話，是一點也不過份的，郭大哥此刻雖然仍然活着，但實際上却也和死人沒有太大的分別。」

鮑正行眉頭一皺，問道：「他癱瘓了嗎？」

岳小玉道：「就算不是真的癱瘓也差不多了。」

常掛珠道：「若然如此，郭老兄真的很不妙了，岳小哥兒，你想怎樣？」

岳小玉道：「我要去找他。」

白世儒道：「朋友有難，自然該趕去施以援手，岳小哥兒這個決定是十分正確的，咱們無論如何，也要為他完成這個心願。」

常掛珠道：「未知郭老兄如今身在何處？」

岳小玉道：「飲血峯血花宮中。」

「血花宮？」江東五傑齊齊失聲叫了起來。

岳小玉眨了眨眼，說道：「正是飲血峯上的血花宮，那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了？」

舒一照訕訕一笑，道：「這的確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管他是飲血峯也好，飲水峯也好，甚至是飲奶峯又好，只要咱們團結在一起，還不是可以把它殺個天翻地覆，片甲不留嗎？」

胡無法一拍桌子，道：「此言正合俺的心意，那練驚虹雖然兇名赫赫，但不見得真的有甚麼真實本領，咱們殺上飲血峯去，叫他知道一下我們江東豪傑的英雄手段。」

白世儒道：「話雖如此，但凡事必須首先從長計議，不可單憑匹夫之勇的只顧蠻幹。」

鮑正行搓着胖大的肚子，怪聲笑道：「倘若只是匹夫之勇，那當然是成不了氣候的，但咱們有五夫，那就威力驚人，不可同日而語啦！」

胡無法大表贊同，道：「說得好，正是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何況咱們還有五傑之多？若給練驚虹那點虛名唬嚇住，那也真是他媽的不堪提了。」

「你才是他媽的不堪提！」忽聽一人嘿嘿冷笑：「若憑你們這幾塊廢料，就想跑上飲血峯去撒野，只怕還沒看見血花宮，就已給人活活撕開了七八百大塊。」

江東五傑不禁同時面色驟變，所有目光全都瞧向那人的身上。

只見那人背對着坐在店堂一角，衆人雖然看不見他的臉，但從他滿頭白髮看來，必然是個年紀老邁的老翁無疑。

胡無法首先按捺不住，氣得哇哇大叫地說：「來者何人？何以胡說八道，不知好歹？」

那人冷冷道：「後面那八個字，你們五個渾人才是真正的當之而無愧。」

舒一照「呸」一聲，道：「瞧你這副德性，已是行將就木之輩，所以神經錯亂，屁言屁語大放不休！」

那人仍然頭也不回，只是隨手拋起了一顆蠶豆，衆人一怔，不知道他此舉是甚麼意思，只見那顆蠶豆給拋高之後，剛跌下來，那人已疾迅無倫地用筷子將之挾住，舒一照立時冷笑道：「雕蟲小技，何足掛——！」誰知下面那個「齒」字還沒說出，那顆蠶豆已向他啞穴怒射而至。

舒一照根本連看也看不清楚，啞穴已給蠶豆這一射之力封閉住，登時為之啞口無言。

白世儒陡地喝了一聲：「老傢伙好厲害的點穴功夫，白某也來領教領教。」大摺扇一開又闔，同時飛步跳躍急點那人背心靈台大穴。

那人還是坐在椅上，動也不動。

白世儒眼看一擊即中，誰知那人隨手一揚，又是兩顆蠶豆急射過來。

白世儒早有防備，大摺扇「唰」聲張開，把兩顆蠶豆同時擋住。

可是，他擋得了蠶豆，却擋不住一根筷子。

原來那人射出兩顆蠶豆之後，連筷子也當作暗器使用，只聽得白世儒一聲悶哼，腰際痳穴已然被點，登時全身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鮑正行怒喝一聲：「都是不中用的飯桶，瞧我的！」鐵杖一揮，人如巨熊般向那人撲去。

胡無法也想出手，但却給常掛珠一手拉住，喝道：「對付一個老弱衰翁，已是不妥，若以多欺少，那更是王八所為！」話猶未了，只聽見「咕咚」一聲，鮑正行又已栽倒在地上。

胡無法怒瞪着常掛珠：「老大，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常掛珠翻了翻眼睛，道：「我又沒有死，當然還有數之不盡的說話要說。」

那人哈哈一笑，道：「好，你說，無論有甚麼話，都不妨坦白說出來。」

常掛珠乾咳兩聲，半晌才道：「瞧閣下的武功，似乎是來自南方的高手。」

那人淡淡道：「算你還有點眼光。」

常掛珠道：「常聽人說，南海有一位異人，最擅彈指擊穴的功夫。」

胡無法悚然一驚：「老大，你說的這位異人，莫非就是南星門掌敎『神指先生』應伏？」

常掛珠道：「不錯，正是應伏。」

胡無法立時叫道：「嗨，你真的就是神指應先生嗎？」

那人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在下正是應某。」語畢，緩緩地轉過身子，兩眼直瞪着衆人。

應伏一轉過身子，不但江東五傑為之愕然，岳小玉也是為之怔住。

誰也想不到，這個滿頭白髮的人，他的臉龐看來一點也不蒼老，充其量只像是三十出頭而已。

常掛珠吸一口氣，訝然道：「你真的就是應先生？」

應伏冷冷道：「我不是應伏，誰是應伏？」

常掛珠道：「你今年尊庚啦？」

應伏笑笑道：「不多不少，剛好四十歲！」

常掛珠道：「這倒怪也。」

應伏道：「何怪之有？」

常掛珠道：「瞧你這張臉，似乎才三十歲多一點點，但瞧你的頭髮，却又似乎最少也有六七十歲。」

應伏道：「那是因為我的臉太嫩，頭髮却太老之故。」

常掛珠道：「所以，這真是怪也。」

應伏道：「若說怪也，布北斗才是天下間第一等怪人。」

常掛珠還沒開口，水瑩兒已倏地叱道：「誰敢奪我師尊之名？」

應伏冷冷道：「小妮子，妳是不是個真正的醜八怪？」

水瑩兒道：「是又怎樣？」

應伏道：「妳若真的是個醜八怪，妳師父要妳戴着笠帽，那還算有一丁點兒臭道理，但應某却敢肯定，妳絕不是個怎麼難看的小妮子！」

水瑩兒哼一聲，道：「你管不着。」

應伏哈哈一笑，道：「常言有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又有所謂不平則鳴，小姑娘既然長的挺不錯，那又何苦老是不肯以真面目見人？」

水瑩兒也笑道：「家有家法，門有門規！」

應伏又是哈哈一笑，道：「妳師父算是那一門的高手了？」

水瑩兒道：「我師父自成一家，向來不受江湖禮數規限。」

應伏道：「這麼說，真不是邪魔外道之輩了？」

水瑩兒怒道：「胡說！」

應伏搖搖頭，嘆道：「就算是邪魔外道之輩，那又如何？總不見得人人都會是名門正派的正人君子罷？」

水瑩兒道：「士可殺不可辱，你再滿嘴胡言，休怪本姑娘無禮。」

應伏狂笑一聲，道：「好兇辣的小妮子，聽說妳劍法不弱，今天正好向姑娘討教討教。」

岳小玉吃了一驚，忙道：「兩位稍安毋躁，千萬不要大動肝火！」

應伏道：「我沒有大動肝火，只是想看看這位小姑娘的臉。」

水瑩兒怒道：「你敢？」

應伏轟聲一笑：「為何不敢？」說着，他的右手已緩緩伸出，要把水瑩兒的笠帽摘下來。

水瑩兒立刻拔劍，向應伏右腕砍下。

應伏笑道：「砍得好。」說時遲，那時快，水瑩兒的劍已把應伏的右手砍落！

鮮血橫飛，每個人的眼色都同時變了，因為任誰也想不到，水瑩兒竟然可以這樣輕易地，就把應伏的右手砍掉下來。

即使是小瑩兒，也萬萬意想不到！

× × ×

應伏的手已給砍了下來，但他的臉居然仍然掛着微笑。

只有岳小玉的反應最快，他幾乎立刻就已叫嚷起來，大聲叫道：「那是一隻假手！」

應伏含笑不語，已斷了一截的右腕突然又再伸出另一隻手出來。

岳小玉沒有看錯，水瑩兒剛才砍掉的，的確只是一隻假手。

不但手是假的，連血也是假的。

水瑩兒似乎呆住了，在那一霎眼間，她連動也沒有動。

但應伏的右手却動了，而且一動就快如閃電，快得令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常掛珠的臉色倏地變了。

他看得出，在這裏，絕對沒有人可以擋得住這一擊，即使是五傑聯手，結果也是一樣。

但幸好應伏出手，並不志在擊人、傷人，只是要把水瑩兒的笠帽和面紗一併摘掉下來而已。

岳小玉忽然瞧得傻住了。

因為他已看見了水瑩兒的臉龐。

此際水瑩兒雖然驚怒交集，但却還是掩不住她那張秀麗絕倫、容顏嬌艷之極的小蛋臉。

在此之前，岳小玉一直認為穆盈盈是天下間最漂亮的女孩子。

到了這時候，他心中不禁「啊呀」一聲叫了出來，忖道：「乖乖的天仙妹妹，怎麼美得這麼要命？」

接着又想：「穆姊姊固然是天下間屈指可數的小仙子，瑩兒居然一點也不比她輸虧，正是春日之蘭，秋天之菊，各擅勝

塲，誰也壓不倒誰。」

水瑩兒給應伏摘掉笠帽和面紗，臉上的神態顯得甚是驚恐，常掛珠却嘆了口氣，道：「水姑娘，這也罷了，妳又不是個見不得人的，何苦老是遮遮掩掩，終於弄出這許多波折來？」

水瑩兒一跺脚，道：「你懂甚麼，那是師父的命令！」

常掛珠道：「但這是不必要的，何況他已身葬黃土之下……」

「常老大，你說甚麼？」應伏陡地驚叫起來：「你說布北斗已經死了？」

常掛珠點點頭：「的確是死了，那又怎樣？」

應伏神色一變，接着居然放聲大哭，他這一哭絕不像是僞作，而是哭聲有如宰豬一般，兼且涕淚横飛，顯得極是悲痛。

衆人都是大感意外，這位「神指先生」武功之高，分明已達到登峯造極之境，但他行動異常，實在着實令人難以揣測。

但岳小玉對這人，却是反爲相當欣賞，暗道：「此人倒算出頰拔萃之至，他人未老，頭先白，武功又高，兼且古怪多端，居然會對一個小女孩大做文章，連假手假血這種技倆也搬了出來；而且若不是他，小岳子直到現在，還想不到瑩兒居然漂亮得這麼厲害，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唉，唉，以後想一親芳澤，只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想到這裏，却又暗暗責罵自己：「小岳子啊小岳子，你眞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小混蛋，你心裏不是早已有了穆姊姊嗎？怎麼才瞧見瑩兒這張漂亮的小蛋臉，立刻就想移情別戀了？」

他越想越是混亂，恨不得自己給自己賞一個耳光，但想還想，他兩道閃精精的目光，始終還是捨不得離開水瑩兒的面龐兒。

這時候，應伏的哭聲已漸漸停止下來，岳小玉這才目光一轉瞧着他，道：「應先生，你哭夠了沒有？」

應伏用衣袖抹一抹臉，道：「暫時不哭了，將來有機會再哭不遲。」

岳小玉奇道：「常聽人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你却怎麼剛好倒轉過來做呢？」

常掛珠道：「他如何倒轉法？」

岳小玉道：「他流血是假的，但這一哭却可以媲美哭塲長城的孟姜女。」

常掛珠「唔」的一聲，道：「你說的不錯，這位應先生，準是武林皇帝的老朋友。」

應伏說道：「誰說我是布北斗的老朋友？」

常掛珠道：「不是布北斗的老朋友，難道是他的乾兒子不成？」

應伏道：「你才是他的乾兒子！」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我倒很想拜他老人家作義父，就只差在沒有這份福氣而已。」

應伏道：「你若非要找個義父不可，應某勉爲其難叫你一聲乖兒子便是。」

常掛珠「呸」一聲，道：「我的年紀比你還大！」

應伏道：「你這個人眞是不識時務，難怪總是經常自討苦吃。」

岳小玉却說道：「應先生剛才何故大哭？」

應伏道：「布北斗曾經親口答應跟我比武，印證一下南北兩派武功，誰知道斯人已逝，自然令應某傷心欲絕！」

岳小玉奇道：「布前輩甚麼時候答應過跟你比武？」

應伏道：「在夢中。」

岳小玉差點沒跳了起來：「你是說，布前輩在你的夢裏，答應跟你比武？」

應伏搖搖頭，道：「夢中並不是這個意思。」

岳小玉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應伏道：「我的意思是說，布北斗曾經在『夢中畫舫』答應過，在今年臘月二十六日子夜時份，跟我較量較量。」

岳小玉一怔，道：「原來有個地方，它的名字就叫『夢中畫舫』？」

應伏點點頭，說道：「不錯，那眞是一艘美麗得令人不敢想像的畫舫了，就連畫舫的主人，也同樣美麗得教人透不過氣來。」

岳小玉道：「你們怎會在這艘畫舫中見面的？」

應伏道：「那是因爲當時彼此的心情都很不好。」

岳小玉呆了一呆，道：「你們心情不好，又和這件事有甚麼相干？」

應伏道：「怎會沒相干？當時，我的老婆跟着一個小白臉私奔了，而布北斗也爲了他自己的事而悶悶不樂，所以，咱們就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夢中畫舫』喝酒聽歌，每晚都花掉好幾千兩銀子。」

岳小玉倒抽一口冷氣，忍不住道：「只是喝喝酒，聽聽歌，就得每晚花掉我千兩銀子？」

應伏兩眼一瞪，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你若年紀稍長一點，而將來又有機會到那畫舫一行的話，必然也會認爲，那是一個絕對值得揮金如土的地方。」

岳小玉不置可否，心下却是大不以爲然，忖道：「一晚就花掉幾千兩銀子，就算銀子再多，又還能泡得上多久？這種笨事，小岳子決計不幹。」

只聽見應伏又道：「『夢中畫舫』是個迷人的酒窩，美人窩、銷金窩，但所花的銀子，也的確不是小數，當我最初登上畫舫的時候，湘北鎭海錢莊大老闆顧三爺、杭州七間大賭塲的總塲主翁千里、還有京師城內古玉齋的安大掌櫃，都是畫舫上的座上客。」

岳小玉問道：「他們都是很有錢的人麼？」

應伏道：「在一般人眼中看來，的確如此。」

岳小玉一怔，道：「難道在你的眼中却又不是這麼一回事嗎？」

應伏道：「也許他們眞的很有點錢，但說到花錢的勇氣，却連我也及不上。」

岳小玉道：「花錢也要有勇氣嗎？」

應伏道：「這還用說嗎？有錢的人，並不一定夠勇氣去花錢，比方說，有些守財奴，他雖然有數之不盡的家財，但只要一個饅頭買貴了一文錢，他也寧願挨餓不吃的。」

岳小玉想了想，道：「世間上的確有這種人，而且似乎還爲數不少。」

應伏又道：「顧三爺、翁千里、安大掌櫃，無疑都是相當有錢的大財主，但每晚要他們花掉幾千兩銀子，仍然是要命之極的事。」

岳小玉道：「他們在『夢中畫舫』玩了多久？」

應伏道：「顧三爺三天，翁千里五天，安大掌櫃算是最捨得花錢的了，他在夢中畫舫樂不思蜀，足足玩了半個月，總共花了四五萬兩銀子。」

岳小玉舌頭一伸，道：「那眞是揮霍無度之極。」

應伏道：「那算得了什麼，跟布北斗相比，他們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岳小玉道：「布前輩又怎樣了？」

應伏道：「他和我一樣，在夢中畫舫逗留了整整一年！」

「一年！」岳小玉吃了一驚：「那豈不是每人要百多萬兩才夠花用嗎？」

應伏道：「那倒不必，他花了八十五萬兩，而我省儉一些，只花了六十八萬九千五百二十二兩。」

岳小玉長長的吐出口氣，喃喃道：「值得嗎？」

應伏說道：「怎會不值得？我的錢若不是完全花光了，也不會捨得離開那條畫舫。」

常掛珠喟然一嘆，說道：「眞是一夜風流，抵得上窮苦人家一輩子所賺的銀子了。」

應伏道：「人不風流枉少年，那又有甚麼不對？」

常掛珠道：「但應先生又怎會跟布北斗結怨的？」

應伏道：「誰說我跟布北斗有仇？」

常掛珠一怔，道：「若不是有仇，又何必約定日子決一死戰？」

應伏道：「我早已說過，咱們這一塲比武，只是志在引證一下武功，即使在比武之中任何一方有所傷亡，那也只是天意而已。」

岳小玉注着應伏：「應先生的說話，似乎都是眞話？」

應伏道：「當然不假，難道憑應某威名，還會在你這個黃口小兒面前亂吹法螺不成？」

岳小玉道：「這個自然是不會的。」但他心中却在尋思：「兩個胡胡混混的傢伙胡亂花錢，那是半點也不稀奇的，但一花就花了幾十萬兩，這種事只怕有點吹牛吧。」

他這兩句話當然不敢直說出來，而且事情是眞是假，對自己來說，根本就是無關痛癢之極。

所以，他已決定絕不深究，毋須弄得打破砂鍋問到底。

誰知道他雖不說，却有個人忽然冷冷笑道：「應大掌敎，一別數載，想不到你吹牛的功夫越來越是厲害了！」

接着，又聽見另一人笑嘻嘻地說：「應大掌敎非但吹牛功夫大大有長進，狂哭當歌的道行更是一絕。」

應伏一聽見這兩個人的聲音，臉色已經變了。

只見兩個腰掛佩刀的漢子，身子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這兩人一穿青衣，一穿紫袍，前者面上木無表情，身高最少七尺半以上。

而後者則笑容可掬，身材中等，看他的樣子，就像是剛從地上撿到了幾百兩金子似的。

岳小玉眉頭一皺，暗道：「怎麼越來越熱鬧了？這兩個又是何方神聖？」

應伏一見這兩人出現，面上的神色就已變得很不好看：「兩位怎麼也來了？」

青衣漢子冷冷道：「你來得，咱們『逍遙雙刀』怎麼不來得？」

常掛珠又是暗吃一驚，不禁失聲道：「兩位就是天目山千載悠悠館的兩位館主麼？」

紫袍漢子嘻嘻一笑，道：「不錯，咱們就是號稱千載悠悠，逍遙自在的逍遙雙刀，我是皇甫虛，他叫司馬實，咱們無分彼此，也不分大小長幼，總之，他攻前，我就守後，他撲右，我便衝左，正是雙刀逍遙，人更逍遙。」

應伏哼一聲：「說得逍遙，人却拘束迂腐，簡直多餘。」

司馬實臉色更沉：「應大掌敎，你彷彿對咱們很不友善。」

應伏冷笑道：「是誰先來惹是生非？司馬館主應該心中有數罷？」

皇甫虛「唔」一聲，道：「咱們並非存心向閣下挑釁，只不過想更正應大掌敎剛才的說話而已。」

應伏道：「有甚麼說話，居想要勞煩兩位館主來加以更正？」

司馬實道：「布北斗曾經在夢中畫舫花了幾十萬兩銀子，那是事實，因爲他那時候好像有點神智失常了。」

皇甫虛接道：「而且，他的確有揮之不盡的財帛，就算他在畫舫裏耽上三幾年，那也不是甚麼困難的事。」

司馬實道：「但應大掌敎，似乎沒有這個能力，可以每晚花掉幾千兩銀子來風流快活罷？」

皇甫虛道：「據我所知，應大掌敎在夢中畫舫，總共花了八萬九千多兩！」

岳小玉一楞，道：「這豈不是相差六十萬兩嗎？」

皇甫虛哈哈一笑，道：「本來，在夢中畫舫花掉八萬多兩銀子，已算是相當闊綽的了，但應大掌敎偏偏還要吹吹牛，多往自己的臉上貼金，所以才會給咱們抽着後腿而已。」

司馬實道：「所以爲人之道，還是老老實實，實話實說的好。」

應伏冷冷一笑：「兩位館主，似乎存心想找應某的岔子！」

司馬實道：「那可不是。」

皇甫虛道：「若要找你的岔子，咱們也不會等到如今。」

應伏道：「誰知道你們心裏的是甚麼算盤！」

皇甫虛道：「老實說，咱們總算是親戚，若眞是鬧翻了，大家的面上都並不怎麼好看，那又是何苦來哉？」

岳小玉笑問道：「你們是甚麼親戚關係？」

皇甫虛道：「我的表妹夫，是應大掌

敎的外甥！」

岳小玉「噢」的一聲，道：「這總算也是一場親戚了，旣然都是自己人，可犯不着苦口苦臉的，倒不如團結在一塊兒，爲武林幹點有益的事情來。」

司馬實冷冷道：「你是不是要我去做個大俠？」

岳小玉道：「大俠不大俠，那是沒甚麼相干的，但總要把那些龜兒子打個落花流水，人人拍掌稱快，那已經是過癮之極了。」

皇甫虛哈哈一笑：「你嘴裏倒說得輕鬆，但瞧你現在這副樣子，似乎一點也不過癮。」

岳小玉道：「江湖中人，挨刀吃劍，那是家常便飯一般的小事，實在無足掛齒得很。」

司馬實冷冷道：「你年紀輕輕，說話不知好歹，全無分寸，可知有罪？」

「有罪？」岳小玉不由怔住。「未知小子罪犯何條？」

司馬實道：「你胡說八道，亂作主張，若有糊塗昏庸之輩在場，說不定眞的會照你的說話去做，嘿嘿，後果如何，實在不難想像，難道這還不是罪過嗎？」

岳小玉哈哈一笑：「小子却不知道，我有甚麼地方說得不對？」

司馬實道：「你老是慫恿江東五傑前往飲血峯，這已是大罪。」

岳小玉道：「小子不懂。」

司馬實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飲血峯是甚麼地方？」

岳小玉道：「血花宮之所在也。」

司馬實道：「血花宮宮主，又是何許人物。」

岳小玉道：「老魔練驚虹。」

司馬實冷冷一笑：「你又可知道，練驚虹是何等樣人？」

岳小玉說道：「此老魔外號人稱『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喚作『六親不認斷腸人』，是一個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惡魔王。」

司馬實道：「你旣然知道，如何還要慫恿江東五傑前往飲血峯？這豈不是全都準備白白送死嗎？」

「少放屁！」應伏「呸」一聲，道：「有應某在，就算闖上飲血峯，也不見得咱們會吃大虧！」

「這倒奇哉怪也。」皇甫虛哈哈一笑，道：「怎麼連應大掌敎也想闖一闖飲血峯嗎？」

應伏冷冷道：「這又有甚麼稀奇？莫非爲應某除了在南海之外，甚麼地方也不敢去！」

皇甫虛笑道：「豈敢，豈敢，最少，應大掌敎曾經到過夢中畫舫，差點不跟布北斗爭風吃醋，甚至險些大打出手哩！」

岳小玉聽得眉飛色舞，忙道：「這是不是眞的？」

水瑩兒脹紅着臉：「不要聽他們胡言亂語，我師父絕不會這樣的。」

皇甫虛忙道：「水姑娘說不會，那就一定是不會，剛才是我說錯了。」

岳小玉心中暗笑，忖道：「布前輩曾否在夢中畫舫爲了女人而爭風吃醋，螢兒又怎會知道？倒是這幾個江湖奇人，他們對布前輩的事情似乎知道的不少。」

只見應伏瞪着「逍遙雙刀」二人，道：「司馬館主，皇甫館主，快人快語，兩位到底想怎樣？」

司馬實道：「咱們這一次，也想到飲血峯走一趟。」

皇甫虛笑說道：「所以，與其分散力量，倒不如團結一致，大夥兒殺上血花宮去！」

岳小玉拍掌叫道：「如此最好，有諸位前輩齊心協力，又何懼練老魔哉？」

應伏沉着臉，道：「血花宮可不是尋常的地方，誰若小覷了它，都只會有去無回，絕不例外。」

常掛珠頓足叫道：「老是談東扯西有甚麼屁用？反正大夥兒都想直闖飲血峯，就該齊心一致才是！」

應伏淡淡道：「你是不是要我解開你弟兄的穴道？這個容易之極。」順手抓起一撮蠶豆，分別向被點住穴道者身上射去，須臾間，所有被點住的穴道都給解開。

常掛珠嘆一口氣，道：「應大掌敎神乎其技，江東五傑實在甘拜下風。」他是五傑之首，連他也這樣說，其餘四人又曾經吃了大虧，自是誰也不敢有所異議。

只聽見司馬實忽然道：「有誰想退出，最好早一點說出來，以免在血花宮上打退堂鼓，徒然惹人笑話。」

常掛珠立時大聲道：「誰要退出，誰就是婊子養的龜兒子！」

經他這麼一說，就算有人眞的想改變主意，也不敢表示出來了。

岳小玉忽然怔怔地凝視着水瑩兒，過了良久才說：「妳可以不去。」

水瑩兒却搖搖頭，道：「不！我也要去，無論你去甚麼地方，我也一定要在你左右相陪着。」

岳小玉聽得心中一熱，道：「瑩兒，妳眞好。」

應伏走了過來，忽然揷口道：「你傷勢不輕，最好不要上峯冒險。」

岳小玉眉毛一挑：「不！飲血峯之行，我非去不可！」說得斬釘截鐵，毫無轉圜餘地。

應伏眉頭一皺，道：「難道你沒有爲水姑娘的安危着想嗎？只要你不去，她也就不會去，那麼，她就一定可以安全無恙了！」

皇甫虛道：「應大掌敎，你認爲這小子會成爲咱們的贅累？」

應伏默然不語，皇甫虛沉吟半晌，才又接道：「練驚虹雖然厲害，但咱們也不是省油的燈，旣然此行主意已决，也就不必太多顧慮，就讓這倆口子登上飲血峯見識見識好了。」

應伏猶豫了一會，終於嘆了一口氣，道：「旣然皇甫館主這樣說，應某只好贊成便是。」

司馬實望住應伏，道：「此行也許十分凶險，咱們就算從前有甚麼執拗，也該撇開不提了，未知應大掌敎意下如何？」

應伏道：「合該如此！」

皇甫虛笑道：「好極了，咱們明天就一塊兒向飲血峯進發！」

× × ×

夜星漸漸稀疏了。

每當星光一顆一顆熄滅之際，往往也就是黎明即將降臨的時候。

岳小玉抬頭望着穹蒼，眼光似比星光還更明亮千百倍。

現在，本該是好夢方酣的時候，但他睡不着，他也不是整晚沒有睡過覺，只是過了四更之後，就已醒了過來。

他的傷口還在發痛，但情況似乎有了很不錯的改善。

所以，他離開了客棧，坐在客棧門外的一塊石墩之上。

街道是那樣地平靜，但在他這顆細小的腦袋裏，却是思潮起伏，甚不安寧。

他在想着穆盈盈，但却忘不掉水瑩兒的臉龐。

在同一時間之內，想念着兩個女孩子，這不但是痛苦，而且簡直就是罪過。

岳小玉並不怕犯罪，但這種「罪過」却使他有點受不了的感覺。

他決定不要再想念着穆盈盈和水螢兒二人。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水瑩兒却來了。

「岳哥哥！」她輕輕在他背後低聲呼喚了一下。

岳小玉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水瑩兒的臉，雖然星光已荏弱得很，但他還是可以看見她的眸子，她的眸子也發着光，而且這種光芒彷彿是會說話的。

她的眸子在說甚麼？岳小玉雖然聽不見，但心裏却隱約有着一些奇妙的感受。

這些感受，是他從來沒有嚐試過的。

岳小玉蹙蹙眉，道：「天色還沒有亮，妳不必這樣早就起床的。」

水瑩兒移動了一下站立着的位置，她的頭忽然垂下。

岳小玉有些迷糊了。

他忽然一手挽住了她：「瑩兒，妳怎麼啦？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水瑩兒咬咬嘴唇，眼光垂得更低：「是我對不起你，又怎會還生你的氣？」

「傻話！眞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傻話，」岳小玉微微一笑：「妳有甚麼對不起我了？」

水瑩兒終於抬起眼睛，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岳小玉也看着她，這使她又是一陣瑟縮，又是一陣畏懼。

過了一會，她才怯怯的說：「是我令你受到這樣嚴重傷害的。」

「胡說！」岳小玉道：「這是千眞萬確，如假包換的談話，妳絕對不是有意害我的。」

水瑩兒困惱地說：「但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

岳小玉翻了一下白眼：「那麼，妳把我當作是妳自己好了。」

水瑩兒怔了怔：「那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這意思簡單極了，旣然我就是妳，那麼妳若還不肯原諒自己，那就等於連我也不肯加以原諒。」

水瑩兒爲之結舌，半晌才說：「這是强辭奪理，我不認爲這樣可以使我舒服一點。」

岳小玉瞪着眼：「爲甚麼不可以？是不是妳認爲我的人格鄙下，我的說話根本就不必理會？」

水瑩兒連忙搖頭不迭：「不！我怎會這樣想？是我的不對，我……」

「妳再說這樣的話，我以後就再不理睬妳，」岳小玉道：「何況，我很快就會沒事了。」

水瑩兒急道：「好，我不說，以後都不再說。」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才是眞正明白事理的做法，到了明天，我們就要到飲血峯了，妳害怕不害怕？」

水瑩兒道：「連你都不害怕，我怎會害怕？」

岳小玉道：「郭大哥對我很好，還有許多許多武林前輩都對我很好，所以我絕不能讓他們失望。」

水瑩兒道：「但你若在飲血峯出了甚麼意外，那怎辦？」

岳小玉道：「我不會出意外的，妳放心好了。」

水瑩兒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你旣不懂武功，又受了傷，却居然還有這份自信，眞是個奇怪的人。」

岳小玉道：「江湖上若沒有我這種人，相信一定是會乏味得很，」

水瑩兒道：「但我知道，江湖上像你這樣的人，一定不會有很多了。」

岳小玉道：「我也許是獨一無二的，但我一點也不出色。」

水瑩兒道：「不，你現在雖然武功不行，但機智和胆色都已很令人佩服。」

岳小玉笑道：「我一點也不機智，尤其是江湖中人的行爲，往往是連別的老江湖也看不透的。」

水瑩兒蹙了蹙眉，道：「我現在也有一件事看不透。」

岳小玉抿嘴笑了一笑，「妳是不是說我？」

水瑩兒搖搖頭，道：「不，我不是說你，而是應伏和逍遙雙刀這三個人。」

岳小玉一怔：「妳認爲他們怎樣？」

水瑩兒道：「古怪，眞的很古怪。」

岳小玉奇道：「若說古怪，又有甚麼人能比得上江東五傑？妳何以反而認爲應大掌敎和逍遙雙刀這三個人古怪起來？」

水瑩兒道：「江東五傑言行古怪，那是日日如常之事，說句不怎麼好聽的，他們都好像有點……有點……」

「渾渾噩噩！都是不折不扣的渾人！」岳小玉笑着接道：「有時候看他們似乎很聰明，但實際上，他們是胡胡混混，老是兜圈繞路，不知人間何世的。」

水瑩兒點了點頭，道：「所以，我知道他們雖然言行古怪一點，但却一定不會是甚麼壞人。」

岳小玉道：「何以妳却偏偏認爲應大掌敎和逍遙雙刀大有古怪？」

水瑩兒道：「江東五傑對我師父很尊敬，我是知道的，所以他們會看在師父的面上，對我多加照顧，但應大掌敎和逍遙雙刀，何以也願意陪着咱們上飲血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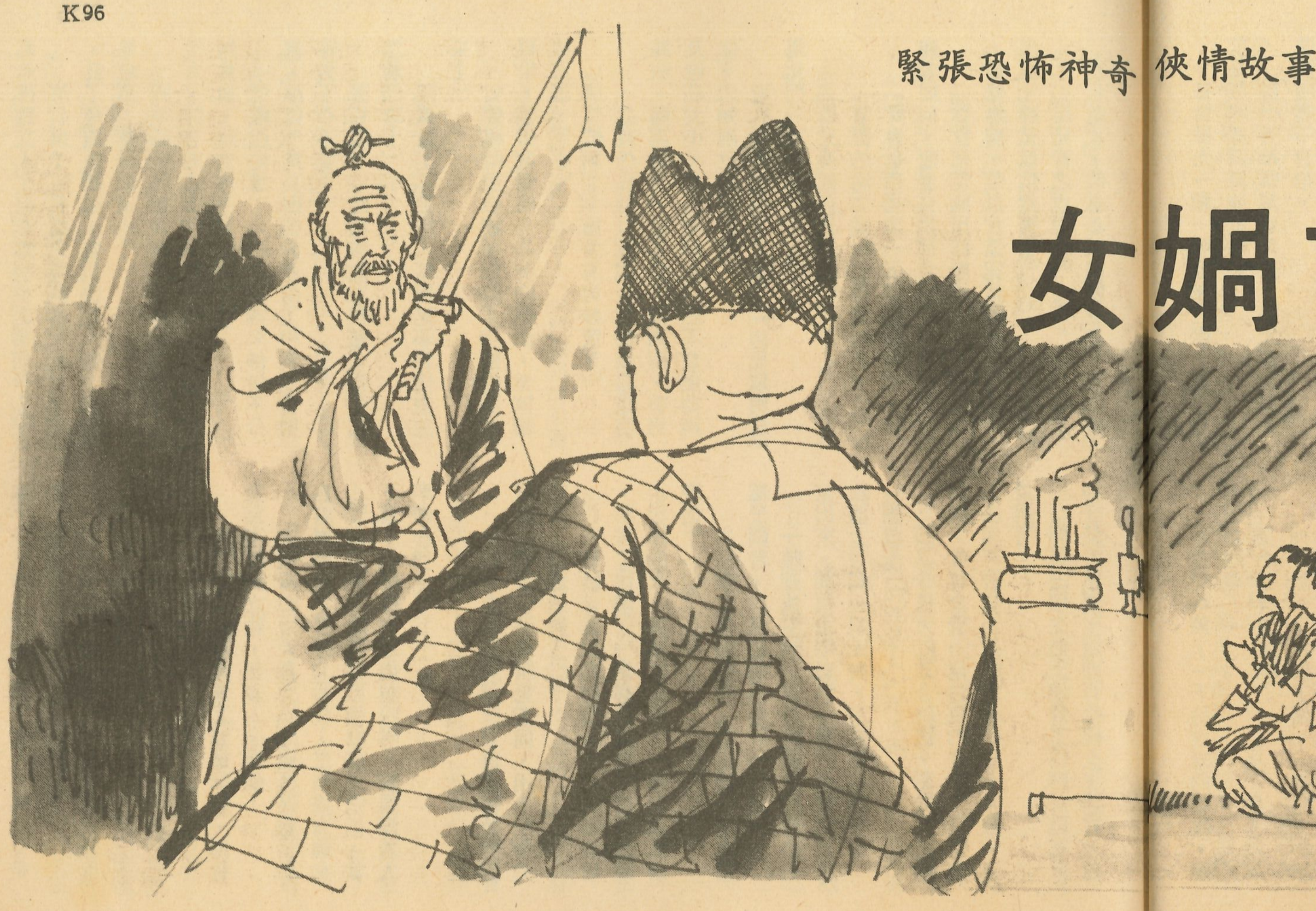
岳小玉沉吟一會，才道：「也許他們跟練老魔早有仇怨，所以趁着這個機會殺上飲血峯去，亦未可料。」

水瑩兒道：「這也許是一個理由，但我總覺得，這三人願意前往飲血峯，未必就如想像中那末簡單。」（未完・十八）

緊張恐怖神奇　俠情故事

女媧古琴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設壇求甘露　澤國頓成災

楔子

六月暑天，火傘高張，猛烈的陽光，在正午時分將路上的行人全都「晒死」，光天化日下，村莊外竟然一片「死氣」。

一頭黃狗，自村裏竄了出來，跳下田溝裏，伸長舌頭去舔溝底那些還未盡乾的泥巴，田裏的禾苗早已枯黃，泥巴乾裂，像有千萬張大嘴裂開，向老天爺要水般。

黃狗無精打采地跳上土墩，可是那三尺高的土墩，牠竟跳了兩次才能成功，牠走到老槐樹下，伸長着舌頭，無力地喘息着，一忽便慢慢閉上雙眼，不像在睡，却像在等死。

還是午時，村子裏忽然傳來一陣鑼鼓鈸子聲，接着又是一陣震耳的鞭炮聲和雜吵的人聲，那黃狗雙眼睜開一下，旋又閉上，彷佛已見慣了這種「熱鬧」。

可是鞭炮此起彼落，聲响不絕，跟以前又有點不同，黃狗終於抵受不住誘惑，帶着一絲絲希望，緩緩站了起來，垂着尾巴，慢慢向村裏走去。

這村莊好大，看來最少也有六七十戶，中間鋪着一條石板路，兩旁還有些暮氣沉沉的店鋪，店鋪門口，都掛着一串長鞭炮，當前面那一串還未燒光，第二串又接上了。

乳白色的烟霧，和嗆鼻的硫礦氣味，在村子裏飄盪着，說眞的，也許是硫礦氣味的刺激作用，在硝烟中露出來的蠟黃瘦削的臉孔，竟然帶着絲絲的，近乎絕跡的笑意！

是的，不但三寶莊的人，連周圍數十里的人，已很久沒人笑過了。

一個人處在死亡邊緣掙扎，那還能笑得出來？

三寶莊這名字可不是胡亂叫的，往常他們這條村莊的良田比人多，河流比人多，樹木比人多，所以贏得三寶莊的美名，莫看這三寶，却可令農夫們三頓溫飽，笑顏逐開，因此三寶莊，便由二三十戶的中型村莊，發展成如今的六七十戶的大村莊了。

也許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的原因吧，打從去年初夏開始，一切便有點反常了，老天爺竟滴水不下，三寶莊的河流雖多，但挨到今年，也可點滴無存，人們只得到四十里外的地方買水，這買來的水，只能用於食用，誰捨得拿去澆地，就算捨得，只怕也得不償失！

三寶莊的三寶，在缺乏天雨的情況下，便一寶也不剩了，打從今春開始，村民們便開始驚慌恐懼了，因此也不斷請高僧老道來設壇求雨，也不知是老天爺故意跟人們過不去，還是那些和尚道士沒有眞材實料的工夫，越是求雨，陽光越是猛烈，就像要將大地的一切「煎乾」，而雨水却偏偏不見一滴！

螞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所以三寶莊的村民，經過連番的失望，仍不斷請人求雨，這一次史老爺特地派人去二百里路外的法蓮寺和眞清觀，請來高僧和老道再來求雨，沿途上鑼鼓不絕，鞭炮未停，直把派去迎接的人，折磨得死去活來，但儘管如此，當他們看見村子裏的人，臉上都有了笑容和希望！

「史老爺來了！」人羣中有人低低地叫着。

只見一座大宅中，擁出一批人來，中間一個蓄着三綹長鬚，圓臉凸肚的中年人，正是三寶莊的巨富史耀祖！

儘管史耀祖家財萬貫，也不怕沒錢買水，沒人去挑水，但他臉上也與村民一樣，充滿了憂慮，往常那大肚皮也似瘦了幾斤肉！

三寶莊的村民還不逃荒，實在是因為他們有一位史善人，便是史耀祖！他在這個時候，不但出錢請人求雨，每天還免費供應村民二十担水，間中還會打開糧倉，救濟最困難的村民。當然大善人並不是到今年才開始行善！

面對幾十多張不成人形的臉孔，半死不活的軀體，史耀祖心頭一陣難過，連忙擠出笑容道：「鄉親們，大家放心，這次咱們請來的，是方圓數百里出了名的高僧名道，老天爺一定會降雨！」

人羣中發出一陣無聲的笑，迎接聖僧的人呼道：「聖僧到！」人羣包括史耀祖，都跪在石板街的兩旁。

只見兩頂涼轎抬了進來，前面那一乘上面的坐着一位肥胖的和尚，那和尚的功力如何，人們還不知道，但都升起一股希望，因為這位和尚看來起碼比較以前的「慈祥」，也多了些福相，與以前那些乾巴巴的禿顱大不相同！

第二乘，坐着的却是位瘦削的道人，

雖然較為瘦削，但仙風道骨，也令人信心百倍！

史耀祖道：「善男史耀祖恭迎大師及道長大駕！」

和尚點點頭，道：「施主們都起來吧，請帶路到貴宅，稍後貧僧再到各處去一去！」

史耀祖應了一聲，長身起來，在前帶路。一行人進了史家，村民們也湧了過去，在大宅外指指點點。

史耀祖對佛道十分虔誠，立即將和尚和道人引帶內廳，丫頭們送上三碗蓮子湯，和尚和道人路上又熱又飢，也不客氣，幾口便將蓮子湯吃光，史耀祖着人再送上兩碗。

那和尚佛號圓眞，道人法號清竹，他們對史耀祖的大名也是略有所聞，而對史耀祖付出的酬勞則更加滿意。

三人吃罷，丫頭又送上兩盆清水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又遞上毛巾，這難怪她小心，如今這水可是千金難求！

史耀祖道：「兩位請洗個臉！」

圓眞跟清竹洗了臉便表示要與他到村莊各處看看，更史耀祖帶着幾個家丁，親自帶他們出去。一行人在村子裏走了一趟，圓眞道：「史施主，上次你們請人求雨，壇設何處？」

史耀祖道：「就在敝家門外！」

清竹搖頭道：「難怪求不到雨！」

史耀祖急問：「這是什麼原因？」

清竹道：「就貴莊的風水論，史施主家正在離位，離乃火也，壇設火位，又豈能來水？」

史耀祖暗暗點頭，又問道：「依道長之見，該設于何處？」

清竹還未答，圓眞已道：「史施主之家在南方，南為離，東為震，震即雷也，貧僧認為該設在震位求雨！」

清竹說道：「不！應在村口，那是坎位，坎即水，求雨而不在坎位，尚作何求哉？」

圓眞合什道：「阿彌陀佛，道兄有所不知了，倘是一般的旱天，求雨確宜在坎位，但道兄莫忘記，三寶莊已有年多未有下雨，非有旱天雷，沒法震天引水，施主久處凡間，自然會知道夏日下雨之前，必先有雷，才見天水下降！」

史耀祖頷首道：「大師說得有理！」

清竹冷笑一聲：「佛兄所說，表面上理由充足之至，但夏日亦當有只聞雷聲，不見有雨之象，俗語所謂雷聲大，而雨點小也！此象史施主亦必清楚，即使有些雨點亦無濟于事也，看來還不足以潤土！」

史耀祖說：「道長言之成理！」

清竹得意地問：「貧道平生求雨無數，豈有不知之理！」

「阿彌陀佛！貧僧求雨成功之次數，已不可數矣，却未聞在夏日於坎位可求得雨水者也，蓋坎乃北，主冬，如今時乃夏日……」

清竹截口道：「佛兄又重蹈前轍矣，彼等在離位求雨，立足點便與佛兄相同，以為離乃夏也，結果如何，史施主最為清楚！何況若論方位，震乃東也，即春也，于今季節亦不合！」

史耀祖見他倆爭執不下忙道：「兩位

都是得道高人，何必爲些少之事相爭！」

清竹道：「貧道之見與佛兄截然不同，爲了免施主難做，貧道決定，施主若請他求雨，貧道便退出！」

圓眞神情雖然和善，但好勝之心不減常人，聞言即道：「說得有理，有道兄便無貧僧，請史施主擇其一！」

史耀祖忙道：「咱中華素來佛道不分家，兩位千萬莫因善男而傷了和氣，否則善男于心不安！」

清竹道：「此事與施主無關，況貧道立意已決！」

圓眞道：「是極，貧僧絕不會怪史施主！」

史耀祖福至心靈，忽道：「兩位不必再爭，善男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希望兩位忍讓一下！」

清竹忙問：「施主有何妙策？」

「道長仍在村口設壇，大師則在東方施法，兩不相干，只要能求得到雨，善男及敝莊大小，五內均感，亦絕不會虧待兩位，未知兩位意下如何？」

清竹沉吟了一下，道：「佛兄敢與貧道比鬥一下麼？」

「道兄要如何比鬥？」

「看誰的法力高，可得到雨水！」

「貧僧也想見識一下道兄的法力，但勝者如何，敗者又如何？」

「你我都是跳出紅塵的人，名利之爭，甚覺無謂，是以貧道認爲敗者必是功力未逮，佛兄以爲然否？」

「道兄言之成理！」

「是故，敗者必須閉關三年，再作苦修，以免功力不逮，累了世人，佛兄又是否以爲然？」

圓眞喧了一聲佛號：「道兄所見極是，貧道十分贊成！」

「如此便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清竹道：「請史施主取來紙筆，待貧道寫下應用之物，便着人去準備！」

史耀祖心中大喜：「他倆爲逞勝，必然各展神通，吾等有救矣，三寶莊有福矣！」却不知一場災難已悄沒聲息迫近。當下道：「兩位有事但請吩咐，善男即着人準備一切！」

× × ×

也許是無巧不成話，更許是清竹與圓眞功力悉敵，英雄所見若同，兩人所擇的時日，竟然一般！

三日後，北位的村口，東位的晒穀場，都搭了法壇，一切準備就緒，巳時剛屆，村裏的人一邊湧了出去，一邊又燃放着鞭炮！

史家家丁依照吩咐，在法壇三丈處用繩子圍着，以免影響「生神仙」求雨。

一陣鑼鈸聲響，清竹與圓眞同時由史家出來。圓眞去晒穀場，清竹則到村口。法壇上香燭金銀元寶，三牲果品等祭品，一應俱全。

圓眞身披大紅鑲金袈裟，頭戴金色的僧帽，尖端寫着一個白色的佛字，信步走上法壇，神桌上還安放着一隻大木魚，一隻銅磬。

圓眞上壇先向天地拜了三拜，捲起衣袖，焚香點燭，隨即口唸經文，敲打木魚銅磬，烟霧裊裊中，顯得一片肅穆。

清竹則披一件褐色鑲金綫道袍，披頭散髮，戴着一隻金頭箍，袖管內藏着一對金鈸。清竹點香焚燭，敲打金鈸，口唸咒文。

三寶莊的村民從未見過同時開兩壇求雨者，都不知去那裏觀看，結果一半擠在佛壇之前，一半則擠在道壇之前，只希望兩邊隨便那一個「靈」，則蒼生有救。

圓眞經文越唸越快，配着「卜卜」的木魚聲，和「咚咚」的銅磬聲，無端端令村民們心頭緊張。

驀地木魚聲與銅磬聲，戛然而止，圓眞拈起金銀元寶，引火而焚，接着將酒酹在地上，黃酒落地，「沙」的一聲，冒起三股淡淡的白烟！

這種情景，三寶莊的人可不曾看見，剎那間，大家心頭都是一跳！

圓眞酹了酒，重回法壇，唸經敲打木魚，忽然人羣中有人叫道：「天上有烏雲，天上有烏雲！」那聲音實在說不出的激動和喜悅，比叫化子在路上拾到一錠大元寶更甚！

人羣像煮沸了的開水，歡騰起來，史家的家丁忙道：「不許叫，莫影響大師唸經！」人們强壓下激動的心情，也不知那一個開始，剎那間，法壇前的人羣，全部跪在地上，合什仰頭望天。

圓眞唸經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也越來越急，擠着數百人的晒穀場，靜得只有他唸經的聲音和粗濁急促的呼吸聲！

天上的烏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它們由四面八方向中間攏聚，有的老人巳高興得流下喜悅的淚水！

× × ×

清竹唸了咒文，開始焚元寶，接着取出一柄桃木削製的長劍，一叠黃紙，提起桌上的硃砂筆，龍飛鳳舞地畫了一道符咒，他將符咒穿在桃木劍上，再閉目唸咒，唸畢將符咒拿到燭火上焚了。

「天上有烏雲了！」人羣叫嚷着。

「這位道爺眞的法力高强。」

有的則道：「誰知道是大師的功勞，還是道爺的功勞！」

「管他是誰的，只要老天爺肯下雨就行。」

一個婦女道：「道長，只要你能求到雨，咱們願意永遠供奉您。」

這些話都聽在清竹耳中，只聽他大聲道：「住口，你們亂嚷會把龍王趕跑。」

人羣被嚇得跪倒地上，輕聲禱告，清竹又去畫第二張符咒，就在此刻，天上忽然傳來一道震耳欲聾的霹靂。

這霹靂勾起人們的希望，也嚇得他們心頭怦怦亂跳，就連清竹身子也幌了一下，那張符咒登時畫錯了方位。

「是的，道爺還在畫符，天上就打霹靂了，咱們去那邊看看。」

人羣爭先恐後向晒穀場奔去，剎那間，村口只剩下清竹和史家的四個家丁。

再一個霹靂打下，餘音隆隆，猶如老天爺在發怒，那四位家丁心頭嘀咕，偷偷瞧了清竹一眼，只見那牛鼻子，一張臉鐵青，好不嚇人。

× × ×

當第一道霹靂在三寶莊上頭炸開，圓

眞心中便暗暗冷笑：「震位求雨，是唯一正確的途徑，此乃不爭之事實，哼，等下我倒要看看那雜毛如何說話！」他心中想着，嘴上唸經更速，木魚敲打得更響。

跪倒在地上的人羣，都高興得幾乎哭出來，連身體不適的史耀祖，也振作精神，在家丁的摻扶下，來到晒穀場上。

「轟！」第二道霹靂，又在頭上炸響，這時候，村裏好像沸騰起來，村口外的人潮，向晒穀場洶湧而至。

史耀祖大聲問道：「你們爲何都來這邊！」

村民道：「咱們來看大師作法！」

「那麼道爺那邊呢？」

「老爺，咱們看那道爺沒有眞實本領，所以都來這邊！」

史耀祖訝然問道：「你們怎知道道爺沒有眞實本領！」

「因爲他還在畫符，頭上的雷便炸開了。」

史耀祖點點頭，暗道：「還是和尚的功力比道人高深廣闊！」

這時候，天上的烏雲早巳合攏在一起，天地一片黑暗，夏日巳時，竟像是冬天的戌時一般，村民們喜不自勝，却認爲這場雨，必然甚大。

可是天上的雷巳連打十多響，雨水却不下一滴，史耀祖心中嘀咕：「千萬莫應了道人的話：雷聲大雨點小！」心中亟望雨早點降下！

再過一會，天際雷聲此起彼落，隆隆的餘音未了，第二個霹靂又再炸响，但情況依然未改變，此刻莫說村民焦急，就連圓眞和尚也暗暗心焦，左手抓起撞杵，用力敲打銅磬，用丹田氣將唸經的聲音，遠遠迫出。

他一連唸了三遍求雨咒，迗來的只是陣陣陰風，雨水點滴不見，漆黑的白天，伸手不見五指，神桌上燭光，映在圓眞那臉圓嘟嘟的胖臉上，汗水涔涔，情景詭異而恐怖。

一陣風吹來，燭火搖紅，圓眞一張臉忽光忽暗忽晴忽陰，史耀祖看在眼內，心底忽然泛上一陣寒氣！

驀地，背後傳來一陣哈哈的大笑聲，他猛一回氣，便見到一張瘦削的臉龐。「道長，你……你怎也來了。」

「無量壽佛，貧道是來觀賞佛兄施法的，施主認爲他功力如何？」

史耀祖尷尬地道：「咳咳，這個，善男不懂，道長又認爲如何？」

「好，佛兄佛法高深，法海無邊，貧道佩服之至，不過，哈哈，雷聲大，雨點——無，也算是一絕。」

史耀祖心中有點不悅：「我請你施法求雨，可不是請你來說風凉話的。」當下問道：「道長法力高强，必定有辦法！」

「這個自然，否則貧道爲何敢誇下海口？」

「如此就請道長回壇施法。」

「一年都過去了，還爭在這一時麼？」清竹輕哼一聲，道：「世人都是趨炎附勢之輩，那和尚，只請來雷神，他們便視之如活佛，貧道若在此刻求到雨，不但他們以爲是和尚之力，而且恐還要吃一頓恥笑。」

史耀祖心中暗裏道：「世人誠多趨炎附勢，但你是出家人，更不該斤斤計較名利！」當下又問道：「道長何時才肯再施法？」

「不急，」清竹側頭昂然而立，雙眼透着幾分笑意，瞪着圓眞。

圓眞當然也看到他，只是施法正在緊要關頭，沒法接腔反駁，他蹩着一口氣，加緊施法，只聽他舌綻春雷，大喝一聲：「龍王聽令，速速降雨！」

話音剛落，漆黑的天空，閃過一道銀蛇，隨接又是一道霹靂，接着响起一陣沙沙之聲。

跪在地上的村民，一躍而起，歡呼道：「龍王降雨了，龍王降雨了！」

「大師眞是活佛！」

圓眞緊張的臉孔，至此才鬆懈下來，舉袖拭去汗珠，傲然望着清竹，清竹臉色鐵青，呆呆立在當場。

此刻，村民們在雨中歡呼叫嚷，神態瘋狂，看在清竹眼中，更不是滋味。

史耀祖捨下清竹，奔向法壇，用沙啞的聲音道：「大師，你眞是活佛，善男跟敝莊大小，永生不忘你的恩德。」

圓眞微微一笑：「出家人慈悲爲懷，亦巳普渡衆生爲己任，施主莫需客氣。」

話音剛落，清竹忽然仰頭大笑起來，圓眞怒道：「道兄因何發笑？」

「貧道爲自己的預言實現而欣喜，佛兄何必生氣！」

圓眞臉色微微一變，跟着他抬頭望上，忽覺天上的雨巳漸歇，地上的歡騰的人羣，都失望地呆立着，這剎那間，氣氛由熱而冷，令得圓眞十分尷尬。

「佛兄，貧道早巳說過雷聲大，雨點則小，不幸言中，恐怕田裏的泥土還未濕透！」

圓眞冷笑一聲：「既然如此，貧僧便驅散雷神和雲伯，專看道兄施法。」

清竹忙道：「既來之，則安之，這又何必，就等貧道接你的場吧！」

史耀祖也忙道：「道長說得有理，請大師以蒼生爲念，莫驅散雷神雲伯，道長請施法。」

清竹冷笑一聲，轉身北行，人羣又跟在他後面，圓眞心中不服，暗道：「貧僧就去看看你的本事！」也跟着人羣走到村口。

清竹走上道壇，重新焚香點燭，大聲問道：「施主們你們要大雨還是小雨。」

「大雨！」人羣一齊叫嚷着。

史耀祖道：「只要道長能請到龍王佈雨，那就越大越好！」

「好，貧道就滿足你們，暫時吩咐龍王下個够！」清竹迅速地畫了一張符咒，口中唸唸有詞，接着將符咒焚燒，只見天上的烏雲翻翻騰騰，好像有數十條大黑龍在交戰。

清竹揚起酒盞，將酒含在口中，又抓起一把白米，在香火之上酒落地上，隨即將口裏的酒噴出，那酒箭經過香火，立即焚燒，似一條大蛇，直奔地上，觸地即熄滅！

只聽清竹揮着桃木劍，喝道：「疾！四海龍王速速齊來聽令！」

天上烏雲翻騰更急，陰風陣陣，吹到

身上，令人毛骨悚然。

清竹嘹高清越的聲音在空中飄盪：「令汝等速速佈雨，將去年及今年的雨水，一併降下！」他喝畢，又含了一口酒，桃木劍一指，酒箭自口中噴出，一道火龍向天飛去！

火龍剛現，天上「轟」的一聲低沉的悶雷响起，豆大的雨水便沙沙降下了。

村民們再度歡呼奔騰，清竹收了桃木劍，含笑走下道壇。「佛兄，貧道法力如何？」

圓眞道：「也許只是『望梅止渴』，道兄先別高興！」

清竹仰頭大笑，但他嘴巴一張，迅速灌滿了雨水，是以笑聲十分古怪。

史耀祖一看雨勢，知道這場雨，跟剛才那一場不同，不由讚道：「還是道長的法力高强，請恕善男無知，剛才言詞有所得罪。」說着要跪下，却被清竹攔住。

三寶莊的村民們，如今再應了久旱逢甘露，他們捨不得離開，都張開咀巴，拚命喝着雨水，而且喝個痛快，一忽，村民們忽然騷動起來，原來他們都紛紛回家，將水缸水桶，面盆拿出來承載雨水，生恐等下雲收雨歇，白白失去良機。

史耀祖身子本已不適，給雨水一淋，登時打了幾個冷噤，顫着聲，道：「雨太大了，請兩位跟善男回家，吃些齋菜素食吧！」

圓眞臉色如土，因爲就算此刻雲收雨散，自己也輸了清竹一着，當下向史耀祖鞠躬合什行禮道：「多謝施主好意，敝寺尚有些事待貧道回去料理，請恕貧僧失陪了！」

史耀祖忙道：「這如何使得？大師辛苦一場，好歹也得到舍下，讓善男問候幾句。」

「實在有事，並非貧僧矯情！」

史耀祖看了他倆幾眼，道：「但如今雨正大。」

圓眞乾笑一聲：「這場雨還不看在貧僧眼中……」

「那麼請大師稍候，待善男回家取銀子，並派人抬轎送大師回去。」

「不必。」圓眞已無顏再留下，轉身欲行。

清竹忽道：「佛兄，你我三日前的協定，諒還記得？」

圓眞臉色甚是難看，說道：「道兄，但請放心，三年之內，圓眞寸步不離清蓮寺。」

史耀祖忙道：「這又何必。」

清竹道：「出家人以濟世爲念，功夫不足，常會躭誤蒼生，理該再修練，施主不用勸他，佛兄慢走，請恕貧道不送！」

圓眞冷哼一聲，拂袖轉身而行，史耀祖身子發冷，忙道：「道長，快請到舍下一叙。」

雨越下越大，大得簡直不是雨，而像是潑水，眨眼間，歡騰的人羣都逐漸冷靜下來，紛紛回家，屋外不見一個人影！

雨勢不絕，門口的水桶，空盆都已滿溢，甚至連水缸也滿了，人們至此都舒了一口氣，擦乾身子，在佛像前焚香謝恩！

× × ×

道壇上的香燭早被雨水淋濕，桃木劍和金鈸已爲清竹帶走，三牲菓品仍在，而那疊黃紙早已被雨水浸爛，並隨水不知冲到那裏去了。

就在此刻，忽有一道灰影竄上道壇，鑽到神枱下面，一忽才見他鑽出來，伸手抹掉臉上的雨水，只見他牛山濯濯，赫然是個和尚，可不是圓眞。

圓眞臉上帶着詭異的笑容，四處張看了一下，才迅速離開。

× × ×

沙沙的雨聲，像仙樂一般，史耀祖躺在床上，鑽在棉被窩內，摟抱着他心愛的小妾，但身子仍不斷地發顫，可是他神情却是高興的。

他懷中的女人道：「老爺，這種天氣，去那裏找大夫，你明知身子不適，就不該出去淋雨。」

「不打緊，不打緊，只要能痛痛快快地下一場雨，就算病他十天八天，也不打緊！」

那女人怨道：「你就是會替別人着想，却不爲自己打算！」

史耀祖問道：「我如何不爲自己打算呢？」

「我問你，你們史家三代單傳，而你至今也才生了一個兒子是不是？」

史耀祖道：「怎不是？若不是早幾年，你大姐求來一尊多子觀音，日夕誦經供奉，連一個兒子也沒有！」

「你不想多生一個？」

「誰說不想？但你大姐快四十啦！」

「她不行，我行，你怎麼不替我想一想？」

史耀祖手臂一勾，把她抱得更緊：「我怎不顧着你，十天倒有八天在你房中睡，你自己的肚皮不爭氣，還能怪我？」

女人在他額頭上戮了一記，道：「死人，我不是說這個！」

「好啦，我再找人替你求一尊多子觀音給你！不過，你那個性子，怎肯日夜誦經！」

「你眼前的『活神仙』不求，還去遠處求什麼菩薩！」

「啊！」史耀祖心頭一跳，道：「道長雖然法力無邊，但這求子嘛，他可不一定行！」

「他行不行，你怎知道？」

「好好，我明早便問問他，反正他不會這般快離開，你讓我睡一覺吧！」

× × ×

雨仍未歇，地上已滿是污水，水溝裏的流水嘩啦嘩啦地响着，清竹躊躇滿志，獨自一人，在客房中自斟自飲，桌上還放着一碟白花鷄肉，一碟豬頭肉！

誰說道士不吃肉，清竹一向都不避葷腥，不過在施法前的三天才作齋戒。他替三寶莊求到一場大雨，會得到一筆不小的酬金，足够他花費一年，但這並不是最值得高興的！

最令他沾沾自喜的，是他在這一場求雨比賽中，鬥贏了圓眞！

清蓮寺與眞清觀，相隔不過半里，而清竹一直自認法力不在圓眞之下，偏生這十餘年來，圓眞的名頭一直在他之上。

他早想找機會跟圓眞鬥一鬥，但直至如今他才得到良機，而且一吐多年來的烏

氣！

想到高興處，清竹一口將酒喝乾，長身將門閂上，歪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 × ×

雨在午前開始下降，直至黃昏，仍未停歇，若是普通的雨，也還不怎樣，但這一場雨，却像倒水一樣，淋漓滂沱的情況，不曾見之，因此三寶莊的人又開始担心了，担心雨水太多！

久旱成災，但水多亦同樣能成災，而且水災比旱災，更加可怕和猛烈！

終於有人忍不住，悄悄開門出去，到樹林勘察，雨未停，天未亮，但光綫總比烏雲密佈之時光得多，故此附近的情景，仍能看得清楚！

只見那些田地一片白茫茫，河裏的水，奔騰汹湧，河面與地面已極爲接近，換言之，這場雨假如不停，河水很快便會滿溢，三寶莊也就要被水淹了！

村民們立即回村，與家人商量，於是村民們又在菩薩面前禱告，希望雨歇天晴了。

可是四海龍王似乎不聽菩薩的命令，雨仍下個不停，吃晚飯的時候，河水已開始湧向三寶莊了，衆人沒辦法，只得去問史老爺。

門公道：「老爺還在睡覺，你們有什麼事？」

「福哥，原來你還不知道？河裏的水已淹進村子裏來了！」

史福吃了一驚，忙道：「那你們還不準備逃水災？」

「福哥，你不是吃糊塗了吧？你們家還住着一位『活神仙』，爲何不請他遣回龍王？」

史福恍然大悟，立即飛進內宅報告，史耀祖的髮妻唐氏，正在吃飯，聞言立即放下碗，走到金氏的房外敲門。門拍了好一陣，裏面才傳來史耀祖小妾的聲音：「是誰呀？不知道老爺身子不舒服麼？」

「二妹，快開門！村裏淹水了！」

金氏沒奈何只好下床開門，道：「水淹到那裏了？」

「已到了村口，這雨若再不停，咱們這裏也不能倖免了，快叫醒老爺，叫他請道長再開壇作法，遣回龍王！」

金氏搖醒了史耀祖，史耀祖聽後，立即掙扎起來，叫金氏扶着他到客房敲門，清竹喝醉了酒，直至聽到猛烈的拍門聲才醒來，他醉眼昏花地拉開房門，見史耀祖站在房外，便問道：「史施主，雨停了是不是？是不是還不够？若要再求雨的，可得再等三天！」

史耀祖聞到他身上的酒氣，皺一皺眉，道：「道長，雨還未停，請你再開壇作法……」

清竹笑道：「雨未停，那還用得着作法？」

「雨太大了，到現在還未停，河水已經淹到咱們村子裏了！」金氏接口道：「是以咱們請道長再辛苦一下，開壇施法，遣回龍王！」

「啊！」清竹心頭一驚，因爲他開了葷，三日之內，作法可沒效，當下堆下笑面道：「史施主日間不是說，雨下得越大越好麼？」

史耀祖嘆了一口氣，道：「話雖如此，但過猶不及，請道長再辛苦一下，善男另送一筆酬金！」

清竹道：「貧道剛才的命令，你也聽見，那是將去年跟今年的雨一併下，可不知道這雨會這般大，而且我也沒把握可遣回龍王！」

金氏道：「以道長之能，還有什麼能難得倒你的！」

「雨這般大，連香燭也點燃不了！」

「這個倒沒問題，咱們叫人拿出竹蓆，遮住香燭！」

「這是個辦法，但貧道却不知道會不會影响法力！」

史耀祖道：「萬請道長試試！」

「好吧，你叫人準備一切，貧道洗個臉，換件衣服便去！」

清竹重新披上那件鑲金綫的道袍，戴上斗笠，帶着幾個家人出村口。

此刻村口的水已到脚跟，幸而道壇未被冲走，清竹跳上道壇，家丁們立即高舉竹蓆，遮住香案。清竹低聲禱告了一陣，插上香燭，引火點燃，接着取出桃木劍來，口中唸唸有詞。

過了一陣，雨仍未歇，而且有越來越大之勢，清竹自袖管中取出一張符咒，穿在桃木劍上，引火焚燒，喝道：「疾！四海龍王立即聽命，速速各自回歸！」

話音剛落，天際傳來一道沉悶的雷聲，聲音雖不大，却極長，聽在人們耳中，只覺心底發顫，似是獅子的怒吼聲！

清竹臉色一變，急忙取出第二道符咒來，再度引火焚燒，喝道：「四海龍王，還不回歸！」

一個焦雷，猛地在頭頂上炸開，那幾個家丁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清竹雙手發顫，但仍極力保持鎮定，桃木劍遙指天際！

「刷！」一道銀蛇閃過，白光過處，香案上的竹蓆倏地裂開兩片，電光觸及香案，驀地「蓬」的一聲炸响，道壇上的人都被彈落水中！

霹靂一聲接着一聲，清竹知道自己開葷行法，犯了戒規，嚇得臉色發白，跪在地上禱告了幾句，他起身來，也顧不得回史家拿錢，便向村外奔去！

可是天黑水深，四圍都是汪洋，清竹一脚踩空，掉在河裏，驚呼聲未了，已被汹湧的洪水冲走！

那幾位家丁見狀，大叫一聲，連滾帶爬逃回史家。不久，三寶莊內便响起一陣鑼聲，有人叫道：「洪水來了，鄉親們快逃跑呀！」

眨眼間，三寶村內又是另一種情景，扶老携幼，呼爹喚娘的，向村屋那兩方向湧去！

史耀祖聽見家丁的報告，暗暗叫苦，偏生他在這個時候又患了病，幸好他平日待人和善，還有些忠僕肯護主，於是收拾了一些細軟，也跟在人潮後面逃生了。

唐氏帶着一個丫頭，抱着那個三歲大的孩子，夾雜在人羣中，起初與史耀祖可以呼叫相聞，可是跑了一陣，大家便冲散了！

天黑地暗，唐氏向在大富之家作奶奶，幾時歷過這種場面？幾番想死，但都捨

不得懷抱中的兒子，這才咬着牙，在丫頭的摻扶之下，繼續冒雨逃跑……

× × ×

雨終於在日出之前停歇了，柔弱無力的陽光，照在大地，只見郊野上，四圍都是黃濁的河水，那裏還有路可走？

唐氏與丫頭在天亮之前登上這山坡，便再也走不動，想不到兩個時辰過後，來路已爲洪水淹沒？

唐氏忍不住哭了起來，那丫頭春花年方十八，自小便被賣進史家，也是個未見過世面的人，見狀也慌了手脚，跟着主母抽抽泣泣地哭起來。

過了半晌，春花道：「主母，不知道少爺……」

唐氏吃了一驚，連忙解開襁褓，只見那孩子睡得正香，這場水災，對於他來說，好像毫無影响！唐氏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忍不住在孩子的臉上親了一下，不想却驚醒了孩子。

孩子瞪着一對漆黑的眼珠子，詫異地問：「娘，這是什麼地方？」

唐氏嘆了一口氣，道：「咱們村淹大水，昨夜娘抱着你逃出來！」

「爹呢？」

這句話又勾起唐氏的心事，眼淚撲簌簌地淌了下來，孩子叫道：「娘，我要回家，寶寶肚子餓！」

唐氏只是哭，那能答他，春花忽然道：「主母，你看，那裏有艘舢舨！」

唐氏精神一振，抬頭望去，果兒一艘舢舨在「汪洋」中行駛着，船上那人用竹竿撐着船，離山坡約有七八丈。唐氏忙道：「死丫頭，你還不叫喚他過來！」

春花連忙吆喝起來，那船夫十分壯健，敞開胸襟，露出胸膛上毛茸茸的黑毛，濃眉豹眼，看來好兇。唐氏見狀有點後悔，但那船夫已問道：「你們喚俺作甚？」

春花道：「咱們是三寶莊人氏，請你載咱們回去，多多有賞！」

船夫上下看了她們幾眼，道：「這裏離三寶村，足足有十多里，你們兩個怎會孤身來此？」

「咱們是逃水災的，半路跟其他人走散了！船夫大哥，請你行個好！」

船夫道：「俺剛從那附近過來，現在水已漲至屋頂，你們如何回去？」

春花焦慮地望着唐氏：「主母，如今咱們怎辦？」

唐氏沉吟不說，那船夫又道：「夫人可是史大善人的家眷？俺以前得到他的好處，你們要去那裏，請開個口，俺免費送你們去！」

唐氏聽他這樣說，安了一半心，便道：「船夫大哥，你家在何處，你現在要去那裏？」

「俺這兩年到城內謀生，原籍在石橋村，如今正要回家！」

「那敢情好，請你載咱們去金禾莊，那是賤妾的娘家！」

船夫笑道：「這倒省事，金禾莊離咱家不過里餘路，俺便先送你們過去，然後再回家！」他拋了一個繩子到山坡，跟着跳下水，走了上來，把船縛在樹幹上！

春花扶着唐氏上船，但山坡傾斜，船離旱地頗長，水又急，兩人幾乎跌倒，那船夫熱情地扶着她倆，唐氏雖然有點難爲情，但事非尋常，也就任由得他摟着自己的腰肢，雙手緊緊地抱着兒子。

那船老大本來的確有心救她們，可是由於這一摻扶，大家十分接近，便發現唐氏的身上戴着頗多金銀首飾，不由起了歹意。

他解了纜，慢慢撐着船，心中暗打主意，水流船速甚快，眨眼間已行了兩三里，船夫終於忍受不住金錢的誘惑，決定謀財害命，當下將船一撐，改了個方向。

唐氏道：「船夫大哥，去金禾莊的方向錯了！」

船夫冷冷地道：「放心，錯不了！」眨眼船到一個村莊，這村莊淹水的情況不輸于三寶莊，洪水高及屋簷。四處不見有人，只見浮木、面盆和傢具，在水面上飄流。船夫將船停在屋簷尖角上，轉過身來，拋下一柄解腕刀！

唐氏早看出他不懷好意，將孩子緊緊地按在懷中，顫着聲問：「船夫大哥，你，你……」

船夫兇巴巴地道：「你有甚麼打算，你倆料已知道！把身上的首飾都交出來，否則便給老子跳下水去！」

唐氏忙道：「金銀首飾你儘請取去，只望你行個好，不要傷害咱們！」

「你們聽話，俺還要傷害你們作甚！」船夫喝道：「快！」

唐氏將孩子交給春花，把頭上的金釵銀簪，頸上的鍊子，腕上的玉鐲，指上的金指環，全都剝了下來，雙手捧上。

船夫道：「念在你丈夫曾對我有恩，老子便相信你，你給我爬上屋頂吧，也許你命大，等下有人來救你！」

春花要跟着她爬上去，却被船夫攔住，喝道：「丫頭，你頭上的飾物還未拿下來！」

春花空出一手去摘飾物，冷不防被船夫一手搶走孩子，春花吃了一驚，忙叫道：「快把孩子給我！」

船夫獰笑一聲，伸手在她胸膛上一推，春花立足不穩，跌下水中，立即大叫救命，船夫哈哈大笑，斬斷了船纜，乘流而下！

唐氏在屋脊上看見，欲救無從，目送兒子被搶走，不由大聲啕哭起來。忽然她聽到一個異响，頭一低，這才發覺春花死命抓住屋簷，並未被水冲走，連忙冒險爬下去，將她拉了上來。

「待得她倆爬上屋脊，那艘舢舨已不知去向，唐氏不由又哭了起來，春花忙安慰她：「主母別哭，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待水過後，咱們去石橋村找他！」

× × ×

原來那船夫是個無賴，終日游手好閑，專和些豬朋狗友舞槍弄棒，猜攷賭博，錢輸光了，便幹些沒本錢的勾當，此人姓包名游，家內雙老早被他氣死，只剩下一個渾家，却無孩子。他搶走孩子並非爲了販賣，倒是希望據爲己有！

當下那孩子在他懷中大哭，他甚是懊惱，喝道：「小子，你再敢哭，老子便將你拋下水中！」

那孩子也不知是否懂得他的意思，還是哭累了，果然止了哭，昏昏地在船艙裏

睡着了。

包游甚是得意：「這孩子跟老子有緣！」他忙把船首撥正了方向，急駛回家，趕着帶渾家逃往別處去，好在唐氏那些首飾，也够他與渾家吃喝一年半載！

那船行了三四里，由于地勢漸高，終於擱淺了，包游把船停在樹上，揹起孩子走路，不久便到石橋村。

石橋村雖然也遭水淹，但由于地勢高，水才浸到脚眼，而今早水也退了，包游與高采烈地拍門，他渾家開了門，罵道：「臭漢，老娘還以爲你不顧我死活？」

「別囉嗦，快收拾一下東西，咱們走吧！」

「走去那裏！咦，你怎地揹了個孩子？這是誰家的？」

包游笑嘻嘻地說道：「這是咱們的孩子！」

話方未落，那女人已罵道：「臭漢，你幾時跟那隻狐狸精生下這孽種的？」

包游喝道：「臭婆娘，你別嚷！」他脚跟一撞，把門踢上，這才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

那女人道：「金銀首飾拿了就罷，要這小畜生作甚？沒的多一張吃飯的嘴！」

「哼，你不要他，那你就給老子生一個看看！誰叫你肚皮不爭氣，過門五年，連响屁也沒放過一個！」

那女人不敢再吭一聲，只得收拾了一下，跟他漢子離開了。

× × ×

包游搬到三十里外的三星鎮，改名換姓住了下來。不到半年，唐氏那些首飾都給他變賣盡了，只得又去跟往日的豬朋狗友混在一起，十天八天才回一次家。

他女人汪氏平日替人做些針黹女紅，仍不够糊口，手上缺錢的時候，不由把怒氣遷在史耀祖兒子的身上。

一天這女人又在門外打孩子，忽然一個老道士經過，忍不住上前道：「這位女施主請了，孩子還小，不受得了這般的毒打！」

汪氏說道：「我自家打孩子，與你何關！」

「無量壽佛！天下那有不憐愛孩子的父母，女施主理該慢慢勸他！」

不料那孩子躲在老道的身後，叫道：「她不是我的娘親！」

汪氏提着竹枝，走了過去舉竹又要打。「小雜種，我雖不是你的娘親，也白養了你一年，怎地打不得！」

老道伸手一攔，問道：「女施主，你這孩子是誰家的？」

「我那臭漢子不自量力搶來的！你問甚麼？」汪氏有點色厲內荏。

道人道：「你既然如此憎恨他，不如送給貧道撫養，好不好？」

那孩子叫道：「好，好！我要跟你做道士！」

汪氏冷笑一聲，道：「你倒會拾便宜，老娘白養了他一年，就這樣雙手送給你呀？」

老道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來，道：「這算是給你一年的飯錢！」

汪氏接過銀子，忖道：「這小畜生只會吃飯，幾時才能養我，不如趁臭漢不在，把他賣掉，樂得乾脆！唔，這老道銀子多得很，老娘可得吊他一吊！」當下道：「老娘把孩子賣給你，日後我男人回來，老娘如何對他說？」

老道見她分明收了銀子，再說這種話，如何看不出她的心意，當下又摸出一塊碎銀來，道：「貧道只有這許多，再多可沒有了！」

汪氏望望他道：「老娘不賣！」

孩子用力扯着老道的褲脚，叫道：「快給她銀子，她甚麼也不愛，就愛銀子，我要跟你做道士！」

老道回頭對他慈祥地一笑，道：「孩子，貧道可沒有銀子可給她了！」

孩子道：「跟我跑吧，她追不到！」

汪氏大怒：「畜生，你眞是吃裏扒外！」說着又舉起竹枝要打，不料老道的右手，捏了一個劍訣，向汪氏身上一指，那女人忽然如石像一般，僵在那裏，動不得分毫！她一張臉脹得通紅，就是移動不得，不由驚道：「你使了甚麼妖法？救命，有妖道欺侮婦道，擄走小孩！」

街上的行人雖然不少，但平日都知道這女人的德性，也沒人理睬她，還樂得站在旁邊瞧戲！

老道道：「這是給你的一點小教訓，你若眞叫嚷，這定身法便永遠破不了，否則兩個時辰後便自動解開！」

那女人吃硬不吃軟，登時閉上嘴巴。

老道問道：「銀子够不够買這孩子？」

汪氏說道：「够了够了，你將他抱走吧！」

「孩子叫甚麼名字？」

「咱叫他包發財，但他原來的姓名咱便不知道了！」汪氏可不敢說出孩子是史耀祖的兒子，免得史耀祖子找上門來。

「好，貧道便帶他走！」老道拉着孩子向鎮外走去。

孩子出了小鎮便道：「道士爺爺，我走不動了！」

老道道：「怎會走幾步便走不動？」

「我脚痛！」孩子對他毫不陌生。

老道呵呵一笑，蹲下身抱起孩子，揭起他褲脚一看，只見他雙脚傷疤累累，心頭一酸，道：「不要緊，我一路抱着你走路，嗯，等下我便替你治傷！」

孩子感到一陣溫暖，撫着老道的灰鬍，道：「道士爺爺，咱們要去那裏？」

「連雲山。」老道道：「你以後不要再叫我道士爺爺了。」

「那叫你甚麼？」

「師父！」

「師父？」孩子大喜，道：「師父！我要你教我那定身法！」

「好，師父不但教你定身法，還要教你許多本領，將來便不用害怕壞人了！」

孩子頓了一下，終於忍不住再問：「人家道人也有名字的，師父你怎沒有？」

老道見他這般聰明，資質又佳，心頭又憐又愛，嘻嘻地道：「師父法號抱琴！孩子，等你年紀大了！師父再告訴你一些事，現在咱們得趕着回連雲山！」

「爲甚麼要趕着回去？」

「因爲師父下山已兩個月，只怕你山上那些師兄們，不知有沒有把師父那座破觀拆掉！」

（未完・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無情國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莉莎因爲用飛機去偵查和羅定有關的那些雪山長壽怪人，因飛機失事墜毀，幸不致死，却被吐高捉住，分開困在山谷的地洞內，瑪嘉烈姐瞞着吐高先去找司馬洛談話，說出吐高想獨攬大權，希望他將羅馬情況告知，她設法找羅定回來，跟着吐高來到趕走她，叫司馬洛將羅定現在的地方向他說清楚，司馬洛知道他們的弱點，詭說羅定因和人打架被拉去坐牢，吐高又去找莉莎審問，口供和司馬洛差不多，吐高想利用司馬洛將羅定殺掉，但未有說出口，而司馬洛知道他的用意，毛遂自荐地示意肯爲他效勞，吐高對他們的態度就改變了……

崖頂激鬥　啞巴摔死

人們又歡呼起來。這之後就是弱肉強食的場面了。那隻山羊嘶叫着拚命掙扎，但是沒有用，其中一隻豹終於咬住了牠的喉嚨，牠的喉嚨給咬斷了，血在地上流得成爲一個猩紅色的小池。終於，牠的掙扎停止了。

那兩隻豹開始吃牠的肉。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奇怪的哨聲響了起來。司馬洛看見哨聲是發自牆頭上的其中一人的。那人正站了起來，把一隻那種香蕉狀的哨子湊在咀巴上。哨聲一響，那二隻豹就停了下來。血腥味及那肉是極大的誘惑，牠們老不願意地咆哮着，但牠們還是退開了。

另外一個人把兩大塊肉骨頭丟進廣場中。

那兩隻豹，如箭一般竄過去！開始大嚼。

「爲什麼不讓牠們吃這山羊呢？」司馬洛問。

「不能浪費，」吐高說：「這羊是我們吃的。這兩隻豹只是殺手！你明白的，這麼兇的羊，要殺牠們不是易事！」

「而你們把這屠殺視爲一種娛樂？」司馬洛問。

吐高哈哈笑起來。「我們也許活得太久了，普通的娛樂，對於我們已不容易起刺激作用！我們需要一些比較血淋淋的娛樂。」

「血淋淋的娛樂！」司馬洛點點頭，「謝謝你！」

吐高看着司馬洛。「你以爲，如果放一個人代替山羊，或者用人代替那兩隻豹，你以爲他們會更愛看呢？」

司馬洛忽然覺得，肚子裏那塊羊排，似乎不大容易消化了。他吶吶着說：「呃——我希望你不是打算用我做這個人！」

「不是！」吐高說：「我是在想，如果用一個女人的話，那會更好了！」

「莉莎！」司馬洛愕恐地。

「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吐高說：「她一定會呃——我該怎麼說？對了，她一定會使娛樂性更加濃厚的！」

「你不能這樣做！」司馬洛跳了起來。一隻黑豹在他的後面咆哮起來，使他不敢離開他的座位！」

吐高微笑。「司馬洛，」他說：「你似乎對她十分關心！」

「她……」司馬洛的咀巴一張又閉上，沒有說下去。

「司馬洛，」吐高說：「現在你既已看過了好戲，就讓我們來談談生意吧！」他對瑪嘉烈姐搖搖頭，「看你的樣子像不舒服，你何不去休息一下？」

這是間接的命令，瑪嘉烈姐只好站起來。她的臉上露着沉痛的表情。忽然，她忍不住叫起來：「司馬洛，如果他是叫你去害羅定，你不要答應他！」

「滾出去！」吐高喝道。

瑪嘉烈姐出去了。

司馬洛轉向吐高。「究竟你在打什麼主意？」

「羅定！」吐高說：「我在打着羅定的主意！」

「羅定，」吐高又說：「你不是說過，你可以救他出獄，也可以令他永遠不出來嗎？」

「你想要那一樣呢？」司馬洛問。

「無論我要那一條，」吐高說：「你都可以辦妥是不是？」

「這要看代價如何了，」司馬洛說。

吐高狡猾地看着他。「似乎，你現在是沒有什麼資格講代價的了！」他說：「你對這個女人莉莎似乎很重視。如果我不把她放進那廣場裏表演，似乎對你就是很大的恩惠了！」

司馬洛笑起來。「吐高先生，你也不會這樣難爲一個人的吧？既然你要用一個人，你就應該使這個人心裏舒舒服服的，是不是？這樣，大家都可以放心了，是不是？」

吐高冷冷地凝視着他，說道：「好吧，司馬洛，你試試說一說，你要些什麼代價吧！」

司馬洛的眼睛閃着光，緩緩道：「我想入夥！」

「還有呢？」吐高問。

「錢當然也是我所要的。」司馬洛說：「但是，你這裏，實在是一門很可以賺錢的生意。如果有我帮着經營……」

吐高瞪着他。「司馬洛，別打我這裏的主意吧，我並不需要錢，你要錢，我可以給你！但是別打什麼入夥的主意，我這裏不歡迎外人的！」

司馬洛聳聳肩。「誰不想長命百歲呢？我也想永遠活下去的！」

「你想活下去，我也可以成全你，」吐高說：「但是我不會把我們的秘密告訴你的！」

司馬洛瞪着他。「你可以給我多少錢呢？」

吐高看了他一眼，轉身走到一邊牆壁，打開了一度櫃門，從櫃內取出了一隻小鐵箱，拿到司馬洛的面前，放下來，說：「打開來！」

司馬洛把那隻小鐵箱的蓋子打開了，發覺裏面是塞滿了鈔票的。一張一張，都是簇新的美金，一百元面額的。

司馬洛瞠目看着吐高：「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許多錢的？」

「不是打刦，」吐高說：「是賺回來的。我們有時間賺！你想想，如果一些錢在銀行裏存着，存上一百年的話會有多少利息？我們有很多錢，存在好些地方。」

司馬洛的手伸向那隻鐵箱中的鈔票，但是吐高的手伸過來止住他。吐高說：「你不能全拿去的。」他從箱中取出一疊鈔票，交給司馬洛：「這是你的消費，至於你的酬勞，等你回來時再算吧！」

「好吧！」司馬洛說着把鈔票接了過來。「現在，你告訴我你要什麼吧！你要我把羅定弄出來嗎？」

「不，」吐高搖着頭，「我不想你把羅定弄出來！」

「好吧，我使他永遠不出來吧。」司馬洛說：「但你怎麼放心讓我出去呢？」

吐高又狡猾地微笑：「你又有抵押在我手中！」

「司馬洛，」吐高說：「你會回來的吧？你一定不想你那位女朋友給放進那廣場中，去和黑豹一道表演的吧？」

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你……不會的吧？」

「我，可能會的，」吐高格格地笑起來，「當我生氣的時候，我就什麼都可能做！所以，你最好不要做出什麼惹我生氣的事情！」

「我……是想回來的，」司馬洛吶吶着，「我是一定會回來的！但天有不測之風雲！如果我遭遇了不測，那怎辦？」

「那是你們倒霉了！」吐高冷笑，「你最好盡量避免遭到不測！」

「我……什麼時候起程呢？」司馬洛問。

「越快就越好，」吐高說：「我叫尤汪領路帶你出去好了！他也會領你回來。如果你駕一架飛機獨自回來之類，你這位女朋友就會先餵飽我的豹！」

司馬洛看着他，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爬得愈高，跌得愈重！你倒了羅定，怎知道不會有別人倒你？」

「我？」吐高哈哈大笑起來，「沒有別人能倒我的！因爲，世界上就只有我和羅定知道這秘訣！知道這長壽的秘訣！」

「哦，是這樣！」司馬洛點着頭，但接着又皺起了眉頭，「但是，你比羅定老了一百歲！你不可能是和他呢……同是開國功臣的！」

「羅定是幾十年前才跟我的，」吐高說：「那時我的老搭檔死了……」

「死了？」司馬洛覺得滑稽，不禁笑了起來。

「不是老死，」吐高說，「是一隻豹！他太不小心了！我需要另一個搭檔。你知道的，代替我買東西。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我的秘訣告訴了他！」

「他想倒你？」

「他從來沒有這個意思，」吐高搖着頭，「我只是討厭他這個人！十分之討厭！但，你已經問得太多了，司馬洛，你去睡吧，明天一早就起程！」司馬洛看着手中那束鈔票，吐高哈哈笑着，又抓出一束鈔票來，塞進他的手中：「拿去吧，司馬洛，也許這會使你更加想回來了！」

司馬洛接過了，點點頭：「多謝！這的確會使我更加想回來的！」

× × ×

當吐高進入莉莎的房間時，莉莎已經吃飽了。莉莎仍然有點驚疑不定地看着吐高。

吐高微笑，看看其中一隻碟子。「唔，我看見你已經吃了綠果！」

「什麼？」

「那碟綠色的水果，」吐高說：「你把它吃光了！」

「我覺得很好吃！」莉莎說：「那是什麼呢？」

「我們稱它做綠果，」吐高再說一次，「是這裏的特產，別處沒有的。吃了對你好！對你的壽命有好處！」

「你的意思是——」

「不，這不是長壽的秘訣。」吐高笑起來，「這只是其中一種食物吧了！你要

長壽，你就得吃最好的，最有營養的，因爲營養是長壽之源，沒有營養，就像樹沒有泥土！」他從身上取出一隻小小的皮袋，在一隻小碗傾出一些白色的粉末，再斟一點水調勻了，然後說：「喝下吧！」

「這是什麼？」莉莎驚疑地。

吐高微笑。「放心吧，不是毒藥！」

「但……」莉莎鼓起勇氣喝下了，發覺那味道很好，有一股少見的花香。她並沒有什麼感覺。

吐高又走過去打開一隻櫃子，一面笑着說道：「你知道嗎？這裏是我的私人睡房！」

「噢，多謝！」

「莉莎，」吐高說：「這也是這裏最舒服的一間房間了！如果你需要的話，你可以住在這裏！」

「呃——」莉莎吶吶着：「司馬洛，他的方面，你和他談得如何了？」

「司馬洛那方面我已經弄妥了，」吐高說：「沒有什麼麻煩！」

「他要出去了嗎？」莉莎問。

「是的，」吐高點頭，「幸得你的幫忙，我可以保證他會回來了！」

莉莎霎一霎眼，再霎一霎眼。她看見吐高在她的眼前搖幌，她霎過了眼睛，再看清楚，吐高仍然是在搖幌。忽然之間，她明白了，並不是吐高在搖幌，而是她在感到暈眩。「你——」她吶吶着，「你給我吃了什麼？」

「暈眩是應有的現象，」吐高說：「因爲你是第一次，但不要緊的，你用不着担心！」

接着，莉莎就眞正感到天旋地轉了，她想支持着，但是沒有用，她還是失去了知覺。在失去知覺之前，她痛恨吐高，也害怕吐高，因爲她不知道吐高會在她身上做些什麼。但她還是失去了知覺。

× × ×

司馬洛睡在那間石室裏，睡得並不熟，主要是因爲他並不累，而且，他心裏心事太多。明天一早就出發了。他出去是不會找到羅定的，而他也並不打算去找羅定。現在，他就得先計劃一下，決定他要做什麼了。

因爲他沒有睡着，所以他很清楚地聽得見門外那個偷偷摸摸的腳步聲。他一驚地坐了起來。在這裏，他是囚犯，如果要偷偷摸摸的話，那就只有由他來偷偷摸摸，別人怎會需要偷偷摸摸呢？

接着，那度石門發出了輕微的「吱」一聲。有人正在偷偷地把門打開。這也是一件怪事。如果吐高要見他的話，那吐高是大可以堂而皇之地，大力把門推開，而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跟着，那度石門就給很慢很慢地推開。

司馬洛從坐着的姿勢躺回下來。他閉上眼睛，佯裝睡覺，但是却集中精神注意着那度石門。

那度石門，終於開了一條夠大的縫，一個黑影便閃了進來，向床前直撲。司馬洛看見金屬的光一閃。那似乎是一把刀子了。

那人向他直撲過來，不錯手上是拿着一把刀子，而這把刀子向司馬洛的胸部插下。

司馬洛動得很快。他的手掌一揮上去，堅硬的掌緣就劈中了那隻持刀的手腕。刀子從那隻手中飛走了，那人痛極「呀」的叫了一聲。是一個女人！

而同一時間，司馬洛的腿子已經伸出去，把這人攔腰夾住，隨即身子一轉，這人就不由自主，跌到了那張床上來。

「瑪嘉烈妲！」司馬洛詫異地低聲叫道，「你在幹什麼？」現在，在暗光之中，他已經認出了，原來這個女人就是瑪嘉烈妲。

在瑪嘉烈妲能回答之前，另外一條修長而迅捷的黑影也閃進了門裏來，發出着憤怒的咆哮。一隻黑豹，而牠顯然是被瑪嘉烈妲那一聲叫聲引進來的。牠張牙舞爪地撲向司馬洛。

瑪嘉烈妲沒有什麼表示。司馬洛不知道是因爲她的頭在石床上撞了一下，使她的人呆住了，抑或是她想那隻豹完成她失敗的工作。而司馬洛也不等着看。他沒有企圖去拾起那把刀子來自衞，因爲他知道，這把刀子用以對付這隻盛怒中的豹，祇是比一根牙簽好了一點！

不過他倒知道一個辦法是可能的。他抓過了瑪嘉烈妲頸間掛着的那隻香蕉狀的哨子，湊在咀巴上，拚命一吹。

那奇異的哨聲充滿了石屋之中。

那隻豹就在動作之中停住了。牠已經到了床前，準備再躍起，就撲到司馬洛身上。但哨聲一响，牠就停住了，祇是蹲在那裏。

牠並沒有撲上來。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這時才發覺，自己已經一額都是汗了。他小心地伸手摸向他那把刀子，但是仍然緊咬着那哨子不敢放。他用刀子抵住瑪嘉烈妲的脅下，低聲地說：「你如果不想死，你就叫那東西出去！」

瑪嘉烈妲憎恨地瞪着他，司馬洛又繼續說話：「別硬來，瑪嘉烈妲，如果要我死的話，我會逼於和你一起死的！」

「出去！」瑪嘉烈妲喝道。

那隻豹很服從地出去了。司馬洛坐了起來，舒了一口氣。「瑪嘉烈妲，你究竟是不是瘋了？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瑪嘉烈妲仍然恨恨地瞪着他。「哼，司馬洛，你要去殺死羅定！我知道你要去殺死羅定！」

司馬洛感到一陣憐憫。他知道這個女人必然是羅定的情人，或者她是正在暗戀着羅定的，因爲，她這種行爲，祇有愛情才能驅使她做出來！他想告訴她羅定已經死了，想安慰她，但是不行。他也有他的秘密，他也有他所扮演的角色，他不能破壞他這個立場的。

因此他把瑪嘉烈妲一推：「滾出去！你再來，我就要殺死你！」

「司馬洛，」瑪嘉烈妲盈着淚，「你不過是要錢吧了，我也可以給你錢的，我可以給你比吐高更多的錢！」

司馬洛想了一想，搖搖頭。「滾出去！」他低吼道：「你再吵，我就告訴吐高，你知道吐高可能怎樣對你嗎？」

瑪嘉烈妲退後，一直向門口退過去，她喃喃着：「天會罰你的，司馬洛，你做傷天害理的事，天會罰你的！」

司馬洛祇是喝道：「滾出去！」

瑪嘉烈妲出去了。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又躺了下來。

× × ×

當那石門又給推開的時候，外面天已經亮了。這一次，進來的却不是進來殺他的人，祇是另外一個高大的漢子。這個人和吐高同樣高大，而臉上是一點表情都沒有的。司馬洛奇怪，這個人的年紀，今年又是幾歲。

那人向他招招手，司馬洛便披上外衣，把袋裏的鈔票塞好。跟着那人出去。他們沿着走廊轉了兩個彎，司馬洛記緊他們是怎樣轉。

那人帶了司馬洛到達一間巨大的石室，大到好像一座禮堂似的。那裏有兩隻黑豹在逡巡着，並且有三匹馬在那裏等着。馬背上已經備好了行李。

吐高也站在旁邊等着。

吐高對司馬洛露着微笑：「記着，司馬洛，你要回來見莉莎的！」

「我現在可以見莉莎一面嗎？」司馬洛問。

吐高搖頭。「不行，這樣，你才會更心急回來！」

他揮揮手，那個大漢上了馬，司馬洛祇好也上馬，三匹馬馱着兩個人向大堂的末端的一個門口走過去。那門口的裏面，就是一個山洞。那山洞是低而窄的，祇可以容一匹馬通過，而馬背上的人不能夠把腰伸得太直。這個山洞，有一些部份還是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的。

後來，眼前又亮起來了，司馬洛看見他們已經到了出口，出了去，那外面就是那座古怪的峽谷了，司馬洛可以看到，他那架飛機撞毀了的殘骸仍然躺在那裏。

「浪費！」司馬洛搖頭，「這本來是架不錯的飛機！」

那人瞥了司馬洛一眼，沒有說什麼，他們騎着馬向峽谷的末端走去，最後登上了谷頂，升了陽光之中。

司馬洛轉對那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沒有睬他。

「媽的！」司馬洛說：「別賣關子行不行？既然我們是要一起走好多天路的，那我們做朋友就好過做敵人了！」

那人搖搖頭，對司馬洛做了幾個手勢。這個手勢，司馬洛相當熟悉，似曾相識的。接着他忽然醒悟地：「唏，啞巴！你是一個啞巴？」

那人點點頭，又做了一些手勢，然後又點點頭，又做了些手勢。

「妙極了，」司馬洛苦着臉，「妙極了！一個啞巴！」現在，他想向這個人探出些口供來也不容易了。他們只好沉着臉，繼續前進。

他們沿着峽谷的崖頂，向東而行，行到峽谷的中段，司馬洛從行囊中取出望遠鏡來，向下面瞭望。他望的是下面峽谷中他那架撞毀了的飛機。他很希望有機會回到這架飛機的旁邊。

後來司馬洛又望望天。天還有很久才黑暗下來，他要動手，也還要等好一段時間。

× × ×

莉莎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的身上是一絲不掛的，晶瑩的肌肉袒露在燈光之下！燈光表示夜晚又來臨了，她霎霎眼睛，眼皮又抬了起來，忽然看見一個人站在面前，一個男人！吐高！

莉莎驚叫一聲，連忙伸手四面摸索，要摸回她那件皮裙子，或者她身上先前穿着的任何衣服。但是，她找不到衣服，她只好連忙拉起身下那張床單，在身上一捲捲住了。「你……你……」她恐怖地說：「你想幹什麼？你……幹了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幹，」吐高說：「我只是看，我什麼都沒有幹！莉莎，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你果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我活了這許多年，但是我就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

「你——」莉莎哽咽着，是憤怒而不是恐懼。

「等一等，莉莎，」吐高說：「你先別生氣，你現在先想一想，你的身子有什麼異樣？」

「沒有，」莉莎說：「我還好！」

「你覺得不舒服嗎？」吐高問。

「不……」莉莎說道：「我覺得很舒服！」

「不冷？」

「不，」莉莎搖着頭，「我——也不覺得冷！」

「你不覺得奇怪嗎？」吐高說：「在一個這樣寒冷的地方，你會不覺得冷！」

莉莎忽然一抬眼睛。「對了！我，不覺得冷！」她現在醒起了，她不但不覺得冷，而且覺得溫暖，覺得舒服極了。精神旺盛，充滿了活力，她相信如果去照照鏡子，她也會看到自己容光煥發的。

「這——是怎麼回事呢？」她吶吶着問。

「我給你吃的那藥，」吐高說道：「是一種靈藥，是那種會使你青春長駐的靈藥！」

莉莎霎着眼睛，她從來沒有覺得這麼舒服過，就像她是已經脫胎換骨，換了另外一個人。如果她在昨天還不大相信什麼長生不老藥這一回事，現在她是已經相信了。

吐高微笑：「現在，莉莎，你的信心一定已經堅定了吧？」

「呃——」莉莎吶吶着，「你的意思是，你會接受我加入你們？」

「是的，」吐高說道：「我本人歡迎你！」

「爲什麼？」

「因爲你是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吐高說：「我可以永遠愛你！愛情本來是很虛假的，你愛一個女人的美麗，當這個女人的美麗褪了色，愛情也不存在了。是不是？但如果你的美麗永遠存在，我就可以永遠愛你！你覺不覺得這需要呢，莉莎，你覺不覺得需要把你的美麗永遠存留起來？」

莉莎怔怔地看着他，這全新的感覺，當然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而，這種全新的經驗，使她的心境也改變了，她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我可以永遠愛你！」他又說。

莉莎的眼睛閃動着，看着吐高，吐高

的話是十分之具有誘惑性的。一個女人的美麗可以永遠地，無限度地保持，這是多麼吸引?這是從來未有過的可能性，因此也沒有人認眞地考慮過，但現在有這個可能性了，她就忽然有了新的感覺，新的辦法。

「但是，」莉莎說：「你拿我來幹什麼呢?你又不能和我做愛！」

「我不能和你做愛?」吐高微笑着，「誰說我不能和你做愛?」

「我聽說是這樣，」莉莎說：「你們是不能有世人的情慾的！」

「不錯，」吐高說：「有這個情形。我們是要戒情慾的。如果不能控制情慾，就不能長壽了。但是這種情形，在女人方面是不存在的！」

「爲什麼?」莉莎問。

「因爲在做愛這件事情上，女人只是吸收，而沒有支出，」吐高說：「男人就不同了！」

「那麼你——」

吐高哈哈地笑起來。「我嗎?如果我和女人做愛，我的外表是會慢慢地衰老的，慢慢地衰老，也許，不知多少年之後，我會老死！但告訴你一個秘密吧，莉莎，我不在乎！我已經活了那麼久，悶了那麼久，我不在乎了，如果什麼享受都沒有?那活了一百幾十年，又有什麼用處?我不在乎了！」

「但，」莉莎說：「如果你是一個女人，那就不同了?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你可以要多少男人就要多少男人，而仍然可以活得久！」

「對了，」吐高說，「我也但願我是一個女人！」

莉莎一動也不沒有動。她呆在那裏，好像她變成了一座石像了。她是正在沉思着。

「你在想着什麼?」吐高問。

「如果我要證明我對你的忠心。」莉莎尋思地說：「我就必須要對你獻身了！」

「哦，是的，」吐高說：「你害怕我嗎?」

「不，」莉莎搖搖頭，「我並不害怕你！但是，你得溫柔一點！我——受不住粗暴！」

吐高的舌頭伸出來舐舐嘴唇。他的口角流下了一滴白色的口涎。

莉莎慢慢地拉開了蓋在身上的那張床單，吐高很明顯地整個人跳了一跳，而莉莎只不過是露出了上半身而已。

「有人會進來嗎?」莉莎問。

吐高搖頭。「不會的，我已經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闖進來的！」

「那很好，」莉莎說：「因爲，我是很害羞的！」她慢慢地把身上的其餘部份也露了出來。

吐高上前一步，但是因爲沒有看清楚路，幾乎仆倒下來。

「別太急，」莉莎微笑着安慰他：「你得先脫下衣服！」

吐高又停住了，粗暴地，十分之猴急地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簡直是撕下來的，衣服有好些地方都給他撕破了。

在下面，他的身體上的皮膚却是柔嫩得出人意外的。幾乎像是一個小孩子一樣，一點也不像是一個老人。可以看到他巳經衝動到了極點，雄勃得使人觸目驚心。

莉莎用手遮着眼睛：「不……不要太粗暴！」她重申她的請求。

但是吐高巳好像失去了聽覺似的，而且事實上，現在來要求他溫柔一點，也算得是有點强他之所難了，他踏步上前，執住莉莎的腿子，就像要分屍似的把她分開來。

「不要——粗暴！」莉莎說。

吐高巳經直逼過來。

莉莎是一個缺乏經驗的人，她想奉迎他，但是奉迎不來，他是十分之粗暴的，他的撞擊，有如狂風暴雨，排山倒海，莉莎感覺到一點點的快樂，感到較多痛苦，不過大致上她是沒有感覺的。她並不喜歡這個男人，那快樂只是原始式的快樂，是最敏感的神經受到了磨擦，而免不了生出來的快感，她的心裏是沒有感覺的。不如司馬洛。如果一定要用尺度去量的話，那麼吐高給她的快感只止於腹下，而司馬洛給她的快感，則是由腹下直達心坎，長了一大截。

接着，吐高的熱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他並沒有支持得很久，也許是因爲實在積鬱得太久了。他是這麼熱，這麼硬朗，她奇怪他巳經多久沒有過一個女人了?很可能巳經一百幾十年了！他發抖，他噴射，灼熱的，狂流一般的噴射，使莉莎忽然進入了銷魂的境界，這却是司馬洛所不能給她的。因爲司馬洛並沒有積鬱了一百幾十年的熱情。一百幾十年的熱情向她傾射着！

然後，吐高就軟軟地伏在她的身上。

莉莎微微感到嘔心。但是不要緊的，她不會永遠對着這個男人。他會死掉的，而她會永遠活下去，那麼她便可以隨便要她所喜歡的男人了；像司馬洛那種男人。

接着莉莎注意到，吐高的身子雖然軟了下來，但是另一個地方並沒有軟。它仍然是雄氣勃勃的。而且很快，他又開始動起來了，這一次，他支持的時間却長得多。第二次通常是長一些的，因爲沒有那麼滿，而神經也沒有那麼敏感了。但他還是那麼粗暴，很可能，他雖然是積了兩百年的經驗，也不懂得女人是需要溫柔的。這一次，時間長到使莉莎簡直無法容納。她的高潮爆發了一次又一次，混身都是冷汗，然後，他才達到頂點。

這之後，他在她的身邊一倒，就馬上睡着了。

莉莎跳下床，走進浴室裏，開了花洒，洗一個淋浴。她仍然是充滿了活力的，仍然有着以前那從未有過的健康的感覺。那水大概是把高處的泉水引下來的，所以就和自來水沒有分別了。莉莎向來沒有洗冷水浴的習慣，尤其是在冷天。

但是，在這個冷的地方，她却不怕洗冷水浴，而且愈洗愈精神了。她並不覺得冷。

她從浴室裏出來，覺得很餓，就在桌子前面坐下來。原來那桌子上是巳經擺了滿桌食物的，她就坐在那裏，享受着那豐富的食物。

後來，吐高打了一個呵欠，醒過來了

，莉莎這時巳經找到了一件睡袍披在身上，不再是裸體的。她正坐在粧枱鏡前整理着頭髮。

吐高微笑着看着她。「你眞美麗，」他說：「你會成爲我的皇后！」

「你最好約束一下自己的熱情，」莉莎說：「如果每天晚上都這樣瘋狂，你不會活多久的！」

「有你在懷中，我才不管！」吐高哈哈笑着，「你知道嗎，如果不是羅定在阻着我，我在這裏會巳經有了很多美麗的女人了。但羅定老是反對，羅定這個人是很古板的。爲了長壽，他寧可犧牲一切！」

莉莎心裏在說：「我也是這樣一個人！」不過，她的嘴巴則並沒有說出來。

「不過，」吐高說：「羅定不會回來了，我巳經派了司馬洛去肯定這一點，司馬洛這個江湖客，爲了錢，他什麼都幹得出來！」

莉莎在吐高睡着了的時候早巳想清楚了，因此現在，她就毫不考慮地開口，她說：「我就是想跟你談談這個問題，吐高，羅定是巳經死了的，你用不着司馬洛去安排！」

吐高整個人一彈，跳離了那張床，落在莉莎面前的地上，執着莉莎的兩臂，搖着她：「你說什麼?」

「我們是在騙你！」莉莎說：「我實在也早巳經知道羅定是巳經死了！不過我怕你殺我，所以我也隱瞞着。但現在既然我也巳經投到了你這邊，就用不着怕什麼了！」

「你這婊子！」吐高怒吼着就遞起一隻手掌，但是沒有摑下去。他對這個女人巳經喜歡得太深，連掌摑她都捨不得了！他的聲音壓低，回復了溫柔。他說：「現在再告訴我一次吧，莉莎，這一次告訴我眞相！」

莉莎告訴了吐高眞相。

「哼，」吐高聽她說完了之後冷哼一聲，「原來是那個老頭子起禍。那個老頭子是在一些野史上查到了有關我的事！他猜出了我們大概是住在這裏的，他就開飛機來偵察，我不知道他是爲了考古還是爲了長壽，總之，他的騷擾使我們受够了，於是，我們就用同樣的方法把他的飛機弄下來。只不過他不够你們運氣好，他撞死了！但那個混帳的羅定，如果他不是看中了老頭子那隻錸牌，也不會有這件事的，賊就是賊。做過一次賊，就永遠是賊！」

「但現在司馬洛巳經不再是對老頭子感到興趣，」莉莎說：「他是對你們——我們的秘密感興趣！因此你必須截住他，把他殺死！」

吐高沉默着。

「他是會回來的，」莉莎說：「但他會帶很多人回來！你這裏會變成不是清靜的隱居之所了！」

「但長壽並不是犯法的，」吐高說：「他們這個S組沒有理由來攪我的，既然依你所說，他是個好人！」

「但是你殺死了這個安娜的父親，這却是犯法的，」莉莎說：「而且，你還把我禁在這裏！就是爲了我，司馬洛也會回來的。他一定要回來把我救出去！」

吐高動手披上衣服。「那麼，我馬上就得動身了！」

「多帶幾個人去！」莉莎說。

「我一個人去就巳經够了！」

「但這個司馬洛並不是一個普通人，」莉莎說：「雖然他沒有槍，他還是很危險的！你也許不能——」

「胡說！」吐高不屑地，「我的氣力之大是舉世無雙的。記得羅定嗎?汽車也撞他不死！我比羅定更老，因此我是比羅定更强的，和我對手，這個司馬洛根本是毫無機會。你知道嗎?我曾經親手殺死一隻黑豹！」

莉莎沒有再提出異議了。

吐高馬上就出了房外。半小時之後，他巳經騎着馬出了洞口，到了峽谷外，那峽谷簡直黑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是他熟路，因此拿着一盞風燈，他就可以行走在峽谷中了。

他打算上了峽頂才睡覺，天一亮時他就可以起程，省了許多時間了。

× × ×

司馬洛和那個啞巴在中午的時候停下來，在一個沒有風的崖洞裏生火煮食。寒冷使他們不能單憑乾糧度日，非要吃下一些熱的食物不可。水是比較容易得到的。把石上的冰刮下來煮溶就是了。

司馬洛看着那個啞巴生火。那堆火是首先要把幾塊石砌在一堆才好生火的。這洞裏並沒有小的石，最小的石也是一呎寬兩呎長一呎厚的板形大石，司馬洛不知道這樣的一塊石板大約有幾磅幾斤重，但是，叫出去抬起這樣的石板，他却會感到很吃力。

他看着啞子輕而易舉地把四塊這樣的石板搬在一起，砌成一座灶似的，他不禁戰慄起來。啞子的氣力，可能巳經勝過外面世界舉重冠軍了！

那個啞子把那幾塊石板砌成灶狀，在其內生了火，便動手煮食。

司馬洛靠在那裏，看着他，力氣這樣大的一個人，他怎樣對付他呢?當初他計劃離開這裏的時候，他是打算在半路上把這個人制服，然後就潛回那山洞裏，把莉莎救出來的，但這個計劃，現在似乎要改變了。他連這啞巴都不能制服，又怎樣能進入那山洞裏去大開拳脚呢?

看來，他只好等到他們進入了城市之後，再勞動S組來帮忙了，但是S組又能帮忙他什麼呢?那些路不是車子可以進去的，而那座峽谷，普通飛機也飛不進去的！要飛進去的話，就只有用直升機。這個落後國家根本沒有直升機，除非S組從別處把直升機運來。但是，只爲了救一個與他們毫無關係的鄭莉莎?他們肯這樣做嗎?以他與S組頭子老莫的交情，也許他們是肯派兩部直升機來的，但，他又好意思這樣要求嗎?事實上，莉莎陷入了今日這困境中，完全是她自己的錯誤，沒有人叫她來參加，是她自己硬要參加的，不過，他是不會辜負一個在困境中的美女的。

司馬洛打量着啞巴，仍然不能決定該走那一條路綫。

啞巴原來是一個相當好的廚子，他煮的不是什麼食物，但煮了一陣，香味就溢出來了。

他把一碗食物拿過來交給司馬洛，然後自己也坐了下來吃着，司馬洛心不在焉地推動碗中食物，打量着啞巴，他們大家身上都沒有武器，但是，那人的神力就是最佳的武器了。

吃完了之後，啞巴爬起身來，做手勢示意司馬洛動身，於是，司馬洛只好動身。在未想到一個對付啞巴的辦法之前，他只好服從命令了。

他們一起前進，接近了一座密林。

那座密林是由一種不知名的籐所組成的，這些籐在積雪的高山也能够常綠，它的生命力一定是很强的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因爲，這片密林是似乎無路可通的！

「現在我們怎辦好？」司馬洛問。

啞巴又做了一番手勢，司馬洛還是不明白他是在說什麼，但是祇要跟隨着他，也不會有什麼錯的了。

啞子領着他，繞向這一片密林的最左邊，司馬洛忽然看到那裏的籐根的部份開着一個相當大的洞。不够一個騎着馬的人經過，但如果馬上沒有騎着人，則是可以進去的。啞子現在就是下了馬，牽着馬接近那個洞。司馬洛遲疑着，他不大放心進入這個洞，但是啞巴又做了一番手勢，同時指一指一隻一閃而過的猴子。那隻猴子是一隻遍體白毛的猴子，一閃就進了那密林中。憑啞巴所做的手勢，司馬洛知道，這密林中的洞是那些猴子弄出來，用以作爲通道的。

於是他跟着進去。

那裏面並沒有什麼危險，祇是九曲十三彎的，而且前路還有些猴子在閃來閃去。他們步行着，拖着那三匹馬前進。由於啞巴是走在前面的，所以他不大看得見司馬洛正在幹什麼。但是後來他偶一回頭，看見司馬洛正落在後面，蹲了下來。他憤怒地做着手勢，質問司馬洛在打什麼主意，司馬洛回報以一連串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手勢。

啞巴憤怒地用手勢表示，叫司馬洛不要多事，然後他又領先在前面走。

司馬洛微笑，他的詭計又成功了。他蹲下來所做的事情，實在就是從地上拾起了那些滿佈的碎石，放進衣袋裏。那些都是鷄蛋般大的橢圓形碎石，他覺得很好用，相信可以用來做武器的。

那座密林，要穿過它，是煞費一番工夫的，當他們到了密林上面的崖頂時，黃昏時份已經開始來臨了。他們到達了那密林頂上的高崖。啞巴又做手勢表示，他們要在那裏紮營過夜！

司馬洛坐了下來，讓啞子去做一切工作。啞子的力氣那麼大，應該可以任勞任怨的。他拿着望遠鏡，向周圍的山野中張望。他其實，並不是要找尋什麼人的蹤跡，他祇是想認清楚回去的路，因爲終於他會回去的，而且，他可能是單獨一個人回去。他可能把啞巴制服，縛起來嗎？他實在不想殺死啞巴，他是不願意殺死任何人的。

當他的望遠鏡再擺過來的時候，他就看見了山脚下面，那座密林的開端處，一騎人馬正在行近。他連忙扭動望遠鏡的焦點，把焦點集中在這個人的臉上。望遠鏡把這個人的臉放大了。吐高！

司馬洛馬上轉向啞巴，望了他一眼，啞巴的肉眼當然望不了那麼遠，而且，他是正在埋頭弄着他的烹飪，根本就沒有望向這邊。司馬洛想開口，但隨即又有所憶地閉上嘴巴，他祇是把望遠鏡再轉到吐高的臉上去。沒有錯，他剛剛看見吐高的臉上有不對的表情，現在他就看清楚了，吐高的臉上果然有很不對的表情。這種表情，司馬洛見得多了，那是一種充滿殺意的表情。

吐高想殺誰？

這時，司馬洛又看見吐高從身上取出一隻望遠鏡，準備向上瞭望，於是他馬上放下了望遠鏡，裝着若無其事的，他不想吐高看見他。

沒有了望遠鏡，司馬洛望下去，吐高就小如一隻螞蟻了，如果不是留心着下面，司馬洛也不會知道有人在下面的。

「要我帮忙嗎？」司馬洛問啞子。

啞子做着手勢表示他用不着帮忙了，實在司馬洛也並不在看他的手勢。司馬洛的眼睛，仍然注意着山下，他看見那隻「螞蟻」定住了一會，顯然吐高是正在用望遠鏡向上面望，也顯然已經看到了他們了。然後，這隻「螞蟻」就進入了那座密林裏。

吐高當然是要上來找他們了。現在進入密林中，剛才他們在白天已經那麼難走了，現在吐高一定更加難走，即使吐高有手電筒帮助照明，也要走大半天才能上到這上面來的，爲什麼吐高這樣急，連天亮都不能等？

司馬洛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有着很靈敏的頭腦，他已經明白，他還是不要跟啞子提這件事好的。

於是他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裏，玩弄着衣袋裏那些小石子。當啞子把食物弄好拿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下來了。

他們在黑暗中進食完畢，然後就在黑暗中下榻。

山間已經是够寒冷的了，山間的夜晚，就更加寒冷，他們帶來的被褥很能保持溫暖，在火旁，在溫暖中，一個人實在很難保持清醒而不墮入夢鄉，但是，司馬洛在這件事情上却是一位專家，他可以讓自己入睡而不讓自己深睡，稍微有一點異聲，就可以醒過來了。

因此，他仍然能入睡，而用不着捱累。後來，他忽然醒了過來。果然是一些細碎的聲音把他驚醒了的。他張開眼睛，看見原來啞巴的眼睛比他更好，啞巴已經醒來了。正站在火光之外，不知道和吐高在說些什麼。吐高也已經來了！當然不會是說話的聲音把司馬洛吵醒的，因爲，吐高和啞巴也不過只是在做着手勢而已。也許，是吐高的脚踏着地上的碎石把他吵醒的，他睡在地上，傳聲當然是比較容易了。

吐高在啞巴那一輪手勢打完了之後，啞巴便離開了吐高的身邊，向司馬洛走過來。在火光中，司馬洛看見，啞巴那張本來似乎是相當馴服的臉現在已經變了，變得猙獰可怖的，而他的手掌在一開一合着，恍似急不及待，要揑到一些東西。

司馬洛的經驗告訴他，這又是殺人之前的表情。

啞巴要殺誰呢？除了他之外是沒有別人了。

司馬洛一直半閉着的眼睛張開了，人也坐了起來。

啞巴的喉嚨裏發出一聲嘶啞的叫聲，就向司馬洛直撲過來。司馬洛本能地伸起兩脚，向啞巴撐過去。但他估計錯誤了，這個力氣强大的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撐得開的。司馬洛的脚只是把他撐開了幾呎，而啞巴的體重及衝力，已使他的腿子有了快折斷的感覺。這就像一塊巨石飛過來，而司馬洛企圖把它撐開。

啞巴一落地，就敏捷地跳了起來，又撲向司馬洛。這一次司馬洛是來不及閃避了。啞巴撲到了他的身上，兩手就扼住他的喉嚨，那兩隻手就像是來自一座機器的兩隻鐵鉗，挾着無比的勁力扼緊，扼緊。司馬洛的兩隻手伸上去要把這隻手拉開，但是也像企圖拉開機器的鐵鉗一樣，完全沒有辦法。

司馬洛的眼前變成了一片血紅，因爲頭部的血液停止了循環之故。他騰出了一隻手向旁邊找尋着，找到了一根棍子，好像是一根樹枝，他抓起了那根樹枝，就向那啞巴戳過去。

那根樹枝剛好是一根着了火的柴，而這根柴是正好戳在啞巴的臉頰上。

因此，在啞巴的身上才會收效。力氣是對付不了他的，只有火能對付他。

啞巴痛得尖叫一聲，兩隻手掩着臉滾開了，再也壓不住司馬洛了。不過，他滾開也並不就是能够逃避災難的，因爲他這一滾，剛好正滾到了那堆火的上面，背上的衣服及頭髮馬上都着了火！

他慘厲地尖叫着，在那裏亂走圈子，最後在地上一躺，滾動起來。但，這崖上並不是一個很寬闊的地方，不能讓他滾得多少滾的，他滾了一滾，兩滾，身上的火已差不多熄掉了！

第三滾，已經很有希望，但就在這時，他却滾出了懸崖之外。他的手連忙伸出要抓住崖邊，但是已經太遲了，他一直尖叫着，直墮下去，沒有人能救他，司馬洛和吐高都距離他太遠了。啞子一直掉下去，叫聲漸遠漸遠，接着忽然中斷。他一定已經死掉了！他不可能是活着。

吐高猙獰地，恨恨地瞪着司馬洛。「現在，司馬洛，」他說，「你要死了！」

「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錯愕地問，「我們有什麼過不去？我們不是合作的嗎？」

吐高沒有回答他，司馬洛也知道不能等了。吐高老遠趕來，就是爲了要殺死他，現在連啞巴都已失去了，吐高就更加不會收手的。

吐高從腰間拔出了一把刀子。那是一把大約一呎長的利刀。在普通人的手中，一把利刀並不可怕。但在吐高的手中就不同了。吐高的力氣已經够可怕，再加上這把刀子，那是更加如虎添翼了。

司馬洛退後了兩步，已經退到很近崖邊。不能再退了。在這裏，退縮根本不是辦法，而他也並不準備退縮，他從袋裏掏出了兩塊那種石頭，手一揚，石頭就直飛出去，第一顆擊中了吐高的手腕，吐高痛得尖叫一聲，手中的刀也幾乎掉下來了。第二顆石頭擊中了吐高的額角，吐高整個人跌回後面去，坐在地上，搖搖欲倒的，兩眼翻白。

司馬洛舉起了第三顆石頭。

吐高極力恢復眼神，第三顆石頭到達時，他一閃就避過了。但是，第四顆石頭擊中了他的手腕。他的手腕受了這再一擊，便握不牢刀子，而把它丢在地上。他彎身拾刀，又一塊石頭打到，「巴達」一聲擊中了他的咀巴。

這塊石頭使吐高痛得整個人都昏頭昏腦了。在急怒之中，他看見司馬洛又舉起了一塊石頭，準備擲出了，於是他霍的伸出手去，在馬屁股上一拍，那匹馬嘶一聲，就奔跑起來。吐高那一拍，是非同凡响的，因爲他的力氣比普通人要大了許多，那匹馬負痛，便向司馬洛直衝過來。

司馬洛沒有迴避的空位，也不能退後，他只能希望那匹馬沒有撞中他。

但是不行，空位太窄了。那匹馬直衝過來，到了崖邊的時候收住了衝勢，那馬胸便在司馬洛的胸膛一撞。

司馬洛大叫一聲，整個人飛出了懸崖之外，那匹馬在崖邊極力要維持平衡，但是不行了，脚下一塊石頭鬆了，馬失前蹄，那匹馬便長嘶一聲，直跌下去了。

吐高哈哈大笑着，慢條斯理走到司馬洛跌下去的地方，望下面。那裏的山崖却並不是垂直下去的，而是以七八十度的角度傾斜。吐高用手電筒向下面照一照，臉就沉下了，而且低聲而惡毒地咒罵起來，因爲他的手電筒光照見司馬洛仍在那裏。距離他大約五十呎吧，正緊伏在那以七八十度角傾斜的山坡上。

由於他伏得緊，所以他勉强能保持不滑下去，但是，他也不能爬上來。

吐高忽然哈哈笑，因爲他現在看出，司馬洛是被困在那裏。

「吐高！」司馬洛哀求地叫道：「給我一條繩子！」雖然他知道，這哀求是決不會生效的，吐高也只是在笑。

「司馬洛，你是一個很本事的人。」他說：「現在我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可以支持多久！」

「吐高！」司馬洛警告：「你這是謀殺！」

「謀殺？」吐高哈哈笑道：「你在開玩笑嗎？這個地方，誰會講甚麼法律？」

「但……爲甚麼？」司馬洛問。他不敢停口，繼續問吐高。他希望能引起吐高的興趣，把他救回上面去。他現在很用力地伏在那裏，才能够保持不墮的，如果他放鬆，他就會滑下去了。斜坡這樣斜，如果一件重物沒有外物之助，是不能停留在這裏的。

吐高又哈哈笑：「當然是因爲女人了，還有別的原因嗎？」

「莉莎，」司馬洛强笑着，「你要她的話，你可以要了她，何必要殺我！」

吐高還是哈哈笑。顯然，司馬洛的軟態度是打不動他的，於是，他就改用另一種戰略了，那就是激將法的戰略。他說：「媽的，吐高，你這個懦夫，爲了一個女人，你也不敢和我面對決鬥，要來這暗算的卑鄙手段？你算是一個甚麼男人？」

（未完・六）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叮囑贈慧劍　扶危覓仇踪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雲天、鄧素雲暗訪仇踪，她奉骷髏帮主之命，派去嵩山參加少林三代開派大典，約定屆時相會。凌雲天分手惜別後，來到鍾山龍蟠、秦淮水碧的金陵，夜遊秦淮河，並未挾美冶遊，偶爾出援手拯救了趙士雄和秦淮艷妓海棠，被當地惡少陳錦州跟踪，他是多臂如來陳冠球的獨生子，海棠因報父仇，委身爲妓，想殺陳冠球，凌雲天和趙士雄、雲文耀協助她先將陳錦州弄至重傷，陳冠球本想追踪他們，因兒子傷重，不敢窮追，其手下南天一鷹公孫炎不服，仍躡踪追查，凌雲天從淳于亮的抄錄中知道他們和落魂谷互通聲氣，也喬裝暗裏偵查……

南天一鷹公孫炎吱了一聲道：「既來之則安之，江湖之內，藏龍臥虎，我等有幸遇上高人，豈可失之交臂，余兄，你我恭敬不如從命吧！」

中年儒生含笑道：「還是公孫老師乾脆。」右掌一揮，九人疾閃而隱。

只見中年儒生道：「兄弟前頭領路，兩位請！」

余獨非兩人隨着中年儒生走入大宅，只見宅內佈局不亞於王侯，雕樑畫棟，小橋流水，氣派甚大，兩人不禁暗暗驚異。

兩人發現入宅以來，並未遇上一人，隨着中年儒生七轉八彎，行至一間大廳，廳外肅立着四個錦衣帶刀大漢。

中年儒生領着兩人走入大廳，只見廳上端坐一個衣錦華麗的少年人，手握一卷正在觀看。

余獨非不禁一驚，道：「這不是八王子麼？」

中年儒生疾趨在華服少年身前低聲說了兩句。

華服少年抬頭向公孫炎余獨非兩人望了一眼，目光懾人心神，緩緩起立，含笑道：「兩位請坐！」

余獨非躬身施禮道：「千歲在此，那有小民的坐位。」

公孫炎聞言一驚，見此少年氣度，心中巳是恍然，連忙躬身施禮。

華服少年含笑道：「此處並非宮庭，兩位均是江湖高人，豈能以俗禮相待，兩位請不必拘束。」

兩人告罪謝坐。

華服少年道：「兩人久走江湖，諒不無耳聞本朝宮闈爭儲之事麼？」

余獨非道：「草民略有耳聞。」

華服少年點點頭道：「我派遣三人去金陵督署探聽其他阿哥訊息，閣下追踪不捨，其中定有緣故，不知可否見告？」

余獨非暗道：「糟糕，八王子竟認自己係對方爪牙。」不禁惶悚離座。禀道：「千歲誤會了。」繼將最近武林發生幾宗震駭江湖大事詳細說出，「江湖中紛紛查尋獨龍叟及獨行靈官酈宗琪的下落，草民身在江湖，怎能例外。」

華服少年微笑點點頭道：「閣下說話也誠實不欺，不過獨龍叟手中那本武功秘笈，我急須一閱，意欲借重二位。」

攝魂手余獨非聞言大感爲難，不禁望了公孫炎一眼。

那中年儒生道：「余老師有所不知，當今爲了立儲之事亦極愼重，暗知各王子互相傾軋，密遣甚多大內高手偵探各王子舉動，是以不願露出形跡，懼當今嗔怒，余老師請不必爲難，並非二位獨任其難，本府尙有高手暗中相助。」

余獨非道：「這樣說來，千歲定然知道獨龍叟的下落了。」

華服少年含笑點點頭，說道：「武功秘笈到手後，當與二位共享，獨龍叟的下落片刻即知。」說時，只見一個青衣小童送上兩盞香茗，分遞與余獨非、公孫炎手上。

余獨非公孫炎接過，謝了一聲，却不敢飲用。

中年儒生哈哈大笑道：「兩位似嫌太小心了，我家王子眞有相害二位之心，無須在茶內置毒。」

兩人聽了暗中心驚，忖道：「此人好厲害的眼力。」忙將盌中茶一飲而盡，只覺香冽可口，苦中帶甜。

華服少年微笑道：「獨龍叟曾於昨晚在邸外現跡，無奈獨龍叟用聲東擊西之策，幾次均逃過我府中武士追踪，但他負傷甚重，不能持久，今晚必有確訊報知。」

公孫炎自始至終，未說過一句話，此刻却咳了一聲道：「恕草民愚昧不解，千歲府中武士似勝過草民百倍，何致……」

話聲未了，華服少年即擺手道：「我身爲天潢貴胄，處處都得循規蹈矩，稍一逾越，即被言官所參，而且把柄亦握着其他敵對阿哥手上，試想我豈肯爲了一本武功秘笈，失了九五之尊？」

×　　×　　×

就在攝魂手余獨非南天一鷹公孫炎隨着中年儒生進入大宅之際，凌雲天仗着輕靈神奇的身法掠入邸內。

他知府中警衛森嚴，小心翼翼地繞至一處庭園假山旁，約莫相距七八丈是一列長長廊房，燈火照耀，房內隱隱可見人影走動，忖道：「這必是綠林盜酋坐地分贓之處。」

他忍不住好奇，意欲探明房主人是誰，正待縱身之際，但聞一聲陰沉冷笑道：「什麼人？」身後忽起了暗器破空風聲。

凌雲天大驚，忙貼地平竄，猿臂攫捉廊欄，借力一帶，身如離弦之弩，射入一間暗室之內，由窗櫺外望，只見一條捷似飛鳥龐大身影疾落在自己原潛身假山石旁，現出一虬髮絡鬚，虎目烱烱的老叟。

老人懾人的眼神望了四外一瞥，不勝驚疑，伸手在假山石上起出自己方才所發的暗器。

忽聞隣室響起一銀鈴般的聲音道：「洪護衛，你是瞧着了什麼可疑之處麼？」

老叟答道：「老朽似發現有人潛入邸中，來人身法神奇，疾似淡烟，一晃而逝，似落在這假山石旁。」

那少女嬌笑道：「你大概眼花了，我在此竚立靜賞庭園夜景，不曾覺察有人來過。」

老叟用蒲扇般大手撫摸了頭上虬髮一下，赧然笑道：「照青姑娘如此說來，老朽大概是眼花了。」

少女嬌笑道：「我說哩，府內外戒備森嚴，那有人能偷過十三道暗卡，居然不被發覺。」

老叟目露迷惘之色，抱拳一拱，疾隱入暗沉沉的庭園花木中。

凌雲天見老叟離去，方始暗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回面一望，只見一雙明亮的眸子正在凝視着自己，不禁心神一震。

雖在暗室，却可察見一背劍貌美少女，似笑非笑注視着自己，不由面上一熱，尷尬無地自容。

只聽少女道：「你是受誰家阿哥所遣，速實話實說，不然你無法生離府中。」

凌雲天聞言不禁一呆，道：「恕在下不解姑娘之言，在下實是爲了追踪公孫炎余獨非而來。」

少女面色一變，冷笑道：「此時此地豈是你能裝瘋賣呆之時。」

凌雲天心中一急，不禁朗聲道：「在下字字眞實，用不着欺騙姑娘，此處縱然是龍潭虎穴，既然來了在下也要放胆闖一闖。」

少女似爲凌雲天高聲所驚，嗔道：「你這人是怎麼的了，若驚動了府中護衛，我縱有心保全也無能爲力，來，隨我走。」

凌雲天聞言一怔，暗道：「她爲何要保全我，其中定有蹊蹺。」但身入虎穴，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不由自主地隨着少女步入內室。

室中燈光陡然一亮，只見置身一間香閨內，不由耳熱面紅，道：「姑娘有何賜教，請速言明。」

那少女長得杏臉桃靨，明眸皓齒，聞言嫣然一笑，嫵媚動人，道：「你在酒店中暗躡公孫炎余獨非時，我就遙隨你身後，你既非仇家手下，總該說出姓名來歷，我也好安排送你出府之策。」

凌雲天尚未答話之際，驀聞室外響起一個少女語聲道：「青妹妹，妳在和誰說話呀？」

只見一條身影疾若驚鴻般閃入室中，現出一個紅衣少女，一見凌雲天，即叱喝道：「何物狂奴，胆敢侵入閨閣。」撤出利劍，青霞電奔，流芒驚飆疾攻凌雲天而去。

凌雲天不由倒退出三步，那少女劍式迅厲疾快無比，一招未竟，一招又至，劍芒所指，均是人身要穴，三招「織女穿梭」、「銀漢飛渡」、「臥釣西山」猛出。

這三招宛如一式，玄詭神奇，少女忽感腕脈一麻，長劍噹啷墜地。

青衣少女忙說道：「蓉姐，他不是壞人。」

紅衣少女粉面凝霜，怒視着凌雲天，只覺凌雲天豐神如玉，瀟洒不羣，不禁怒意稍霽，嗔道：「妳怎知他不是壞人？」

「蓉姐不信小妹之言麼？」

紅衣少女翦水雙眸凝注在凌雲天臉上，鼻中輕哼一聲，道：「人心隔肚皮，妳我又不知他來歷師承，安知他存着什麼心眼來的？」

凌雲天知一時之間也不易解釋清楚，道：「兩位姑娘須知在下來歷，在下亦無隱瞞必要。」

說着，取出神木令。

二女頓現驚異之色，須臾面色轉爲平靜，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原來公子是木尊者傳人，難怪蓉姐恁地輕易落敗，愚姐妹有個不情之求，不知可否見允？」

凌雲天心中大感爲難，不知她們有何請求，略一沉吟道：「只要在下力之所及諒無不可。」

青衣少女道：「現在尙言之過早，公子一諾千金，諒日後必無反悔之理，此處乃當今八王子別邸，因宮廷爭儲，陰謀奪嫡，王子被譖失寵，佯裝瘋狂逃離燕京，大內高手紛紛出京暗訪王子下落，陰謀殺之永絕後患。」

凌雲天大吃一驚，離去之念更急，不欲沾惹宮闈是非，忙道：「二位姑娘請速

引在下出邸，他日如要用在下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公子不是追踪公孫炎余獨非兩人麼？現兩人在大廳與王子敍話，待婢子們探聽商議何事，再送公子出邸也不遲。」青衣少女說時，纖掌一揮，熄去室內燭火。

室內燈燭一滅，恢復了原有的黑暗，兩女已失影踪，凌雲天暗感納罕。

因兩女見了神木令，面現一種難言的驚喜虔敬之色，也不再追問自己姓名，亦未道出她們姓名來歷，只覺兩女有種奇異難言的請求，目前雖未說出，將後恐使自己進退維谷，如陷泥淖，不能自拔。

他不禁暗嘆了一口氣，遊目四巡，室中零物可辨別清晰，如同白晝。

突然，凌雲天目光爲錦榻靠首壁上懸着一柄形式蒼古長劍所吸引，暗道：「武林人物愛劍勝於惜身，如是干將莫邪之屬，定隨身以從，寸步不離，那有此略不經心，懸之於壁，莫非是飾物不成？」一念已了也未再置意。

枯坐室中，只覺百無聊賴，猛地發現窗外已是黑漆漆地一片，邸中燈光全熄，心感有異，忽聞室外起了極輕微的衣袂破風之聲，不禁一怔，情不由主地從懷中抽出一塊黑巾蒙住面目。

一條黑影疾閃入室，凌雲天瞧出那是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蒙面瘦長個子，肩帶一柄長劍，利刃般眼神透射巾外，懾人心神。

那瘦個子一瞥見凌雲天立在榻旁，大感駭異，沉聲問道：「尊駕是何人？」

凌雲天暗道：「此人是否爲骷髏幫主門下？」兩手打出繁複的手式，此乃骷髏中人暗語，用來表明自己身份。

瘦長個子原以爲凌雲天猝然發難，身形疾飄出五尺，繼瞧出手式，不由冷笑道：「原來八阿哥竟與骷髏幫主勾上了。」說着霍地拔劍出鞘，一道寒光電奔襲出，帶着凌厲如山的劍罡。

行家出手，便知有無，凌雲天只覺來人一身武學造詣極高，與落魂谷皇甫天彪並不稍遜，一招出手，狠辣已極，忙移星換斗，滑了開去。

瘦長個子陰惻惻冷笑道：「骷髏一門，邇來威震大江南北，果然不凡，居然能閃過老夫一劍，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凌雲天道：「且慢，你我無怨無仇，爲何定要置在下於死不可？」

瘦長個子沉聲道：「此非江湖，各爲其主，身不由己，莫怪老夫心辣手黑。」說時一劍振腕揮出，罡嘯悸耳中幻出十數點寒星，罩向凌雲天諸大重穴，出手奇快，玄奧絕倫。

凌雲天仗着神妙身法，滑閃出劍勢之外，但險到毫髮，不禁怒道：「寃有頭，債有主，尊駕此來未必是找尋在下。」

瘦長個子冷笑道：「老夫也不瞞你，此行是爲了取黛青寒蓉二女項上首級，你在二女臥室，可是與二女交情甚厚，殺了你以免後患！」

凌雲天知動手難免，遂冷笑道：「在下手無寸鐵，尊駕勝之不武。」

瘦長個子獰笑道：「你休想捱延時刻，老夫生平劍出必定傷人……」

凌雲天趁着他答話時，長身疾躍，迅如電光火石將壁上懸掛的那柄形式蒼古寶劍摘取在手，只覺入手甚沉，右手三指一掀啞叭簧，卡嗒聲響中，長劍已自出鞘。

他不禁大感失望，此劍暗黑無光，劍身銹蝕甚厚，繼覺有亦勝無，對方長劍雖係緬鋼所鑄，但比起切石若腐，吹毫可斷干將莫邪之屬，不啻雲泥之隔，猶有勝算之望，想着豪氣頓生。

瘦長個子目睹凌雲天身法迅速摘劍在手，暗中心神微凜，但見凌雲天拔劍出鞘，不禁啞然失笑，一劍奔雷掣電攻出。

凌雲天一式「托樑換柱」封着，兩劍交擊，叮的一聲，火花猛迸，雙劍竟然膠住，只覺瘦長個子劍身逼出一股奇猛的磁吸罡氣，將鐵劍滯注，不禁大駭。

但他乃武林異人之徒，又得獨龍叟傳習「軒轅經」，邇來大有進境，暗運內力逼注劍身與瘦長個子緬劍相持。

瘦長個子不勝駭異，暗道：「骷髏幫主門下委實不凡，此人不除，後患無窮。」右腕一沉，施出十二成眞力。

「嗆」的一聲，凌雲天手中長劍鐵銹突然脫落，猛的青霜暴射，寒氣逼人。

瘦長個子面色一驚，倏地面目大變，手中緬劍被削斷墜地。

原來凌雲天手中的正是一柄稀世寶刄，爲一層銹蝕所封住，大概是前輩異人臨逝之前恐此劍落在凶邪手中，有意澆上鐵汁，日久銹結塵封如此。

凌雲天大喜過望，他毫不思索一式「斬龍剖甲」揮出。

瘦長個子心神駭異之際，不料凌雲天竟在此瞬息之間出手猝襲，芒尾捲體而過，嗥音未出便自屍橫兩截，鮮血四溢。

凌雲天夢想不到瘦長個子竟會在劍下亡身，不禁喜極，將劍緩緩回鞘，雖愛不釋手，但物有其主，他乃耿介磊落之人，怎可攫爲己有，正想將劍懸還於壁，驀聞室外再來青衣少女輕微語聲道：「公子還在麼？」

却不見青衣少女入室，凌雲天答道：「姑娘回來得正好，在下有事要面詢。」

青衣少女道：「怎的有一股血腥刺鼻氣味？」

「在下已殺了一人，請姑娘辨明是何來歷？」

一雙少女疾掠入室，紅衣少女取出夜行火摺煽開，「擦」的一聲，一道熊熊火焰亮起，映着一具慘不忍睹的蒙面屍體。

青衣少女伸手揭下瘦長個子蒙面烏巾，現出本來面目，駭然變色道：「果然是他！」雖發現地面一截緬劍，目注凌雲天手捧長劍詫道：「公子是用這柄銹劍殺的麼？」

凌雲天點點頭，道：「並非銹劍，而是稀世寶刄，此人是誰？」

青衣少女眸中射出惘惑之色，答道：「此人是大內高手黑煞神蕭乾，罡炁護體，金鐵不入，一柄銹劍怎能殺得了他？」

紅衣少女笑道：「蕭乾死在他手，有目共睹，怎還不信？」說時一閃而出。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姑娘請看。」緩緩拔劍出鞘，只見青霞濛濛，寒氣逼人眉宇，映得一室明如白晝。

青衣少女忙道：「速將劍還鞘！」

凌雲天聞言長劍落鞘，只見青衣少女

淚光盈然，盈盈下拜道：「公子於婢子有救命大恩，請受婢子一拜。」

忽聞室外生起明朗笑道：「必須多拜上幾拜。」

凌雲天不禁一怔，抬目望去，只見一個華服少年走入，身後緊隨着紅衣少女，手中挑着一盞宮燈，心知此人是八王子，抱拳略施一禮。

八王子微笑道：「你我身非統屬，何況閣下有恩於我，還是彼此不要拘束爲是。」說着一望蕭乾，不由殺機逼泛，一腳向蕭乾頭顱踩下，叭的響聲中顱骨全碎，血漿糢糊。

凌雲天道：「殿下不必如此，他必有內應之人，不然，蕭乾爲何知道殿下隱居在此，更爲何知道黛青寒蓉二位姑娘居室，內奸不除，殿下日後必無安枕之日。」

華服少年微笑道：「承蒙關注，不勝感激，兄弟已查明內奸是誰，已廢去一身武功錮禁密室，但兄弟尚有不解之處，蕭乾此來志在探聽虛實，爲何與閣下動手相搏，自取慘死之禍，其意難明。」

凌雲天答道：「這個，在下亦愚昧難解，但請殿下向內奸逼問就知實情。」

華服少年微笑道：「蕭賊已死，敝寓諒可獲短暫無事。」

凌雲天詫道：「在下不信蕭乾獨自一人前來，蕭乾雖死，難保他黨羽不接踵而至。」

華服少年搖首道：「閣下有所不知，宮廷傾軋較江湖中勾心鬥角，雲詭波譎更甚，相互監視，阿哥們均有耳目佈置在對方門中，是以蕭乾獲悉兄弟潛隱在此，一來他不信是否眞實再則彼此不敢信任，若洩漏走口必爲兄弟得訊惹來非常之禍。」

凌雲天暗道：「原來如此！」

華服少年目注凌雲天一眼，道：「閣下追踪公孫炎余獨非爲了何故？」

凌雲天答道：「在下父母同遭慘死，幸蒙恩師路經沼澤，偶聞在下襁褓中啼哭聲，循聲尋去，先母已傷重垂危，無法言語，手指着在下付託恩師，故在下身世不明，出道以來，無日不訪覓仇踪及查明在下身世……」

華服少年道：「公孫炎余獨非兩人有可疑麼？」

凌雲天答道：「在下在江濱酒店內，無意聞及他們二人對話，漢皐一別，暑寒已是十八易，先母喪身雲夢沼澤，而時間亦正相吻合，故二賊不無可疑。」

華服少年長嘆一聲道：「閣下身負血海大仇，豈可不報，現公孫炎余獨非兩人奉兄弟之命前往九江口辦理一事，如我料測不差，令尊令堂定係武林卓著盛名人物，公孫炎余獨非不過是脅從，並非主兇。」說着微微一笑道：「兄弟並非與公孫炎余獨非請命，而奉勸閣下，小不忍則亂大謀，以閣下的武功，並不難將公孫炎余獨非誅戮，萬一因其死予主兇警惕，與閣下復仇大有阻礙。」

凌雲天道：「殿下說得正是，在下亦無意將公孫炎余獨非殺死，而是與他們曲意攀交，探出當年往事找出主兇。」

華服少年哈哈大笑道：「你我正是英雄所見相同，可惜閣下志切親仇，不然，閣下風儀武功，兄弟不勝欽仰，能否小作逗留，藉資獲益，得一快慰平生。」

凌雲天欠身答道：「在下身有要事，他日有暇，在下必當晉謁。」

華服少年雙眉微皺，笑道：「既然如此，兄弟也不勉强，今晚之情，容後圖報。」說着回顧二女，道：「兩位姑娘請代兄弟送客，兄弟不恭送了。」向凌雲天抱拳一揖，轉身大步向室外走去。

青衣少女面色微變，道：「公子請隨婢子出去，請仍蒙住面目，免人認出。」

凌雲天聞言一怔，正待追問，紅衣少女連聲催促，只得隨着二女走出。

二女神態從容，但身法甚疾，沿途相遇邸中衛護，均被二女推稱奉命送客，衛護目露疑詫之色不敢擋阻。

出得府外，二女益發身形加快，疾逾流星奔電，凌雲天暗暗納悶。

片刻時分，已然奔離十餘里遠近，凌雲天這時才想起寶劍還未交回青衣少女，一直捧在手中，忙道：「二位姑娘，送客千里終須別，在下就此別過，這柄寶劍應該物歸原主了。」

二女倏然停住脚步，轉過身來，青衣少女却未伸手來接過寶劍，凄然一笑道：「此劍久存大內庫藏，先父身爲大內典藏帶刀護衛，被婢子見其形式蒼古竊出，後見其銹蝕，雖知其珍異，但無實用，才懸之於壁，諺語先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此劍謹以奉贈公子。」

凌雲天搖首，道：「在下不敢當此重贈。」

青衣少女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婢子持有此劍適足以自找慘禍，公子身懷絕學，當之無愧。」語聲略頓，繼而又道：「公子可知婢子催促，速速離去之故麼？」

凌雲天道：「在下甚是懷疑，恐二位有所碍難，故不敢啓齒。」

紅衣少女四巡一眼，才說道：「此處甚是隱秘，青妹只管直言無忌，諒無人窺聽。」

三人席地而坐，二女自吐姓名吳黛青朱寒蓉。

吳黛青娓娓而言，八阿哥在其他阿哥中是最正直，但自小染有宮廷惡習，互不信任，猜嫉忌刻，喜怒無常，反覆無定，若非凌雲天誅戮黑煞神蕭乾，有恩於他，此刻一定與公孫炎余獨非同一命運。

凌雲天聞言詫道：「莫非公孫炎余獨非已遭毒手？」

朱寒蓉嬌笑道：「比慘死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已服下藥茶，除了終身聽命，每七日按時服下藥丸，別無生路，否則毒性慢慢發作，五臟熱於火焚，穿腸全身靡爛而亡，所以八阿哥聞公子不願稍留，內心甚感不快，又不便發作，只有命婢子送客，極力抑制一腔嫉忿，故婢子催促公子速離，防他改變心意。」

朱寒蓉笑道：「其實八阿哥也懼怕公子絕乘武功，無奈人家有恩於他，心靈內一直陷於天人交戰中。」

凌雲天暗自心驚，道：「那中年儒生是何來歷？」

吳黛青答道：「姓葛名厚麒，風聞他係少林俗家名宿，少林知葛厚麒與滿奴甘作鷹犬，已視作叛逆，但葛厚麒功力已臻

化境，心術陰險，笑裏藏刀，以後公子遇上，該提防一二，至於婢子所求，容後江湖道上重逢之日再懇求公子相助。」

語音未落，夜空遙處忽送來一聲清亮嘯聲，響澈雲霄，播迴不絕。

朱寒蓉面色一變，道：「莫非蕭乾率來鷹犬知八阿哥居處，持强侵襲麼？青妹，我們走，公子珍重，後會有期！」

二女穿空掠去，去勢如電，轉瞬杳失於夜色沉沉中。

凌雲天忖道：「君子無德不報，二女贈劍於我，何能見危袖手，不妨前往宅外察視究竟，能不伸手更好。」一念頓萌，身形穿空掠去。

四更將殘，蒼穹繁星明滅，夜色更沉，落葉西風，更加深這秋風蕭瑟寒意。

相距那所大宅僅五里之遙，隱隱可見三四條魅影竄入一片棗林中。

只聞響起一個沙啞低沉語聲道：「蕭老大離去之際，說是那宅中隱居着他多年未見江湖舊友，四更定然返回，如今白某憶起蕭老大說話時神情閃爍，其言似不盡不實，方才那嘯聲充滿殺機，恐凶多吉少了。」

「蕭乾一身功力爐火純青，兼有正邪之長，大內高手廿四友之一，何況他怎會隻身涉險。」

另一人答道：「也許蕭乾與知友傾談，好酒貪杯，把時刻忘懷了。」

那沙啞低沉語聲又起，「哼，白某方才潛往宅外，發現宅中一無燈火，周近林中似蘊藏着一片森森殺氣，白某見機而退，果然奔出里許，嘯音猛傳，宅內越牆而出十數人影，身法之高不遜於我等……」

突聞一個尖銳冷笑道：「哼！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飛花旗白雲谷今晚這麼胆小，當年沙三爺與你在雲夢沼澤偌大風險都經歷過……」

驀地——

風送入耳，一聲令人毛骨聳然陰森冷笑，道：「既然你沙三爺不懼，不妨請出相見。」

凌雲天藏身樹梢，瞧得逼眞，那是中年儒生，少林俗家名宿葛厚麒，身後亂林中尚隱伏着甚多高手。

葛厚麒望了四人一眼，冷冷一笑，道：「兄弟有幸今晚寒舍外竟有四位成名人物枉駕，眞是快慰平生。」

這時，棗林中倏地掠出四個黑衣勁裝武林人物，三人年歲均五旬望外，尚有一人年僅三旬，面目深沉，嘴角噙着冷笑。

那年僅三旬，面目深沉漢子鼻中冷聳一聲，道：「尊駕眞知道我等來歷麼？」

葛厚麒捋鬚朗聲大笑道：「怎麼不知，閣下就是近數年來威震西北道上龐家堡主子母流星追魂劍龐仲堯，年歲輕輕，能享有如此盛名，極是難得，其餘三位飛花旗白雲谷，惡鬼掌沙鎭岳，金刀快手燕三泰都是成名多年江湖高人，兄弟雖未謀面，却傾慕已久。」

龐仲堯嘴角笑容突然消失無踪，心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淡淡一笑道：「那是武林朋友抬愛，不足掛齒，但你我素昧平生，請問尊駕來意。」

葛厚麒星目中逼射兩道寒芒，沉聲道：「兄弟蟄隱此宅，久不問江湖是非，三更時分突有江湖人物棄屍一具放在門外，分明是有意嫁禍……」

「什麼？」龐仲堯詫道：「那屍體是何人，尊駕可知麼？」

葛厚麒面寒如冰，冷笑道：「四位移禍江東之計已是昭然若揭，尚故作不知，恕兄弟難以按忍。」

飛花旗白雲谷右手一擺，道：「尊駕可是宅主人麼？」

葛厚麒答道：「不錯，兄弟正是宅主人。」

白雲谷道：「我等同行尚有一大內高手黑煞神蕭乾，他說與閣下是昔年舊友，二更時分前往拜莊求見尊駕，想此刻尚在尊宅，不妨一問就知。」

葛厚麒竟冷冷答道：「兄弟也曾聽說大內有蕭乾這麼一個人，可惜素不相識，何況兄弟更不喜與官府中人交往。」

白雲谷見他推得乾乾淨淨，心靈中頓起了一種警兆，可能蕭乾已遇害，莫非他的門前棄屍就是蕭乾不成？不禁望了惡鬼掌沙鎭岳三人一眼，冷笑說道：「這樣說來，尊駕血口噴人顯然是有意尋釁，要知我等雖不輕易樹敵，却亦不懼無事生非之輩。」

葛厚麒微笑道：「既然不懼，何妨撥冗駕臨寒舍門前一看棄屍。」

龐仲堯道：「咱們恭敬不如從命，尊駕請帶路吧。」

葛厚麒哈哈大笑道：「畢竟是龐少堡主乾脆。」用手一擺，道：「請。」

龐仲堯忽聞蟻語傳聲道：「龐少堡主，謹防暗算，此人姓葛名厚麒，係少林俗家名宿，投在骷髏幫主門下，此處係骷髏幫分壇，及早懸崖勒馬，還來得及。」

這低微語聲，不但龐仲堯聽得極爲清晰，連沙鎭岳白雲谷燕三泰亦字字入耳，那葛厚麒却矇若無聞。

白雲谷等四人齊齊變色。

龐仲堯忽然呼的一掌劈向葛厚麒而去，掌到中途，幻化三招，暗含佛門正邪三家精奇招式，朶朶掌影，潛力山湧。

葛厚麒不愧爲少林俗家名宿，聞風知警，面色一變，旋身疾轉，一式「倒打天南」，掌風中挾着「金剛指力」，將龐仲堯攻來三招悉數封逼了開去，大喝道：「龐少堡主爲何暗算猝襲？」

龐仲堯高聲道：「果然少林禪門絕藝不同凡響，」繼又微微一笑，道：「在下方才想起一人，閣下似是一位極有來歷之人。」

葛厚麒臉色不覺一變，忖道：「我費了三年功夫，換易形貌，並更換姓名，他爲何會識出自己來歷，莫非有什麼破綻被他瞧出不成？」淡淡一笑，道：「兄弟閒雲野鶴，久未露面江湖，不信龐少堡主就認得出兄弟。」

龐仲堯哈哈大笑，道：「閣下未免自欺欺人，說甚麼久未露面江湖，爲何對我四人知之甚詳，閣下似爲昔年少林俗家名手林致和，浸淫少林絕藝，兼習旁門武功，造詣之高，除少林掌門及幾位長輩耆宿外就數他首屈一指。」

葛厚麒心中暗驚，他正是林致和，然他却鎭靜如恒，微微一笑道：「林致和兄弟倒曾也聽說過少林有這麼一個人，却不

解少堡主話中之意，林致和與兄弟有什麼淵源？」

龐仲堯目注了葛厚麒一眼，道：「邇來，骷髏幫主之名震八荒，威懾宇內，網羅門下的均是武林一時之俊彥，風聞林致和已投在骷髏幫主門下，換易形貌，更換姓名，取名三陰絕戶掌葛厚麒。」

那蟻語傳聲之人是凌雲天，聞言心中大奇，暗忖道：「龐仲堯爲何知道得葛厚麒來歷這般清楚，歷歷如數家珍，源有所本。」

殊不知龐仲堯也是極饒心機，才智甚高的後起之秀，一聞少林俗家名宿，猛憶其父常提起林致和之名，這三陰絕戶掌却是他胡謅的。

厚葛麒面色數變，暗暗心驚。

雖在深夜，龐仲堯目光銳利，却看得極爲眞切，冷笑一聲道：「閣下莫非就是林致和，我等雖愚，恕不能爲閣下誘入樊籠。」說着一示眼色。

沙鎭岳霍地撤出一對奇形兵刄，似仙人掌却形式構造特異，三指外伸，拇指內竪，小指爲劍，掌心却是一隻活牙刄輪，鋒利異常。

白雲谷撤出一柄短槍，槍身展開一面蛟筋編織三角旗，上綴閃閃磷光，燕三泰猛然撤出一柄鬼頭金刀。

龐仲堯更快，右手一揮，一道寒光飛出，其餘三人各掄兵刄疾攻而去，無一不是辣毒致命絕招。

這四人均是武林知名人物，武功甚高，葛厚麒雖是少林俗家名宿，以一敵四甚難致勝，身形疾竄入林莽中，逕來陰沉冷笑道：「龐少堡主眼力果然不凡，竟識破兄弟行藏，但已犯兄弟大忌，除了束手歸附外，別無生路。」

龐仲堯大笑道：「這未必見得！」

忽聞極輕微語聲傳來道：「少堡主勿逞意氣，這四周暗樁密佈，最好四位不要分散，合力衝出一條生路，出手更不得存有仁心。」

龐仲堯忙轉身並肩快步衝去，沉沉夜色中，只見刄光如電，不時响起數聲慘嗥，顯然展開了一場極慘烈拚搏。

× × ×

天色泛出一絲魚肚白，落木飛葉，萎草凝霜，江邊升起一重薄霧，帆影隱現，風力强勁，一個揹劍青衫少年屹立江邊苦有所思。

遠處忽現出四條疾奔而來身影，渾身浴血，衣履殘破，均帶有數處創傷。

來人正是流星追魂劍龐仲堯，飛花旗白雲谷，惡鬼掌沙鎭岳，金刀快手燕三泰，他們展開了絕藝毒招，殺傷了八阿哥手下精英不下四十餘人，四人也負了重傷，幾次險些喪在葛厚麒三陰絕戶掌下，如非暗中有人相助，四人難以倖免。

四人拚力竄逃，只覺身後並無追踪，方始緩了一口氣，各自呑下秘製傷藥，意欲渡江避免葛厚麒手下搜覓，但聞隨風送來朗吟聲：「紅葉黃花秋又老，疏霧更西風，山重水遠，雲閒天淡，遊子斷腸中，青樓薄倖何時見，細說與這忡忡，念遠離情，感時愁緒，應解與人同。」

龐仲堯只覺這語聲甚熟，恍然想起那就是傳聲示警之人，忙抱拳一揖道：「承傳聲示警，相救之恩，在下定當圖報。」

凌雲天轉身微笑道：「不敢，我輩俠義道人物，怎能見危袖手不顧，不過四位不迫近骷髏帮秘密分壇，可免這場無謂是非。」隨即微嘆一聲道：「從此四位恐不得安枕了。」

龐仲堯等四人目睹凌雲天翩翩瀟洒氣質，竟具有如此精湛的內功，不禁大感驚異。凌雲天又問道：「四位是否是蕭乾同路，供職大內？」

白雲谷道：「我等在燕京訪友，無意相遇，風聞江南盛傳幾樁震駭武林大事，必尊駕必有耳聞，是以結伴離京趕來，途經泰山遇上大內高手黑煞神蕭乾，彼此都是舊交，正好他也有江南之行……」

凌雲天道：「四位未悉蕭乾此行任務麼？」

龐仲堯道：「大內宮廷之事，江湖中人焉能過問，問了反動疑忌，蕭乾只說宅主人是他舊友，去去就來，迄至如今未見影踪，葛厚麒又推得一乾二淨，此中必有蹊蹺。」

凌雲天笑道：「說穿了也沒有什麼離奇，葛厚麒說的亦是眞情，蕭乾會晤的並非葛厚麒，另有其人，在下窺察他們在宅外林中密語，之後蕭乾似神色緊張疾離他去，四位既非他同道，急務在身，時刻稍縱即逝，不及與四位告別，葛厚麒則認爲四位有意刺探爲敵，故毒念頓萌，意欲將四位殺之滅口，最好四位日後守口如瓶，絕口不提此事，否則，將罹不測之禍！」

龐仲堯道：「金玉之言，焉能不聽，但在下與葛厚麒誓不兩立，此仇必報。」

凌雲天微笑道：「目前武林情勢異常複雜，最近發生幾樁大事，表面上看來互不相關，其實却大有牽連，勾心鬥角，變幻無常，是非顚倒，正邪莫辨，就拿洞庭東山秦中九怪扮作骷髏門下侵擾乾坤金刀梅祖望府中，設非骷髏幫主手下高手及時趕到揭破九怪本來面目，則骷髏幫主沉寃莫白，少堡主如與葛厚麒易地相處，將作如何想法。」

龐仲堯聞言呆得一呆，抱拳大笑道：「敬聞教誨，頓開茅塞。」

凌雲天道：「在下身有急事，要趕往九江口，刻不容緩，就此與四位告別。」

龐仲堯忙道：「且慢，我等與尊駕同途，如尊駕不棄，可否聯袂而行。」

凌雲天微笑頷首，五人身形瞬杳失於茫茫白霧中。

× × ×

九江口檣桅連雲，舟楫往來不絕，瀕臨江邊一條大街行人熙來攘往，肩摩接踵，人聲鼎沸如潮。

距碼頭甚近一家杏花酒樓臨窗一張八仙桌面上坐在凌雲天等五人，乾杯痛飲，言笑甚歡。

惡鬼掌沙鎭岳忽瞥見兩條身影沿着江邊邁向杏花樓而來，兩道濃眉不禁微微一聳，伸手拍了白雲谷肩頭一下，低聲道：「白兄，你瞧是誰來了。」

飛花旗白雲谷探首一望，不由面色微變，道：「怎麼他們也同來中原了！」

凌雲天目光銳厲，看出沙鎭岳所說的正是南天一鷹公孫炎，攝魂手余獨非，心中暗喜道：「只要他們聚在一起，不怕他

們如何守口，必會在酒後失愼說出當年往事。」他認定沙鎭岳等與雙親之死極有關連。

忽見公孫炎余獨非正待步上杏花樓飛簷下，似受震駭，面色大變，急急轉身奔去。

白雲谷沙鎭岳互望了一眼，霍地立起，沙鎭岳道：「我倆片刻即回。」疾掠下樓。

凌雲天心中大急，却又不便藉故離開，佯裝無動於衷神態，希冀兩人速速返回，探出公孫炎余獨非行跡。

厤仲堯道：「江湖中人成名不易，樹大招風，名高身危，似沙白兩位老師，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險，才掙來這點聲譽，短短數十年中，恐樹了無數强敵，諒他們兩位發現了宿怨大仇，才匆匆找去。」他根本未見公孫炎余獨非二人。

凌雲天又不便說破，只笑答道：「江湖中人，總無是處，蜉蝣歲月，人生若寄，爲歡幾何。」

厤仲堯詫道：「令師莫非是佛門高人麼？」

凌雲天似吃了一驚，沉吟未答之際，忽見店夥疾趨而來，走在厤仲堯之前，手持一封書信，躬身道：「有人託小的送信與厤少堡主。」

厤仲堯神色一怔，忙接過書信拆閱，不禁目射怒光，迅速將書信摺疊收置懷中，立起咳了一聲，道：「這信是在下一位知交所寫，約在下於郊外相晤，說是敝堡最近發生了一樁極不愉快之事，家父爲此大發雷霆……」說此忽勉强一笑，接道：「眞相未明，未便啓齒，待兄弟趕往郊外一晤，二位請寬坐一會，在下失陪。」

金刀快手燕三泰目送厤仲堯下得樓去，向凌雲天道：「倘燕某所料不差，厤少堡主必是强敵尋仇，他與少俠交淺不可言深，癖性孤傲，恥於向少俠求助，是以隻身赴約。」

凌雲天聞言倏地離座，忙道：「你我不如趕去相助如何？」

燕三泰擲下一錠白銀，偕同燕三泰奔下杏花樓，只見厤仲堯身影還在數十丈外人羣中，兩人出得大街，奔往郊外，已不見厤仲堯影踪。

燕三泰遊目四顧，手指向南一條崎嶇山道，說：「你我且朝這山路追踪。」

凌雲天不知燕三泰看出什麼而確定方向，口中漫應道：「在下唯老英雄馬首是瞻。」

燕三泰施展八步趕蟬輕功掠上崎嶇山道，奔出數十丈，只見是一亂葬墳崗，青塚纍纍，碑石林立。

忽聞一聲冷笑傳來道：「朋友速退，妄入一步，就是死地！」一個黑衣大漢由碑石中冒出，手持一柄寒光雪亮鋼刀。

燕三泰道：「朋友好大的口氣。」金刀一閃，手中鬼頭金刀已揮了出去。

刀勢奔電，眞個快極，那黑衣大漢慘嗥聲中，活生生被劈成兩半，五腑六臟隨着鮮血溢出腔外。

凌雲天暗驚，道：「金刀快手果然不虛。」

驀地傳出數聲大喝，墳崗上湧現五名黑衣人，身形如魅，飄風電閃將凌雲天燕三泰圍在當中。

迎面是一紫疤臉老叟，目中兇光暴射，冷笑道：「燕老師手辣心狠，血債血償。」說着已撤出一柄外門兵刄鷄爪鐮，迎風一晃，振起漫空爪影當頭罩下，接道：「恕老朽出手無情了！」

他那鷄爪鐮招法勢如長江大河，連綿不絕，無一不是致命毒招。

燕三泰金刀未出，即被鷄爪鐮封回，失去先機，顯得捉襟見肘，逼得他急忙仰身倒竄。

那紫疤臉老者似料中燕三泰必使用這身法，猛地嘿嘿一聲怪笑，鷄爪鐮一振，忽射出九隻黑釘。

九釘迅快沉勁，隻隻打實在燕三泰胸腹重穴上。

燕三泰慘嗥一聲，仰臥落地，昏死過去，面色慘白如紙。

那紫疤老者心狠毒，鐮爪迅厲抓向燕三泰面門，意欲將燕三泰置之於死地。

燕三泰負傷倒地，凌雲天臉色一變，寒虹疾捲，四個黑衣漢子被削成兩段，鮮血濺飛。

紫疤臉老者不禁大驚，只覺後胸一冷，已爲劍尖頂住，但聽凌雲天冷笑道：「速取出解藥救治燕老師，不然你也難免一死。」

凌雲天只要稍用內力，老賊必洞胸貫腹。

生死關頭，老賊面如死灰，懷中取出解藥走到燕三泰身前餵服而下，並起出暗器。

凌雲天劍尖絲毫不放鬆，緊抵在命門穴上，老者只感一縷寒冽劍氣透穴而入，泛佈全身，血凝氣滯，齒抖寒顫。

燕三泰漸漸醒轉，猛的一躍而起，怒容滿面，厲聲說道：「少俠，請放開此人，再以本身眞實武功相搏，燕某當死而無怨。」

凌雲天知道燕三泰不願一世英名斷送在今日，當即說道：「在下將此賊讓與燕老英雄。」長劍緩緩收回。

老叟只覺寒光倏忽間全部消失，迅抓起鷄爪鐮。

燕三泰大喝道：「看招！」

老叟急展出一式「指天劃日」。

爪勢方起，一道金光迅如天河倒瀉，老叟嗥聲半出，已自屍裂兩半。

凌雲天道：「他們是何來歷？」

燕三泰搖首笑道：「燕某不知，諒不是什麼好路道，咱們走！」

兩人疾如流星奔電掠出三里之遙，只見厤仲堯在一片平坦草地中與十數江湖人物商談。

燕三泰急伸右臂抓住凌雲天，低喝道：「咱們覓地藏起！」

凌雲天不禁一呆，爲燕三泰拉在一株巨柏之後隱起，詫道：「這是爲何？」

燕三泰神色微變道：「咱們殺了厤家堡中人，厤仲堯性情冷暖無常，如知你我殺害他的手下，定必反臉成仇，窺探別人帮派隱秘尤犯江湖大忌。」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若他發現屍體恐誤會難免。」

燕三泰凝望了厤仲堯須叟，道：「瞧他們神情似急欲離去……」

言猶未了，只見厤仲堯發出一道旗花，率衆向西南方奔去。

燕三泰詫道：「厤仲堯似向廬山奔去，究竟爲了何事？」

凌雲天心神一震，微笑道：「在下不願置身江湖是非中，意欲返回九江口，老英雄似宜明哲保身，可全令名。」言未落音，人巳穿空飛起，去勢如電，眨眼杳入楓影搖紅中。

燕三泰只覺凌雲天之言甚有道理，慨嘆一聲，轉身離去。

×　×　×

白鹿洞外，疾如玄鶴落下一雙身影，正是飛花旗白雲谷，惡鬼掌沙鎭岳。

沙鎭岳驚疑地望了白雲谷一眼，詫道：「明明見着公孫炎余獨非奔向白鹿洞，怎麼不見？」

白雲谷目注洞口，沉聲道：「也許他們入洞去了，我看白鹿洞內似藏有什麼隱秘，值得他們兩人如此重視，但余獨非公孫炎彼此之間面和心違，互相歧視，怎能聚在一起？」

沙鎭岳道：「那是多年往事，如今利害攸關分則兩敗，逼使兩人不得不爾。」

驀地，一聲陰惻惻冷笑送來道：「沙兄今非昔比，料事如神，可惜沙兄知道得太多了點，自取不測之禍！」

白鹿洞崖上一雙人影疾瀉落下，現出南天一鷹公孫炎攝魂手余獨非，兩人目中泛出一種森厲殺機。

白雲谷心中微驚，道：「兩位似要將我等制於死地麼？」

余獨非厲聲道：「正是！」

白雲谷詫道：「却是爲何？」

余獨非獰笑道：「二位臨終時自然明白。」

沙鎭岳巳將一雙奇形兵刄撤在手中，公孫炎猛然一聲長笑，身形疾出，雙手十指發出一片凌厲的罡勁罩襲沙鎭岳而去。

他們四人乃昔年舊識，對彼此武功瞭如指掌，公孫炎如不先發制人，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公孫炎尤其對沙鎭岳一雙惡鬼掌非但有獨特的造詣，而且內貯五種惡毒暗器，防不勝防，是以先下手爲强。

他這一發難，那面攝魂手余獨非猝施辣手，雙掌猛推而出，腕上繫有四隻金鈴，震起一串令人心悸響聲。

白雲谷沙鎭岳雖有戒備，却萬沒料到余獨非公孫炎兩人變臉這麼快，一動手即施展狠毒絕招，飛花旗惡鬼掌未及封出，叭叭兩聲，胸坎上各中了一掌，心脈巨震，臟腑逆翻，張嘴吐出一口鮮血，仰面倒地。

南天一鷹公孫炎更是狠辣，右手化抓爲按，擊實在沙鎭岳胸脯，左手迅如閃電抓下，沙鎭岳倒地之際胸前抓裂，心肺肝臟隨之抓出。

余獨非虛空向白雲谷拂了一掌，一股極軟罡力疾壓而下，只見白雲谷眼鼻耳內流出絲絲黑血，巳是魂遊地府，長辭人世了。

接道：「殿下有命，令兄弟送回玉匣。」

余獨非面色一變，冷笑道：「尊駕不要取笑，白鹿洞中非獨沒有什麼人影，那有什麼玉匣。」

那人是一貌相清奇，長鬚老叟，聞言微微一笑道：「余朋友，請少在我等面前要花樣，事前巳查探明白確實，獨龍叟巳在白鹿洞中，殿下借重兩位，目的就是爲了玉匣，兄弟不信二位空手而回。」

余獨非公孫炎二人面色大變，公孫炎冷笑道：「尊駕倘堅稱我倆巳取得玉匣，我等也無話說，不過尊駕該入洞查視眞假再說如何？」

話落，驀感頭頂起了一片凌厲如山罡勁罩襲而下，令人窒息，不禁大驚失色。

余獨非公孫炎均是武林中高手，見多識廣，知這片罡勁係佛家降魔大乘金剛神功，武林中只有寥寥數人有此功力，但猝然之間不遑尋思，雙雙身形斜穿而出。

然而不動還好，一動那佛門罡力竟重似山岳，逼得雙足沉地，疾感三處要穴爲一縷如箭冷風點中，眼前一黑猝然定住。

他二人仍是站着，宛如泥雕木偶，目露悸怯之容，却巳氣絕死去。

崖上疾飄而下，悄無聲息一條身影，正是少林俗家名宿林致和改換名姓的葛厚麒。

葛厚麒望了公孫炎余獨非一眼，冷笑道：「我施展的乃是佛家掌力，無論如何均不會發現是我等所爲，你等先搜覓兩人屍體中有無玉匣。」

立時有兩黑衣老者竄出，搜索公孫炎余獨非遍體，搖首答：「無有玉匣！」

葛厚麒面露困惑之色道：「我定不信獨龍叟不在洞中……」

忽地面色一變，右掌急揮，四五條人影先後疾騰上崖隱去。

只見山巒遙處現出十數點如豆身影，疾如流星飛矢掠來，來勢迅快，正是厤仲堯率着堡衆奔抵白鹿洞前。

厤仲堯一見四具屍體，不禁驚噫了聲，面色大變，跺足長嘆一聲道：「我等來遲了一步。」

一個矮小精悍的中年漢子，朝四屍仔細觀察了一眼，搖首道：「白雲谷沙鎭岳似爲余獨非公孫炎獨門武功殺害，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余獨非公孫炎在猝不及防下又爲禪門罡力罩襲，無法抗拒而喪生，令人驚異的正派人決不會暗算偷襲，莫非余獨非兩人到手玉匣，那人恐時機稍縱即逝，逼不得巳施展令人齒冷手段。」

厤仲堯冷笑道：「如今落魂谷、骷髏帮及官府大內網羅不少黑白兩道高手，身爲鷹犬，便不由自主，嚴令之下什麼事做不出來，在下意欲入洞探視究竟，申老師，煩請嚴防洞外，如遇有襲擊，即傳訊報警。」

矮小精悍中年漢子道：「堡主務請小心謹愼。」

厤仲堯身形竄入洞內而去。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厤仲堯掠出洞外，神色似困惑不解道：「洞中闃無一人，亦未有留下打鬥跡象，顯然獨龍叟並非棲息白鹿洞，但四人之死委實令人難解，彼此之間並無深仇大怨，驟下殺手，此中情由難明。」

短小精悍中年漢子道：「既然撲空，不如速退，此爲是非之地，久留反引人疑竇，我等恐中了他移禍之計。」

厤仲堯只覺得其言極其有理，忙喝道：「速退！」率衆電閃離去。

崖上葛厚麒率衆躍下道：「厤仲堯年歲輕輕，便威震甘凉，譽滿江湖，看來實非倖致，其才慧之高，料事之能，武林中並不多見……」話聲略頓，望了白鹿洞一眼，搖首嘆息道：「獨龍叟智謀出衆，狡猾若狐，其能在骷髏帮主掌下安然逃出，人所難能，你等亦誤中了獨龍叟狡計，這也難怪，留此無益，我等趕回覆命再作計議。」

一霎那間，白鹿洞前寂靜無人，只剩下四具令人恐怖的屍體。

但凌雲天僅與厤仲堯前後相差不足一箭之遙，亦到達了白鹿洞前隱入樹林中。

他雖初涉江湖，却深知江湖中詭詐萬端，稍一不愼，足令身敗名裂，藏身隱秘不動，將厤仲堯及葛厚麒先後現身的情形一一瞧入眼中，只覺四人死得可疑，但非獨龍叟下手，而獨龍叟留言隱跡白鹿洞，看來獨龍叟並不在洞中，不由暗暗忖道：「他巳知形跡敗露，此處非隱棲之所，但往何處去了？」繼覺受人之託，當忠人之事，或許獨龍叟留言在洞也未可知。

正要掠出之際，忽見兩條身影如飛掠至白鹿洞前，雖各來自不同方向，但其身法之高，武林罕睹，心中一驚，凝目望去，只見是活喪門賈慶及落魂谷主皇甫天彪兩人。

活喪門賈慶哈哈大笑道：「皇甫谷主，你我多年不見，今日在此不期而遇，好巧合啊！」說罷，又縱聲大笑，谷應鳴迴不絕。

皇甫天彪眉頭皺，笑道：「想不到賈老師居然湊起這份熱鬧來了？」

賈慶兩目一瞪，道：「這東西人見人愛，値得獨龍叟如此看重，不惜性命全力保有，東躲西藏，定是武林奇珍。」

皇甫天彪微笑，說道：「看來賈老師僅憑風聞傳言來此，其實不知是何珍異之物？」

賈慶冷笑道：「谷主未必也知道。」

皇甫天彪道：「獨龍叟僻性怪異，珍寶古玩，雖價値連城，不屑一顧，却嗜武若命，他那匣中定是一冊武林秘笈……」

賈慶聞言暗驚道：「皇甫老兒料事如神，無怪其威名蒸蒸日上。」

只見皇甫天彪望了自己一眼，又道：「風聞賈老師與獨龍叟交情莫逆，莫非賈老師有與在下爲敵之意麼？」

活喪門賈慶哈哈大笑道：「皇甫谷主，你說此話未免器量太小了點，賈某雖與獨龍叟交厚，却未有攫奪之意，無非借觀而已，但賈某此來未想到谷主竟有乘人之危之舉，縱然賈某應允不伸手攔阻，谷主定不敢貿然入洞。」

皇甫天彪神色微變，道：「賈老師莫非有輕視在下之意，久聞賈老師武功獨創一格，詭奇辣毒，今日正好見識見識。」

賈慶輕笑一聲道：「慢來，谷主爲何今日見事不明如此？」

皇甫天彪怒道：「這話何意？」

賈慶用手一指四具屍體，道：「谷主瞧了這些死者沒有？」

皇甫天彪沉聲道：「自然瞧了。」

「死者是誰？」

「余獨非公孫炎白雲谷沙鎭岳等。」

賈慶冷哼一聲道：「死者武功雖然稍遜你我，但俱是江湖中知名人物，一旦喪生在此，可見巳先有人在此處，來者能一擊斃命傷敵，其武功巳臻化境，他如未得玉匣，定藏在近處，谷主自問能敵否？」

皇甫天彪心中微震，只覺賈慶之言未始無理，但他疑心太重，暗忖道：「這四人未必不是賈老兒所爲，留下屍體使人懼而却步，哼！我皇甫天彪豈是胆小如鼠之輩。」

忖念之間，活喪門賈慶是出了名的江湖鬼靈精，一瞧皇甫天彪神色不定，即道：「谷主莫非疑心賈某殺死這四人？賈某生平行事乾淨俐落，似無畫蛇添足，不屑一爲，倘賈某早來此處，必與獨龍叟相偕離去，怎能坐而待斃！」

皇甫天彪暗道：「此言是極。」遂仔細望了四具屍體一眼，道：「白雲谷沙鎭岳係被余獨非公孫炎獨門武功，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一擊斃命。」

「不錯！」賈慶冷冷說道：「那余獨非公孫炎呢？」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余獨非公孫炎在擊斃白、沙兩人心喜氣浮之際爲佛家降魔金剛掌力致死。」

「谷主料事不差！」賈慶道：「但那人又是誰？」

皇甫天彪略一沉吟道：「降魔金剛掌力武林僅寥寥數人習此，少林一派近來嚴禁下山，沾惹江湖是非，必不是少林掌門耆宿所爲，風聞獨龍叟一身武功蘊有佛家玄門正邪之長，莫非……」說此不禁面色一變。

賈慶微笑道：「久聞皇甫谷主睿智無匹，今日一見，果然誠不虛傳，其餘的話，老朽也無庸贅言了。」

皇甫天彪冷笑一聲道：「在下尚未說完，獨龍叟罹受骷髏帮主紫煞指，目前殘喘中，未必有此功力。」

賈慶哈哈大笑道：「這是骷髏帮主與你親口說的麼，有道是目睹猶恐是假，耳聞豈可當眞，谷主，你請前往白鹿洞內探視究竟吧，賈某在外與你護法就是。」

說眞的，皇甫天彪雖是江湖巨擘，一代梟雄，却也不敢貿然進入洞中，遂冷笑道：「賈老師，你道在下眞不敢進入洞內？但不敢當賈老師爲在下護法，我皇甫天彪並非隻身前來。」說着意欲發出嘯聲召落魂谷手下趕至。

活喪門賈慶喝道：「慢着，皇甫谷主眞要步余獨非公孫炎後塵麼？恕賈某不奉陪，試想骷髏帮主豈能如此輕易放過獨龍叟，讓谷主不勞而獲麼？」

皇甫天彪不禁心神巨震，道：「賈老師是說這四人係骷髏帮主殺害麼？」

活喪門賈慶微微一笑道：「恕賈某不能憑空臆斷，要知骷髏帮主首次明目張胆，不惜傾巢而出，爲的是什麼？可見這匣中必是緊要之物，你知我知，怎有骷髏帮主茫然不知之理，賈某不能捲入這場莫名的是非中。」說着凌空騰起，穿空而去。

（未完・五）

黑珍珠

・本文承自第34頁・

其餘的人都死光了，羅四海不放心，正在逐一檢視，龍甜兒巳將「魔鞭」放出，緊緊的纏住元通和尚。

元通和尚的斗笠早就掉了，由於呼吸困難，一張臉漲得通紅，雙手緊抱着蛇頭，仍自拚命前奔。

「那裏跑！」

「那裏跑！」

石恨天、徐一劍同時縱出，去勢如風，決心要置元通於死地而後巳。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夜空中袂聲突傳，好像瀉電飛馬，天兵天將一般，陡地瀉落三條人影，人尚未落地，便連發六掌，硬將徐一劍、石恨天從半路截下來。

石恨天見是二怪與蒙面人，眸中立刻閃過一抹殺機，徐一劍更機警，身形三閃，巳繞到側面去，堵住退路，道：「老賊，咱們今天終於又碰面了，新賬舊欠，老夫一定要和你結清楚。」

一聲殺豬似的慘叫聲出自元通之口，蛇信暴吐，噬喉而亡。

天殘老怪想去搶「魔鞭」，龍甜兒抓起蛇尾自動往上送，天殘老怪眼見蛇口大如血盆，毒信吐出來足有五六寸長，不禁嚇一大跳，連退三步。

此刻，巳有不少大悲寺的禿賊魔徒聞訊趕至，圍立在二怪的身後，嚴陣以待，蒙面人沉聲說道：「你是什麼東西，我們那來的仇？」

西湖劍俠徐一劍道：「你不必管我是誰，老夫是代友索仇。」

「代友索仇？誰？」

「徐一劍！」

「徐一劍？老夫不認識這個人。」

「少裝糊塗，扯下你的遮羞布就無可抵賴了！」

竹劍一振，劍花如雨，直往蒙面人的黑巾上招呼，蒙面人豈是弱手，立即還以顏色，二人俱以天龍劍法對陣，十招一過，兩條人影便捲在密不透風的劍氣之中。

羣魔步步近逼，蠢蠢欲動，石恨天突然挺身而出，高舉着七環寶刀，聲洪語亮的道：「我是石恨天。寃有頭，債有主，罪有輕重，事有主從，該殺該死的只有這個蒙面老賊一人，你們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石某保證不究既往，給大家一個自新的機會。」

石恨天名頭太響，好似當空一顆明亮的星，沒見過也聽說過，場中立刻掀起一番議論，大夥兒互相觀望，無人敢出頭尋釁，亮出來的傢伙有不少人又收回去。

蛇女龍甜兒舞起「魔鞭」，打了個清脆的鞭花，猛地掉轉蛇頭，遙對着獨眼怪客道：「怎麼？你還不滾，是不是想嚐嚐魔鞭噬喉的味道，與老禿賊結伴西遊？」

同一時間，冷小鳳敞開外衣，露出排在腰間的十二支飛刀，雙手搭在刀柄之上，對天殘老怪道：「矮子，生死福禍全在你一念之間，想活命就趁早開溜，不然就準備受死吧，我冷小鳳的十二支飛刀如果殺不了你，從此退出武林，絕迹江湖！」

龍甜兒的魔鞭，冷小鳳的飛刀，不知毀了多少江湖巨擘，武林梟雄，眼前的元通就是一個活見證，再加上一個石恨天，一個羅四海，二怪心裏雪亮，逞强無異自尋死路，當下互換一個眼色，乍然拔身而起，自動退走。

二怪一退，衆爪牙羣起效尤，紛紛退避開去。

變生肘腋，霎時間蒙面人巳變成孤家寡人一個，只見他盡全力揮出三劍，身形暴長，彷若蒼鷹掠空，更似清風過隙，當石恨天、徐一劍等人警覺時，蒙面人巳一頭撞進佛殿去。

銀虹乍閃，火星四濺，合該蒙面人倒霉，就在這個生死關頭，徐利亞的明月刀，哈力巴的天龍劍，刀劍齊舉，從金像側後的牆角破窗而出。

蒙面人見此情狀，暗喊一聲：「完了！」腳下一滯，還沒有決定是前闖還是後退，猛聽「噗哧」一聲，徐一劍的竹劍巳從他後背刺到前胸。

哈力巴動作也不慢，一腳踢飛他的劍，郡主的明月刀架上他的脖子，另一隻手撕下了他的蒙面黑巾。

「你——是你？王大叔？王桐！」

郡主徐利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一看、再看、沒有錯，的的確確是鐵掌震西湖王桐。氣忿忿的道：「王桐，你說，你說，你爲什麼要殺害我爹？」

王桐任由胸口血水噴洒，雙腳仍自直立不動，咬着牙道：「爲了安樂公主。」

徐利亞奇道：「我娘對你不薄，本郡主前來中原時，還曾交代我要專程致候，想不到你人面獸心，恩將仇報，謀殺了你的同門師兄不算，還想玷污他的女兒。」

王桐惡性重大，至死不悔，以近乎吼叫的聲音說道：「我與徐一劍同時結識公主，也同時愛上了她，如果沒有姓徐的，娶公主的自然是我王桐，老夫嚥不下這口氣，當然要報復。」

郡主徐利亞氣得雙眼發呆，幾乎要冒出火來，怒不可當的道：「王桐，如今回想起來，在杭州時你完全是在演戲，偷襲夏大俠的也是你，前前後後，所有的壞事都是你一手包辦的。尤其是駱員外最可憐，你的計謀也一定更精采，不然他怎麼會錯將仇人當恩人，還將親生的女兒嫁給你，你的心腸也未免太卑鄙太惡毒了！」

越說越氣，皓腕平推，王桐的脖子上立即冒出鮮紅的血水來。

清風師太早在明月刀下脫困，這時巳跟隨夏雨人、哈力克、穆里娜、穆里娃離開地窖，老師太懷恨極深，從穆里娜手中取過一把劍來，刺進王桐的心窩。

郡主用力不輕，王桐巳人頭落地，徐一劍與清風的劍一抽出，身體也跟着倒下去。

哈力克俯下身去，在王桐口袋裏找到一顆黑珍珠，交給徐利亞。石恨天見徐一劍巳踏着晨曦，悄然離去，上前說道：「老師太、郡主，總算一切圓滿，是該說再見的時候了，王桐行搶多年，在大悲寺可能藏有不少金銀，深盼老師太能周濟貧困，善加運用，我們就此告辭了。」

環施一禮，隨即與冷小鳳、龍甜兒、羅四海等人步出大悲寺，踏上歸途。

（全文完）

十君子傳奇故事

駝鈴又被盜　羣俠追敵踪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仇如海，雷嘯天等人同往過府拜候，過家少爺過萬乘熱情招待客人，席上，因爲「黑石船」的事，仇如海和過家清照姑娘賭起東道來，結果清照輸得逃席避醜，突見老婦人鐵嬷前來，請雷嘯天到內堂拜見過夫人，接又請仇如海入內，在內堂，仇如海見鐵嬷氣焰囂張，咄咄迫人，有意殺老婦人的威風，在言語上互不相讓，最後還徒手相搏，老婦人輸了，逼得她拿出「日月神魂刀」要和仇如海交手，幸得清照趕來，將寶刀作爲東道送給仇如海，仇如海推辭不下，只得收下來，却不知這是清照的嫁粧。仇如海知後措手無策，忙和雷嘯天商議……雷嘯天本已對清照有意，見如海貿然接下寶刀。希望成空之餘，也無良策可想……

仇如海驚道：「不是刀？難道……」

雷嘯天接口道：「此刀是清照世妹的嫁粧。」

仇如海霍地站起，道：「大哥怎不早說？」

話聲中，仇如海轉身就走，雷嘯天揚聲道：「深更夜半，二弟要去何處？」

仇如海道：「小弟必須去見古兄夫婦和展世兄，退回此刀！」

雷嘯天苦笑一聲，道：「不可能了，除非你想逼過世妹一死！」

仇如海一頓足道：「這……這簡直是從何說起！」

雷嘯天道：「愚兄也正自問，這是從何說起呢！」

仇如海突有所悟，道：「大哥怎知此刀是過世妹的嫁粧？」

雷嘯天道：「過伯母召進愚兄，談的都是有關於你，愚兄曾將二弟之事詳述，包括愚兄看出四妹對你的一切，當時愚兄就曾想及過伯母心意，認爲詳述四妹事後，當不致再有枝節，不想二弟難忍鐵嬷之氣，結果……」

仇如海微吁出聲，道：「難怪過伯母和鐵嬷，一再問過世妹『決定』二字！」

雷嘯天道：「愚兄當時已聽出不妥，可是無法提醒二弟。」

仇如海劍眉緊鎖，道：「此事總有解決辦法，我……」

雷嘯天接口道：「偏偏這次四妹又沒在場。」

仇如海突然道：「對了，怎地一整天沒有看見小妹。」

雷嘯天搖頭道：「誰知道？」

仇如海道：「此事怎樣對她說呢？」

雷嘯天道：「不是愚兄事後相罰，當你與過世妹爲『黑石船』賭什麼東道時，愚兄一再暗示不可，可是你……唉！二弟！今後鋒芒要多斂一些，否則那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愚兄眞不知道你如何善後！」

仇如海看了雷嘯天一眼，道：「大哥可知道小弟的本意？」

雷嘯天搖頭道：「當時愚兄就在奇怪，二弟向來不是……」

仇如海跺脚道：「小弟此心可表天日，乍見過世妹時，小弟想到了大哥，這個東道，是小弟存心代大哥賭的！」

雷嘯天一楞，道：「二弟，你……」

兄弟二人唏噓良久，仍無妥善辦法。最後，仇如海道：「大哥，看來只有你來帮忙了！」

雷嘯天道：「這忙愚兄怕帮不上！」

仇如海道：「小弟明日去會古兄，假作不知此刀是過世妹嫁粧的事，代大哥提親，大哥可能准許？」

雷嘯天慘然一笑道：「你我兄弟，情誼勝過同胞，不瞞二弟說，愚兄向不爲美色心動，但不知何故，見到過世妹後即無法放懷！不過自世妹贈刀二弟之後，愚兄已知所望成空，二弟試想，愚兄可是個背盟不義的匹夫？二弟，此事在愚兄來說，已是散開了雲霧，但在二弟說來，却正雲密霧濃，你這辦法，愚兄不能苟同。」

仇如海低垂下頭，低沉的說道：「血仇未報，却已惹得滿身情孽……」

雷嘯天接口道：「看來，目下還是暫不理會此事的好，等將『駝鈴』事辦妥，早日返回蘇州，再謀良策！」

仇如海長歎出聲至此，難有上佳妙策，兄弟兩人在各懷心事之下，熄燈悶悶而眠。

清晨，仇如海才待令人往請曉梅，不料佟主事却先一步來到，將一封函柬交給仇如海，那是艾老人所留！

柬上說，另有極重大的事情，在天還沒亮以前，老人和曉梅離開了金陵城，歸期難預定，要仇如海不必等候。

仇如海將信柬交給雷嘯天過目，並揮走佟主事，雷嘯天看過信柬之後，緊皺着眉頭說道：「此事甚怪！」

仇如海說道：「不但怪，並且怪的太巧！」

雷嘯天突然起座道：「二弟，咱們去拜會古世弟吧，反正閒着沒事。」

仇如海一笑，他已知大哥的心意，道：「小弟正有此念。」

兄弟雙雙更換衣衫，步履安詳的出了總店。

路上，仇如海道：「大哥，城外找個清靜地方坐吧。」

雷嘯天頷首道：「很好，咱們要好好的商量一下。」

城外僻靜處，他兄弟席地而坐，雷嘯天道：「愚兄自『子午嶺』歸來後，得知二弟久居蘇州，曾想問二弟一事，後因二弟說十數年未離家門……」

仇如海道：「大哥不信？」

雷嘯天一笑道：「深信不疑，才沒有動問，接着發生在船上的事情，愚兄陡生疑念，二弟，小妹爲何不飲那茶？」

仇如海道：「小妹沒有喝嗎？」

雷嘯天道：「小妹自己說，是喝了，喝得很少，但我有些不信。」

仇如海道：「是喝了。」

雷嘯天頷首道：「二弟這樣說，自不會錯，但在二弟推斷事情經過下，愚兄苦思久久，覺得那殺盡舟子的兇手……」

仇如海接口道：「大哥，那人和小妹無關！」

雷嘯天道：「怎見得？」

仇如海道：「要是有關係的話，小妹怎肯將『駝鈴』又交給我們？」

雷嘯天嗯了一聲，道：「對，那可眞奇怪了！」

仇如海一笑道：「反正『夫子廟』時限，就要到了，到時不難水落石出，小弟在店中所認爲奇怪的，不是這件事。」

雷嘯天道：「那是什麼？」

仇如海道：「不論老人有多緊要的事，不論小妹走得如何怱忙，她斷然不會不留柬或句話給我們！」

雷嘯天道：「嗯！二弟所疑的頗有道理！」

仇如海道：「我像是有個預感，小妹可能遇上了困危！」

雷嘯天道：「她和老人在一起，會有什麼困危，別疑心而生暗鬼了！」

仇如海搖頭道：「誠然奇怪，小弟覺得總不對勁！」

雷嘯天道：「可能還是爲了昨天過府的事！」

談到過府事，仇如海長歎一聲，道：「大哥，回城吧！我想拜望古兄去。」

雷嘯天道：「也好，展世弟昨日也住在古世弟處，過世弟現在恐怕也已到了，今天好好商量一下未來大計，別將這些兒女情事懸於心頭了。」

× × ×

砰！砰！砰！

雷嘯天雖將大門擂的震響，却就是無應聲！

時雖甚早，但已是大白天了，總不能毫無顧忌的飛身進入，因此使雷嘯天和仇如海十分焦急。

假如門外有鎖，這自是證明主人不在，如今不但外面未鎖，裏面還插着門，自然是有人在。

門敲不開，使仇如海犯了疑，悄聲道：「大哥，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雷嘯天道：「三弟今天是怎麼啦，好端端地，會出什麼事？」

仇如海道：「大哥和展世兄熟些，趁眼下巷中無人，越牆進去看看如何，小弟突然覺得事情不大對勁！」

雷嘯天也叫仇如海說毛了，點頭道：「就聽你的。」

話聲中，飛身而起，已越牆而入，首先開了門，仇如海進入，然後虛掩上門，步向上房。

還沒到上房門來口，雷嘯天已倏忽停步，驚咦一聲道：「二弟快來看，門檻和地上！」

仇如海早已看到地上的血跡，身形一閃到了門前，輕輕一推，已將房門推開，室內雖暗，却難逃仇如海的雙目，並無人在！

兩個暗間，竟也空空無人，但那衣箱橱櫃等，却已被人翻動得亂七八糟，地上也有血跡！

雷嘯天恨聲道：「看來展、古二弟和古弟妹，已遭了毒手！」

仇如海搖頭道：「不致於。」

雷嘯天道：「那這地上的血跡……」

仇如海接口道：「此事極難斷定如何，大哥，咱們快去過兄家中。」

說走就走，仍將大門由內門好，悄悄飛身而出，急急趕向過萬乘家中，那知過家今日却也大門緊閉。

雷嘯天心跳不已，上前叩門，半晌，裏面才有人詢問，雷嘯天報出名姓，仍等了很久，大門才開。

開門的是過萬乘，神色不正，雷嘯天怦然心動，道：「昨夜出了事？」

過萬乘一楞，說道：「雷兄怎麼會知曉？」

雷嘯天道：「先別問，古賢弟夫婦和展賢弟可在府上？」

過萬乘道：「都在，展世弟他受了重傷！」

一聲「都在」，使雷嘯天和仇如海定下了心，但聽到展翼雲身受重傷，不由同聲問道：「傷在何處，要緊不？」

過萬乘道：「咱們裏面談吧，如今都在小弟住的地方。」

說着，他令僕下將大門關上，頭前帶路而行，直到他所居住的院落，方始開口低聲說道：「翼雲弟剛剛睡下，咱們輕聲點。」

雷、仇頷首，這是過萬乘自己的書房，靠東牆的軟榻上，躺着展翼雲，古存文夫婦坐在一旁。

過清照姑娘正在座，見了仇如海，粉面一紅，竟悄然起座相讓，雷嘯天看在眼中，暗自歎息一聲！

仇如海沒先探視展翼雲的傷勢，反而問古存文道：「猛兄呢？」

古存文一楞，文卿更是花容失色，道：「家兄在家呀？」

但她看出雷、仇神色有異，接着緊聲又問道：「怎麼？你們去過我……」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展兄剛睡，咱們換個地方談吧！」

怎料展翼雲，已被文卿一句問話叫醒，低而無力的說道：「我醒啦……就在……在這兒談吧。」

仇如海道：「展兄別勞神說話。」

話鋒一頓，轉問過萬乘道：「展兄傷在何處？」

過萬乘道：「小腹中人一掌，內傷甚重，已經服了藥物，大概至少要靜養幾天，是不會有危險了。」

展翼雲却恨聲道：「仇兄弟，那……那駝鈴丟了！」

仇如海目射寒光，劍眉揚飛，先安慰展翼雲道：「展世兄安心靜養，別將駝鈴放在心上。」

然後話鋒一轉，問古存文道：「古兄昨夜沒有回府？」

古存文頷首道：「與過兄飯後暢談，不覺已晚，遂沒有回去，展兄也就宿在此處，不過文卿却叫猛兄……」

文卿接話道：「家兄昨夜回去的，是不是也出了事？」

仇如海說道：「是否出事，目下還不敢肯定，不過我與雷大哥曾經去過府上，沒人應門，門閂由內扣，室內已經被人翻搜過！」

文卿道：「家兄人呢？」

雷嘯天道：「沒有看到。」

文卿霍地站起，急聲道：「我要回去看看。」

仇如海相攔道：「嫂夫人請聽小弟一言。」

古存文也攔阻她道：「要是有事，現在去也晚了，不如聽仇兄安排。」

仇如海道：「安排不敢，但小弟敢說事已過了，來者就爲『駝鈴』，駝鈴既然已被此人取走，不會再橫生枝節！不過昨夜事，小弟未能目睹，尙不敢斷定有無其他變化，猛兄福相，不似早夭之人，嫂夫人萬安。」

文卿却悲聲道：「你不知道，我這傻哥哥……」

清照姑娘安慰文卿道：「卿姊姊放心，現在是大白天，妳回去也作不了什麼事！不如聽聽仇家哥哥的推斷，也許能有所得。」

過萬乘此時開口道：「仇老弟，我把昨夜事情經過告訴你……」

× × ×

是二更天，過家皆已入夢，唯有過萬乘的書房中，却仍舊燈明火亮，時時傳出話聲和笑語。

書房中有三個人，是過萬乘、古存文和展翼雲。

文卿却在清照閨閣中，陪清照閒話，說說東，道道西，談些白天的事情，二更時，早已熄燈安眠。

過萬乘和古存文，閒話談到了仇如海和雷嘯天，展翼雲與雷、仇有過比較深刻的認識，故而祇聽不講。

過萬乘的話鋒，自自然然的由仇如海這方面，轉到他清照胞妹的身上，似有感慨的說道：「想不到剛强的清照，也會變作繞指之柔。」

古存文一笑道：「這却沒有出乎小弟和文卿的意外。」

過萬乘道：「哦，這爲什麼？」

古存文道：「你難道沒有注意，如海有種特殊的氣質！」

過萬乘沉思着道：「特殊的氣質？」

古存文道：「如海有種望之令人親切和開朗的性格，更有一種他人所無的氣質，這種氣質是……是……是無法形容。」

過萬乘一笑，道：「你也是不知其所以然，對嗎？」

古存文臉上一紅道：「怪，這種氣質，一望心有所知，但是要說的話，却又說不出來，總之，與別人不同。」

沒開口的展翼雲，此時說道：「與如海弟接近，會倍感親切，不知不覺中，總以他馬首是瞻，這些日子，我方始發覺個中道理。」

過萬乘和古存文，不由同聲問道：「什麼道理？」

展翼雲道：「有句古話，恰可形容如海。」

過萬乘道：「那一句古語？」

展翼雲道：「富貴而不淫，貧賤而不移，威武而不屈！」

古存文接上一句，道：「是之爲大丈夫也！」

三人哈哈大笑起來，笑聲過後，三人同時有些惆悵的感覺，因之不由俱皆無言，沉默了下來。

半晌之後，過萬乘微吁一聲，道：「我不能不替清照担心。」

古存文道：「這個你就放心吧，慧眼識英雄，清照妹……」

過萬乘道：「祇怕鐵嬤辦的那一手，適得其反！」

古存文一笑道：「如海不是那樣的人，何況伯母另外的一個安排，却極爲得體，雷世兄會向如海說清這項事情。」

展翼雲忍不住接口道：「我深信雷世兄，已經向伯母大人透露過困難。」

過萬乘和古存文不由驚道：「困難，什麼困難？」

展翼雲道：「如海恐怕早已有了心目中人！」

過萬乘道：「展世兄，你清楚這件事嗎？」

展翼雲道：「多少知道點兒。」

古存文道：「對了，我記起來了，好像……」

展翼雲道：「如海有同盟兄妹，雷世兄是老大，如海老二，『天下武林店』的少東艾天齊是老三，另外還有位四妹！」

過萬乘恍有所悟，道：「如海心目中人，恐必是這四妹了？」

展翼雲道：「他這四妹，也正是『天下武林店』主的掌上明珠，叫艾曉梅，和如海相互知心已久……」

過萬乘接口道：「可會論及婚嫁？」

展翼雲笑道：「過兄不嫌這一問有些俗氣？」

過萬乘搖頭歎息道：「如海弟恐無寧日了！」

展翼雲一笑道：「小弟敢和過兄賭個東道，你想錯了。」

過萬乘道：「展世兄，你不知道清照的性子……」

展翼雲道：「過世兄却更不瞭解如海的作爲，小弟敢說，只要清照妹和如海及曉梅相處些日子，會自願退身！」

過萬乘道：「那就好了，說起來，小弟不能不又恨及鐵嬤！」

展翼雲和古存文，同聲道：「這是何故？」

過萬乘道：「小兄下面，本來還有個妹妹，那時寒家尙未遷居金陵，小兄也正童年，與舍妹在街前玩耍，因故相爭，將舍妹推倒，獨自跑回家中，距料適有歹徒在彼，竟乘機將舍妹拐走了，至今下落不知……」

古存文插口道：「小弟從沒聽伯母說過此事，後來呢？」

過萬乘道：「後來家慈又得清照妹妹，鐵嬤就日夜不離左右，致使清照妹養成如今這種性格，否則……」

話尙未完，相距客房不甚遠的清照閨閣中，突然傳出一聲尖銳的呼叫……

深夜，呼聲尖細，似極顫懼之下所發的！

閨閣中，只有文卿和清照。

這尖細的驚呼，分不出是文卿或是清照，因之古存文和過萬乘，連給展翼雲打招呼的時間都沒有，已雙雙穿窗而出。

聲音起自閨閣，展翼雲不便前往，但却不能視若無聞，立即拔出業已掛於壁間的寶劍，繼過、古之後縱出書房。

他並不前往呼聲地點，却縱於書房脊上，縱目四顧，注意着是否有可疑的人，會突然遁身，以便追截！

詎料他剛剛雙足立穩，耳畔已傳來低沉的話聲，道：「老夫是找你來的，不願驚動或傷及無辜之人，故而誘使過萬乘和古存文遠離書房，你下來，咱們談談！」

展翼雲聞聲注目，書房院中，肅立着一個灰衣人，此人頭上幪罩着一個灰長口袋！只露出眼、鼻和口！

展翼雲心頭一動，飛身而下，就站在灰衣人面前，丈遠地方，劍眉一挑，沉聲叱道：「你是誰？」

灰衣人冷冷說道：「你最好不知道是誰，免得老夫不得不殺了你，老夫不願意多耗時間，把『駝鈴』拿出來！」

展翼雲心中一凜，道：「你就是殺盡舟子的那個人。」

灰衣人又哼了一聲，道：「拿『駝鈴』來！」

展翼雲冷笑一聲，道：「船上殺人，『駝鈴』已失……」

灰衣人沉聲叱道：「展翼雲，別逼使老夫動手，拿出來。」

展翼雲道：「你怎知『駝鈴』在我身上？」

灰衣人道：「老夫再說一遍，你若有心找死，無妨儘說閒話，倘有顧全性命之意，立刻取出『駝鈴』！」

展翼雲哈哈一笑道：「好，你既知『駝鈴』在展某身上，又敢夜來索取，很夠英雄，只要露露眞正面目，展某……」

灰衣人道：「哼！這是你自己找的難看！」

說着，灰衣人坦然大步逼了上來。

展翼雲不知因了何故，腦海中竟然十分奇怪的，憶及初遇雷嘯天，誤認灰衣人的往事，不由的說道：「可能是他！」

這四個字，說的灰衣人全身竟而一顫，停下了步，雙目陡射出寒人心胆的光芒，沉聲道：「你說什麼？」

展翼雲道：「不久之前，你可曾到過『子午嶺』頭？」

灰衣人全身猛地又是一抖，道：「少說閒話，你願否獻出『駝鈴』？」

展翼雲冷笑一聲，道：「辦不到。」

灰衣人冷哼一聲，道：「蠢不知死，可惜你還是『十君子』的後人呢！」

話聲中，灰衣人重又坦步逼上。

展翼雲寶劍一震，道：「再往前走上半步，展某……」

話尙未完，灰衣人不知怎地，竟已到了展翼雲一尺之內，但却並未出手，展翼雲神色大變，飛退丈二。

灰衣人並未追逼，就冷冷地說道：「不用怕，也休想逃，適才老夫只要一掌，就可將你震死，但老夫無心殺你，你應當知道！」

展翼雲明知剛剛灰衣人旨在威脅自己，否則自己必難逃死，但因事太突然，展翼雲錯當是自己失神所致。

因此，他立即六合抱元，守一不懈，劍開「威風八面」，靜峙如山嶽，一瞬也不瞬看着灰衣人。

灰衣人冷冷地一笑，道：「沒有用的，不信，老夫再試一次！」

「次」字剛剛出口，人又站到距展翼雲不足一尺之前，這次果如其言，仍然沒有出手！

展翼雲驚駭至極，並未多想，右腕一沉，身形後滑二尺，劍化「神龍興雲」一招，掃向灰衣人前胸！

灰衣人動也不動，直到劍鋒劍尖堪及前胸的剎那，方始冷笑一聲，右手食、拇二指勾成圓圈，倏忽彈出，正彈在劍尖下三分地方，展翼雲竟震得一隻右臂酸疵，用不得力，幾乎撒手扔掉寶劍！

灰衣人彈開劍鋒，冷酷地說道：「老夫不想殺你，已言之再三，你若持仗這點微薄之技反抗，老夫的耐性有限，只好改變初衷了！」

展翼雲身爲「十君子」中，展俠的愛子，功力自覺已是當代高手之列，未料在灰衣人赤手之下，一招敗北！

羞、恨、惱、怒，使他頓忘厲害，沉喝一聲道：「展某三寸氣在，你想得『駝鈴』那是作夢！」

話聲中，不敢大意，頓將寶劍展開，以老父所傳「光明十劍」進招，這次是奮不顧身的勇往直前！

灰衣人這次竟然未能抓到良機，突然制勝，被逼得連退三步，閃射着寒光的雙目中，已有了猙獰的殺氣！

展翼雲前兩度被灰衣人攻入近身，未能聆悟所以，此次一輪猛攻，將灰衣人迫於劍華之外，頓悟原由，冷笑說道：「我只當你功力多高，不過是善以待機先發罷了！」

說話歸說話，劍法就如大江流水，綿綿不絕施出，灰衣人在十招奇劍妙式下，未曾反撲！

十招後，灰衣人厲聲道：「這十招劍式，差你老子多多，竟敢狂妄如斯，老夫

最後警告你，如今獻出『駝鈴』來，尚不算晚……」

展翼雲一聲長嘯，截斷灰衣人的話鋒，一連三式奇招猛攻，算是答覆，不由使灰衣人決定了殺人的心意！

古存文和過萬乘，在接應閭閣而撲空之下，正覺奇怪，展翼雲的這聲長嘯，使他們恍悟中計，飛縱而到。

灰衣人一聲獰笑，右掌在無邊劍氣中突然拍出，展翼雲頓覺身前受阻，不能再進，心頭一寒，撤劍暴退！

豈料灰衣人身隨掌進，已到面前，展翼雲知難逃出毒手，提足眞力，一劍刺下，左掌也出了拚命的一招！

灰衣人功力的是高超，左手五指轉舒微彈，已將展翼雲寶劍彈開，右掌一引，將展翼雲掌力化去，接着凌虛一抓，巨靈大掌已抓在展翼雲肩頭，一抖一壓，展翼雲頓覺一陣奇疼，昏死過去。

昏死前的剎那，神智未失，似覺灰衣人手入己囊，取去了「駝鈴」，耳邊也適時聽到古、過二人的怒喝聲！

醒來，人已睡臥書房之內，始知左肩骨已斷，內傷甚重，幸而過家有現成靈藥，不幸中之大幸，還不至於傷殘……

× × ×

雷嘯天和仇如海，聽過萬乘詳述昨夜之事後，不由同時皺起了眉頭，尤其是雷嘯天，對展翼雲似有愧歉！

灰衣人最後之對展翼雲怒下毒手，雷嘯天認定非因不獻「駝鈴」之故，而是爲了展翼雲說出「子午嶺」頭數字。

由此斷定，這索討「駝鈴」之人，就是「子午嶺」頭的灰衣客，但是這人到底是誰，却仍然成謎！

仇如海所以劍眉深鎖的原因，却是爲了這灰衣人行事的奇特，船上留情，昨夜又有三次相讓展翼雲之事，但又必將「駝鈴」到手始罷，這種種跡象，在在顯示出來，灰衣人不是陌生人物！

尤其令仇如海深疑而不解的，是灰衣人與以往所斷定的仇家，竟非一人，這出乎仇如海的意料！

仇如海因爲「十君子」的先後喪命，僅存世上的，只有最末一位的「卜老」，又根據種種綫索及可能，方始判斷自己和展、古、過等人的殺父仇家是「卜老」，如今橫生枝節，豈不怪哉！

最奇怪的是，林猛一個粗人，昨夜遇敵，設若被人殺於家中，乃情理中事，現在却沒有踪影，簡直不通！

本來已是胸有城府的仇如海，如今已被這種種不通但却發生的事情，攪昏了頭，找不出道理來。

正苦思難覺時，書房門外，傳來了鐵嬤的話聲，道：「聽說仇公子到了，在不在書房？」

侍役的下人，道：「在裏面。」

鐵嬤今朝客氣了，道：「去替我言語一聲，說我老婆子來拜。」

答對聲調甚高，書房中沒有聽不到的道理，因此仇如海不能不再答話，站起身來開了房門，道：「老人家何事見教，請裏面坐。」

鐵嬤雖然依舊寒着臉，但神態上却已不像昨日，點點頭，緩步拾階跨過門檻，進入了書房。

此老首先問過展翼雲傷勢，然後方始落座，對文卿道：「姑娘也在這兒。」

文卿勉强笑了笑，清照接話道：「文卿姊的猛哥哥，昨天丟了……」

鐵嬤雙眉一鎖，問道：「是被人架去的？」

仇如海一驚，道：「老人家，小可斗胆動問一事？」

鐵嬤道：「仇公子胆可包天，氣勢懾地，有話說吧。」

仇如海一笑，道：「若以適才過世妹所說的那句話，任何人聽來，都會認爲猛兄是迷失了路，而老人家却能想到是被人架……」

話未說完，鐵嬤已接口道：「我和清丫頭自十幾年前就日夜不離，看着她長大，深知她的性格一切，自然懂得她要說甚麼！」

仇如海恍然道：「多謝指點。」

鐵嬤道：「這也用得着謝？哼！」

仇如海並未氣惱，仍然含笑，道：「小可還有件事情拜煩。」

鐵嬤道：「儘管說。」

仇如海道：「小可聽說，老人家與過叔叔是同師之徒？」

鐵嬤道：「不可以嗎？」

仇如海正色道：「老人家請莫事事動氣，小可要問的事情，關係極大，若能由老人家的指點，得獲內情……」

鐵嬤仍是中途接話道：「怕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吧。」

清照看不過去了，白了鐵嬤一眼，道：「您怎麼老不讓人把話說完呢？」

鐵嬤沒有答話，仇如海却毫未在意，又道：「當年『十君子』，老人家可都見過？」

鐵嬤簡單的回答道：「都見過。」

仇如海臉上立卽現出了欣然之色，說道：「那當年以『駝鈴』橫霸過武林的『卜』……」

鐵嬤插口道：「哼！這個人我不願意談！」

仇如海雙眉一皺，道：「老人家聽小可說出原由，再談願否如何？」

鐵嬤道：「天大的原由，與我也沒有關係！」

仇如海震聲道：「假如這原由之一，是在找慘殺過叔父的兇手呢？」

鐵嬤一楞，忙說道：「和卜老十有關係？」

仇如海道：「老人家，十君子後代或傳人，已多人結集相會，共研昔日之事，發現兇手必是十君子之一，但十君子之中，已經有九人物化，僅存於世上的這位，就是兇手，如今已知這活着一位就是『卜老』！」

鐵嬤眉頭一皺，道：「不可能吧？」

仇如海道：「怎不可能？」

鐵嬤道：「此人在十君子中，功力最差……」

仇如海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昔日今朝不可比擬！」

鐵嬤道：「公子都想問些甚麼？」

仇如海道：「哦，我是想問此人的作爲和心性！」

鐵嬤說道：「心腸毒辣，爲人奸詐，是道地的小人，當年不知『蕭大先生』是那一點看中了他，使他擠身『十君子』行列！」

仇如海道：「此人是否有個看來慈祥的外貌？」

雷嘯天心頭陡地一凜，只有他知道仇如海此問的來由。

古存文、過萬乘及展翼雲，也皆聽出，仇如海是心目中已有所疑的人物，否則不會這樣詢問。

不過雷嘯天心頭之凜驚，並非只因瞭然仇如海所疑之人，說實話，他對仇如海如此深淵的城府，方是凜驚的重點！

因此，在座之人，何不對鐵嬤如何回答而注意，尤其是雷嘯天，深知這難測的答覆，是象徵着甚麼！

鐵嬤似也聽出嚴重，自更看出衆人神色，正色道：「公子認爲姓卜的老鬼，是何模樣？」

該急不急，鐵嬤反問一句，却急壞了大傢伙！

仇如海却毫無焦急之意，道：「設若此人果係一切惡行的元兇，應當是位外觀十分忠厚，言談仁義道德，而骨子裏却惡毒萬端的人物！」

鐵嬤淡然一笑，道：「公子，想當然的推斷，不一定比比中的呀！」

仇如海心中却暗暗一喜，道：「如今敬請老人家指教吧？」

鐵嬤道：「自古，女有『無鹽』，男有『端公』，卜老混蛋活像端公，那個模樣，可說是集天下奇醜於一身！」

仇如海一笑道：「此人貌相醜鄙，待人接物可還和氣？」

鐵嬤道：「和氣？哈哈……不錯，非常和氣，和氣得似閻羅殿上的判官，老身就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冷臉的東西！」

仇如海低頭一笑，雷嘯天、古存文和過萬乘，無不會心笑出聲來，受傷的展翼雲，却因笑牽動傷痛，哎喲出聲。

鐵嬤先是莫明其妙，目睹衆人皆笑，不由先楞後悟，面色陡地一寒，以冷若冰寒的語調道：「你們是笑老身，也是個冷臉之人？」

仇如海趕緊接口說道：「老人家多疑了。」

鐵嬤哼了一聲，道：「笑吧，面冷的人，心不一定也冷！」

仇如海道：「老人家放心，誰也知道您對清照世妹……」

鐵嬤不耐煩的接口道：「公子的話問完了？」

仇如海道：「是的，多謝老人家的指點。」

鐵嬤道：「該輪到我問你了吧？」

仇如海道：「小可恭候指示。」

鐵嬤道：「聽說你有位四妹……」

仇如海正色接話道：「不錯，與小可志同道合。」

雷嘯天明白，仇如海要借此機會，聲明終身之事。

鐵嬤道：「老身聽說她姓艾，是『天下武林店』店主的掌珠？」

仇如海道：「一點不錯。」

鐵嬤道：「可能代老身引介？」

仇如海道：「自然可以，只是現在無法辦到。」

鐵嬤道：「哦？莫非是嫌老身不夠資格？」

雷嘯天此時却接口道：「老人家又誤會了，曉梅四妹，昨日隨乃父他往，留言歸期難定，因此仇二弟才說現在……」

鐵嬤道：「那算老身多心，今後請公子別忘記此事。」

仇如海道：「永記不忘！」

清照姑娘始終沒有開過口，此時却向鐵嬤問道：「您老人家要見人家艾姑娘幹嗎？」

鐵嬤道：「沒甚麼，只知其名而不識其面，覺得遺憾。」

清照道：「您老人家別再管我的事好不好？」

鐵嬤道：「這是最後的一件事了。」

清照毅然說道：「您老人家若一定要管，清兒甘願一走了之。」

鐵嬤一楞道：「傻丫頭，我是爲妳好，儘管事已定局，但我若不親眼看見，這位姑娘的爲人，怎能放心？」

清照道：「這是誰的事嘛？」

鐵嬤道：「事雖然是丫頭妳的，只不過……」

清照道：「沒有甚麼不過，我已經跟媽說清楚了，我的事我自己解決，誰多伸一個指頭，我就抖手一走！」

鐵嬤虎地一聲站了起來，說道：「好好好，妳翅膀硬了，我的話當他放屁就是了！」

話聲中，鐵嬤氣哼哼地大步推門而去了。

這剛强的老太婆，與清照幾句答對，等於已將某件事情公諸衆人，衆人自無不懂的道理，但却皆難表示意見。

反而是清照姑娘，坦然大方的一變話題，說道：「仇世兄，可能談談今夜之事嗎？」

仇如海一楞，道：「今夜何事？」

清照一笑道：「猛哥失蹤的事呀？」

仇如海道：「小兄尙未想好上佳之策，世妹可有甚麼心得？」

清照道：「小妹懂些甚麼，仇世兄太看重我了。」

仇如海雯雯眼睛，道：「世妹客氣，小兄實在苦思無策，否則……」

清照一笑道：「事關猛哥生死，世兄作態不得！」

文卿聽到「生死」二字，立刻對仇如海說道：「仇家兄弟，你眞是忍心看着不管？」

仇如海瞟了清照姑娘一眼，無可奈何的說道：「嫂夫人萬安，小弟焉有知而不管的道理。」

文卿道：「仇家兄弟智謀深淵，若肯爲助，必能……」

仇如海不敢再讓文卿接說下去，立即道：「小弟曾仔細的想過，設若擄去猛兄和傷及展兄的人，是一道的話，猛兄決無危厄，當然受驚是已難免……」

文卿道：「要不是一道呢？」

仇如海道：「那就要費些時間了，不過小弟敢說，也無危險！」

文卿道：「仇家兄弟這樣說，必是獨

有見地的？」
仇如海道：「小弟是從事實判斷，凡志在殺人尋仇，或另有原因而殺人者，斷無擄人爲質的道理，所以……」
文卿道：「仇兄弟話中之意，是說家兄被擄是作了人質？」
仇如海道：「恐怕如此。」
文卿搖搖頭道：「箇中道理……」
仇如海道：「曾欲圖謀過兄的四醜，業已成了朋友，玉佛中物，早爲元兇取走，猛兄被擄事，似已與此無關！除此之外只有展兄方面的仇人了，設小弟推斷不錯，猛兄恐將要被困仇家手中數日之久！」
雷嘯天道：「二弟是指夫子廟懸鈴之期過後？」
仇如海道：「大哥，夫子廟懸鈴之事，怕不會發生了！」
病榻上的展翼雲道：「當眞？」
仇如海道：「不會有錯！」
展翼雲道：「什麼原故？」
仇如海道：「向展兄母戚方面討索『駝鈴』之人，若非船上設謀之人的話，昨夜那灰衣朋友，自會去對付他的！」
展翼雲苦笑一聲，道：「小兄仍然想不明白這一點。」
仇如海道：「昨夜刦走『駝鈴』之人，必然已知有人向展兄母戚逼索此鈴之事，其始終未採行動者，只因『駝鈴』尚未到手，昨夜之後，此人旣將『駝鈴』到手，已無顧忌，對那問展兄母戚逼索此鈴的人，自然不會空空放過！」
文卿又問道：「這與家兄被擄有何關係？」
仇如海說道：「昨夜刼鈴之人，似對我們的交往甚詳，又似能不傷及我們，就不傷及，故將猛兄擄去，迫使我們不採行動！」
古存文此時開口道：「此人爲何怕我們過問這些事情？」
過萬乘道：「他又爲什麼對我們處處留着情份？」
仇如海搖頭道：「對我們留些人情一節，小弟也想不明白，不願我們插手此事的原因，不外有些恐懼我們聯手之下的威勢！」
古存文道：「如此說來，我們只好靜待變化了？」
仇如海搖搖頭道：「對方既然懼我聯手威勢，我們怎能不自己想些辦法探索猛兄下落，小弟想，除展兄外，大家全要出動！」
過萬乘道：「正合愚兄之意，仇兄弟，說不得你作提調了！」
仇如海連連搖頭道：「小弟怎敢？」
文卿心念胞兄安危，接口道：「仇兄弟別推，祇有你成！」
仇如海越法不敢担當，道：「小弟聽候驅使。」
清照一笑道：「誰驅使他？」
仇如海臉一紅道：「諸兄皆可呀！」
清照道：「驅使你作什麼？」
仇如海道：「去探索昨夜重傷展兄之人是誰，去找尋猛兄下落。」
清照道：「怎樣去探索和找尋呢？」
仇如海道：「此事甚易，首先將金陵城區劃分開來……哦！不！世妹用這種官家套供的辦法，小兄要提抗議！」
衆人聞言大笑，古存文道：「仇兄弟，這次你却輸了，認命吧！」
仇如海無可奈何的搖頭，道：「過世妹，這不公平吧？」
清照正色道：「只有你知道該怎麼辦，你却推托，這難道公平？」
仇如海一笑道：「這次看來小兄是輸了！」
清照道：「你輸了，得到的是號令提調之權，我輸了却輸……」
文卿接口道：「妳又輸了，是輸的什麼？」
清照看了仇如海一眼，道：「誰知道是什麼，勝家還沒通知呢，也許會是我這條命！」
文卿道：「妳放心，仇兄弟不會要妳命的！」
清照語成雙關，道：「誰知道，也許我寧願輸上這條命！」
仇如海不是傻子，焉有聽不出清照話中之意的道理，但却不敢接話，深知錯發一言，將會引出奇禍。
因此，仇如海把聲調提高，道：「目下因爲人手關係，只好把金陵城分作東、西兩半，現在我們四個人，入夜之後，首由東城根開始，三更正，將東面一半搜全，注意僻靜地方，和城樓及廣大宅第，三更至五鼓，搜西半城！」
清照一笑，接口道：「總提督話說完了？」
仇如海道：「過世妹可別先拿小兄開心。」
清照道：「小妹怎敢，我是眞心在問你。」
仇如海道：「過世妹有何吩咐？」
清照道：「吩咐更不敢了，只是剛才聽仇兄說，我們是四個人，因此小妹十分不解，小妹和文卿姊莫非……」
仇如海趕忙接口說道：「小兄知道世妹要說些什麼，事情是這樣的，小兄等人今夜外出，誠恐府上再來兇徒，所以留世妹和……」
清照一笑接口道：「家中有鐵嬷足夠了！」
仇如海無奈，道：「若世妹認爲無碍，今夜就請與小兄……」
清照立即接口道：「恭敬不如從命，就這樣決定了，不過是不是把人分成兩撥要好一些，搜索起來，也要快些？」
仇如海道：「自然可以。」
清照道：「我們是六個人，就分成三人一撥，仇兄、雷兄和小妹，文卿姊和古姊夫與我哥哥，你看可好？」
仇如海心中一驚，尚未答話，過萬乘却已說道：「好，一言爲定！」
仇如海不便再說什麼，只和雷嘯天互望了一眼，雷嘯天始終一言不發，此時却肅穆的問道：「二弟，我看今夜與敵遭遇的機會有多大？」
仇如海道：「難說，看來機會可能很大。」
雷嘯天道：「若有十之一二的可能，愚兄就不贊成分作兩隊！」
清照黛眉微蹙，問道：「雷世兄，爲什麼……」

雷嘯天不理會清照，反而問展翼雲道：「展世弟，昨夜之戰，以你的功力來說，能與對方搏戰幾合？」
展翼雲蒼白的臉上，現出紅雲，道：「三合，這是最多的估計。」
雷嘯天點了點頭，突然問大家道：「諸賢弟除仇如海外，自認功力比展世弟如何？」
衆人沒有接話，雷嘯天又道：「昨夜對方未下殺手，據如海二弟推測，對方似無過份仇對我們的心意，但是今夜搜索相遇之時，則難說如何了，故此愚兄不讚成將人手分散。」
清照至此自然無話可說，仇如海却瞭然大哥之意，遂投以感激之一瞥，雷嘯天故作未見，靜待衆人答覆。
展翼雲在臥榻上開了口，道：「雷世兄說的對，人手不能分散！」
過萬乘和古存文，至此不能不表示意見，自是讚同雷嘯天之意，事遂決定！
入夜，六條矯捷的人影，投入街心。
仇如海日間已經分劃妥當，自東城根起，倒輪排搜，向北而西，然後西再至北而回東！
一條街，一條巷，俱不放過。
城門樓、廢園、古屋和巨宅，更是目標。
但自初更而四鼓，毫無發現，徒勞終夜。
天已現出曙光，恰好大家行近「天下武林店」，奔波一夜，衆人雖未感到疲乏，但却已覺餓、渴。
雷嘯天微笑着說道：「左旁巷中，就到了愚兄和如海弟的寄居處，若不嫌骯髒，愚兄有意請諸弟、妹前往小坐。」
衆人自不反對，遂一道進入了「天下武林店」中。
佟主事今天起得好早，正端坐廳中，衣衫奇整，看到仇如海和雷嘯天率衆回來，神色竟然一變！
雷嘯天暗覺奇怪，仇如海心頭一動，佟主事老奸巨滑，早已轉成笑臉，下位而迎，恭敬的說道：「屬下迎駕。」
雷嘯天很客氣的打着招呼，但並沒有向佟主事引介過、古等人之意，佟主事却作恭敬的又道：「這幾位……」
仇如海一笑道：「我的朋友！」
佟主事剛想直問名姓，仇如海却已接着又道：「請主事勞神，吩咐送六份早點到我住處可好？」
佟主事連連答應着，雷嘯天適時道：「天方五鼓，主事今日好早。」
佟主事心中暗驚，却故作坦然的答道：「接報小爺要到，屬下早起相待。」
仇如海信以爲眞，道：「哦？那好極了，天齊來時，說我有請。」
話聲中，肅容而行，到了「維」字樓上。
佟主事提着心胆，目送雷嘯天，仇如海等轉向「維」樓之後，立即擦擦額頭冷汗，奔向廳門！
他立於廳門外，一直向左方張目注視，神色焦急，刹那，左方寬馬道上，傳來車輛轔轔的聲音。
一輛遮簾密掩的有幃馬車，停在廳門口，趕車的是個老者，竟對着佟主事似諭令般道：「好了嗎？」
佟主事急促的說道：「好了，應爺你稍候。」
被稱爲應爺的趕車老者，眉頭一皺，道：「爲什麼不把人先帶到廳內？」
佟主事一吐舌頭道：「多虧屬下小心一步，不要，事可大啦！」
應爺哼了一聲，說道：「有多大的事出？」
佟主事道：「早一步雷、仇二位帶着二男二女到了後面。」
應爺聞言，神色竟也不由一變，道：「眞是萬幸，快，快去帶人。」
佟主事點頭回廳，片刻之後，背着個很大的粗布口袋出來，打起車簾，將口袋放置車內，又小心的緊掩簾門。
應爺道：「成啦？」
佟主事道：「成啦，應爺你順當！」
應爺一笑道：「八成出不了漏子！」
佟主事却沒有答話，竟步向大門，親自去抬木檻！
他剛將門檻抬起，應爺駕車正欲揚鞭催馬，突然傳來了仇如海的話聲，話聲就在背後，嚇得佟主事一抖！
仇如海不知何時，已站在了馬車和大門的中間，道：「佟主事，是不是厨房沒有人？」
佟主事滴着冷汗，强作笑臉道：「屬下已經吩咐人去喚厨房……」
仇如海道：「你要管管他們，這太不像話了。」
應爺假作不認識仇如海，仇如海是眞不認識這位應爺，應爺乘佟主事和仇如海答問間，抖韁催馬而行。
仇如海先前並沒有多心，但當佟主事答話之時，瞥見佟主事，仍然抱抬着那重有百斤的高厚門檻，却疑念叢生。
略以沉思，沉聲道：「佟主事，這輛車是那裏的？」
佟主事雖說風浪闖得不少，却仍然沒能立刻回上話來，而馬車已經快到了門口，仇如海厲聲道：「停車！」
應爺非但不停，並且猛抖長鞭，將馬催快，這却惱了仇如海，上步到了車旁，伸手抓住轅上橫木，道：「你沒聽見，我叫你停車！」
佟主事依然抱着門檻，沒有放下，應爺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不答仇如海所問，却怒對佟主事道：「佟主事，把門檻放在一旁！」
佟主事臉上一紅，趕緊把木檻放於一旁，應爺又說道：「阻我行事的這個人是誰？」
佟主事神靈已復，機智重現，故意躬身道：「屬下給應爺回，這位是仇爺，咱們店中的總監督！」
應爺暗中欣慰佟主事的變應，故作一驚，忙說道：「哦？是主人說過的那位仇爺？」
佟主事一笑道：「不錯，屬下不知兩位還沒見過。」
應爺旋身下了車，拱手對仇如海道：「仇老弟，老哥哥對你眞是久仰了，老哥我姓應，應不應該的應，應三規，總店的『維』級護法！」
仇如海心頭一凜，表面不現形色，也



拱手道：「應護法好，怎麼自己駕駛車輛呢？」

應三規暗自警惕，深感仇如海的厲害，這輕描淡寫的一問，却正是重點，設若答覆不當，怕不立生大變？

應三規老奸而詐，立即含笑道：「若非主人諭令，老朽怎會起這早五更！」

仇如海微然一笑，道：「應護法可知老人家現在何處？」

應三規搖頭道：「主人行前，祇諭令老朽今晨送物某處，並未示知其他，不過以老朽想來，主人不在金陵附近。」

仇如海又是一笑道：「曉梅姑娘是和老人一路？」

應三規道：「大概不錯，不過老朽沒有目睹。」

仇如海點點頭，突然一指馬車道：「車中何物？」

應三規聽得心中猛跳不止，道：「總監督一定要問？須知主人所令，老朽是無權……」

仇如海話鋒一變道：「老人諭令，必有憑證，應護法可能容小可看看？」

應三規搖頭道：「這是主人行前親口所諭，老朽沒有那種胆量，向主人討個『令牌』，再說也沒有想到，總監督會不相信？」

仇如海道：「這難怪應護法，小可因未當面，不能深信而不疑，這樣吧，應護法祇請說出是何物，小可他日親陳他老人家。」

應三規道：「銀両及部份藥物，似是賑濟之用。」

仇如海頷首道：「護法請吧，祝一路平安。」

應三規一笑，飛身轅上，用長鞭，抖韁繩，駛車出了店門，向左方奔馳遠去。

仇如海冷笑一聲，對佟主事道：「主事今朝似是神不守舍，何也？」

佟主事見應三規業已遠去，不慮他變，答道：「總監督好眼力，屬下剛才着實胆怯。」

仇如海皺皺眉道：「怕什麼？」

佟主事搖着頭道：「應護法是出了名剛强，屬下怕他不服總監督盤問，那時總監督必然不耐，就許有場天大的是非。」

仇如海道：「你竟有悲天憫人之心，難得。」

佟主事故作不解這句諷誚之言，道：「屬下也許是多此一擧。」

仇如海冷哼一聲，道：「現在主事可以吩咐廚房，送六份早點了吧？」

佟主事頷首道：「是，屬下就去。」

仇如海轉身回到「維」樓，但他對應三規所駕駛的那輛馬車，却始終未能放懷，暗自打定了追查的主意。

早點用過，過萬乘兄妹及古存文夫婦，起身告辭，行前，大家商同，午後相會於過府，夜間重搜兩區。

送走衆人，仇如海和雷嘯天談到應三規，雷嘯天這兩三天，强捺着滿腹心事，和急欲回蘇州的心情，來為他人的事情奔波，但心中之苦，因他一向不形於色，無人看出，也無人瞭解。

仇如海談到應三規，雷嘯天實在沒有這份心情，但又不能不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因此談來不甚中肯。

仇如海早巳看出雷嘯天心事重重，但因昨夜一宿未眠，遂先安歇，不過仇如海决定要找個時間，和雷嘯天好好的談談。

中午醒來，是被佟主事所喚醒，報告了仇如海個消息，說店中來了訪客，那是早晨來過的兩位。

仇如海和雷嘯天，忽忙穿衣洗漱，在客廳中會見了來客，那是過萬乘和古存文兩個人。

四兄弟見了面，過萬乘首先含笑說道：「雷世兄、仇兄弟，我有個好消息。」

仇如海突然擺手，道：「可否讓我猜猜看？」

過萬乘道：「可以，仇兄弟猜吧。」

仇如海道：「猛兄有了消息！」

過萬乘道：「仇兄弟，你可眞厲害，正是這個消息。」

仇如海道：「猛兄是有了下落，還是業巳平安回來了？」

古存文接口道：「人回來啦。」

雷嘯天不由接話道：「猛弟是怎樣回來的？」

過萬乘道：「這事透着奇怪，不久前，有人抬着一乘小轎，到了舍間，說轎中是舍間主人，吃醉了酒，朋友僱轎抬送回來，結果發現猛弟坐在轎中，追問轎夫由何處抬到，轎夫說的地方……」

仇如海接口道：「大概就是古兄住處，可對？」

古存文一楞，問道：「仇兄弟怎麼知道？」

「這是江湖中最普通的手法，不過小弟却深覺對方可怕，我們一擧一動，竟早巳都在對方監視之中了！」

過萬乘道：「愚兄一來報知消息，二來就是要請仇兄弟，按此奇特事情，推斷一下對方的居心何在？」

仇如海道：「猛兄可曾說出經過？」

古存文苦笑着搖搖頭道：「我那傻舅兄，會傳什麼話，他祇說那夜有人偷進室中，他捉賊而將其中一人打傷，後來突然失去知覺，糊里糊塗的被送到那兒也不知道，不久前醒來，又被弄昏，再醒來竟到了過世兄家。」

仇如海劍眉深鎖道：「小弟只知道這一切，都因『駝鈴』而起，對方為何搶去猛兄又突然放回，却百思不解。」

衆人反覆研討，不得結果，只好作罷，次日為過老夫人華誕，相約見面之時，互揖而別。

× × ×

過老夫人的華誕，在熱鬧中過去，平安無事，這並沒有出於仇如海的預料，四醜巳去蘇州，問題自然解决。

夫子廟之約，事前着實令仇如海費過心神，怎料却大出意外，非但當夜並無約赴敵人，展翼雲母戚處，竟也平安無事，似是根本就未曾發生過這件事一般，令衆少俠深覺奇怪！

雷嘯天歸心似箭，但因自己份屬大哥，只好等待到夫子廟之約後，再提議離去，如今事巳雲過，遂動歸思。

仇如海十分掛懷着曉梅，這是無法對人說出的感情，當曉梅在時並不覺得，但離別數日却巳食不知味。（未完・十六）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